武俠世界

紫氣嬌娃（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少俠闖江湖，巧遇東海高手，奇人奇事自此層出不窮。鄆城一戰，殺得驚天動地，開封府內，更是藏龍臥虎，各顯神通。本故事情節緊湊，佈局奇妙，是一篇創新風貌之金牌鉅著，愛好龍乘風作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20

編者話 今期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是一篇創新風貌之金牌巨著。「紫氣嬌娃」不但情節緊湊，佈局巧妙，而且也是一部動作多，對白少的鬥智鬥力的小說，可算是作者撰寫本故事以來最精采的一篇不朽之作。故事中人物全部出齊，場面熱鬧，一場郾城生死戰，殺得驚天動地，開封府內，更是臥虎藏龍，各顯神通。奇人奇事，妙趣橫生，閱讀之餘，保証令你暑氣全消，心曠神怡，請參閱今期本刊第３頁。

＊＊　　＊＊　　＊＊

神秘殺手故事「蝙蝠、烏鴉、鷹」接近尾聲，今期情節發展逆轉難料，精采非常，切勿錯過。本文作者西門丁先生將會再接再厲，不久另一新篇「劍斷情未斷」與各位見面，敬請留意刋出日期。

＊＊　　＊＊　　＊＊

朱羽下期替本刋撰寫一部湖海恩仇錄故事「江湖九惡客」。顧名思義，書中人物定是一羣瞪眼豎眉額上青筋露的大漢，如果他們帶有兵刃在身，定必弓上弦、刀出鞘的造型，如果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下期揭曉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72.10.7

第25年
第20期
（總號125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紫氣嬌娃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三邪二鬼一太歲

薄霧就像是一層輕紗，籠罩着崇峻而蒼鬱的棲霞山。

十年前，棲霞山出現一夥強盜，那是絕少人敢招惹的金衣寨。

而敢跟金衣寨作對的人，直到昨天爲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可以佔得到半點便宜的。

但今天却剛好相反，從拂曉時分開始，金衣寨就給七個神秘的高手弄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

人人都知道，金衣寨上上下下幾百個強盜，都是殺人不眨眼，窮凶極惡的江湖惡魔，要跟他們作對，除非是擁有一支實力龐大的隊伍，例如派兩三千官兵去勦匪等等。

事實上，已有兩名武將，帶過一千八百個官兵嘗試過了，然而結果却是那麼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駭。

大大吃虧的並不是金衣寨，而是這兩名武將，和那一千八百個官兵。

其後，官府也有派更多的官兵闖入棲霞山，但却還是給金衣寨的強盜玩弄於股掌之中，看來，他們的頭子也是個深諳行兵佈陣之法的大行家，就算派一萬幾千個官兵去勦匪，結果也必然是處處碰壁，屢屢撲空。

經過三四次「深山大戰」之後，金衣寨不但沒有給勦滅，反而聲勢越來越龐大了。

但誰也想不到，這股強盜竟然會在一日之間，給七個人殺得片甲不留，死傷枕藉。

金衣寨有「三邪二鬼一太歲」，「三邪」就是「邪狠」崔白月、「邪魂叟」丁一憂、「邪手銅人」方八指，單是這三個邪裏邪氣的黑道魔王，就已經很够讓人頭痛。

但這一次，「三邪」遇上了一個比他們還更邪的煞星。

那是一個很年輕的白衣人，他用的是一把很薄、很鋒利的快劍。

白衣人的劍把「三邪」變成「三屍」，還有「二鬼一太歲」，也分別死在白衣人夥伴的劍下。

這一戰，對金衣寨來說，可以說是突如其來的，他們連這七個神秘的高手是甚麼人都沒弄清楚，就已給人家殺得血流成河，兵敗如山倒。

金衣寨寨主，是「金衣尊主」司空伏，據說他練成了金剛七煞掌，威力驚人，無與倫比，但最後，他還是難逃一死，死在這七個神秘高手的劍下。

七個人就把金衣寨瓦解了，這實在是奇蹟。

奇蹟，總是令人爲之神魂嚮往，但又有誰能體會到，許多奇蹟往往是要用血汗和眼淚才能造成。

× × ×

霧裏的棲霞山，仍然是那麼的壯麗雄偉。

在山麓下，有兩個心情沉重的年青人，正在爲他們的夥伴立碑。

這兩個年青人，一個衣白如雪，另一個衣飾華麗，氣派不凡。

他們是朋友，而埋在一坯黃土下的，也是他們極尊敬，極親愛的朋友。

在拂曉時分，他們七人一起闖入金衣寨，把這個強盜窩徹底擊潰。

金衣寨在這七人聯手之下，終於被擊得完全粉碎了，但他們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現在，還能活着的就只有眼前的這兩人。

衣白如雪的是「飛虹一劍」杜小五，把「三邪」變成「三屍」的就是他。

在他身旁，有如貴介公子般的錦衣人，他叫朱喬，是河北朱家堡少堡主，今天他才是第一次用劍殺人！

但不殺則已，一殺就殺得連劍鋒都捲崩了。

望着令人心碎欲絕的墓碑，兩人都旣是疲憊，又是神情蕭索。

他們終於成功了，但却有五個同伴陣亡。

杜小五忽然問朱喬：「你是不是第一次殺人？」

朱喬點點頭：「是的，你呢？」

杜小五道：「我也是一樣，論經驗，我們都比不上那些強盜。」

朱喬道：「但我們現在還能活着，所以眞是好運氣。」

杜小五道：「可惜好運氣的只有我們兩個，任大哥、薛二少爺、胡展、欄小腿和胭脂兒都死了。」

朱喬道：「但我知道，他們都沒有後悔。」

杜小五淒然一笑：「不錯，爲了要完成今天這件事，咱們七人早就置生死於度外。」

朱喬道：「但這種事太可怕了。」

杜小五道：「你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很討厭看見流血？」

朱喬道：「不是討厭，而是害怕。」

杜小五道：「但今天，你却殺人最多，拚勁也最厲害。」

朱喬道：「那是爲了阿傅。」

杜小五忽然沉聲嘆了口氣，半晌才緩緩地說：「傅冰天雖然死在棲霞山，但他最後還是爲金衣寨帶來了滅亡。」

朱喬道：「那只因爲他有七個朋友，而且有六個是不怕死的。」

杜小五道：「他這七個朋友之中，誰會怕死了？」

朱喬道：「是我。」

杜小五搖頭，道：「你說得一點也不對，你已是世間上最勇敢的人。」

朱喬苦笑了一下，道：「但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再次用劍殺人。」

杜小五道：「也許，你現在和我一樣，都很需要一種東西。」

朱喬道：「是不是酒？」

杜小五點點頭，道：「不錯，畢竟咱們已毀掉了金衣寨，現在該是慶祝慶祝的時候。」

朱喬陡地一笑，他笑得很響亮，却也笑得很酸：「好，咱們就去慶祝慶祝！」

× × ×

山麓下有小鎮，鎮內有小酒家。

這酒家雖然細小，但却有不少陳年舊釀，廚子也能燒得一手好菜。

朱喬和杜小五就在這裏「慶祝」。

他們初時還能斯文地喝，沉靜地喝，但等到兩人都喝了兩三斤竹葉青後，杜小五就放開喉嚨，大唱戲曲了。

他唱的是「荊軻易水」，唱得悲壯，唱得蒼凉。

這並不是「慶祝」勝利的歌曲，它只能令人想起「壯士一去兮不復回」的英雄氣概，但到了最後，却只剩下了無可奈何的離愁別緒。

杜小五才唱了幾句，朱喬巳大聲叫：「好！」

他想起了擊筑的高漸離，但他不是高漸離，此地也無筑可擊。

他只好抽出佩劍，把劍從中折斷了，然後掌執斷劍之鋒，以劍柄敲擊桌子，來配合小五的歌聲。

小五唱了幾句，又喝了兩口酒，才繼續唱下去。

但劍柄擊桌之聲却沒有停，它一下一下的敲擊下去，連桌子也給撞凹了下去。

小酒家的老闆，是個馬面漢子，他看來很瘦弱，面色也是青青白白的。

但他聽見小五悲壯的歌聲，彷彿也被它激發起盪氣迴腸之意，朱喬以劍柄擊桌，他却用一隻匙羹，一下一下的敲打着大湯碗，而且居然還跟歌聲、劍柄擊桌之聲配合得很有節奏，很有規律。

一曲旣終，三人同時大笑。

「痛快！痛快極了！」那馬面漢子大笑着說：「唱得好，當浮一大白。」

說着，抓起兩罎汾酒走了過來，又把三隻大碗放在桌上，說道：「難得兩位英雄到此，今天就算醉得爬不起來，也是值得的。」

朱喬奇道：「咦？你怎麼說我們是英雄？」

馬面漢子兩眼一瞪，大聲道：「你們只有七個人，居然就把金衣寨挑了，你們若還不算是英雄，又有誰堪配稱英雄二字呢？」

朱喬更奇，立時抱拳道：「原來尊駕也是武林中人。」

「未知尊姓大名？」

馬面漢子哈哈一笑：「俺叫秦滄。」

朱喬道：「聽秦兄口音，似非本土人氏。」

秦滄道：「俺本從塞北而來。」

朱喬一怔，道：「此地距離塞北遙遙萬里，秦兄怎會來到這棲霞山下營生？」

秦滄道：「實不相瞞，俺對金衣寨也是深痛惡絕，俺用盡手段，才能在這裏幹點小生意，就是想伺機殺了司空伏那個老賊。」

朱喬問道：「你與司空寨主有甚麼仇怨？」

秦滄咬了咬牙，道：「十二年前，豫南二虎丘下發生了一樁慘案，一支鏢隊連同鏢師趙子手在內，總共三十七人全遭毒手，而所押運的十萬兩銀子也被刦走，那是司空老賊幹的。」

朱喬道：「你是要爲這鏢局報仇？」

秦滄道：「那鏢局的總鏢頭，正是先父。」

朱喬「哦」的一聲，道：「他老人家就是在這一次慘劇中喪生的。」

秦滄搖搖頭，說道：「先父當時並沒有親自押鏢，但却爲了這一趟鏢而賠盡了家當，還給氣得重病不起，終於與世長辭了。」

朱喬嘆了口氣，道：「司空伏手段毒辣，也難怪令尊大人鬱氣難消。」

秦滄道：「當年俺若不是在塞北學武，只怕也會跟隨着押運這一趟鏢，而死在二虎丘下。」

朱喬道：「司空伏雖然以棲霞山爲根基之地，但在豫南豫東一帶，也暗中培植了不少勢力。」

秦滄道：「只恨俺武功低微，又是勢孤力弱，雖然到此已有七八年光景，但却還是無法撼得了金衣寨，反而要小心翼翼，唯恐露出馬脚，招致殺身之禍。」

朱喬道：「這是形勢懸殊，並非秦兄胆小。」

秦滄莞爾一笑，說道：「但俺似乎早已有了預感，知道金衣寨總會有敗亡的一天。」

朱喬道：「金衣寨中人多行不義，弄得天惱人怨，自然運道不能長久。」

秦滄道：「但俺怎樣也想不到，只憑七人之力，就可以把整座金衣寨挑了。」

杜小五忽然直瞧着他，道：「你怎知道咱們總共七人？」

秦滄淡淡一笑，道：「這並不是俺消息靈通，而是另有高人把此事賜告。」

小五大奇，道：「是那一位高人？」

秦滄道：「丐帮丁黑狗。」

「丁黑狗？」小五一怔。

他語聲甫落，窗外已有人笑着道：「秦兄說笑了，區區一名丐帮弟子，又那裏是甚麼世外高人啦？」

朱喬、小五兩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年輕叫化，正笑嘻嘻地走了進來，這叫化雖然並不怎麼俊俏，但却也五官端正，口齒伶俐，就只是身上皮膚黝黑一點。

「尊駕就是丁……丁……」朱喬抱拳爲禮，本想直說出下面「黑狗」二字，却又有點不好意思說了出來。

叫化一笑，道：「小的就是丁黑狗，跟秦鐵骨結識了八年，今天才見他臉上有點生氣。」

秦滄長嘆一聲，道：「俺武功低微，這一輩子也休想破得了金衣寨，如今總算有人代勞了，雖然沒有親自痛痛快快地手刄奸賊，但也總算可以吐出這口烏氣。」

朱喬望着丁黑狗，道：「咱們七人血戰金衣寨之事，丁兄怎會知道？」

丁黑狗微微一笑，接說道：「七位英雄胆色驚人，小的早就十分欽羨，本來嘛，這一次闖寨，你們是應該有八個人才對的。」

「八個人？」朱喬大感奇怪，「怎會弄出八個人來了？」

丁黑狗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都只怪小的不好，未能爲七位英雄略盡一點棉力。」

小五道：「原來你也打算闖一闖金衣寨？」

丁黑狗搖搖頭，道：「小的武功庸劣，那裏能帮得了七位？」

小五怔了怔，道：「然則，丁兄所指的第八個人，却又是誰？」

丁黑狗道：「他叫龍城璧。」

小五、朱喬兩人面上同時露出了驚詫之色：「是雪刀浪子？」

丁黑狗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小五道：「咱們七人闖寨，龍城璧怎會知曉？」

丁黑狗嘆了口氣，道：「他若知曉，今天巳跟七位英雄一起併肩作戰了。」

朱喬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丁黑狗道：「胡三俠在十天之前，曾經找過小的。」

朱喬一怔：「他找你有怎麼事？」

丁黑狗道：「胡三俠說，你們巳決定在五月十七日拂曉時份，突襲金衣寨！」

朱喬不由感到一陣意外，心下尋思：「咱們這一次計劃，大家都保守着秘密，胡三哥怎麼却向外人說了？」

只聽得丁黑狗接着說道：「胡三俠對小的說，他這一輩子只相信八個人，其中六人，自然就是你們六位兄弟。」

小五黯然道：「胡三哥是個重義之人，今天他若不是爲小弟擋了金衣寨主的一掌，他也不會死在棲霞山上。」

朱喬拍了拍他的肩膊，安慰着說：「你也不必太難過，若是易地而處，你也會爲胡三哥擋住金衣寨寨主那一掌。」

他叫小五別太難過，自己的聲音却在顫抖不巳，眼睛也同時紅了起來。

秦滄却問丁黑狗：「那麼胡三俠所相信的八個人還有兩個是誰？」

丁黑狗道：「那是我，還有雪刀浪子龍城璧。」

秦滄巳明白過來，道：「所以，胡三俠想找到龍城璧來參與今日之戰！」

丁黑狗點點頭，道：「不錯，但胡三俠找不着他，小的也找不着他！」

秦滄輕輕嘆息一聲，道：「龍城璧行踪飄忽，是個不折不扣的江湖浪子，想要找他，眞還不易。」

丁黑狗道：「其實，小的也並非完全不知道龍大俠的下落，但等到小的知道他身在何方之際，巳來不及通知他參與今日之戰了。」

小五道：「他到了甚麼地方？」

丁黑狗說道：「在兩日之前，小的從分舵那裏接得消息，才知道他是在朱仙鎭上。」

小五一呆，半晌才道：「他在朱仙鎭幹嗎？」

丁黑狗道：「這個小的可不知道了，但聽說在下月中旬，朱仙鎭將會有一番熱鬧景象。」

小五說：「是甚麼事情這麼熱鬧？」

丁黑狗道：「那是五年一度的『刀劍大會』。」

小五奇道：「甚麼『刀劍大會』？是不是有名劍寶刀在此地待價而沽？」

丁黑狗說道：「在這種熱鬧的場合裏，有人沽售刀劍兵刄，那也是很常見的，但這一個大會的眞正意義，却不是沽刀售劍。」

小五道：「在下明白了，那麼，在這『刀劍大會』四個字之下，應該還要加上一個『戰』字。」

丁黑狗道：「你說對了，這是一場哄動的刀劍大會戰。」

小五道：「參與這一場大會戰的，又是甚麼人物？」

丁黑狗道：「按照往屆的情況，那是八派與十一帮之爭。」

「八派十一帮？」小五一愕，道：「這可熱鬧之極。」

丁黑狗點點頭，道：「若不熱鬧，也不會如此惹人觸目了。」

朱喬「哦」的一聲，問道：「這八派十一幫又是甚麼來頭？」

丁黑狗回答道：「這八派是指青冥、玄通、天池、白雲、白劍、黑衣、銅管和竹鋒。」

朱喬皺了皺眉，說道：「這八派我只聽過其中一半，似乎是以黑衣派的聲勢最盛。」

丁黑狗道：「黑衣派不錯是人數最多，但若論武功，却又以白雲派中人最爲厲害。」

小五道：「聽你這樣說，是不是這八派武功都是以劍法爲主？」

丁黑狗道：「這八派合稱豫中八大劍派，其武功當然是以劍法爲主。」

朱喬皺了皺眉，道：「那十一帮，又是怎樣的？」

丁黑狗道：「十一帮只是一個總稱，在這十一個帮會裏，也包括梁家莊，天貞觀和銀袍教，甚至遠在東海之東的海蛟島，也列入這十一帮之中。」

朱喬道：「這十一帮的武功，都是以刀爲主？」

丁黑狗道：「其實無論是八派也好，十一帮也好，這些帮派中人，各有劍術名家，刀法高手，也有使用其他兵刄的一流好手，但以大體而論，八派中人多是使劍，而十一帮則是使刀的高手爲多。」

朱喬說道：「就是爲了這刀劍之爭，八派十一帮每隔五年都要在朱仙鎭舉行比武？」

丁黑狗道：「五年一屆比武之期，那是規定了的，數十年來向來風雨不改，但大會地點，却並不指定在甚麼地方。」

朱喬道：「這麼說來，上一屆刀劍大會戰並不是在朱仙鎭舉行了？」

丁黑狗道：「上一屆是第十一屆，刀劍大會戰的地點是在萬愁谷。」

朱喬道：「每一屆比武大會的地點都不相同，那又由誰來決定？」

丁黑狗道：「上一屆輸了的一方，就

有權在下一屆指定比武大會在甚麼地方舉行。」

小五微微一笑，道：「這樣說來，有權指定比武地點的一方，其實面上一點也不光采。」

丁黑狗說道：「這十一屆刀劍大會戰，八大劍派贏了六屆，而十一帮則贏了五屆。」

小五道：「上屆勝利者是那一方？」

丁黑狗道：「是八大劍派。」

小五道：「這麼說來，本屆的刀劍大會戰，該是由十一帮指定在八仙鎭舉行的了？」

丁黑狗道：「不錯。」

小五道：「場面肯定很熱鬧？」

丁黑狗道：「當然很熱鬧，也許會比以往十一屆都熱鬧十倍。」

小五奇道：「爲甚麼這一屆會特別熱鬧？」

丁黑狗道：「聽說，這一屆刀劍大會戰，除了八派十一帮之外，還有別的門派，會插足這趟渾水裏。」

朱喬也是感到很奇怪，道：「八派十一帮相鬥，已經够瞧，旁人爲甚麼還要加油潑火？」

丁黑狗聳聳肩膊，道：「這一點小的可不知道了。」

小五皺了皺眉，忽然在下巴搔癢，搔了一會，又在腋下照搔如儀，朱喬望着他，道：「你身上好癢嗎？是不是許久沒有洗澡？」

小五說道：「我不錯是癢得緊，但卻不是身癢，而是心癢難熬。」

朱喬嘆了口氣，說道：「今天咱們才檢回一條性命，你又想到朱仙鎭大鬧一場了？」

小五搖搖頭，道：「我雖然很想到朱仙鎭，但卻不是要去大鬧一場，那裏根本就沒有咱們的事。」

秦滄笑了笑，道：「到了刀劍大會戰那天，朱仙鎭何止會大鬧一場，簡直就是連場好戲，但咱們可不着緊，只管抱着看熱鬧的心情逛逛便是。」

小五忙道：「秦兄說得對！」

朱喬沉吟着，秦滄又道：「朱少堡主是不是要回堡，所以分身不暇？」

秦滄這一句話，正說進朱喬心坎裏，他這一次闖殺金衣寨，父母是毫不知情的，如今倖免於難，沒有死在棲霞山上，他確是打算儘早回家以免父母懸念。

但是秦滄直接說了出來，他卻偏不肯承認，說道：「大丈夫闖蕩江湖，甚麼地方都去得，就算兩三年後才回堡，卻又何妨！」

秦滄大喜：「這就妙極了，咱們四人聯袂直上朱仙鎭，看看這一屆刀劍大會戰是否眞的鬧得天翻地覆！」

朱喬一怔，凝視着秦滄：「你也去？這酒舖怎樣了？」

秦滄哈哈一笑，道：「這酒舖俺一點也不喜歡，如今大仇已報，還賴在這裏作甚？」

小五道：「秦兄似乎也和咱們兄弟一般，很想在江湖上走動走動。」

「這個還用說明嗎？」秦滄一拍胸膛，道：「在能走動的時候不走動走動，將來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顆的時候，想走動走動也不行了。」

小五轟然一笑，道：「說得好！杜小五敬你一大碗！乾了！」

秦滄也是一聲大笑，兩人同時舉碗相碰，都喝乾了一大碗酒。

漸漸地，天色晚了，秦滄說道：「咱們今晚就在這裏休息，明早一塊兒上路如何！」

小五道：「並無異議！」

這一晚，大家都有了八九分醉意，比較清醒一點的，就只有丁黑狗而已。

丁黑狗卻是有點担心，他担心金衣寨尚有餘孽未曾伏誅，倘若找到這裏，那可大大的不妙。

但幸好他這個担心是多餘的。

金衣寨在這一役中委實傷亡慘重，雖然在混戰之中，不免有小股餘匪逃離寨外，但這些俱是嘍囉小卒，並無過人武功，而且寨中給殺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早已把這些殘餘份子嚇得心胆俱裂，又豈敢再來找小五、朱喬算帳？

翌日晨曦，天氣轉晴，在丁黑狗帶領下，四人一起離開棲霞山，向河南進發。

保嬌娃巨靈神歸西

五月二十三日，雷雨交加，天氣惡劣之極。

由於距離刀劍大會戰之期尚有二十三天，丁黑狗等四人徐徐而行，並不急於趕路，到了這一日，才來到了鄆城。

從鄆城再向西南走一百里便是河南。

這一日，風橫雨暴，霹靂大作，城內不少店舖都已關上門戶，連城東最大的一家客棧，也是重門深鎖。

秦滄敲叩大門，過了很久，還是沒有人回應。

丁黑狗大感詫異，皺眉說道：「雖然天氣不好，怎麼連一個小二也瞧不見？」

秦滄說道：「莫不是這家客棧已歇業了？」

丁黑狗搖搖頭，道：「兩個月前，小的也曾在這裏住過幾天，生意十分興隆，決不會忽然竭業不幹。」

秦滄道：「這裏的房子想來必定不錯罷？」

丁黑狗笑了笑，道：「小的只是個叫化子，怎會睡到客棧的客房裏去？」

秦滄一怔：「那你住在甚麼地方？」

丁黑狗道：「酒窖裏。」

秦滄哈哈一笑：「不必付房錢嗎？」

丁黑狗微微一笑，道：「小的只是在酒窖裏借了一個角落，糊裏糊塗的睡了三天，自然是不必付帳。」

朱喬奇道：「丁兄怎麼說自己糊裏糊塗？是不是病了？」

丁黑狗點了點頭，答道：「不錯是病了。」

朱喬道：「是甚麼病？」

丁黑狗苦笑一聲，道：「這些舊事，不提也罷。」

小五淡然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丁兄輕功高明，消息靈通，那是衆所週知的，但丁兄的酒量，似乎並不怎麼高明。」

朱喬恍然大悟，笑道：「原來是給酒

窖裏的酒薰醉了。」

丁黑狗忙道：「不要大呼小叫，旁人聽了，可不好聽。」

秦滄哈哈一笑，道：「這也不是甚麼大事，聽說你跟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行權是好朋友，這門子本領必然是他傳授給你的。」

丁黑狗苦笑道：「唐大少爺從來沒有敎叫化子盜喝別人的酒，秦兄切莫寃枉好人。」

秦滄道：「他自己也不是時常盜酒大喝一頓嗎？」

丁黑狗道：「唐大少爺是有錢人家，要喝美酒，可不愁無錢付帳。」

秦滄道：「但世間上不少佳釀，是金子銀子買不到的，就像是鹽山大毒上人釀製的蟠桃百花露，就算你用一輛馬車載滿金子想換一罈，恐怕也要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朱喬「嗯」的一聲，道：「大毒上人雖然是個旁門左道的魔頭，但對於釀酒和喝酒的學問，都很有點功夫！」

秦滄道：「像那蟠桃百花露，他花了三十年時光，才釀製了三罈，那自然是十分珍貴了。」

朱喬道：「唐竹權若知道，喉嚨裏一定癢得要命。」

秦滄道：「這還用說嗎？」

朱喬道：「他會不會去盜酒？」

秦滄道：「現在一定不會。」

朱喬道：「爲甚麼？難道他已經戒酒了？」

秦滄道：「要他眞眞正正的戒掉喝酒，除非是日頭從西邊升了起來。」

朱喬奇道：「但秦兄却說他現在不會盜酒，那又是甚麼意思？」

小五瞧着他，皺眉道：「你怎麼笨得如此厲害？那三罈酒，自然早就給唐竹權盜喝了。」

秦滄笑了笑，道：「還是小五哥精靈，一聽便懂。」

丁黑狗道：「但小的現在却一點也不明白，這客棧裏的人往哪裏去了？」

小五道：「咱們把門弄開，進去瞧瞧如何？」

丁黑狗點點頭，道：「也好。」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客棧大門忽然「依呀」一聲，從裏面推了出來。

門後有一隻手，一隻粗若大腿般，毛茸茸的大手。

丁黑狗一怔，正要說話，臉上已忽然給人重重地打了一個耳括子！

× × ×

這毛茸茸的大手雖然粗大，但其動作之敏捷，却是令人爲之大感驚詫。

丁黑狗的一張臉立刻紅了，五道指痕淸晰可見。

秦滄沒有挨耳括子，但他的一張臉也已同時變色。

小五一言不發，却倏地伸出右手，以五指擒拿之勢向這一隻毛茸茸的大手揑了過去。

這是「靈蛇散手」，只要給它纏上了，那就有如千百條蛇兒同時纏了上來，想要脫身，實在難乎其難。

這一隻大手立刻就給小五的靈蛇散手纏住了，小五不敢怠慢，招式一變，再貫以內力，急揑對方腕際「內關」穴道。

小五一下子就揑着了，心中正在喜悅，誰知道這條手腕突然湧出一股澎湃洶湧的大力，就像是鐵錘般撞向小五的掌心。

小五大吃一驚，知道遇上強敵，再也不敢繼續使用靈蛇散手，急急鬆開五指向後倒退開去。

也就在這一瞬間，朱喬長劍已出鞘，他左手揑着劍訣，右手長劍不住抖動，接着突然平平刺出，只見劍光一面顫抖，一面以弧型角度刺向大門之後。

直到這時候，四人仍然未曾看見敵人模樣。

只聽得門後突然傳來「奪」一聲响，朱喬的劍不知道刺着了甚麼物事，他猛然抽劍，當長劍抽回來的時候，劍光上居然多了一隻沉甸甸的木魚。

四人同時一怔，心下均自尋思：「莫非這人是個和尙？」

但他們只是想了一想，就知道自己想錯了，因爲就在這一刻間，門後那人已怒容滿面地走了出來。

只見這人身高足足九尺，他面有血汚，衣衫破爛，但當他站出來的時候，看來還是神威凜凜，有着一股懾人的氣概。

他一站出來，就大聲喝道：「老狐狸，你躱在甚麼地方，爲甚麼自己不滾出來，却派幾個小猢猻來見老子？」

朱喬退開兩步，打量着這破衣人一會，才道：「在下朱喬，可不是甚麼老狐狸的小猢猻。」

破衣人振臂一揮，怒道：「小猢猻，老子宰了你！」

秦滄立時脫口叫道：「朱公子小心，這厮是個瘋子！」

語聲未落，破衣人已呼的一掌拍出，這一掌看來招式尋常，但內力却是異常沉重，朱喬却連想也不想，迴劍就向破衣人的右腕削去。

這一劍並不怎麼快，但却十分奇妙，所謂奇妙者，並不是指朱喬的劍法，而是因爲他這一把劍，劍光之上仍然插着那隻沉甸甸的木魚。

驟然看來，這一劍全然不像是甚麼劍法，倒有七分像是流星錘。

只聽得「波」的一聲，沉實異常的木魚突然在劍光之上爆裂，變成無數細小碎片。

破衣人一掌震碎了木魚，朱喬但覺全身血氣都是幌了一幌，那削腕的一劍，再也無法繼續施展下去。

丁黑狗雖然武功不高，但江湖閱歷却比朱喬豐富得多，一瞧這種形勢，知道若再纏鬥下去，必然凶多吉少，說不定四人之中，會有人因此糊裏糊塗的送掉性命。

這當然是犯不着的！

「朱公子，咱們走！」丁黑狗叫道：「這瘋子自有老狐狸來收拾。」

破衣人嘿嘿一笑，聲音有如破鑼一般：「老狐狸既然寧願做縮頭烏龜，老子就先把他的龜子龜孫殺了，看他還能忍到幾時！」

他在這三四句說話之間，已把朱喬壓逼得險象環生，似乎隨時都可以把朱喬的腦袋一掌震碎。

小五瞧得連臉色都白了，在數日之前，他和朱喬大破金衣寨，擊敗寨中不少高手，但如今遇上這個怪人，兩人都似是變成了孩童一般，人家只是赤手空拳，三招兩式之間就把自己弄得頭暈轉向，東西不辨。

朱喬劍法如神，內力修爲也是不弱，小五是知道得很淸楚的，但小五此刻却更明白，倘若再打下去，不消五個回合，破衣人就可以把朱喬活活震斃！

小五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臨陣退縮，見死不救的儒夫。

他自己當然不是儒夫，他絕對不會丟下了朱喬，自己獨自逃命。

所以，他的劍也已出鞘，然後傾盡全力協助朱喬抵抗破衣人的進襲。

可是，破衣人的武功，委實深不可測，小五雖然加入戰陣，朱喬仍是險狀百出，好像隨時都會一命嗚呼，死在破衣人巨掌之下。

三招五式後，不但朱喬有如危如纍卵，連小五也陷入險境。

丁黑狗眼見朱喬、小五逃走不了，也只好揮動打狗棒，向破衣人展開進攻。

但是丁黑狗的武功，材料極其有限，破衣人根本不去理睬他，看他目露凶光的樣子，似乎非要先殺了朱喬和小五二人不可。

丁黑狗暗暗叫苦，突見秦滄兩袖同時飛揚，左七右八，十五件暗器分從上中下三路射向破衣人。

秦滄武功平庸，但他爲了要找司空伏報仇，一手暗器功夫，却練得出神入化，這十五件暗器勁勢凌厲，刁鑽毒辣兼而有之，破衣人以一敵三，驀然又再飛來一蓬暗器，形勢似乎相當不利。

誰知破衣人不但身懷絕藝，臨陣對付敵人的手段更是匪夷所思，當秦滄雙袖飛揚之際，破衣人的左手已疾迅無倫地把六尺外的木門拉脫下來。

只聽得「奪」、「奪」之聲不絕，十五件暗器都給這塊木門擋住。

這一着大出秦滄意料之外，那木門雖然古舊一點，但木質十分結實沉重，就算用鍾子刀斧想撬甩它，也非要大費一番功夫不可，但破衣人舉重若輕，只是隨手一拉，就把這扇沉重的木門拉脫，當作盾牌一般使用。

這面盾牌着實大得驚人，破衣人雖然身材粗壯，但它已把破衣人整個身子遮蓋着，秦滄的暗器再厲害，也無法射穿過去傷得了對方。

單是這一手奇異的手法，就已嚇傻了秦滄，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他實在很難相信，這扇木門居然會給人當作是一頁紙張般輕易撕掉。

倘若這只是一頁紙張，那還罷了，但這却是一扇沉重的木門，秦滄的暗器不但給它擋住，而且破衣人還順勢一推，把木門當作是石頭般扔了出去。

秦滄大驚失色，急忙閃避，但木門相當寬闊，他雖然閃避得不慢，依然給木門邊緣掃着了左角。

這一掃之力勢逾雷霆，秦滄只聽見「格勒」一聲，左肩胛骨已給撞斷。

朱喬、小五都是面如死灰，心想：「今天眞倒霉，居然在這種地方遇上了這個瘟神。」

眼看再纏鬥下去，四人都要完蛋大吉，忽然聽見街上也傳來陣陣喝罵與激戰之聲。

丁黑狗目光銳利，只見在滂沱大雨之下，一個銀髮老者，正在跟三個衣衫破爛的怪人，展開激烈的戰鬥。

這三個怪人，臉色都很不錯，雖然他們已年逾四旬，但却人人皮光肉滑，以膚色而論，實在絕不難看。

但皮膚光滑，白中透紅的臉孔，却未必就是好看的臉孔。

這三個漢子雖然膚色皙白，但却眼小如鼠，鼻大嘴闊，連聲音也是聲調怪異之極。

丁黑狗只是看了兩眼，就已知道這三個破衣怪人武功極是不弱。

朱喬和杜小五都可算是年青一代的高手，但若跟這三個怪人相比下來，却恐怕還是差了一截。

但那銀髮老者的功夫，却比三個破衣怪人還要厲害。

只見那三個破衣怪人聯手進招，一個長拳短打，混雜施爲，另一個鷹爪飛腿，左右橫飛，還有一個倏地擒拿，忽又點穴，三人諸般拳脚功夫，各展渾身解數，丁黑狗心想：「若是換上了我，只怕一招兩式之內，就得給三人撕開七八大塊。」

但銀髮老者却絕非弱者，雖然以一敵三，但却神態從容，眉宇之間還露出了不肖之色，好像跟這三個怪人動手，是大大有失自己身份的事情。

只聽得使長拳短打的怪人一面發拳，一面喝道：「老二，這老不死下盤功夫最弱，你怎不攻他下三路？」

另一個使鷹爪功的怪人陡地怪叫起來，道：「你是老大，攻他面頰咽喉，那很公道，我是老二，自該對付這老不死胸腹，至於攻打敵人下三路，這等下三濫的事情，自然該由老三負責！」

施展擒拿手和點穴功夫的怪人立時「呸」的一聲，道：「下三濫的事情，我死也不幹！」

老大怒道：「攻打老不死，是他媽的替天行道，又怎會是下三濫的所爲？」

老二冷冷一笑：「你總是以上等之人自居，所以每逢打架，總是攻打敵人上半截身子，却留着別人的屁股來讓我踢！」

老三道：「踢別人的屁股有甚麼不好，難爲老三只配抽敵人的後腿！」

老大道：「敵人怎會有後腿？有後腿的不是敵人，而是敵獸。」

老二點點頭，道：「老大說得對，是天皇老子也好，九流叫化子也好，都只有兩條腿，而這兩條腿只有左右之分，又怎能說是有前腿和後腿呢？」

老三眼珠一轉，立時接口道：「誰說叫化子一定有兩條腿，丐幇有個鐵拐神弓，他老人家就只有一條腿。」

老大道：「鐵拐神弓不是有一條腿，而是有三條！」

老二奇道：「他老人家是個甚麼怪物，居然會有三條他媽的大腿。」

老大道：「他老人家以一雙鐵拐名震江湖，那兩支鐵拐就是他的兩條腿，再加

上有血有肉的一條，那就是三條腿了。」

老三嘿嘿一笑：「你若要了那雙鐵拐，豈不是有四條腿了。」

老二道：「那可不錯，老大若有四條腿，那一定會比現在英俊得多。」

老大怒道：「放你媽的春秋屁！難道老子現在長得不英俊？」

老三喋喋一笑，說道：「老二媽的春秋屁，也就是你媽的春秋屁，正是他媽的不分彼此，彼此不分，哈哈……哈哈……哎唷……」

原來他說到這裏，小腹正給銀髮老者踢了一脚，所以在連笑兩聲之後，忽然又「哎唷」一聲叫了出來。

老大臉色一變，一口濃痰就向銀髮老者射了過去，那銀髮老者武功雖高，但絕未料到這怪人居然有此一着，是以雖然急急閃躲，還是給這口濃痰射在脖子左側。

銀髮老者臉色驟變，怒道：「老夫爲你教訓三弟，你怎麼一點也不領情！」

老大冷冷一笑：「三弟頑劣，自有老子出手懲處，你狗拿耗子，分明是多管閒事！」

老二哈哈一笑，望着老三：「瞧你這副長相，果然很像耗子。」

老三道：「我若是耗子，你也是耗子，老大也是耗子！但如此，連咱們的老子，老子的老子，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都是耗子。」

老二臉色一變，立刻用力地搖頭：「這麼說，你不是耗子了，但這老不死是條狗，却是不容懷疑。」

老大道：「老不死很快就會變成一條死狗，又老又難看又混帳的死狗！」

老三笑道：「只可惜這條老狗皮粗肉靱，就算煮熟了也一定不會好吃……哎唷！」說到這裏，銀髮老者又在他的面頰上打了一拳。

這一拳打得不輕，老三登時血流披面，再也支持不住，踉蹌地倒退開去。

老二怒喝一聲，鷹爪功招式使得更是兇悍，但却還是住不了口，道：「還我老三性命回來！」

老三本已給銀髮老者打得天旋地轉，但這時候立刻又再大聲說道：「老三怎會死在這種老廢物手下？你們好好整治他，我在這裏操他奶奶，罵他祖宗十八代，總之罵個够本爲止。」

老大道：「你既然閒着，就該多罵幾代，連他第十九代、二十代、二十一代祖宗都一併罵個够本爲止才對！」

老二搖搖頭，道：「光是罵個够本，那又有甚麼意思，要就不罵，一罵就要罵個一本萬利，就像是做生意一般，倘若一文不賺，只能够本而已，倒不如蒙頭大睡，省省喝奶奶之力。」

老大道：「你甚麼時候喝過奶了？」

老二道：「你指的是羊奶，還是牛奶？駱駝奶？」

銀髮老者怒道：「你奶奶個奶！」

這時候，他已動了眞怒，下手再不容情，如今三怪只剩下兩怪，當然更加不是敵手了。

只聽得「啊呀」一聲，老二也吃了一拳，身子有如斷綫風箏般飄了開去。

老大「呸」一聲道：「都是不中用的混蛋，且看大哥施展降魔伏虎的手段。」

老三道：「對你這老不死，只要用伏狗手段就够了。」

老大一笑：「說得對……」

「對」字甫出口，頰上已重重挨了一記耳光，幸而這一記耳光雖然打得不輕，但却並不致命。

老大挨了一記耳光，怒不可遏：「是那個兔崽子混蛋王八暗算老子……」

話猶未了，另一邊面頰又再給人打一記耳括子。

原來連續打他兩記耳光的，並不是銀髮老者，而是從樓裏衝出來的破衣人。

當老大瞧清楚來人是誰的時候，先是一愕，繼而又驚又喜，失聲叫道：「師父，原來你在這裏。」

破衣人冷哼一聲，道：「智智，你剛才罵誰是兔崽子，混蛋王八？」

老大立刻自掌嘴巴，訕訕笑道：「是弟子一時糊塗，以爲是老不死的幫手殺到了。」

破衣人臉色一沉，喝道：「甚麼老不死？他是裘大掌門，連爲師也要叫他一聲前輩，豈容你如此放肆？」他喝的是在喝罵弟子，但其實却用嘲諷的目光瞧着那銀髮老者。

老大討了個沒趣，只好一伸舌頭，退開一旁。

老二老三瞧着他，雖然兩人嘴邊已有不知多少幸災樂禍的說話想說，但在破衣人冷厲目光下，却是誰也不敢說出半個字來。

銀髮老者冷冷一笑對破衣人說：「直屆如今，老夫才知道甚麼叫青出於藍。」

破衣人嘿嘿冷笑，道：「高某是個瘋子，門下弟子若正正經經，反倒沒有意思了。」

直到這時候，丁黑狗、朱喬等人才鬆了口氣，若不是這三個怪人來到這裏，他們恐怕已給破衣人赤手空拳活活擊殺。

丁黑狗忖道：「原來這瘋子姓高，但現在看來，他却一點也不像個瘋癲之人，而且還頗有一代武學宗師的氣派。」

接着，他又從姓「高」這一方面去猜想，江湖上姓高之人，眞是不計其數，但旣姓高而又武功極高之人，丁黑狗一時間却是想不出來。

至於那銀髮老者，破衣人稱呼他爲「裘大掌門」，丁黑狗又從這方面細細想了一遍。

想了一會兒，丁黑狗忽然脫口叫道：「莫非是裘髯仙？」

「裘髯仙？」朱喬在旁聽見，忍不住問：「裘髯仙又是甚麼人。」

丁黑狗吸了口氣，道：「他是白雲派掌門。」

朱喬道：「白雲派？是不是八大劍派之一？」

丁黑狗點點頭，道：「不錯，白雲派是豫中八大劍派之一，掌門裘髯仙，江湖中人都叫他『拳劍雙絕』，非但劍法厲害，拳脚功夫也是別樹一幟，等閒之輩休想接得住他三招兩式——」

朱喬心下駭然，道：「原來八大劍派的掌門，竟然都有如此身手！」

丁黑狗立時搖頭，道：「朱公子，你

這話可不對，倘若八大劍派掌門，人人都比得上裘鬌仙，那麼豫中八大劍派的聲勢，恐怕會把江湖上八大門派都比下去。」

朱喬聽得一怔，說道：「這麼說，裘鬌仙在八大劍派掌門之中，是最厲害的一個了。」

丁黑狗道：「不錯，但是他掩藏得很好，十餘年來，很少人見識過他的眞正功夫。」

說到這裏，長街上又已展開了另一幕激戰。

那姓高的破衣人正赤手空拳與銀髮老者惡鬥在一起，而這一戰，銀髮老者已把背上長劍拔了出來，用一種極其辛辣的劍法緊逼着對方。

破衣人面罩寒霜，巨掌翻飛，憑着變幻莫測的掌法和身形，與銀髮老者展開搶攻。

銀髮老者冷冷一笑，手中長劍鋒芒大盛，嘴裏同時喝道：「高島主！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咱們又何必爲了一個女娃娃而傷了和氣。」

丁黑狗等四人同時忖道：「這兩人大打出手，原來是爲了一個『女娃娃』。」

但這個「女娃娃」到底是怎樣的？她是美是醜？是三歲娃娃還是十七八歲的美人兒？衆人却是無法憑空想像出來。

但「高島主」這三個字，却使丁黑狗猛然想起了一個人。

「對了，這瘋子身高九尺，人如鐵塔一般，準是東海海蛟島島主『海角巨靈神』高一冲！」

「高一冲？」小五皺了皺眉：「這位高島主的名字，在江湖上似乎並不怎麼响亮，想不到功夫却是如此了得。」

丁黑狗嘆了口氣，道：「江湖上不少萬兒响噹噹之輩，反而都是浪得虛名，沒有多少眞材實料。」

小五道：「海蛟島是十一帮之一，這位高島主想必是爲了刀劍大會戰而來到此地罷？」

朱喬搖搖頭，道：「不！他是爲了一個『女嬌娃』才離開海蛟島的。」

小五吸了口氣，忽然一拍額角：「我知道他爲甚麼對咱們不客氣了。」

秦滄忽然苦笑一聲，插口說道：「這還用說嗎？他一定以爲咱們都是白雲派的人，要跟他搶奪那個『女嬌娃』。」

小五瞧了朱喬一眼，也苦笑着說：「這也難怪，誰叫咱們都是使劍的人？」

朱喬嘆了一聲，道：「是了，他一定以爲咱們都是白雲派的弟子，甚至把咱們當作是裘鬌仙的徒兒。」

就在這時候，丁黑狗忽然緊皺着眉道：「不妙，高一冲好像有點支撑不了。」

秦滄道：「這厮不是武功極高嗎？怎會敗在那老兒劍下？」

丁黑狗道：「高島主似乎曾經受了傷，而且赤手空拳，碰着裘鬌仙那樣的高手，自然甚是吃虧。」

小五怔了怔，道：「十一帮不是以刀法爲主嗎？何以這位『海角巨靈神』沒有帶刀？」

丁黑狗乾咳了一聲，沒有回答。

他到底不是「通天曉」，而小五這一問，本來也正是丁黑狗心裏很想知道的問題。

×　　×　　×

長街苦戰，已漸漸進入分勝負、決定生死的階段。

銀髮老者內力强勁，劍招狠毒，每出一招，總是含有好幾個厲害後着，破衣人武功雖高，但畢竟輸虧在手無寸鐵，戰到後來，已給對方劍鋒籠罩住全身。

只聽得銀髮老者嘿嘿一笑，道：「高島主，你們師徒四人，本在海蛟島上過着神仙般快活的日子，又何苦爲了一個女嬌娃跟大夥兒作對，照老夫認爲，你還是乖乖的把她交出來算了，老夫保證今日之事，絕對不會向外傳揚便是。」

破衣人怒道：「放你媽的狗屁。」

他背後三個怪人也同時齊聲附和叫道：「放你媽的狗屁。」

破衣人倏地怒喝道：「你們三個混蛋還呆在這裏做甚麼？」

老大忙道：「對，弟子來也。」

老二老三唯恐落後，也磨拳擦掌，要上前助師父對付敵人。

誰知道老大才撲出去，破衣人已一脚把他踢個仰天向後翻，嘴裏同時罵道：「誰要你們來帮手？爲師瞧見你們三個飯桶就晦氣，快滾！滾你奶奶的！他奶奶的滾得越遠越好！」他罵到這裏，右肩已給銀髮老者刺了一劍，立時鮮血迸流，染紅了半邊身子。

老二苦着臉，道：「師父，這老混……老掌門可不容易對付，弟子担心……」

「担心甚麼？」破衣人怒喝道：「爲師武功高深莫測，還怕收拾不了這老頭兒嗎，偏偏就是你們三個飯桶在旁邊碍手碍脚，你們再不滾蛋，爲師倒要給你們拖垮了。」

老三「嗯」一聲，道：「既然這樣，咱們挾着尾巴遠遠滾開去便是。」

他說滾便滾，老大老二也跟着他遠離師父而去。

銀髮老者嘿嘿一笑，道：「高島主倒很愛護徒兒，但老夫要抓他們回來，那還不是易如反掌之事嗎？」

破衣人冷冷一笑道：「裘大掌門，你要抓住在下三個劣徒，當然容易得很，就只怕鄆城今日之戰，也就是你這個老匹夫喪命之時！」

銀髮老者怒道：「死到臨頭，還要胡說八道！看劍！」

他大喝一聲，長劍斜挑，逕刺破衣人小腹。

這一劍看來平平無奇，似乎並無怎麼厲害，但破衣人却還是非要閃躲不可。

但他才閃躱開去，綿綿殺着又已狂風驟雨般攻將過來。

只見銀髮老者面色火紅，顯然已在劍鋒之上貫注了極强大的內力，霎眼之間，劍招源源不絕發出，而且每一劍都是既狠且準，着着不離攻向破衣人的要害。

此時三怪已走得不知所踪，朱喬嘆了口氣，道：「高島主大勢去矣……」

丁黑狗却道：「只怕未必……」

朱喬一怔，却看不出那「高島主」還有甚麼機會可以扭轉乾坤，反敗爲勝。

就在這時候，銀髮老者的長劍已刺入破衣人的小腹。

那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劍，銀髮老者面上同時露出了殘酷的笑容：「高一冲！你完了！」

破衣人也居然也在笑，而且笑得同樣殘酷，同樣可怕。

銀髮老者眼色忽然一變，正待要把長劍從破衣人的小腹抽出，一道寒光已突然在他眼前飛起。

「你！你……你……」銀髮老者一連說了三個「你」字，但除此之外，却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他的咽喉給塞住，那是一柄冰冷、薄而鋒利的飛刀。

只聽見高一冲怪聲笑着說道：「裘鬌仙，你高興得太早了，別忘記高某是十一帮中人，你有寶劍，高某也有刀，這鎖喉飛刀的滋味，相信大概還不錯罷？」

銀髮老者兩眼瞪大，終於顫抖着緩緩地倒了下去，他這種顫抖也並沒有維持了多久，很快就已全身僵硬不動。

震人心弦的一戰已結束，那銀髮老者在佔盡優勢之下，冷不提防高一冲的飛刀，竟然留待到利刄穿腹的時候才出手。

高一冲望着銀髮老者的屍體，嘴角的笑意漸漸變得蒼涼起來。

他突然嘶聲大叫道：「智智！仁仁！勇勇！」

他用盡了氣力，但那三個怪人却已不知所踪。

他叫了兩遍，三個徒兒還是沒有回來，但却有個皮膚黑黝的叫化子挨近到他的身旁，說道：「小的是丐帮五袋弟子丁黑狗，高島主若信得過小的，小的一定會把高島主的說話傳遞。」

高一冲喘着氣，瞪着丁黑狗道：「你就是丁黑狗？」

丁黑狗道：「如有冒充，天誅地滅，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高一冲呆了一呆，半晌後才長嘆一聲，道：「你怎麼不早一點說？若不是裘老賊跟三個劣徒厮殺過來，你豈非要給高某打成肉醬？」

丁黑狗道：「高島主以爲咱們都是白雲派中人麼？」

高一冲道：「白雲派上上下下他媽的沒有半個是好人，提起了就要嘔氣……」說到這裏，重重地咳嗽兩聲，咳出來的都是血。

丁黑狗心頭一沉，道：「別嘔氣，這把劍……這把劍……」

高一冲却哈哈一笑，伸手揑着丁黑狗的鼻子大聲道：「這把是雲中神劍，裘老賊十分珍惜它，所以這把劍，他無論如何是要從我的肚子裏抽回去的，但我早已算準了他這副脾性，所以就運用內力讓小腹肌肉牢牢地吸住了劍鋒，裘老賊還在發楞，我可不客氣啦，一柄飛刀突然出手，這樣就要他先到黃泉路上早走幾步了……咳！咳！……你說這方法是不是很聰明？很有效？」

丁黑狗連忙說道：「很聰明！很有效！」但心中其實却在罵了千遍萬遍：「這種笨法子，也只有你這種笨人才會使得出來。」

高一冲又抓住了丁黑狗的右腕，道：「高某給白雲派的灰孫子逼得走投無路，你可知道是爲了甚麼緣故？」

丁黑狗吸了口氣，半晌才道：「是不是爲了一個女……女娃娃？」

高一冲立刻點頭不迭，說道：「你說得對了，就是爲了一個女娃娃，裘老賊從東海之濱追到這裏，他一定要殺了她，但我不容許他這樣做，所以就展開了連場血戰……」

丁黑狗道：「你殺了他們很多人？」

高一冲呵呵一笑，道：「打從十天前開始，白雲派的兎崽子就已經在燕山跟高某碰頭，高某帶着那女娃娃，單是在燕山就殺了他們二十九人！」

丁黑狗心中駭然，嘴裏却不敢說些甚麼。

只聽見高一冲又接着說道：「那時候，高某身邊還有幾十個好兄弟，他們有些是十一帮的高手，有些是見義勇爲的好漢，總之，咱們都是爲了要保護女娃娃而拚命的！」

丁黑狗越聽越出神，心想：「那女娃娃到底是何許人也，居然有這許多人爲了她而甘心犧牲性命？」

高一冲喘息了一會，又接道：「燕山一戰，固然是打得天昏地暗，咱們保護着女娃娃從燕山南下，先到周口店，繼續再到易縣、保定，沿途又損折了不少人馬，及後到了禹城西南半里外，更迭遇强敵，咱們最後決定兵分三路，各自逃命，不，我說錯了，這不是逃命，而是擾亂敵人視綫，好教他們不知道女娃娃到底從那一條道路上跑掉，最後，高某帶着八條血性漢子，夜渡黃河，但等到咱們來到這鄆城的時候，他們都一個一個給敵人暗算了……哈哈！哈哈！」他最後那兩下笑着，簡直比哭還難聽。

丁黑狗長長的吁了口氣，雖然直到現在，他還未曾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但只是聽高一冲這些說話，就已可以想像得到，事情實在絕不尋常。

高一冲笑了兩下，聲調又再低沉下來：「我的三個徒兒，雖然半瘋不癲，但却都很有俠義心腸，燕山一役，他們並未參戰，那是因爲高某沒有帶他們出海，嘿嘿，高某自己不怕死，但却不想他們糊裏糊塗的送掉性命。」

丁黑狗皺了皺眉，道：「但高島主三位高足知道後，心裏一定會很不高興。」

高一冲道：「不高興就不高興，高某只是不想親眼看見他們死在歹人手下。」

丁黑狗沒有再出聲了，因爲高一冲這種想法，並不能算是錯事。

高一冲的聲音已越來越微弱了，他說：「高某很高興能够在這裏遇上了你這位丁兄弟，因爲浪子曾對我說，你這個人是挺能幹，也挺靠得住的……」

「浪子？雪刀浪子？」

「當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高一冲傲然地說道：「除了他之外，江湖上又有那一個浪子值得高某信任？」

丁黑狗黝黑的臉龐發出了光，他很喜歡聽見別人稱讚自己的朋友，因爲這些稱讚，雪刀浪子是當之無愧的。

只聽得高一冲又繼續着說道：「那女娃娃的事，煩請丁兄弟轉告給浪子，就說高一冲這一次要仗靠他來帮忙帮忙了。」

丁黑狗眉頭大皺，道：「高島主要他怎樣帮法？」

高一冲吸了口氣，道：「丁兄弟，此事不可傳六耳，你且附耳過來……」

丁黑狗只好把耳朵側過去。

高一冲壓低了嗓子，神情肅穆地在他的耳朵邊說了幾句話。

丁黑狗一面聽，一面冷汗直淌而下。此外，他又不迭地點頭，滿臉誠惶誠恐之色。高一冲的聲音越來越細小，終於不可聽聞。

丁黑狗神情黯然，他瞧着高一冲小腹上的長劍，恨不得把它拗折成千萬段！

這一天，天氣實在是太惡劣，只見霹靂不停，風風雨雨也是從未靜止過一刻。

高一冲就在這大風大雨的時候，結束了他「海角巨靈神」玄奇神秘的一生……

宏慶樓胖子鬧金蛇女

六月十二日，開封府天氣晴朗，甚是燠熱。

開封府位於黃河南岸，五代的梁、晉、漢、周均建都於此。

從開封往西南走不遠，就是中國四大鎮之一的朱仙鎮。

還有四天，就是刀劍大會之期，這塲盛會，不但把朱仙鎮弄得沸沸揚揚，即使在開封府內，也是街頭巷尾，常見有人談論此事。

在宏慶樓頭，正有一羣漢子高談闊論，說得口沫橫飛。

一個頭戴鐵盔，滿面虬髯的大漢正在比手劃脚地說道：「八派十一帮人材輩出，今年一定好戲連場，俺本來要在六月娶老婆，爲了要瞧這場熱鬧，也就只好押後再算了。」

在他的身旁，有兩個黑衫漢子，兩人臉色都是青滲滲，全無半點血色，其中一人怪笑一聲，說道：「瞧熱鬧並不是正經事，怎麼連娶老婆這等大事都置諸不理了呢？」

頭戴鐵盔的大漢咧嘴一笑，道：「討老婆這種事，天天都幹得，但刀劍大會却是五年一屆，豈可錯過一次。」

那黑衫漢子道：「上一屆你怎麼又不見人了？」

頭戴鐵盔的大漢道：「五年前俺正在苦練氣功，所以無暇撥冗觀戰。」

黑衫漢子道：「你練甚麼氣功？」

大漢還沒有回答，另一個黑衫漢子已冷冷地說道：「他能夠練得了甚麼氣功，就算眞的苦練，練出來的也只怕是屁功而已。」

此言一出，立時惹來哄堂大笑。

頭戴鐵盔的大漢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吟吟地說道：「練屁功也有用處，這門子功夫，用來對付怕臭之人，是最好不過的。」

他說到這裏，面上更是洋洋自得之色，冷不防隔桌一人長臂暴伸，也不知道用甚麼尖銳的東西，在他臉上用力地刺了一下。

這一刺當眞痛澈心肺，頭戴鐵盔的大漢立時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他一面大叫，一面伸手向右頰上摸去，這一摸之下，他的右掌立刻染得一片殷紅。

「是血！是血！」頭戴鐵盔的大漢又驚又怒，向那兩個黑衫漢子道：「俺的臉居然給人戳破啦，這豈不是要破相了？」

左邊的黑衣漢子臉色驟變，陡地一拍桌子，目露凶光地瞪着隔桌的一個人。

這人身穿一襲青袍，背負長劍，手裏却捧着一瓶狀元紅，正在喝個不亦樂乎。

黑衣漢子怒道：「你是八劍派的灰孫子？」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你何必生氣？我只是用一枚鋼針，想試試那位仁兄的面皮有多厚而已。」

黑衣漢子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這位仁兄是甚麼人？」

青袍人道：「他叫甚麼名字，我可不知道，但這人練的屁功十分了得，相信大家都已很清楚了，在下是個怕臭之人，所以只好戳一戳他的面龐，好讓他使不出這門厲害之極的屁功來。」

宏慶樓頭，又是响起一陣哄笑之聲。

頭戴鐵盔的大漢啐了一口，怒道：「小子，你準是他奶奶的活得不耐煩了！」

青袍人悠然道：「你說得不錯，我從兩歲的時候開始，就已開始感到活得很不耐煩，但那又如何？老天爺還不是讓我一年一年的活下去嗎？」

頭戴鐵盔的大漢怒喝一聲：「臭小子！今天你不可以如願以償了！」

怒喝聲中，又夾着呼呼兩聲，這大漢連打兩拳猛擊青袍人。

青袍人伸手一擋，大漢兩拳却給他輕易地擋回去，大漢還想再打，但整條右臂已又酸又痳，劇痛難熬，第三拳無論怎樣也打不出去了。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兄台號稱『鐵臂將軍』，果然是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大漢又驚又怒，顫聲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俺的名字，却在這裏裝模作樣！」

青袍人搖搖頭，笑道：「兄台尊姓大名，在下的確懵然不知，但剛才有人對我說，你有個外號『鐵臂將軍』，我初時也不怎麼相信，想不到原來却是眞的。」

鐵臂將軍又是臉色一變：「那個多事的人是誰？」

青袍人淡淡道：「你是不是想好好揍他一頓，以消心頭怒火？」

鐵臂將軍哼的一聲，道：「揍俺不揍他，那是俺的事，你只管說出他的狗名便是了。」

青袍人道：「那麼你聽住了，他姓唐，叫唐竹權。」

「唐竹權！唐竹權！」鐵臂將軍「哧」一聲，道：「俺只當他是個屁……」

「屁」字甫出口，一隻蒲扇般大小的手掌突然從天而降，沒頭沒腦地把他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鐵臂將軍給打得天旋地轉，好不容易才能定了定神，此刻，只見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個奇胖無比的大漢，正在笑瞇瞇的瞧着自己。

「你是甚麼東西？」鐵臂將軍駭然地喝問。

「老子就是唐竹權，你是不是只當老

子是個屁？」這大胖子笑着說。

鐵臂將軍吃了苦頭，知道來者絕非善類，語氣登時軟了下來：「俺現在不跟你們計較，來日方長，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他一面說，脚步一面不斷向後退，顯然是想脚底揩油，逃之夭夭。

唐竹權却忽然伸手把他抓了回來，笑道：「且慢，你不是有兩個很够義氣的朋友嗎？要找老子報仇，何必等待十年八載，儘管叫『烏衣雙煞』出手便是。」

鐵臂將軍給唐竹權伸手一抓，就像是小鷄給老鷹抓住了一般，哪裏掙扎得開？

他見形勢實在十分不妙了，只好苦着臉大叫道：「鮑大俠鮑二俠，這胖子好兇呀！」

原來那兩個黑衫人是一雙兄弟，左邊一個是兄長，叫鮑天德，他的胞弟叫鮑天行，江湖上的人都叫這一雙兄弟做「烏衣雙煞」。

鐵臂將軍雖然也會練過武功，但却只是第四五流脚色。

他武功雖然不行，但却喜歡吹牛，裝胸作勢，尤其是狐假虎威這種手段，他是最在行的。

可是，今天他却交上了霉運，遇上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還有那個青袍人，鐵臂將軍雖然還未曾知道他是甚麼來歷，但剛才他使了一招半式，就已弄得整條胳臂疼不可當，好像快要斷折的樣子，由此可見，對方也是個極難纏惹的人物。

現在，他給唐竹權抓住了，只好盼望鮑氏兄弟立刻出手，爲自己出了這一口烏氣。

誰知鮑氏兄弟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放下了一錠銀子，兩人就若無其事地離開了宏慶樓。

鐵臂將軍大吃一驚，急急叫道：「鮑大俠！鮑二俠！兩位怎可走了？」

鮑氏兄弟還是頭也不回，轉眼已消失了踪影，鐵臂將軍又是失望又是生氣，忍不住破口罵道：「他奶奶的，見死不救，臨陣退縮，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青袍人忽然冷冷一笑，道：「這兩個本來就是狗熊，剛才你叫他們大俠二俠，那眞是天下奇聞！」

鐵臂將軍苦着臉，嘆道：「罷了，想不到本將軍一世英名，今日就斷送在宏慶樓上，俺是技不如人，要剮要殺，任悉尊便好了。」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道：「你算是甚麼脚色，也値得老子又剮又殺嗎？」說着，五指一鬆，把鐵臂將軍放了。

鐵臂將軍如獲大赦，再也不敢在宏慶樓停留，匆匆奪門而去。

但他才衝出宏慶樓，就已給人迎面重重打了一拳，這一拳的力道眞是非同小可，最少打碎了他十五六枚牙齒。

鐵臂將軍驚怒欲絕，定睛一看，打自己這一拳的人赫然竟是鮑天行！

「鮑二……」鐵臂將軍驚呼叫道：「你……你怎麼打俺？」

鮑天行冷冷一笑，道：「咱們兄弟臨陣退縮，見死不救，絕對不是甚麼英雄好漢，既然不是英雄好漢，那麼就必然是卑鄙小人，既然是卑鄙小人，自然心胸狹窄，剛才你罵咱們兄弟，此刻鮑某只是還你一拳，那是念一場相識，否則，嘿嘿！嘿嘿……」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言下之意鐵臂將軍是聽得出來的。

他驚怒交集，臉上又是冷汗，又是血漿迸流，眞是一塌糊塗之極。

鮑天行「嘿嘿」冷笑幾聲後，才趕上前頭，跟鮑天德遠揚而去。

就在這時候，却有三個破衣怪人嘻嘻哈哈的走了過來。

「咦，這位仁兄在這裏做甚麼了？是不是個唱戲的？」一位怪人走到鐵臂將軍面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着。

另外一人却道：「唱戲賺錢並不容易，這眞是血汗錢哪！」

第三人點頭不迭，道：「老二說得對，瞧他滿嘴是血，額上有汗，果然是血汗齊來，唱得落力得很。」

鐵臂將軍大是氣惱，怒道：「誰說俺是個唱戲的？」他剛給鮑天行打碎滿嘴牙齒，這句話雖然說得嗓子响亮，但却還是含糊不清。

先前第一個說話的怪人「哦」的一聲，道：「原來他不會唱戲。」

第二個怪人接道：「就算他會唱戲，嗓子如此混淆，也一定不會唱得動聽。」

第三個怪人聳了聳肩，道：「我明白啦，他滿嘴血漬，一定是吃了酒飯却無錢會帳，所以給伙計打將出來。」

第一個怪人嘆了口氣，道：「這太可憐了。」

第二個怪人道：「你在說誰可憐？」

第三個怪人搶着說：「老大當然是說這酒家的老闆可憐，他老人家艱苦經營，却給這斯白吃白喝以致大賠老本，那還不够可憐嗎？」

第一個怪人道：「你怎知道這酒家的老闆是個老人家？我說他是個後生小子，他也不是艱苦經營，而是快活經營，倘若做生意不快活，又怎會有這許多人爭着去做？」

第二個怪人道：「那也並不一定，師父常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可見世上有不少人是自甘作賤，專門要讓自己大吃苦頭的。」

第三個怪人道：「爲甚麼要說苦頭？甜頭不可以嗎？」

第一個怪人道：「還是酸薑頭好吃一些，咱們不妨叫茶博士弄十碟八碟來，大家吃個痛快……」

這三個破衣怪人你一言我一語越扯越遠，漸漸地再也提不起興趣去理會鐵臂將軍，只顧你擠我撞的登上了宏慶樓。

就在這三個怪人登上宏慶樓之際，「烏衣雙煞」忽然又再折回。

在他們的背後，還有兩男一女，那兩個男的一穿黃衫，一穿白衫，年紀都在四旬左右，但穿黃衫的俊雅斯文，風度翩翩，而穿白衫的却是面有刀疤，相貌奇醜。

至於那個女的，雖然頭髮烏黑，但面上皺紋重重打摺，看來最少也有六十多歲，她也和鮑氏兄弟一般，全身黑衫，手裏拄着一根蛇形拐杖。

鐵臂將軍從老遠望見烏衣雙煞，已嚇得魂不附體，早早溜掉了，他本來是想到

朱仙鎭看熱閙的，但朱仙鎭還沒去到，他這張臉龐巳比開油醬店的舖子還更熱閙。

而這時候，宏慶樓也很熱閙，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 × ×

宏慶樓上雖然高朋滿座，喧閙無比，但若要在人叢裏找尋唐竹權，仍然是輕而易擧的事。

他這個人本來就巳胖得厲害，再加上大肚子旁邊的一個大酒罎，就算是老眼昏花之輩，也很容易一眼就認出了這位唐大少爺。

他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他喝酒的本領是無人不服的。但這時候，却有一個人陪着他喝，他喝一口，這人也喝一口，絕不賴帳，絕不拖泥帶水。

這人就是背負長劍的靑袍人。

烏衣雙煞才上樓，就看見這靑袍人正陪着唐竹權喝得不亦樂乎。

鮑天行冷冷一笑，道：「這小子的酒量，似乎並不比唐大少爺差到哪裏去。」

鮑天德乾咳一聲，道：「他是酒囊，唐竹權就算能够把他完全灌醉了，自己也非要陪醉九分不可。」

鮑天行道：「酒囊衞空空？」

鮑天德道：「正是衞空空，也有人叫他做偷腦袋大俠。」

鮑天行道：「只怕因果循環，他的腦袋也會給別人砍掉下來。」

鮑天德說道：「這自然不會是甚麽奇事。」

就在他訝完這句話的時候，唐竹權身邊的大酒罎突然有如炮石般急飛過來！

這酒罎比唐竹權的肚子還大，雖然罎中美酒巳給喝了不少，但剩下來的最少還有三四十斤，是以這一下子的撞擊力，實在是十分驚人的。

鮑天德臉色微變，他明知這是唐竹權要考考自己的武功，若要側身閃開，雖然容易，但面上却毫無光采可言了。

他是烏衣雙煞的老大，有意在衆目睽睽之下炫耀一下自己的本領，主意旣決，立時凝運內力於右掌，要以一掌之力，把這罎酒牢牢接住。

剎那間，大酒罎巳直飛過來！

鮑天德右掌平伸，當大酒罎飛到之際，立刻以掌心托住罎底，他這一托四平八穩，大酒罎就像是給他的手掌黏住一般，連些微顫動也沒有。

衆人立刻响起喝采之聲，說他臨危不亂，功夫了得。

那知衆人讚嘆之聲猶在，鮑天德突然身子一震，面上露出了驚怒的神情，接着，一陣震天巨响，大酒罎摔落在地上，立時四分五裂好不驚人。

唐竹權「咦」的一聲，繼而怪聲笑道：「怎麽啦？支撐不住了？手軟了？」

鮑天德却只是瞧看自己的右掌，只見掌緣部份，突然冒出了兩道血痕，而在指骨之上，却有兩條毛茸茸的蟲兒正在蠕動着。

這兩條毛蟲色彩斑斕，看來甚是妖異，他掌緣上的血痕，顯然就是這兩條毛蟲的傑作。

鮑天德驚怒交集，用力摔掉毛蟲，忿然用脚將之踏死。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好厲害的象脚勁，這兩條蟲兒有知，當知今日之死，實在重於泰山，而非輕於鴻毛也。」

鮑天行怒喝一聲，駡道：「枉你是唐門子弟，竟然用這鄙劣手段暗算我兄長，快把解藥拿來，否則休怪咱們不客氣。」

唐竹權瞪着他，嘿嘿笑道：「唐門弟子，本來就是專養毒物，擅長暗算對手馳名江湖的，你要駡不妨駡，但等到天下間所有唐門子弟都要來找你兩位算一算帳的時候，兩位就會知道，老子這點『放蟲小技』，根本就只能當是笑話一場而已。」

他是杭州唐門大少爺，平時與蜀中唐門甚少往來，可是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同出一脈，雖然兩者之間行事作風，武功淵藪以至暗器手法各異，但若眞的鬧起甚麽巨大風波，兩地唐門子弟仍然是會同氣連枝，共禦外侮的。

若論武功，兩地唐門俱有卓絕技藝，但蜀中唐門暗器之歹毒，却是中原武林之冠，是以只要提起蜀中唐門，江湖中人無不退避三舍，儘量少惹之爲妙。

所以鮑天行聽見唐竹權這番說話，立時臉色一變，他知道唐竹權並不好惹，若再惹到蜀中唐門那一邊更是天大的麻煩。

但鮑天德的右掌，巳漸漸腫脹，似乎十分不妙。

突聽一人「哇」一聲怪叫，那是宏慶樓的一個小二。

這小二叫平六，他耳朶特別長，所以好幾個相士都說他一定是個長壽之人。

但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給一隻粗糙的手撕掉了左邊耳朶。

這一下變故，十分駭人，這小二只是站在一旁，旣未有任何異動，也沒有開口得罪過任何人，但却突然禍從天降，無緣無故的就給人撕掉了一隻耳朶。

撕掉他左耳的，是個臉有刀疤，相貌奇醜的白衫漢子。

平六不懂武功，胆子也不大，驟然看見自己的耳朶給人撕掉下來，不禁急得當場大哭。

但白衫漢子出手如風，居然又再扯住了他右邊的耳朶，同時喝道：「噤聲，再叫就把你這隻耳朶也撕掉下來。」

平六雖然痛澈心肺，但神智還是十分清醒，心想：「看相的都說我的耳朶特長，壽命也必比常人長久，如今斷了一耳，巳是折壽一半，若再連右耳也給撕掉，豈非命可休矣嗎？」一想到此處，也不必白衫漢子再行警告，立時止住了哭聲。

他不作聲，唐竹權却巳暴跳如雷，怒聲駡道：「白吼山，你在江湖上也算是一號人物，却竟然向這等手無縛鷄之力的人驟施毒手，眞是他媽的禽獸不如！」

那白衫漢子冷冷一笑：「枉殺無辜，禽獸不如這八個字，白某早巳聽慣了，正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你駡你的，我殺我的，就算有人天天駡我十二個時辰，白某還不是活得挺好嗎？」

唐竹權給他氣得七竅生烟，怒道：「姓白的，不管你橫眉直眉，老子只問你一句，你放不放人？」

那白吼山笑道：「這小子跟白某無怨無仇，我怎會老纏着他不放？但鮑老大中了你的暗算，這解藥還須向唐兄討取。」

唐竹權却嘆了口氣，道：「若要討取解藥，這又何必問我這個大胖子？」

鮑天行怒道：「不問你却要問誰？」

唐竹權道：「問你也可以，就算是問你兄長討取，也無不可。」

白吼山大吼一聲：「你豈不是在消遣咱們嗎？」

唐竹權搖搖頭，道：「老子看見撕掉別人的耳朶，心中巳嚇得發毛，又怎有心把你們開玩笑，解藥就在鮑家兄弟的背上，只要狠得下心腸，趁毒力還未散發，現在仍然是趕得及的。」

鮑天德面露慘然之色，咬牙道：「鮑某明白了，唐大少爺這份恩德，在下自當沒齒難忘……」

說到這裏，「嗆！」的一聲抽出背上長劍，接着寒光一閃，居然連眉毛也不皺一下，就把右掌齊腕切了下來。

唐竹權乾咳兩下，道：「好一個壯士斷腕，老子佩服之至。」

白吼山「哼！」的一聲，把平六推開，冷冷笑道：「唐大少爺，白某早巳久仰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今天倒想要領教領教。」

唐竹權哈哈一笑：「終於說到正題上來了，五位登上宏慶樓，本來就是想找老子大打一場，老子若不奉陪，五位必然會好生失望……」

白吼山「呸」一聲，喝道：「你想不奉陪也得奉陪，看掌。」

「掌」字出口，右掌巳猛然劈出。

唐竹權面色一沉，右手五指箕張，也施展五絕指法與對方週旋。

兩人交手不滿十招，雙方都感覺得到對手內力深厚，招式也是精絕厲害之極，到了二十招後，唐竹權大喝一聲：「這裏地狹，老子在街上等你！」

語畢，人如肉球般越過欄杆，飛身縱落長街之上。

他這一縱一跳，不認識唐竹權的人無不大感意外，心想：「這大胖子奇胖無比，從這裏往下跳，豈不是會摔個頭焦額爛嗎？」但這種担心却是多餘的，唐竹權雖然看來笨鈍，但居然也有一身高明輕功，一些靠近欄杆的人看見他飄然落下長街的姿勢，實在是美妙之極，不禁又有人用力鼓掌，讚道：「他媽的好功夫。」

「是胖子好功夫，還是胖子的娘親好功夫？」又有一人接着說。

先前那人還未回答，另一人又道：「白吼山也跳下去啦，這一場架必定打得十分精采。」

原來說話的正常那三個破衣怪人。

只聽得第一個怪人笑了一笑，道：「唐竹權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他一定可以宰了白吼山。」

第二個怪人道：「老大，你這話甚是含糊，而且大有疑問。」

第三個怪人道：「老二，老大的說話出了甚麽毛病？」

第二個怪人老二呵呵一笑，道：「老三，你也不仔細想想，那胖子雖然姓唐，但不見得一定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再說，這白吼山是何許人也，咱們還是一無所知，此人武功如何，大家都是不甚了了，那又怎能肯定姓唐的大胖子一定可以宰了他？還有，唐大胖子手裏並無利刃，就算眞的可以殺了白吼山，那也不是宰了他，而是擊斃了他，由此可見，老大剛才那兩句說話，實在錯漏百出，一塌糊塗，不倫不類，一無是處，瘋瘋癲癲，混帳巳極……」

老三却搖搖頭，道：「老二，你也錯了，白吼山是何許人也，你自己不甚了了，那是你自己個人的事，跟我老三是風牛馬不相及的。」

老大給老二數說了一頓，正鼈得一肚子悶氣，聽見老三爲自己反擊老二，不禁喜上眉梢，笑道：「對……老三有甚麽高見，快說快說！」

老三望了他一眼，道：「你是高等之人，因爲你比老二高兩寸，老二又比我高了兩寸，所以只有你才會有甚麽高見，而老二的則是中見。」

老二不等他說完，便自說道：「我知道了，你的一定是下見。」

「放屁！」老三哼一聲。

「原來是放屁之見。」老二恍然大悟似的說。

老三連忙更正不迭：「我是說你放屁，而不是說甚麽放屁之見，像我這種人，說出來的當然是眞知灼見，童叟無欺，貨眞價實。」

老大道：「不管是放屁之見也好，皇帝召見也好，老三快說出來，那白吼山到底是個甚麽東西。」

老三咳了兩聲，才慢條斯理地說：「這白吼山嘛，他老子姓白，祖父姓白，曾祖父以至曾曾祖父也姓白……」

老二搶着道：「這個自然，總不成曾有一個姓黑的冒了出來。」

老三道：「這白吼山嘛，他的師父是何許人也，江湖上一直無人知曉，世人只知道白不離黃，黃不離白，有白就有黃，有黃也就有白，黃黃白白，白白黃黃，總之，總之黃白一家親也就是了……」

初時，大家都只是注視着長街上的激戰，但這三個怪人你一言我一語，雖然說得亂七八糟，却也生動有趣，漸漸也就有人圍了上來，想聽聽那白吼山到底是甚麽來頭。

但等到老三說到「黃黃白白，白白黃黃……總之黃白一家親……」的時候，衆人都不禁爲之莫名其妙起來。

但旁人不知所云，老大却反而明白得很，他說：「我知道啦，這白吼山有個很要好的朋友，他是姓黃的，這兩人十分要好，總是形影不離，出雙入對，對嗎？」

老三道：「還是大哥高見！高見。」

老大道：「你不要理會我的高見！只管繼續說你的皇帝召見便是。」

老三看見圍在身旁的人越來越多，不禁高興起來，眉飛色舞地說道：「那個姓黃的，叫黃清儒，他學富五車，人才出衆，但却心狠手辣，笑裏藏刀，白吼山脾氣暴躁，而這黃清儒却是陰森可怕，江湖中人，都稱呼這兩人爲『蛇谷雙絕』。」

老大道：「蛇谷是甚麽地方，是不是有蛇兒雄霸在谷內？」

老三哈哈一笑道：「蛇谷之內當然有蛇，但雄霸蛇谷的，却絕對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蛇兒，而是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老大問道：「蛇谷的妞妞，怎麼不像蛇兒，却要如花似玉？那豈不是文不對題嗎？」

老二道：「又不是作文章，何謂之文不對題。」

老三又道：「那少女的父親，是個男人……」

「呸！」老大老二同時道：「不是男人難道是女人了？」

老三也不理會兩人說甚麼，就只當沒有聽見，繼續接着道：「她父親不但是男人，而且在江湖上大有名氣，有一次，北極異人風雪老祖闖入蛇谷，跟她父親打了起來，這兩位武林高人打了七八個時辰，還是不分勝負，後來，風雪老祖對多年摯友海鯨王說：『金皮蛇王雍百宇眞了不起，只可惜他練功的方法有點錯誤，再遲幾年，恐怕會出岔子！』海鯨王說：『既然如此，你怎麼不提點他？』風雪老祖嘆了口氣，說：『雍蛇王心高氣傲，老夫雖然說了，他却嗤之以鼻，懶得理睬。』」

老二點點頭，道：「這姓雍的老蛇王必然是着凉患上感冒，所以嗤之以鼻。」

老三道：「過了三年，這位金皮蛇王就變成一條死蛇爛蟮了，他臨死之前，把黑蛇魔杖傳給了女兒，自此之後，他的女兒就成爲了蛇谷谷主。」

老大道：「如此甚好，與其讓一個老頭兒做谷主，不如讓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兒來做，看起來總是順眼一些。」

老二說：「不知道這位女谷主叫甚麼名字？」

老三搖搖頭，道：「她叫甚麼名字，師父可沒有說。」

老大忽然跳了起來，瞪着眼睛道：「難怪你知道得如此詳細，原來都是師父說的！」

老二也生氣起來，道：「爲甚麼師父只說給你一個人知道？當他說出這些事情的時候，咱們在甚麼地方？」

老三嘻嘻一笑，道：「那是在三年前的一個下午，你們都去了釣魚，但等到大家一吃飯的時候，桌上却連魚骨也找不着一條。」

老二忙道：「那天我釣到了一尾三斤重的鱸魚，但老大却說要釣三百斤的大海怪，所以把鱸魚用來當作大餌，結果却連餌也不見了。」

老大道：「那是因爲海怪長大了，由三百斤變成八千五百六十七斤，所以連釣絲也給弄斷之故。」

這三個怪人又把話題扯得老遠，不愧是胡說八道的一流高手。

衆人的注意力又再集中在宏慶樓的門外。

那白吼山自恃掌力雄渾，一上來便以重重疊疊的掌影籠罩着唐竹權。

但唐竹權人雖肥胖，身手却極是矯捷，白吼山掌力固然兇厲非凡，唐竹權的唐門五絕指法也是奇招迭出，每每攻向敵人必救之處，是以兩人一經交手，就已陷入寸土必爭，間不容髮的險境。

這一戰，使旁觀者人人看得如痴如醉，即使是那三個怪人，雖然各自說得口沫横飛，但也不時瞧着街上激戰的情況。

只有那青袍人，仍然不斷地自斟自飲，彷彿完全不知道宏慶樓外有這麼一場激戰。

那一直沒有開口的黑衫老婦，忽然以蛇形拐杖輕敲酒罎，冷冷地向青袍人說道：「你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在下正是衛某。」青袍人笑了笑，道：「雍谷主若非要敲敲酒罎不可，還望力道輕細一些，須知釀製一罎好酒，實在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黑衫老婦淡淡一笑，道：「聽說衛大俠巳成親了？」

衛空空也淡然一笑，道：「不錯，在下若早一點認識雍谷主，一定會請你老人家來喝這頓喜酒。」

黑衫老婦道：「請喝喜酒，那是不必了，須知本座仇家遍佈大江南北，尤其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那些姓蘇的英雄大俠們，他們若是遇上了本座，想不大戰三百回合也不行了。」

衛空空哈哈一笑，道：「人貴自知，雍谷主果然快人快語。」

黑衫老婦的臉色漸漸地不怎麼好看了：「衛大俠，好一句人貴自知，照本座算來，朱仙鎭這個地方，對你和唐大少爺都並不怎麼吉利。」

衛空空「咦」的一聲，微笑說道：「原來雍谷主懂得卜卦之術嗎？」

黑衫老婦冷冷一笑，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從來忠言皆逆耳，你若不聽，本座也沒辦法。」

衛空空聳了聳肩，道：「但這裏是開封，跟朱仙鎭又有甚麼相干？」

黑衫老婦道：「此地與朱仙鎭相距僅在咫尺之遙，凡是遊覽開封的人，很少會不到朱仙鎭逛逛的。」

衛空空冷冷道：「逛不逛朱仙鎭，那是在下的事，雍谷主不勞費心了。」

黑衫老婦蛇拐一頓，沉聲說道：「哼！好大的胆子，本座的說話，你竟敢不聽從嗎？」

忽聽一人叫道：「啊呀，這老婆娘手裏的不是黑蛇魔杖嗎？」這大呼小叫的人，正是三怪人中的老大。

老二的聲音立刻接了上來，大不以爲然地說道：「這一定不會是黑蛇魔杖。」

老大道：「何以見得？」

老二道：「金皮蛇王把黑蛇魔杖傳給了他的女兒，而師父又說他女兒是個如花似玉的少女，由此推斷，這老婆娘手裏拿着的一定不是甚麼黑蛇魔杖。」

老大點頭不迭：「有理！有理！聰明！聰明！」

老三却道：「胡說！胡說！笨蛋！笨蛋！」

老二臉色一變，道：「你怎麼罵我是笨蛋？」

老三道：「老二，你不要誤會，我不是罵你笨蛋。」

老大「啊」的一聲：「那麼你是罵我笨蛋了？」

老三道：「我也不是罵你笨蛋。」

老大老二大奇，齊聲道：「那麼你到底是在罵誰？」

老三嘻嘻一笑，道：「我在罵你們都是笨蛋！」

老二正要反擊，老大却說：「兩個笨

蛋總比一個笨蛋好，最少有人陪襯陪襯，老三，你有甚麼話請快說，不要老是賣關子。」

老三道：「金皮蛇王不錯是把黑蛇魔杖傳給了如花似玉的女兒，但那巳經是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四十五年前？」老大跳了起來。

「我的媽啊，你怎麼不早一點說？」

老二捧着額角，苦着臉道：「你把蛇王的女兒說得如花似玉，差點害我染上相思病啦！」

老大「呸」一聲，道：「你還沒有見過人家，又怎會害上相思病？」

老三笑道：「那也不一定，難道你沒聽過『夢中情人』這四個字嗎？」

老二忙道：「對！對！夢中情人本來就是一個夢，一團空氣，正是無中生有，越想越有，到後來，患上這種相思病的人就會茶飯不思，形銷骨立，甚至魂歸極樂，得成正果，升天去也。」

老大「噢」的一聲，道：「得成正果那也沒有甚麼不好，如此這般害相思病却又何妨？」

老二道：「你喜歡害病，就自己去害個够！」

老三忽然「噓」了一下，道：「老二，你的夢中情人來了。」

老二猶自一愕，忽見一道烏影從天而降，原來是黑衫老婦掄動拐杖，向他迎頭砸了下來。老二「哇」的一聲大叫，人人都估道他非要給這一拐打得頭破血流不可，但也就在這剎那間，一把長劍運帶着劍鞘橫裏飛來，恰恰擋在老二的面前！

宏慶樓頭鬧得天翻地覆，很快就驚動了衙門裏的總捕頭「碧眼神鵰」呂騰。

呂騰知道這是痲煩事，但他吃的是朝廷俸祿，開封府內的酒肆鬧出了血案，他可不能不管。

他聞訊立刻就帶着二十個精銳的捕快，從衙門出發，穿過平樂大街，直往西昌口飛奔而來。

但他這二十一人才到了西昌口，就給七個人攔住了去路。

那是七個衣白如雪、而臉色靑靑的漢子。

這七個白衣漢子的背上，都揹着一大堆東西，既有包袱，也有草蓆，還有七種不同類型的兵刄。

呂騰臉色一寒，喝道：「甚麼人？」七個白衣人同時回答，他們的聲音都同樣森冷可怕。

但更可怕的還是他們齊聲回答的兩個字，那是：「死人！」

呂騰一怔，心想：「還沒到宏慶樓，就巳遇上了七個瘋子。」

但他轉念一想，又覺得這七人並不是瘋子，而是七個十分邪門的人。

想到這裏，不禁啐了一口，喃喃道：「今天一早出門就遇見了兩個尼姑，果然倒霉！」

站在最西方的一個白衣漢子冷冷道：「呂總捕頭，你想今天平安大吉，那是最容易不過的，速速回去，休再向前踏出一步便是。」

呂騰又向七人看了一眼，忽然發現這七人之中，有六個都是赤着雙脚的。而站在最西方的白衣漢子，他雖然穿着一雙布鞋，但這雙鞋子也已破爛不堪，最少有七八隻脚趾是從鞋裏鑽了出來的。

就在他瞧着這七個人十四隻脚的時候，他身邊巳有兩個捕快掣刀衝了出去。

這兩個捕快，在衙門裏被譽爲「雷電雙刀」，他們也是一對結義金蘭的兄弟，老大孫則義，擅使五行刀，老二彭奇熊，更是五虎斷門刀彭家的傳人，兩人雙刀合璧，在豫中一帶屢破大案，可算是呂騰身邊最得力的一對助手。

這兩人出手快如閃電，當呂騰尚在沉思之際，孫則義巳連發五刀。

只見刀光映日，勢道兇猛絕倫，能把五行刀法使得如此咄咄逼人的刀法名家，世上只怕還不多見。

這倒不是說孫則義巳可在刀法上卓然成家，他這手五行刀能運用得如此猛惡，最少有七八成是受了彭奇熊的影响。

彭奇熊是五虎斷門刀彭家的傳人　而五虎斷門刀乃是當世武林屈指可數的兇悍刀法，由於孫、彭二人經常對拆餵招，在彭奇熊影响之下，孫則義的五行刀法也自然而然地變得兇猛起來。

呂騰見彭孫二人同時出手，心中巳在盤算，道：「倘若兩人能輕易闖過去，這七個人倒是不足爲患，但他們能够擊敗對手嗎？」

他平時對孫彭二人的刀法極具信心，但是這次不知如何，心中恍似有十五隻吊桶般，七上八下的，居然對這兩人不敢看好。

他當然希望自己看錯了，心中又在忖道：「孫則義也還罷了，只要彭奇熊出手，這七個古裏古怪的傢伙又怎能够抵擋得住？」

只見孫則義舞刀搶攻，竟然向最年輕的一個白衣漢子下手。

其實這人也不能說是「漢子」，他雖然長得不矮，但却還是滿臉稚氣，看來最多也是只有十六七歲而巳。

孫則義年逾四旬，也可說是個老江湖了，他知道對付敵人最有效的法子，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但「擒賊擒王」這種法子，往往也是最危險最難成功的，所以，孫則義此際並未打算「擒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來一着「先攻敵方最弱一環」！

若說「擒王」最難，那麼攻向敵方最弱一環之擧，自然應該最爲容易。

孫則義一上來就揀了這個「大孩子」作爲攻擊目標，可說是抱着必勝必殺的決心。

彭奇熊本是要配合着孫則義合擊敵人的，但見他揮刀攻擊的只不過是個弱冠少年，也就不禁刀勢一頓，沒有雙刀齊上。

他也是和孫則義一般心思，暗忖以泰山壓頂之勢殺將過去，這一手五行刀還能不勝而回嗎？

只見在方圓三丈之內，儘是孫則義的刀光在翻飛閃爍，呂騰身後的捕快巳有幾個忍不住大聲喝采起來。

「好刀法！」

「眞不愧爲雷電雙刀！」

「這七個瘋子若沒有瞎掉眼睛，現在最好乖乖的回家睡覺，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在衆人喝采聲中，血光突然在刀光中飛濺，一個人瞪着眼睛，帶着不可置信的神情緩緩地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竟然是孫則義！

除了那七個白衣人之外，每一個人的臉色都變了，變得就像是孫則義的臉龐一模一樣。

孫則義的刀不見了，性命也丢掉了，在他的咽喉裏，正有一道鮮血還在流個不停。

他的刀在那裏？

等到大家定一定神之後，他們才發覺孫則義的刀原來就在白衣少年的背後。

「這小子也吃了一刀！」一個矮小的捕快突然失聲大叫。

白衣少年笑了笑，他的笑容是冷漠的，也是淡然無味的。

呂騰忽然手足冰冷，他想起了這七個人剛才的回答。

「死人！」

這七個人早就已經說過，他們都是「死人」！

接着，白衣少年做了一件很怪異，也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他從背上解下了一個包袱，恭恭敬敬地把它遞送給穿着破鞋子的白衣人。

然後，他又把背上的一張蓆子鋪放在地上，然後就神情平靜地俯伏下去。

孫則義的刀仍然巍顫顫地插在他的背上！

這一刀雖然未曾穿過胸腹，但却也刺入頗深，而且傷的又是要害，這白衣少年顯然是活不成的了。

但看他的樣子，居然一點也不驚惶，當他俯伏在蓆上的時候，面上的神情就像是躺在一張舒適柔軟的大床上。

彭奇熊的手忽然顫抖，一直抖個不停，就像是遇見了世間上最可怕的厲鬼。

白衣少年終於闔上了眼睛，呼吸之聲也已不可聽聞。

穿着破鞋子的白衣人緩緩地抽出他背上插着的刀，然後遞給彭奇熊：「這是你們的刀，小豹子不會要。」

原來那白衣少年叫小豹子。

但名字是不重要的，無論他叫小豹子也好，大老虎也好，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死士！這七個都是死士！」呂騰終於說了出來。

「不錯，」穿着破鞋子的白衣人冷冷地說：「我們都是不要命的人，誰若不信，可以上來再試上一試！」

他一面說，目光一面轉移到彭奇熊的臉上。

彭奇熊震慄了，他是親眼看着孫則義怎樣死的。

那個叫小豹子的少年，他使的武器是一支短劍。

小豹子武功不錯，但無論怎樣，比起孫則義還是略遜一籌的。

可是，他很鎮靜，完全沒有把孫則義兇悍的刀法放在眼內。

小豹子年紀雖輕，但却能臨危不亂，以弱制強。

因爲他根本不怕死神的降臨！

孫則義終於以一招「廻峯飛渡」，把刀插入小豹子的背後，但是在他發出這一招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料到這一刀會得手。

他已算準，這少年一定會側身閃躲，回招自救的。

在那刹那間，孫則義已斷定這種推想是一定錯不了的。

可是，這位老江湖錯了。

任何人都會自救的一刀，這少年居然置諸不理，他只是全神貫注，心無旁騖地向孫則義刺出了一劍。

這一劍他刺中了，一劍就刺在孫則義的喉結穴上，因爲孫則義怎樣也不相信，這少年竟然會完全不理會自己那招「廻峯飛渡」的。

就是這樣，孫則義倒了下去，死不瞑目。

倒是那少年小豹子，他躺在蓆上的時候，神態十分安詳，好像既無半點痛苦，也無半分遺憾。

但他却還是那樣地年輕！

彭奇熊又怎能不震慄？

呂騰望定了他，他却凝望着孫則義已然僵硬了的屍體。

穿破鞋子的白衣人忽然淡淡的說：「回去罷，前面發生了甚麽事，諸位就只當沒有聽見消息好了。」

彭奇熊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他突然把刀丢掉，咬牙說道：「好！我回去！從此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彭某這一號人物了！」

這位五虎斷門刀彭家的傳人，居然就此一走了之，溜得無蹤無影。

今天他是丢盡了臉，但却撿回了一條性命。

餘下來的捕快無不愕然，在他們心目中，孫則義和彭奇熊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流好手，誰也想不到孫則義一倒了下去，彭奇熊就連刀也可以丢掉，立刻棄職遠逃。

若不是形勢吃緊，一定已經有人破口大罵，罵他無情無義，貪生怕死。

但現在人人都正在自身難保，這些罵人的說話，自是誰也沒興緻罵將出來。

「好一羣死士！」呂騰終於開口，他冷漠地說道：「爲了要阻擋呂某，你們全都可以置生死於不顧，這份勇氣，呂某着實佩服得五體投地。」

穿破鞋子的白衣人道：「呂總捕頭要過去，咱們是決不放鬆的，即使有千軍萬馬掩至，咱們也一定捨命奉陪，殺得一個，殺一個，擋得一時擋一時！」

呂騰却在這時候站出了一步，抱拳道：「呂某忝爲這地方上的總捕頭，既知宏慶樓出了事，就算有刀山火海攔在西昌口，呂某也是無法回頭的，尊駕看似諸位之首，就請賜教不才幾招，也好讓我這個總捕頭死也死得有點光采。」

此言一出，身後十幾個捕快已齊聲喝采起來。

「總捕頭，你絕不會死，咱們殺了這幾個妖怪，爲孫大哥報仇！」有人同時激昂地大叫。

「對！咱們並肩子上！」立刻有人大聲附和。

「都給我退下去！」呂騰却喝罵道：「孫則義已不明不白的死了，難道你們認爲自己的武功會比他更厲害嗎？」

喝采之聲和喊殺之聲立時完全停頓，比孫則義武功更強的人不是沒有，最少還有一個彭奇熊，但這人貪生怕死，業已逃之夭夭，現在人家只能寄望在呂總捕頭的身上了。

穿破鞋的白衣人輕嘆一聲，也向呂騰抱拳爲禮，道：「呂總捕頭，你果然是一條好漢，就由鄙人跟你同歸於盡好了。」

他不說「一較高下」，却說「同歸於盡」，在此時此地聽來，更是有着一種令人毛管直豎，陰森可怖之意。

呂騰雖已打算豁了出去，但聽見這四個字的時候，兩道眉毛還是不禁緊皺了起來。

他忽然叫道：「你我既已陷入非戰不可，也非死不可之境，呂某臨死之前，倒想知道兄台尊姓大名。」

穿破鞋的白衣人陰森森地一笑，道：「鄙人張三。」

「張三？」呂騰叫了一聲，接着暗嘆口氣，心想：「這當然是信口雌黃的名字，也罷，反正人死萬事皆休，又管他是張三還是李四？」

「張三兄，今日能在西昌領敎閣下高招，算是呂某人三生有幸，有僭了！」他自忖這一戰必然凶多吉少，但他寧願戰死長街，也不願失職逃離開去。

一聲「有僭」，腰間的「鵰王金刀」颼聲出鞘，使出了一式「獨守空崖」來。

這一式「獨守空崖」，顧名思義是守勢刀招，呂騰在這時候使用了它，那是表示今日之戰，呂某是在無可奈何情況之下才不得不戰的。

白衣人乾咳兩聲，從背上抽出一把銹跡斑斑的長劍，然後就使出了幾招平平無奇的劍法來。

這幾招劍法，當眞是平庸之極，呂騰一眼就已看出七八道破綻，若是換上平時，他毫不考慮就會單刀直入，大概三招兩式就可以把對手殺個片甲不留。

然而，前車可鑑，除非當眞完全無法避免，否則他還是不想重蹈孫則義的覆轍的。

白衣人使出了這幾招平庸的劍法，呂騰就只當自己沒有看見。

呂騰並不急於進招，他想看清楚一點才動手。

但白衣人却沒有等下去，只聽得「嗤」的一聲，銹劍已急刺過來。

呂騰面色凝重，金刀横起擋架，誰知白衣人這一劍九分虛，一分實，呂騰的金刀空自擋架一番，但是却沒有擋住了些甚麽。

呂騰一動上了手，漸漸覺得對方的武功，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麽厲害，於是胆子就大了起來，「呼呼呼」一連三刀有如排山倒海似的攻了過去。

白衣人退了兩步，突然右腿微蹲，銹劍急刺呂騰小腹，呂騰心中一凜，想不到敵人這一劍來勢忽然如此奧妙，只好刀招一沉，以「大石封山」之勢護住胸腹。

但白衣人反應奇快，呂騰「封山」一招雖然四平八穩，他却又再奇招突施，把銹劍凌空舞起，迎頭就向呂騰天靈砍下。

這一招已有點類似「砍腦袋劍法」中的「醉斬天魔」！

當然，這白衣人畢竟並非衛空空，他這一劍也不是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但無論如何，這仍然是異常兇猛的一劍！

呂騰又驚又怒，原來白衣人這一劍雖然兇猛，但他自咽喉以下所有部位，也已因這一劍而完全暴露在呂騰金刀之下！

在這一霎眼間，呂騰要殺白衣人實在是不費吹灰之力，但同樣地，只要呂騰引刀一擊，無論他這一刀怎樣快，白衣人的銹劍也勢必可以砍在他天靈之上！

這全然是死士的拚命作風！

呂騰雖然已豁了出去，但他畢竟並非死士，不像白衣人一般，爲求殺敵，早已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是以當他面臨到這等生死關頭之際，還是不禁畏怯起來，再也顧不得進襲敵人要害，只是以雪花蓋頂之勢護住天靈。

誰知白衣人的砍頭招數乃是虛招，呂騰金刀上打雪花蓋頂，正好上了大當。

只聽見白衣人怪笑一聲，銹劍急迴，從左方斜斜向下劃向呂騰右脇之下。

這一劍飄忽陰險，兼而有之，呂騰一直把對方視作拚死不要命之人，却料不到白衣人這迎頭一劍其實並非拚命招數，而是虛則實之，故意引誘他上當，就是這麽一着棋差，呂騰手臂和右脇下都同時被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白衣人一劍得手，進退更急，呂騰只覺得右邊半截身子疼痛難當，再打下去，就算自己想跟敵人同歸於盡也是妄想了，看來只有獨個兒進入枉死城的份兒而已。

其餘捕快在旁邊睹狀，不禁俱是面露驚惶之色，這幾個白衣漢子邪門古怪固然是不在話下，武功路數也是匪夷所思，令人無從猜度。

他們從衙門出發，本來是要到宏慶樓辦案的，想不到大夥兒還未曾達到目的地，就已遇上了這七個詭異的白衣人，有些人心裏不禁在想：「總捕頭說今早一出門就遇上了兩個尼姑，果然眞是他媽的大不吉利。」

眼看再打下去，呂騰非要死在白衣人的劍下不可，但就在這時候，却有兩條灰色的人影從街角飛掠而來。

這兩人來勢極快，而且人未到，兩道寒光已先向白衣人急射過去，衆人定睛一看，不禁又是暗叫「苦也」。

原來這兩個灰衣人，竟然都是頭上光可鑑人的尼姑！

「啊呀！這可倒霉透了！」有人忍不住叫了起來。

但一些不信邪的捕快，却是爲之精神一振，因爲他們都已看出，這兩尼姑是帮着呂總捕頭而來的。

這兩個灰衣女尼，年紀都在二十歲左右，所使用的兵刃都是一把精鋼長劍，她倆若是來遲一點，呂騰恐怕立刻就要血濺當場，死在白衣人銹跡斑斑的劍下。

那些白衣漢子驀然瞧見兩個女尼加入戰團，不禁都是面色一沉，但他們也很沉

得住氣，並未亂了陣脚，仍然是由那個穿着破鞋的白衣人以一敵三。

但不到七八招，呂騰已支撐不住，只見他右邊大半截身子都是血漬，傷勢影响所及，連右臂也不聽使喚了，若不是及時來了兩個援手，此刻他又還焉有命在？

初時，呂騰還不知道這兩個援手到底是何許人也，等到他退開戰陣，瞧個清清楚楚的時候，不禁也是「啊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又是兩個禿頭尼姑！

今天是甚麼日子？早上碰見兩個尼姑，現在又再碰見兩個尼姑，難道今天自己交上了「尼姑運」嗎？

但無論怎樣，現在這兩個尼姑，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若說見了尼姑就不吉利，那麼現在又該怎樣解說？

呂騰一退下去，立刻就有三四個捕快圍了上來，爲他守護着。

只見那兩個灰衣女尼雖然年紀輕輕，但劍法却十分高明，那白衣人的銹劍雖然招沉力猛，但兩個女尼採取一守一攻之勢，只見攻的劍招淋漓酣暢，守的劍招也是牢固嚴密，白衣人劍招雖然辛辣，却也無法佔到半點便宜。

呂騰雖然不敵白衣人，但憑着二十餘年江湖打滾的經驗，他已看出這兩個灰衣女尼劍術精妙絕倫，白衣人以一敵三，不出十招內必敗無疑。

呂騰一面觀戰，一面仔細辨認那兩名女尼，看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道：「果然又是這兩個尼姑！」

原來他今天一早出門所碰見的兩個尼姑，正是眼前二人，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這兩個女尼年紀甚輕，而且都相貌清艷脫俗，所以在呂騰腦海裏不多不少也留下了一點印象。

呂騰又在細細回想，今天他是在一座巨宅門外遇見這兩個妙齡女尼的，當時，除了這兩個女尼之外，兩人身後還有一輛馬車，這輛馬車在巨宅門外停下，接着，那趕車的人就從馬車落下，伸手去叩巨宅大門的銅環。

這些細節，呂騰一直都沒有記在心上，他也沒有注意到那趕車的人是有多大年紀。

但他却還是依稀記得，那個趕車的人穿着一襲紫色長袍，頭上戴着一頂十分寬闊的范陽笠帽。

呂騰想到這裏，不禁忖道：「這兩個尼姑跟那輛馬車的人是否同一路？那個趕車的戴着斗大笠帽，是否也是個光頭尼姑？對了，一定是個尼姑，而且還是個老尼姑，這老尼姑多半就是這兩個小尼姑的師父……」

心念一轉，却又忽發奇想：「光頭的可不一定是尼姑，是個和尚不可以嗎？雖說尼姑和尚男女有別，但世事難料，說不定這兩個尼姑凡心大動，同時愛上了一個和尚，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但再想下去，却又覺得自己越想越糊塗，眞是不折不扣的胡思亂想了，幸而這也只是想想而已，倘若把這些糊塗的想法說了出來，一定會令人捧腹大笑不已。

他不再想下去，只是全神貫注地注視着場中的惡鬥。

那個穿着破鞋的白衣人已漸落下風，呂騰忽然心中一寒，忍不住大聲說道：「兩位師父小心，這廝是個死士！」

「嘿嘿！」那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女尼冷冷笑道：「這七個人嘛，沒鞋子穿的都是死士，偏偏這一個就不是，而且他還怕死得緊！」

呂騰一怔，心想：「這可奇了，難道穿了鞋子就會怕死？」

就在這時候，那穿着破鞋的白衣人忽然吹了一聲哨子，接着，其餘五個赤足的白衣人立刻就紛紛亮出兵刄，向兩名女尼圍攻過去。

兩名女尼雖然劍法精妙，但以二敵六，形勢立時就改觀過來。

呂騰暗叫「不妙」。

今天早上，他看見這兩個女尼的時候，也在暗叫「不妙」，那是因爲「撞見尼姑，不大吉利」之故。

但現在他暗叫「不妙」，却是担心這兩個清麗脫俗的出家人，會死在這六個白衣人的手下。

雖然他平時總是認爲遇上尼姑就會交上霉運，但現在他却非要爲這兩個尼姑拚命不可。

他右臂傷得甚重，只好用右手抓緊着金刀，向那六個白衣人反攻。

他這一動，右半邊身子的傷口又再大量流血，兩個捕快攔阻着他，說道：「總捕頭，你先歇一會兒，咱們兄弟自會殺上去！」

這時候，十幾個捕快都是情緒激動起來，紛紛加入戰圍，帮着那兩個女尼對付白衣漢子。

其中一個女尼却叫道：「你們不是這些惡人的對手，快走！」

這個呼叫的尼姑，年紀較爲細小，聲音也甚是嬌嫩，但她不叫還可，一叫之下，那些捕快更是血氣上湧，有人喝叫起來，道：「咱們都是堂堂大丈夫，豈容這等宵小欺負良家……尼姑！」這人本想說「良家婦女」，但到後來却又覺得有點不妥，所以最後二字才改爲「尼姑」，但驟然聽來，却是更加不倫不類。

照理來說，十幾個捕快同時掩殺過去，那些白衣漢子非要落在下風不可，但這十幾個捕快的武功，却比呂騰、孫則義和彭奇熊相差甚遠，雖然是一鼓作氣，齊心攻殺過去，但不旋踵便已給兩個白衣漢子殺得横七豎八，轉眼間就已倒下了十二三人。

那穿破鞋的白衣漢子嘿嘿一笑，道：「自作孽，不可活！」

年紀較大的尼姑怒容滿面，罵道：「墨十三，你太可惡了！」

白衣漢子似是一怔，繼而桀桀怪笑，道：「小師父，妳倒知道我這個凡夫俗子的名字！」

呂騰乍聞「墨十三」這個名字，不禁臉色驟變！

「甚麼張三，原來是墨十三！」他驚怒交集地說。

「總捕頭，墨十三是甚麼人？」呂騰身邊的一個捕快問。

呂騰吸一口氣，半晌才道：「墨十三是個殺手組合的頭子，他有個外號，叫『收買人命』。」

「他怎樣收買人命？」

「在他的殺手組合裏，每一個殺手都曾經服食過某種怪異的藥散，當他們服下這種藥散後，神智就會漸漸變得痲木起來，但這種痲木，却又並不影响他們的武功，只是使這些人對於生死這一回事，看得很淡很淡，就算你把他們的四肢砍掉下來，他們也不會覺得怎樣痛苦。」

那捕快聽得連心都冷透：「這可乖乖不得了，墨十三若大量施用這種藥散，豈非天下大亂嗎？」

呂騰道：「倘若他能大量製造這種藥散，那眞是不堪設想，幸而這種藥散，是要用十八種罕有的藥材才能煉成的，而且製煉過程又是極爲繁複，所以他也絕對無法大量製成。」

那捕快長長的吐一口氣，道：「如此說來，這墨十三眞是個大大的惡人。」

呂騰慘笑了一聲，道：「江湖上可惡的大惡人還多着呢，以我們的力量，抓幾個小毛賊還可以，若眞正遇上窮凶極惡，武功又厲害之極的大魔頭，那就只有牽累大家的份兒了……」說到這裏，聲音已像是快要哭了出來。

這時候，地上已倒下了十三個捕快，其餘的就算胆子再大，也不禁給同伴的悽慘遭遇嚇呆了，有一個甚至連放五屁，當場嚇得屎滾尿流。

而那兩個尼姑，年紀較大的一個也已左肩吃了一刀，鮮血汩汩直流出來。

墨十三冷冷一笑，道：「兩位小師父能叫得出墨某的名字，看來也不是尋常之輩，只可惜兩位年紀輕輕，就要死在開封府內，唉，我佛慈悲，當眞是阿彌陀佛得很。」

年輕一點的尼姑怒道：「你敢褻瀆神靈，將來必遭天譴。」

墨十三怪笑道：「墨某有那一句話得罪菩薩了？就算眞的得罪了神靈，將來必遭天譴，那也是將來的事。」

呂騰越看越是怒火中燒，突然推開身邊捕快，掄刀就向墨十三砍了過去。

墨十三嘿嘿一笑，銹劍輕挑，輕而易擧地就把呂騰的金刀震開，道：「呂總捕頭，你現在想英雄救美，只怕是力不從心了。」

呂騰啐了一口，嘶聲罵道：「姓墨的，呂騰今天是栽定的了，與其活着丢人現眼，倒不如乾脆死在這裏，也好向弟兄們交待。」

墨十三哼的一聲，道：「要想死，那還不容易嗎？」說着銹劍急落，疾刺呂騰胸前膻中穴！

是英雄是混蛋亦是情種

銹劍來勢如電，呂騰坦然不懼。

就算他曾經懼畏過面對死亡，但到了這一刻，他反而覺得死了還更舒服一些。

呂騰絕不是大仁大勇的俠士，但却也可算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墨十三雖然已佔盡優勢，但他還是拚將一死，也要和這個大惡人週旋到底。

墨十三的武功，本來就在呂騰之上，如今呂騰受了重創，自然更不是他的對手，即使是那兩個妙齡女尼，也認爲這一次呂騰是再難倖免的了。

兩女尼也不是不想挽救他的性命，但此際她倆尚且自身難保，又怎有餘力兼顧過來？

呂騰暗嘆道：「想不到呂騰奔走江湖二十餘年，今日竟不明不白死在這裏！」

他自份必死，居然兩眼一闔，還似覺這一闔眼就是永恆的睡眠，他以後是再也不會醒過來的了。

只聽得一下裂帛之聲响起，一件兵刄「嗆啷」跌在地上。

呂騰又在暗叫：「這次果眞完了。」

但過了一會，他又聽見墨十三的聲音叫了起來，道：「你……你……你……」

呂騰一怔，一摸胸前，雖然是濕濡濡的染滿了血，但却不是胸口中劍，而是剛才右脇下受傷渲染過來的血跡。

再定睛一看，只見墨十三已「咕咚」一聲，仰天翻倒下去。

呂騰一陣錯愕，初時還以爲是那兩個尼姑救了自己，但看清楚一點，只見兩尼姑在兩丈之外，跟幾個赤足的白衣漢子苦纏交休。

呂騰大感奇怪，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墨十三是給誰殺掉的。

但不旋踵，他就看見一條藍色的影子有如泥鰍般穿插在尼姑和白衣漢子之間。

呂騰吸了口氣，暗道：「這人好快的身手。」

只聽得連聲悶哼，五個赤足的白衣漢子突然紛紛倒地。

兩尼姑這才鬆一口氣。

年紀輕輕的一個尼姑唸了一句「阿彌陀佛」，合什對一個藍衣人說：「貧尼懿青，這是我師姐懿靜，這一次全仗龍施主帮忙了。」

呂騰也走了過來，抱拳對那藍衣人道：「大恩不言謝，區區呂騰，請問大俠尊姓……」

「呂總捕頭不必客氣了，」那藍衣人淡淡一笑，道：「在下龍城璧，是個江湖浪子而已，大俠二字，休再提起，免得惹人見笑。」

呂騰「啊」的一聲，道：「原來是雪刀浪子！久仰！久仰！」他這兩句「久仰」，乃是由衷之辭，雖然今天他才第一次遇上龍城璧，但有關於龍城璧的種種傳說，他已聽過不下數十遍。

懿青謝過了龍城璧，驀然發覺師姐渾身是血，臉色蒼白，不禁慌了起來，緊緊攙扶着懿靜，道：「師姐，妳怎麼啦？」

懿靜搖搖頭，道：「不要害怕，我不會有性命之憂的，但若不是龍施主及時出手，那就難料得很。」

呂騰忙道：「這位師父雖然絕不會有甚麼性命之憂，但也傷得不輕，非要找個地方好好治療不可……」

懿靜微微一笑，道：「說到傷勢，呂總捕頭絕不會比貧尼稍輕，看來，我們都要歇一歇才能跟邪魔外道一較高下了。」

呂騰搖搖頭，道：「呂某可歇不得，宏慶樓正在有人鬧事，我非要去看個究竟不可。」

龍城璧嘆道：「呂總捕頭果然盡忠職守，在下佩服！佩服！佩服！得罪……」

他連接說了三句「佩服」，連呂騰也覺得未免說得太多了，但誰也沒想到，在這三句「佩服」的後面，却還跟着一聲「得罪」。

這一聲「得罪」又是甚麼意思？

呂騰正自一愕間，忽覺尺澤、少商、神門、曲池、氣海諸穴同時一麻，正待呼叫，却連啞穴也給人出手點住了。

這幾個穴道被制，呂騰立時動彈不得，而且連話也說不出來。

懿青吃了一驚，望着龍城璧，道：「龍施主，這……這……」

她臉色青白，呂騰却反而漸漸平靜下來，他當然明白龍城璧爲甚麼要點住自己這幾個穴道。

龍城璧沒有開口，懿靜已微笑着對呂騰說：「龍施主是爲你好，一來捕頭受創不輕，流血不少，他點了你這幾處穴道，正是要阻制血液繼續外流，而且他若不這樣『得罪』你一下，總捕頭勢必再向前走，雖說這是職責所在，但却也未免是太危險了，便是貧尼，也決不贊成總捕頭在這時候還去犯險……」

懿青聽見這師姐的說話，才明白龍城璧爲甚麼出手點住呂騰的穴道。

呂騰只好苦笑一下，但他啞穴被點，連這一下苦笑也是笑不出半點聲音來。

接着，龍城璧就叫兩個未曾受傷的捕快，把呂騰送回家中，並說明呂總捕頭身上被制住的穴道，在三個時辰之後就會自行消解。

也就在這時候，東南遠處忽然傳來喧鬧之聲。

又聽得有人大叫道：「袁府失火啦！袁府失火啦！」

懿青的臉色登時大變，失聲道：「袁府失火？」

懿靜也是驚怒交集，道：「是袁員外的宅府嗎？」

懿青一跺脚，道：「我瞧見火光啦，那一定是袁員外的家！」

龍城璧臉色一沉，忽然道：「兩位師父是不是從桑林鎭趕了兩晝夜路程，才來到開封的？」

懿青一怔，欲言又止，兩眼只是直盯着師姐。

懿靜也是呆了一呆，好像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龍城璧。

龍城璧知道兩人有所顧慮，便從懷中掏出了一面鐵牌來。

兩女尼一見這面鐵牌，不禁「噢」的叫了一聲，懿靜接着道：「原來是同路人。」說着，也從大袖之中取出了一面完全相同的鐵牌給龍城璧瞧。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必瞧了，對於兩位師父，在下是絕無置疑的，寒齡師太是否就在袁府？」

懿靜點點頭，道：「除了師父之外，桃桃兒也在袁府裏。」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還有誰在一起？」

懿靜道：「彩虹女舒美瑤。」

龍城璧道：「她是彩虹堂的香主。」

懿靜點點頭，說道：「舒香主爲了這一次的鉅變，吃了不少苦頭，在桑林鎭的時候，還給黃河老魔歐陽獨一掌打在右肩上。」

龍城璧凜然道：「歐陽獨練的是血砂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懿青道：「但我們師父的紅霞劍更厲害，她老人家已在桑林鎭外一劍殺了歐陽老魔。」

龍城璧聽見歐陽獨已死在寒齡師太劍下，臉色稍爲一緩，但接着又緊蹙着眉毛說：「袁府失火，想必是敵人已殺進袁府裏……」

懿靜早已心急如焚，道：「咱們還在這裏等甚麼？快回去呀！」

懿青看着她滿身血汚，忍不住道：「師姐，妳不能回去。」

懿靜怒道：「師父遇敵，小宮主和舒香主說不定也已危險重重，我若不回去盡力抗敵，還能算是青萍劍派的弟子嗎？」

懿青急了起來，瞧着龍城璧道：「這豈不是回去送死嗎？」

龍城璧忽然笑了笑，說道：「這也容易。」

懿靜突然臉色一變，尖叫道：「不要點……」

但她才說了三個字，尺澤、少商、神門、曲池、氣海五個穴道已同時一麻。

這一次，點她穴道的人却不是龍城璧，而是懿青。

懿靜呆住了，她以爲龍城璧才會出其不意地點住別人的穴道，誰知道自己的師妹居然活學活用，也依樣畫葫蘆地用這種手法來對付自己。

懿青看見師姐好像生氣的樣子，連忙說道：「師姐不要怪我，我不點你的啞穴便是。」

看見她這副樣子，懿靜就算眞的想生氣也氣不出來了。

× × ×

在西昌口殺得屍橫遍地之際，宏慶樓也是風起雲湧，殺機四伏。

那三個怪人在宏慶樓頭高談闊論，雖然有不少事情說得似模似樣，但其中也混雜了一大堆胡言亂語，敎人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本來，這三個怪人東拉西扯，胡言亂語是沒有誰來理會的，就算有人「側耳恭聽」，聽後也是只會一笑置之，但他們越說越稀奇，居然把話題扯到黑衫老婦頭上，這就麻煩頂透了。

原來這黑衫老婦，就是蛇谷谷主雍大娘，她接任蛇谷谷主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她平時行藏詭秘，來去飄忽，一般武林中人，就算是遇上了她，也萬萬料不到這黑衫老婦就是蛇谷谷主。

老三一句「夢中情人」，使雍大娘氣得忍無可忍，終於揮動黑蛇魔杖，向這三個怪人怒襲過去。

但却在這時，衞空空也已出手。

他以劍連鞘擋住雍大娘的蛇杖，爲三個怪人化解了一招。

雍大娘怒喝一聲，兩眼逼視着衞空空：「姓衞的小子，你竟敢跟本座動手？」

衞空空冷冷道：「這三位兄台只是說說笑而已，雍谷主又何必爲此而大開殺戒呢？」

雍大娘嘿嘿一笑，道：「本座要殺就殺，誰都攔阻不住。」呼的一聲，蛇杖又

再向三個破衣怪人怒砸過去。

衞空空倏地發出一聲長嘯，長劍同時脫鞘而出，雍大娘要殺那三個怪人，蛇杖攻勢極是兇悍，但衞空空却劍走偏鋒，奇招迭起，反而在三招五式之間，把雍大娘逼退了兩步。

雍大娘怒氣更盛，手下招式一變，蛇杖猶似狂風驟雨般攻將過去，而且她每發一杖，勁力便似更大一分，如是者七八杖狂攻之下，衞空空又給她反逼退了四步之多。

雍大娘這七八杖，令人看得心驚肉跳，倘若給其中一杖掃個正着，只怕大半邊身子的骨頭也會給震斷下來。

衞空空知道今天遇上了勁敵，但他絕不急亂，劍下招式仍然渾成一致，雍大娘的蛇杖雖然厲害，却也無法在一時之間佔到了眞正的便宜。

那三個破衣怪人又在口沫橫飛了，只聽見老大哈哈一笑，道：「老二的夢中情人，果然功夫不弱。」

老二道：「這情人太老，跟如花似玉的四個字相距十萬八千里，請恕小生無福消受。」

老三接說道：「福有悠歸，姻緣之事若然來了，就算是關上大門也是阻擋不住的。」

老大道：「就只怕這個老情人戰死沙場，徒令老二好夢成空，千古遺恨。」說到這裏，居然唏噓長嘆，搖頭惋惜不已。

老二也大搖其頭，說：「這婆娘就算戰敗而死，也不是戰死沙場，只是在酒家之內給某位劍客殺掉而已。」

老三道：「這位劍客，倒是十分難得，若不是他出手，老三就要勉爲其難跟女流之輩動武了。」

老大道：「你若眞的動手，務請千萬小心，否則傷害了她，就會同時傷害了咱們兄弟的和氣。」

老二作出恍然大悟之狀，道：「原來老大對雍小姐如此關懷備至，那就要請大劍客劍下留人，不要傷害咱們的未來大嫂子了。」

老三忽然雙手掩面，嘆息道：「老二你這話兒好酸，這也難怪，好一個如花似玉的雍大小姐，兩位兄長自然難免垂涎欲滴。」

這三兄弟信口雌黃，眞是甚麼話也說得出口，雍大娘雖然是老皮老臉，也不禁給他們說得心驚肉跳，恨不得立刻把三人的舌頭連根拔掉出來。

呂騰正在危急之際，突然來了一雙灰衣妙齡女尼加入戰圍，解下呂騰之危。

但衞空空的劍法，確然不同凡響，雍大娘雖然想早早把他收拾，但越打下去，就越是覺得困難重重，倘若自己一味想速戰速決，恐怕到頭來還會大大的吃虧。

到了一百招後，雍大娘的杖勢已緩慢下來，因爲她已看出，衞空空一直沒有施展他的看家本領砍腦袋劍法，倘若自己仍然一味狂攻，耗盡內力，等到對方砍腦袋劍法出手的時候，那就危險得很了。

這時候，衞空空一面打，一面却在找尋着一個人。

他要找的人是黃清儒。

黃清儒是蛇谷雙絕之一，他看來溫文爾雅，氣度不凡，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他都能够保持着鎭定，白吼山和他相比，顯然是遜上一籌。

黃清儒絕少開口，臉上神情總是淡淡薄薄的，好像對世間上的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

甚至白吼山跟唐竹權大戰於宏慶樓門外，他也不理不睬，只是悠閒地背負雙手，不時口中唸唸有辭，就像個正在思索着下一句詩詞的大詩人。

但忽然間，這個沉靜的人不見了。

在他本來站着的地方，現在也站着了兩個人，那兩人正是「烏衣雙煞」鮑氏昆仲。

鮑天德着了唐竹權的道兒而自斷一手，雖然現在傷口已給包紮好，但一張臉龐已全無血色，彷彿全身血液都已在斷腕之處流得乾乾淨淨。

鮑天行的臉色又同樣很難看，這兩兄弟不但臉色相同，眼神裏所流露出來的光

芒也是同樣充滿怨毒之意。

對於一般武林中人來說，烏衣雙煞的確是很可怕的江湖煞星。

但衞空空却沒有把這兩個人放在心上，他只是想知道黃清儒在哪裏。

他不再遲疑，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終於出手。

當他使出「裂頭斬」這一招劍法的時候，雍大娘的臉色立刻變得和鮑氏昆仲一模一樣。

她是一代高手，曾經會過無數劍術名家，也曾破解過無數劍法上的不世絕學。

但她從來未曾見過這種劍法！

這種劍法殺傷力之强大，已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它甚至已不像是人世間的劍法！

面對着這一劍，她只能有兩個選擇，那是避開它，或者是死在這一劍之下。

因為這幾乎是沒有人能抵擋的一劍！

世間上也許有人能抵擋得住它，但雍大娘却知道自己還不行！

所以，雍大娘只好狼狽逃避，而這種逃避，對於她這位成名高手來說，已可以說是一種恥辱。

但她還不想死，既不想死，就算丟臉也在所不惜了。

她暗中發誓，無論怎樣也要殺了衞空空，他只有用衞空空的血，才能洗清自己這一次的恥辱。

其實，要在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下逃脫，已經是一件絕不容易的事。

但雍大娘武功極高，她既已決意「只逃不抵擋」，衞空空這一劍想殺她却也是難乎其難。

忽聽老三哈哈笑了起來，道：「想不到蛇谷谷主武藝高强，居然也會給大劍客一招嚇破了心胆！」

老二冷冷一笑，道：「你懂個屁！」

老大却大不以為然，幫着老三說道：「大劍客這一劍雖然殺氣森森，來勢兇猛，但以老婆娘的武功，倘若胆敢孤注一擲，全力反擊，大劍客這一劍未必就能取掉老婆娘的頭顱。」

老二道：「老婆娘若有可以反勝之機，為甚麼却要像滾地葫蘆般逃命？」

老三道：「這就是因為老婆娘人老矣，胆子也萎縮矣，所以不敢賭一賭也！」

老大點點頭，道：「要賭這一注，必須有借城背一之勇，若不破釜，若不沉舟，猶豫不決，那麼招架也是死，想逃也是多半他媽媽的逃之不掉！」

老二道：「如此說來，這老婆娘總算是他媽媽的不幸中之大幸，雖然他媽媽的不敢孤注一擲地把老命拚上去，但也有當機立斷之勇，說逃就逃，一拍屁股就烟消雲散，去如黃鶴！」

老三轟然叫了一聲：「說得好！」

老大道：「哪一句最好？」

老三道：「當然是『他媽媽的』這四個字最好，人人都只說『他媽的』，咱們却多了一個媽字，足見實力雄厚，能人之所不能！」

老大老二同時大笑，老三又自斟酒去了。

× × ×

這一次，三個破衣怪人的「瘋言瘋語」，在雍大娘的耳中聽來，却是有如當頭棒喝，令她忽然驚出了一身冷汗，然後又是耳根發熱，面有愧色！

他們說得一點也不錯！

實則以雍大娘的武功，無論如何絕對不會在衞空空之下！

但衞空空那一招「裂頭斬」，它的聲勢實在是太駭人，太可怕了，是以令到連雍大娘那樣厲害的人物，也不敢稍攖其鋒，而要狼狽逃命。

在當時，雍大娘的確認為那是絕對無法抵擋的一劍，但這時候細心一想，却又覺得那一劍雖然厲害，但自己若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勇氣揮杖硬拚，倒也不見得就會必敗必死無疑。

現在，她想通了，但想通了又怎樣？

就算這一招再倒演一次，自己又是否有勇氣用性命來賭它一賭？

唉，只怕還是不行！

衞空空一斬未奏膚功，第二招砍腦袋劍法勢必又再出手。

但衞空空的劍忽然停頓了，就像是空氣已凝結成冰，把他的劍完全封鎖住。

雍大娘忽然吁了一口氣，因為她已發現，黃清儒成功了。

黃清儒已回來，和白吼山一起回來。

黃清儒還是衣衫整齊，神態如常。

但白吼山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臉龐和初上宏慶樓的時候簡直判若兩人。

只見他的右眼腫了，連鼻子也歪了，臉上血肉模糊，就像是給人迎頭打了一棒的野狗。

可是，一張這樣的臉龐，居然也會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因為他已擒獲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當然，每一個人心中都十分雪亮，若不是黃清儒出手兩人合力圍攻，倒霉的人一定會是唐竹權。

即使以現在的情形看來，唐竹權仍然比白吼山好看得多。

最少，他的臉並未血肉模糊，鼻樑骨還沒有給人打斷。

他只是給人點住了幾個穴道，全身無法動彈而已。

但這已令宏慶樓內的形勢完全改變過來！

× × ×

蛇谷谷主雍大娘的臉終於有了笑容。

她微笑着對衞空空說：「盛名之下無虛士，近數年來你在江湖上聲名鵲起，果然絕非倖致。」

衞空空也笑了笑，道：「在下這『酒囊』之名，是全憑有唐大少爺那樣的朋友才不脛而走的。」

雍大娘道：「本座說的不是酒量，而是劍法！」

衞空空道：「這點微末技倆，只能用來唬唬嚇嚇胆小之輩而已。」

雍大娘挨了一記悶棍，面上却是不動聲色，只是淡然地說道：「實不相瞞，本座絕不願意與兩位為敵，只要衞大俠答應本座一件事，唐大少爺立刻就可以跟你一塊兒走。」

衞空空哂然一笑，道：「雍谷主若要獅子開大口，那是不必枉費唇舌了，這大

胖子跟衞某雖然有點交情，但也只不過是酒肉之交而已，雍谷主若以為在下會為了這一團肥肉而作出重大的犧牲，還是免開尊口也罷。」

三怪人之中的老三哈哈一笑，道：「這老婆娘就算把口張得再大，也只能算是大張蛇口而已，獅口兩字，無論如何是用不上的。」

老二接道：「這一招『老蛇吐信』，必然大有瞄頭。」

老大道：「常言道：蛇蝎美人歹毒無比，這條老蛇婆娘自是更加厲害了。」

白吼山忍不住怒喝道：「你們三個瘋子再敢出言侮辱雍谷主，俺就先把這團肉球的鼻子割掉下來！」

老大忙道：「這可萬萬使不得！」

老二接道：「你這個鼻子現在已很難看，若再弄出一個無鼻大胖子出來，必然更令咱們胃口大倒，此等煮鶴焚琴，斬瓜切菜之舉，眞是萬萬使不得的。」

老三點頭道：「常言說得好：『有鼻無患』，你若使唐大胖子變成無鼻之人，那就會弄得後患無窮，一生一世也會快快不樂。」

白吼山冷冷一笑，道：「俺正是要讓他一世快快不樂！」

老三「唉」的一聲，頓足嘆道：「你怎麼蠢得如此驚人？你若割了唐大胖子的鼻子，對他來說只是一時之疼，只要幾斤美酒下肚，保證他立刻就會渾忘此事，但唐大胖子人緣極佳，生死之交遍及大江南北，他的鼻子若給你割掉了，不必他親自動手，也會有無數英雄好漢來找你算帳，好比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手之王司馬血、醫谷谷主許竅之、鐵漢九紋龍、風流殺手李藏珍、武當一醉眞人等等……」

老二立時接道：「還有杭州老祖宗，也就是他的老子唐老人，還有八姑媽、牛媽、豬媽、奶媽、天下第一媽等等……」

老大不甘後人，急急補充着說：「當然還有東海海蛟島的絕頂高手，島主海角巨靈神高師父固然不必說了，單是咱們三位大法師，也就很夠讓你頭疼。」

老三道：「何只頭疼，還要眼疼、牙疼、心疼、胃疼，連放屁之時也疼個不亦樂乎！」

老二道：「所以嘛，老三說得半點不錯，你若敢割了唐大胖子的鼻子，你就必然後患無窮，一生一世快快不樂！」

老三道：「就算你想長疼不如短疼，早早自行了斷，那也不行！」

老大立時會意，接道：「對了，唐大胖子相識滿天下，上窮碧落，下至黃泉，處處都有他的生死之交，像你這種王八羔子，一經嚥氣，自然毋須審訊就會被拘魂使者推落第十八層地獄，你若以為從此可以安心服刑，那又錯了，在那種地方，也同樣有唐大胖子的生死之交，他們仍然會找你算帳！」

老二却奇道：「唐大胖子的生死之交，都是英雄好漢，又怎會在第十八層地獄裏？」

老大一怔，知道出了紕漏，正在尋求自圓其說之法，老三却已哈哈一笑，道：「老二，你這一問，顯見你是比不上老大見聞廣博了。」

老二皺眉道：「却是何故？」

老三道：「唐大胖子乃俠義之人，物以類聚，他的生死之交當然也都是英雄好漢，但公堂審訊之事，往往甚是無稽，在人世間固然有不知多少寃獄，不知多少大好頭顱莫名其妙地給狗官們砍掉下來，到了陰間，情況只怕也是他媽媽的一般無異，唐大胖子的生死之交着實太多了，自然有些已化作一縷寃魂進入酆都去也，偏偏其中又有一些給打入了寃獄，沒頭沒腦地身陷第十八層地獄之中，那又算是甚麼奇事？」

這三個怪人越說越是荒誕不經，若不是雍大娘一直以眼色阻止着，白吼山早已脾氣發作，一刀把唐竹權的鼻子割掉了下來。

等到三人說得差不多了，雍大娘才「呵呵」一笑，道：「原來三位是海蛟島的高手，那眞是大海沖倒龍王廟，差點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老大「噫」的一聲，道：「咱們怎麼忽然會變成了自己人？」

雍大娘和顏悅色地說道：「海蛟島島主高一冲師父，跟本座向來是很要好的朋友。」

老二點點頭，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妳跟咱們的師父是老相好。」

此言一出，旁人再也忍不住哄笑起來了。

雍大娘眉毛一皺，道：「不是甚麼老相好，只是老朋友而已。」

老三大不耐煩：「是老相好也好，老朋友也好，那又怎樣？」

老大却道：「既是師父的老相……老朋友，咱們可不能對她無禮。」

老二點點頭，道：「我自然不會非禮於她。」

雍大娘蹩着一肚子氣，心想：「遲早總會有一場好戲給這三個渾人瞧瞧！」

但她心中另有圖謀，此刻却是面不改容，仍然和顏悅色地說：「原來三位都是高島主的高足嗎？」

老大道：「好說！好說！」

雍大娘道：「本座與高島主已有十年沒見面了，半年之前，高島主有位生死之交把一件很重要的物事交托給本座，叫本座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物事親手呈交給高島主。」

老二道：「那是甚麼東西？」

雍大娘道：「本座也不知道，但那必然是十分貴重之物，所以那人在重傷之餘，仍然把那物事送到蛇島。」

老三道：「那人叫甚麼名字？」

雍大娘道：「開山掌周泰。」

老三皺了皺眉，道：「江湖上叫開山掌的傢伙，沒一百也有八九十，周泰這個名字，更是普通得有如張三李四一般，如此人物，想來多半是庸碌之輩而已。」

雍大娘笑道：「這位法師說得不錯，這開山掌周泰的武功，只是第三四流脚色，但這人義氣深重，高島主是十分敬重他的。」

老大「唔」的一聲，道：「連師父也敬重的人物，咱們自然也要對他恭恭敬敬，就算他是個婊子養的，咱們也要將之視若神明。」

不明白此人性格的，必然會以爲他又在辱罵別人了，但是老二老三却很清楚，老大絕無罵人之意，他對開山掌周泰的態度實在是十分恭敬的。

只聽得雍大娘微微一笑，道：「這半年來，本座一直很想親自到海蛟島拜會三位的師父，順道把周先生交託給本座的物事親自呈送，無奈谷中事務繁重，本座眞有分身乏術之嘆……」

老二忙道：「這不打緊，咱們的師父很快就會來了。」

雍大娘目光一閃，道：「三位是和高島主一塊兒上路的？」

老三道：「非也！非也！」

雍大娘道：「然則三位又是如何從海蛟島來到開封？」

老大道：「這個嘛，說來話長了。」

老二道：「眞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老三道：「屈指一算，最少也有一個月光景了，在一個月之前，師父忽然神秘失踪，去如黃鶴。」

老大道：「初時，咱們還以爲師父在島上獃得太悶了，所以到隣近的仙女島散散悶氣。」

老二道：「咱們三人立刻駕着一艘巨帆到仙女島找尋師父，誰知道找遍了偌大一座仙女島，還是找不着師父的蹤跡。」

雍大娘忍不住插口問道：「那仙女島爲甚麽叫仙女島？島上沒有人居住嗎？」

老三道：「仙女島當然是有仙女的，但那仙女早已升天去也。」

衆人都以爲這三個怪人又在胡說八道，但老大接着又說：「唉，甚麽仙女升天，都只是師父胡謅出來的，他這樣說，只是要讓自己晚上睡覺的時候睡得舒服一些而已。」

老二忽然嗚咽起來，道：「師父雖然有時候很兇，但他却是天下間最好的一個好人，他所喜歡的仙女，也是天上最漂亮，最善良的一個仙女。」

老三看見老二嗚咽不已，也是悲從中來，看他的樣子，似乎也要大哭一塲，但他忽然咬了咬牙，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淚，老三今天不哭。」他說今天不哭，顯然平時必然動不動就會大哭大鬧。

老大嘆了口氣，道：「甚麽大丈夫流血不流淚，這還不是放屁之見？師父是當世大英雄，大豪傑，這是衆所週知的了，但那仙女香銷玉娟的時候，他還不是大哭了七八塲嗎？」

老三忙道：「你弄錯了，那是個『殞』字，是香消玉殞，不是香銷玉娟。」

老二却大搖其頭，道：「這一次，大哥明察秋毫，絕對沒有用錯半個字。」

老三大不服氣，道：「胡說，這分明是個『殞』字，他唸書不多，記性又壞，如今當着這許多英雄好漢面前唸出白字，我自然是要大力斧正的。」

老二道：「我說他沒錯就沒錯，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老三道：「打賭就打賭，怕的就不是個好漢！」

老二道：「輸了又如何？」

老三道：「三拳！」

老二道：「一言爲定！」

老三道：「駟馬難追！」

老二得意地一笑，向老三招了招手，道：「此事不可傳六耳，你且附耳過來，傾聽二哥解說。」

老三搖頭不迭，道：「我可不上你這個當，我若附耳過去，你一定會在我耳朶裏用力吹一口氣，又或者是大叫一聲，想震聾老三的耳朶。」

老二連忙道：「這次決不弄鬼，如有弄鬼，他媽媽的天誅地滅，他媽媽的不得好死。」他發這個誓的時候，每句話之上都加上「他媽媽的」這句奇怪的粗話，那是恐防萬一有甚麽差錯，那麽天誅地滅不得好死的也只是「他媽媽的」而已。

老三却沒想到這點，立時附耳過去聽聽老二怎樣解說「香銷玉娟」這四個字。

衆人都是心中納罕，心想：「這一次老二無論如何是輸定的了，却又在故作神秘，眞是多餘之至。」

誰知道老二在老三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之後，老三的臉立刻就拉長了不少，一副頹然喪氣，有如鬥敗公鷄的樣子。

老大嘆了口氣，道：「自作聰明，這一次還不上當嗎？」

老三「哼」的一聲，一拍胸膛，道：「輸了就是輸了，三拳就三拳，怕的就不是好漢。」

老二哈哈一笑，道：「二哥等待此刻久矣，看拳！」說着，果然「蓬」！「蓬」！「蓬」！一連三拳，打在老三的肚子上。

這三拳打得頗爲不輕，老三咬牙強忍，但額上還是不禁淌出了冷汗。

衆人都是莫明其妙，不知道老三何以甘心認輸，而挨上這三拳。

忽聽得雍大娘「哦」的一聲，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這就難怪說『香消玉娟』才對了。」

衛空空立時冷冷一笑，道：「甚麽原來如此沒牙沒齒？妳根本也是莫明其妙，却故意裝模作樣假裝知道，想誘騙這三位仁兄把眞相說了出來！」

他這番說話確是一針見血，雍大娘見三怪戇直幼稚，的確是故意在裝模作樣好讓三怪自行把「香消玉娟」這四個字的怪異解法說將出來。

雍大娘的奸計給衛空空當衆揭破，心中對這位偷腦袋大俠的仇恨又更增添了幾分，但這時候她一心想知道更多有關高一冲的事，也就暫時按捺着脾性隱忍不發。

只聽得老大又長嘆了一聲，道：「其實這也不是甚麽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既然大家都想知道，說出來也是好的。」

老二忙道：「你自管說，師父若然怪責，可跟老二沒有相干。」

老三雖然挨了三拳，但很快又已神氣十足，道：「老大別怕，師父若然怪罪，老三跟你一塊兒揹黑鍋便是。」

老大姆指一豎：「果然夠朋友！」

老三立刻更正，道：「不是朋友，是兄弟！」

「對！你才是我的好兄弟！」老大橫了老二一眼，老二也懶得理睬他，走到一張桌子旁邊，順手抓起一條鷄腿便自大嚼可也。

只聽得老大乾咳兩聲，才緩緩地說道

：「若是一般女子魂歸極樂世界，說作『香銷玉殞』，那是對的，但師父所喜愛的仙女，她的閨名却叫玉娟，所以我說她『香銷玉娟』，那才是最貼切不過。」

衆人聞言，不由啞然失笑，但雍大娘和衛空空却是神情凝重，臉上並無半點笑意。

因爲當這兩人聽見「玉娟」這個名字的時候，心中都不期然地想起了一個江湖上的奇女子來。

尤其是雍大娘，她忍不住便問：「那仙女姓甚麽？」

老大道：「姓桃，桃花的桃。」

「桃玉娟！」雍大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對了！」老三用力地點頭，道：「桃玉娟就是師父最想念的仙女，但有一天，這個美麗的仙女在仙女島升仙去了，從此以後，師父就再也沒法子看見她啦。」

老二早已把鷄腿吃得乾乾淨淨，這時候又再加上一嘴：「這姓桃的仙女是吐血吐得太多而死的。」

老三道：「怎麽仙女也會吐血？」

老二道：「人有人血，神仙自然也有神仙的血，想當年齊天大聖孫悟空大鬧天宮，把上界諸位神仙，天兵天將個個打得頭破血流，這就足以證明神仙也是會流血吐血的。」

老三道：「如此說來，還是做蝦兵蟹將好一點。」

老大奇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老三道：「你幾時見過蝦蝦蟹蟹會流血？既不會流血，也就一定不會吐血，所以，師父的仙女若是個蝦蟹，就一定不會吐血身亡了。」

老大「唔」的一聲，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老二却大搖其頭，道：「就算變成蝦蟹，也不一定可以長命百歲，若是個蝦，遲早還不是給魚兒一口吞掉了？若是個蟹，只要一塊大石從天而降，任他背殼硬似烏龜，也是難逃變成蟹餅蟹醬的悲慘命運，所以嘛，算來算去還是做馬騮的好，孫悟空就是個馬騮啦，那些天兵天將，蝦兵蟹將遇上了齊天大聖，還不是嗚呼哀哉，兵敗如山倒嗎？」

老三道：「但他却又逃不過如來佛祖的五指山……」

說到這裏，三怪又再陷入瞎纏瞎扯的狀態。

雍大娘沉吟了一會，忽然打斷了三怪的話柄，道：「你們可知道，那位桃玉娟仙女爲甚麽會吐血？」

老大立時搶着道：「師父說，桃東來是個老混蛋，是個老頑固，是個狗屁不通的婊子宮宮主，若不是這狗屁不通的老混蛋，他的仙女就不會吐血而死……」

他說得有如一團亂綫，衆人雖然覺得未免含糊不清，但不少稍有見識的人，當他們一聽見「桃東來」這三個字的時候，已是爲之面色驟變。

只有衛空空和雍大娘，兩人似乎早已知道這件事情跟桃東來有莫大的關係，所以面上神情雖然也有變化，但却遠不如旁人那麽明顯。

只聽老大接着又說：「桃東來是個老混蛋，那是不必說了，正是天知地知人知鬼神皆知，想來土地公公一定也已知道，但有一天，這個老混蛋却居然來到了海蛟島求見咱們的師父……」

雍大娘不禁吸了一口氣，也不敢加問半句話兒，恐防此人又再離題萬丈，把事情扯到十萬八千里外去。

老三却嘻嘻一笑，道：「這老混蛋是坐着一艘金帆巨船而來的，他的帆船可比師父的兩艘輝煌得多。」

知道桃東來是何許人也的人，都不禁暗暗道：「桃宮主家財千萬，武功蓋世，你這三個渾人的師父當然萬萬比不上。」

却聽得老三又自笑道：「老混蛋的金帆巨船雖然不錯，但遇上了我這個大法師，也就只好算它倒霉了。」

老二皺了皺眉：「你準是潛進船裏到處撒尿。」

老三嘻嘻一笑：「光是撒尿可沒甚麽癮頭，老子一時高興，還在老混蛋的臥室裏大……」

老二忙道：「够了够了，這裏是他媽媽的酒樓食肆，休教別人胃口大倒。」

老三笑道：「不說就不說，且讓老大繼續說下去。」

老大咳嗽一聲，道：「那姓桃的老混蛋，據說是個架子比龜兒子還大的人，但那一次，咱們高島主却比他還更厲害，老混蛋在門外呆了三晝三夜，師父還是不理不睬，還叫我喝令他滾回婊子宮去。」

老二道：「婊子是甚麽東西？」

老大道：「據說是一種不三不四，不五不六的女人。」

老三搖搖頭，道：「婊子怎會是女人？顧名思義，當然是表哥的兒子也。」

老二「哦」的一聲，忽然又問道：「那麽表姐、表妹、表弟的兒子是否也算婊子？」

老三想了想，道：「當然也算，如此類推，表姨媽表伯表叔表太公表太婆的兒子也可算是婊子了。」

老二笑了笑，道：「這樣說來，那老混蛋的婊子宮倒是熱鬧得很。」

老大却忽然搖搖頭，道：「不，我想起了，師父那一次可不是說婊子宮，而是紫氣宮。」

「紫氣宮？那不是蓬萊教的聖地嗎？」老二一呆。

老大點點頭，道：「對了，就是蓬萊教的紫氣宮！」

老三道：「那麽桃東來豈不是蓬萊教的教主？」

老大道：「對了，他身兼兩職，既是蓬萊教教主，又是紫氣宮宮主。」

老二道：「這倒是個大人物。」

老三道：「但比起咱們的師父，桃東來可就小巫見大巫了。」

老二說道：「所以咱們的師父毫不客氣，說不見就不見，還叫他馬上滾回老巢去。」

老大道：「但他怎樣也不肯走，就像個討債鬼似的賴在門外。」

老二道：「討債鬼是不是很兇的？」

老大道：「那可不一定，有些討債鬼比河東獅還兇，但這個討債鬼却像是癆病鬼似的，一直死氣沉沉，哭喪着臉，完全

沒有絲毫火氣。」

老三雙手亂搖，道：「對付這種人，簡直比洗澡還更麻煩，總之麻煩！麻煩！麻煩之又麻煩！」

老大道：「但我却覺得甚是有趣。」

老二道：「對這種人又何趣之有？」

老大得意地一笑，道：「這種人雖然看來沉悶無趣，但你若想他往日原來是何等樣人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實在是威風極了。」

老三道：「你罵過他了？」

老大嘿嘿一笑，道：「當然罵了，我罵他是個老混蛋，老不死，老糊塗，老飯桶，老蠢豬，但他居然沒有光火，只是不時對着一個瓶子看得出神。」

老二道：「一個瓶子有甚麼好看？」

老大道：「那是一個瓷瓶子，很精緻，很漂亮。」

老三道：「再漂亮再精緻，也只不過是一個瓶子而已，又怎會讓桃東來看得出神？」

老大道：「那時候，我也是和你們一般想法，但後來我挨近他身邊瞧瞧，這一瞧之下，却連我也瞧得爲之呆住了。」

老二奇道：「你中邪嗎？」

老大道：「你大哥正氣凜然，百邪不擾，百毒不侵，又怎會中邪？我呆住的原因，是因爲看見了師父的仙女。」

老三喜道：「她復活了？」

老大嘆道：「復活個屁！」

老二道：「但你却說看見了她！」

老大道：「那並不是活生生的桃仙女，而是在那瓷瓶之上，繪畫着一個和桃仙女一模一樣的大美人！」

老三目光大亮：「眞的很像師父的仙女？」

老大道：「當然是像極了，不然我又怎會爲之呆若木鷄？」

老二道：「既然眞的那麼像桃仙女，你爲甚麼不搶了它送給師父？」

老大冷笑：「這還用你來提點嗎？」

老三嘻嘻一笑，道：「老大武功卓絕，對付這個沒有絲毫火氣的癆病鬼，還不是手到拈來嗎？」

老大揉了揉鼻子，嘆道：「當時我也是這樣想，誰知道這老混蛋什麼事情都不在乎，這瓷瓶都是他的命根子，我一動手搶奪，他就像瘋子般抓住了我，又咬又打又踏，罵道：『是不是你害死了玉娟？是不是你害死了玉娟？是不是你害死了玉娟？……』他罵來罵去，都是罵着這一句話，我初時還忍讓他一下，以爲他發一陣瘋就會停止下來，所以任由他又咬又打又踢，誰知道這老混蛋揍上了癮，好像我若不回答，就會一直打到天黑，然後又再打到天亮似的，我想：『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君子不吃眼前虧，君子報仇他媽媽的十年未晚。』於是就說：『玉娟不是我害死的！』那時候，我以爲這句話最少也要說十遍八遍他才會罷手，誰知道他雖然瘋癲，耳朵却是一點也不聾，一聽見我這樣說，就放開了我不再打了。

「接着，他又捧着那個瓷瓶子痴痴地看，我挨了一頓揍，知道這老混蛋着實有點武功，而且又神智不清，顯然腦袋大有毛病，也就不想急急報仇了。」

老三點點頭，道：「老大果然有容人之量，師父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

老大接道：「你沒有說錯，當我再見師父的時候，把剛才的事情一一向他訴說，他果然十分高興，不等我同意，就衝出門外去找桃東來了。」

衆人均想：「這廝的瘋話又來了，高一沖是你師父，他要見桃東來何必等待你來同意？」但這時候大家都已聽得津津有味，誰也沒有開口去反駁他。

老大環顧四週，見衆人都正在全神貫注側耳傾聽，不禁沾沾自喜，忍不住加插一句：「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妙極，妙極！」此言一出，衆皆莫名其妙，不知道這句說話又是何所見而云焉。

幸而這種沒頭沒腦的廢話，他只是說了一句就沒有繼續下去。只聽見老大緩緩地接道：「原來師父一衝出門，就向桃東來求借瓷瓶子，桃東來却不斷搖頭，怎麼說也不肯借。接着，接着……」

老二道：「說呀，怎麼接不下去？」

老三却白了老二一眼，道：「你怎麼笨得如此厲害？這是說故事的技巧嘛，老大是故意賣一賣關子，好讓大家着急起來的。」

老二道：「這種手段不好，我喜歡爽爽快快，不喜歡拖泥帶水。」

老大臉色一沉：「那麼你說好了！」

老二道：「說故事的本領，你向來比我强。」

老大怒道：「這不是故事，而是確有其人，確有其事，一丁點兒都不假。」

雍大娘連忙道：「咱們都知道這一點，別理會他，只管說下去。」

老大這才怒氣稍平，過了半晌才緩緩地說下去：「師父見桃東來怎樣也不肯把瓷瓶子借給他，忽然就跪了下去，還『咚咚』不斷的向桃東來磕頭。」

老二陡地跳了起來，怒道：「胡說！師父怎會向老混蛋磕頭？」

老大嘆了口氣道：「我早就知道，這種事情大家是不會相信的，便在當日，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我咬了咬指頭，着實疼了，那才相信並不是在做夢。」

老三也嘆了口氣，道：「老二不明白師父當時的心境，但我却知道，爲了桃仙女，就算叫師父跳進萬丈深淵，他也是絕對不會遲疑的。」

老大點頭不迭，道：「老三說得一點也沒錯，世人都只道海角巨靈神鐵石心腸，無情冷酷，却只有咱們身爲高足的才會知道，高島主實在是至情至性的多情種子，爲了桃仙女，就算向桃老混蛋磕頭磕得頭焦額爛，却又何妨？」

聽到這裏，不少人都在暗暗嘆息，忖道：「若非聽見這番說話，又有誰知道高一沖居然是個如此多情的漢子？」

老三又自叫了起來，道：「師父又磕又拜，那老混蛋又怎樣了？」

老大道：「說來荒唐！荒唐！」

老二道：「快說！快說！」

老大道：「桃東來看見師父向他行此大禮，初時大哭三聲，接着居然也依樣葫蘆，也跪着師父，向他不斷地磕頭。」

老二「嘿嘿」一笑，道：「總算老混蛋還識得大體。」

老三道：「這不是識不識大體，而是識英雄重英雄。」

老二皺了皺眉，道：「這可够瞧了，如是者你磕我磕，你跪我也跪，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罷休？」

老大道：「這個我可記不清楚了，但等到兩人站立起來的時候，大家的額頭上都在流血不止。」

老二道：「眞乃奇聞也。」

老三道：「這是禮多人不怪，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又正是先禮後兵，凡此種種禮數，我輩中人皆不可或忘焉。」

老二道：「師父跟桃東來互磕一番之後，却又如何？」

老大道：「老三說得對，師父跟桃東來都是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師父所求者，不用說自然就是那個瓷瓶子了。」

老三道：「桃老混蛋所求的又是甚麼呢？」

老大道：「桃東來想見一個人。」

老三道：「他要見誰？」

老大道：「桃仙女。」

老三道：「桃仙女已升天而去，桃東來想見她豈非難比登天嗎？」

老大道：「這個自然，但他也不是眞的要上天見桃仙女，只是想到她的墳前拜祭一下而已。」

老二道：「這倒不難，直往仙女島便是。」

老大道：「但桃東來又怎知道桃仙女葬在仙女島？所以他是非要求求咱們師父不可的。」

老二道：「師父也未免是太迂腐了，桃東來想拜祭一下女兒，他又何必諸多留難？」

老三道：「這不是迂腐，而是不近人情！」

老二冷冷一笑，道：「好啊，你在背後說師父的壞話！」

老三道：「你也不是說師父迂腐不堪嗎？」

老二說：「我只是說他迂腐，可沒有加上不堪這兩個字。」

這一次老三落了下風，立時見風轉舵，不再理會老二，只是望着老大說：「後來師父有沒有帶他到仙女島？」

老大點點頭，道：「後來師父終於答應了，因爲桃東來也答應把瓷瓶子借給他瞧瞧。」

老三嘆了口氣，道：「這兩位都是一世之雄，却爲了這些芝蔴綠豆般的小事爭纏不休。」

他本來一直都說桃東來是個老混蛋，但這時候又把他說成是個一世之雄。

老二道：「老大，你有沒有跟着往仙女島？」

老大道：「這個自然少不了大哥的一份兒。」

老二苦着臉望着老三道：「那時候你和我到那裏去了，爲甚麼島上發生了這許多重要的事情都只有老大一個人知道？」

老三搔了搔脖子，半晌才道：「我記起了，那時候你害了病，至於我嘛，却是忙着施肥。」

「施甚麼肥？」

「嘿嘿，你眞的他媽媽的有所不知了，海蛟島繁花似錦，草木叢生，我的功勞不小，若不是我天天到處撒尿和大……」

「大你的春秋大夢！」老大立時喝道：「現在你說還是我說？」

老三舌頭一伸，嘻嘻笑道：「是你自己不說我才說說的，你若有話要說了，我這些說話就只好不說啦。」

老大冷哼一聲，半晌才道：「師父乘坐着桃東來的金帆巨船，把巨船一直駛往仙女島，當他們登上仙女島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晚了，咱們燃點起火炬，來到了桃仙女的墓前。」

老二道：「桃東來一定很傷心了。」

老大道：「說也奇怪，我以爲他一定會在墓前大哭一場的，誰知道他眞是個武林奇人，雖然他看來眞的是傷心極了，但他却不但沒有哭，反而大聲笑了起來。」

老三道：「這是啼笑皆非，與其大哭，不如大笑。」

老大道：「師父却沒有笑，也沒有哭，只是捧着那個瓷瓶子看得發呆。」

老二道：「這一呆，只怕要呆上大半天罷？」

老大搖搖頭，道：「師父呆了沒多久，火炬就熄滅了。」

老二道：「是不是下大雨啦？」

老大又搖搖頭，道：「那一天月明如鏡，萬里無雲，何來大雨。」

老三奇道：「然則，那火炬怎會無緣無故的熄滅？莫不是有鬼嗎？」

老大冷冷一笑，道：「有我這個大法師，寃魂野鬼又豈敢放肆。」

老三道：「這可奇了……」

老大道：「這有甚麼稀奇，火炬是給一個人用掌風掃滅掉的。」

衆人聞言，都是眼色一變，心想：「能够一掌把火炬打得熄滅的人，絕非泛泛之輩。」

只見老大雖然口裏說有甚麼稀奇，但一張臉色却是陰晴不定，彷彿又再置身於當日情景之中。

過了一會，他才緩緩地接道：「那個用掌風打熄火炬的人，身材比師父矮小一點，大概矮了兩三寸……」

衆人聽到這裏，心中均想：「你師父是海角巨靈神，身高沒一丈也有九尺，這人只比他矮兩三寸，自然也是個龐然巨物了。」

但老大接着却又說道：「說來可笑，這廝雖然比我高了一大截，但其實却只是個矮子。」

衆人不禁大感意外，心想：「莫不是這渾人又來瘋言瘋語了？」

但雍大娘聽到這裏，却是「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失聲道：「是鬼手鐵脚夏侯涼！」

老大點點頭，道：「妳說對了，師父正是這麼稱呼他，這夏侯涼雖然是個矮子，但却有一雙古怪的鐵拐杖，他站在兩根鐵杖中間的橫鐵上，整個人看起來就最少高了三四尺，那時候，月色很好，雖然我拿着的火炬給這廝打熄了，但我還是可以看見這廝的臉，他媽媽的，這廝原來是個醜八怪，所以見不得人，一上來就要把火炬毀掉。」

老二「唔」的一聲，道：「原來這夏

侯涼只是不想別人瞧見他的臉孔而已，那麽，他滅掉火炬之舉，也並非存着甚麽惡意了。」

老大「嘿嘿」一笑，道：「二弟，你眞是天眞爛漫，不知人心險惡，這厮一掌滅掉火光之後，接着就發出一聲怪嘯，隨着這嘯聲，四方八面就突然同時冒出了幾十條黑影來。」

老三拍掌一笑，道：「想不到仙女島也會有如此熱鬧的時候！」

老大冷冷道：「熱鬧是挺熱鬧了，但却一點也不有趣，那桃老混蛋硬是要到仙女島，誰知道仙女島早已埋伏了大批厲害的敵人，要把他砍爲肉醬！」

老二大聲讚道：「好計謀！好厲害！果然是智深慮遠，棋高一着！」

老三道：「你在讚誰好計謀？」

老二道：「當然是讚師父啊，他老人家用這種佈局來對付桃老混蛋，眞是機智百出，敎人拍案叫絕！」

老大「呸」的一聲，罵道：「你才眞的够絕，够混蛋！」

老二大怒道：「你怎麽無緣無故的罵人？」

老大一拍桌子，喝道：「你自作聰明，黑白不分，好歹不辨，自以爲是，含血噴師父，再不閉上你的鳥嘴，我馬上就要代替師父執掌島規，把你逐出島外！」

他這一喝罵居然威勢十足，老二給他嚇了一跳，果然立刻閉嘴，不敢再多言語了。

老三却自笑道：「原來開封也是個島，但怎麽不叫開封島？却叫開封府了？」說到這裏，驀然發現老大正在怒瞪着自己，立時改變口風，也瞪着眼對老二說：「你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師父之腹，他老人家怎會用這種鄙劣的奸計來對付桃東來？這種說話若是給師父聽見了，不把你吊起來拷打才怪。」

老大見老三帮腔，這才面色稍緩，接道：「那夏侯涼雖然猥瑣矮小，兼且貌不驚人，但手底下的功夫眞還不弱，那幾十個不知從那裏殺出來的兔崽子，也是人人身懷絕技，咱們三人以寡敵衆，但誰也沒有半點慌亂，只見師父怪笑連聲，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指東北打西南，指南北打東西，總之指手劃脚，立時就有好幾個兔崽子慘叫倒下。

「至於桃老混蛋……不，從這一刻開始，要改稱呼爲桃老英雄了，這老傢伙着似老弱殘兵，原來武功極之厲害，那些兔崽子人數雖衆，而且一上來就各施各法，有鏈子槍啦，流星錘啦，三節棍啦，又有子母金環，雷震擋，跨虎籃，甚至笨重得要命的仙人担也用上了，這還不算，有三個小子專門施放暗器，一個用飛刀，一個用滿天花雨手法，大撒金錢鏢，還有一個嘴裏不斷放屁，袖裏不斷放箭的傢伙，三人死纏着桃老英雄，似乎眞的要取他的性命……」

衆人之中，有些已然知道這三人的來歷，心想：「魯北三毒既已出手，又怎會手下留情？」

老大似是說得口乾了，順手抓起一壺茶，揭開茶壺蓋子便喝，喝完才繼續說道：「但桃老英雄也眞厲害，只見他大喝一聲：『魯北三毒，本敎主今晚若放走你們一個，就是他奶奶的老龜蛋！』哈哈，想不到像他那樣身份的武林前輩，也會說這種粗話。我聽見了十分興奮，立時大聲附和，也一口氣罵了三四十句驚人之極、臭氣薰天的粗話，總之是聽者駭然，罵者痛快，雖然一面罵一面給人揍了幾下，那也是物有所値，不枉此罵之至。

「當我罵得連聲音也嘶啞的時候，那撈什子魯北三毒早已頭頸斷折，睜眉突目地癱瘓在地上，桃老英雄果然說得出，做得到，這三個龜兒子一個也沒跑掉，我很高興，正想大聲喝采之際，又有七八個兔崽子圍着桃老英雄狂攻不已，我心中怒氣陡生，立時大發神威，振臂連續打倒五六人，要趕上去帮助桃老英雄一臂之力，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我救人之心太急，竟沒瞧見前面有塊大石，就此一絆昏倒，不省人事……」

衆人不禁莞爾一笑，心想：「桃東來武功蓋世，何必你來助拳？倘若連他也打發不了敵人，你上前更是白白送死，而且在此苦戰關頭，你分明是給人打倒了，却說給大石絆跌，眞是吹牛大王。」

但衆人心裏說他吹牛，也僅限於這一點而已，對於他說的其餘情節，却都是深信不疑。

老大又要喝茶，但手上這壺茶早巳喝乾，立時有人雙手奉上另一壺鐵觀音，他喝了一口，讚道：「好茶！就像是師父給我喝的那壺一模一樣。」

老二奇道：「師父甚麽時候給茶你喝了？」

老大道：「那時候，天色已漸漸亮了，我從昏迷中悠悠轉醒，只覺得身上飄蕩不定，就像是躺在一艘船子之上，哈哈，說來荒唐，原來那時候我眞的身在帆船之中。

「我才醒過來，師父就給我一壺好茶，雖然身在船上，但這一壺茶却是又熱又香，我心裏感激，但又不想在師父面前淌出眼淚，便極力控制自己，眼看快要忍不住了，我便大喝一聲，道：『他奶奶的無恥小人，有種的再來跟老子決一死戰！』哈哈，這法子居然十分靈驗，只是這麽一喝一罵，眼淚就沒有掉下來了，師父直望着我，忽然笑道：『那些無恥小人，巳給桃宮主殺得一個不剩啦！』我聽見這句說話，眞是高興得難以形容，但在高興之餘，却又甚不高興。」

衆人一愕，一時之間着實無法明瞭「高興之餘，却又甚不高興。」這種說話是甚麽意思。

老大又喝了一口茶，才解釋道：「師父見我忽然又眉頭大皺，便問：『智智，你怎麽啦？是不是傷口疼了？不要緊，雷駝子的那一掌雖然厲害，但偏偏打中了你的護心鏡，你雖然昏倒了，他却比你更慘，整塊右掌都給震碎啦。』」

他說得忘了形，剛才「絆石昏倒」之說立時不攻自破，但他還是渾然不覺，繼續說道：「師父平時兇惡無比，但那時候却對我關懷備至，我心中一酸，終於還是流下了三滴英雄之淚。」衆人又是暗暗好笑，甚麽「三滴英雄之淚」，眞是令人爲之噴飯。

老大接着又說：「我喝了一口茶，才對師父說：『弟子不高興的事情，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那幾十個無恥之徒。』師父冷笑一聲，道：『甚麽幾十個了？他們總共有一百二十五人！』我聽了心中又是大吃一驚，想不到對方竟然有百餘人之衆，忍不住道：『他們眞的都給桃宮主殺了？』師父道：『此事當然不假，這一百二十五人若不殺得乾乾淨淨，你我如今焉還有命？』我心中忽然大不服氣，道：『這一百二十五人，絕不會全部都是桃宮主殺的，師父你也一定大有功勞。』師父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師父當然也有殺掉一部份，但你師父武功不如桃宮主，所殺的數目不及桃宮主多。』我這才服氣，接着又說：『但弟子還是很不高興。』師父連笑道：『不必生氣，爲師看見你也殺了不少敵人，你也同樣大有功勞。』我搖頭道：『弟子並非要佔功勞，心中不快者，乃是爲了仙女島如今巳變成死屍島，桃仙女一定會很不高興，想到她不高興，弟子也自然不高興了。』師父儍了半天，才喟然嘆道：『難得你也有這份心思。』我道：『咱們立刻回去，把那一百二十五具臭屍都拋進大海裏！』師父搖搖頭，道：『不必了，這件事桃宮主和你師父早巳幹啦。』我聽見他老人家這麽說，心中才安樂一些。」

說到這裏，忽然又道：「大家聽我不斷說師父老人家前，師父老人家後，必然會以爲我師父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但這種想法却是錯得厲害極了，我師父比我還年青，今年還沒四十歲，他高大英俊，極有男兒氣概，桃仙女若在人間，跟我師父當眞是珠聯璧合，天生一對之至！」

認識高一冲的人，都知道他所言不虛，至於不知高一冲是何方神聖之徒，却是聽到如今方始明瞭，這三個怪人的師父原來並不甚老。

老三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自來紅顏多薄命，眞是不消提了。」

老二道：「桃仙女怎會吐血的？」

老大乾咳兩聲，半响才道：「那一天，海上風浪平靜，師父見我並無大碍，便離我而去，過了一會，我內急得緊，就爬了起來找個地方解決，行不了多遠，忽聽師父在一間房子裏嘆道：『桃宮主，這次是我害了你老人家啦。』我聽見這話兒，不禁莫名其妙，忍不住停了下來，屏息呼吸聽下去。

「過了一會，桃老英雄的聲音響了起來，道：『高島主，這怎能怪你？要怪就怪我有眼無珠，錯信小人好了。』師父道：『若非我剛愎自用，不肯向你老人家平心靜氣解釋，那又怎會有日後連場慘變？』桃老英雄哈哈一笑，但笑了兩聲却又咳嗽起來，他咳聲混濁，中氣虛弱，顯見也和我一般受了內傷，師父似是吃了一驚，叫桃老英雄多點休息，桃老英雄却說：『夏侯矮子以爲這一掌必然可以把我活活震斃，但他又怎知道我巳練就了紫氣九重天這門功夫，只可惜直到如今，我還只是練到第六層境界，若是多練上一兩層，他這一掌休說傷不了我分毫，恐怕還要給我體內的先天罡氣當場反震斃命！』師父道：『但夏侯矮子如今還不是兩腿一伸，一命嗚呼嗎？』桃老英雄道：『那是全憑你在旁照應着，否則，這羣王八旦早巳大功告成，奏凱而歸了。』師父又道：『老曾深謀遠慮，這次一擊不中，只怕還會捲土重來……』」

衆人聽到這裏，更是爲之聚精會神，不少人心中都在尋思：「原來這些風波，都是『老曾』一手策劃的，但這『老曾』却又是何許人也？」

也有不少人糊裏糊塗，以爲「老曾」是「老僧」，這些人心想：「怎麽又弄出一個老和尚來了？」

只有雍大娘，衛空空等人，才知道這「老曾」的來歷，但他們却都一言不發，只是靜心傾聽下去。

老大又緩緩地接道：「過了一會，桃老英雄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曾跟隨着我巳經二十八年了，這許多年以來，我一直把他當作親兄弟般看待，其實，不要說是區區一本蓬萊寶典，就算他要借我這顆項上人頭，我也絕不會眉頭一皺的，在十幾年前，我便巳三番四次對他說，蓬萊敎敎主這個寶座，我巳坐得厭倦啦，你我情同手足，就麻煩你來分担分担責任好了，但他一味堅辭，還說我若再逼他，他就會退隱山林之中，跟本敎從此斷絕關係。那時候，我聽了十分感動，以爲他眞的淡泊名利，只是誠心誠意來帮助我這個老朋友，那知道他表面敦厚樸直，其實却是心懷鬼胎另有圖謀，他知道，當時敎中上上下下，人人都對我忠心一片，倘若在那時候接掌蓬萊敎的話，必然難以服衆，是以一直隱忍不發，連送上門的敎主寶座也敬謝不敏，嘿嘿，曾宗揚啊曾宗揚，你眞是近百年來難得一見的不世梟雄，桃東來栽倒在你的手下，也可算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師父也長長的嘆着氣，道：『桃宮主何苦深自怪責？老曾雖然暗中培植勢力，但不見得就能撼跨蓬萊敎。』

「桃東來道：『高島主此言差矣，這叛徒早巳處心積慮，要把本敎改頭換面，從十幾年前開始，他就不斷排除異己，把忠於本敎主的長老，香主，分舵舵主甚至是紫氣宮的從僕，都一一暗中殺害，或者是逼得他們無法立足離我而去，當然，他有着過人的手段，而且又並非倉猝施爲，只是一步一步慢慢進行，在這十幾年裏，本敎曾經幾度捲入江湖仇殺紛爭之中，損折了不少精英高手，如今仔細回顧檢討，才發覺那些紛爭都是可有可無，甚至是有人存心挑撥離間的，不用說，這都是曾宗揚的惡毒詭計了，唉，我從前爲甚麽這樣糊塗？爲甚麽老曾說甚麽都深信不疑？結果害死了這許多眞正忠心於我的江湖豪傑呢？』

「桃老英雄說到這裏，忽然哭了起來，罵道：『桃老混蛋，你眞不是一個人！』師父急忙勸慰，過了一會，桃老英雄才止住了哭聲，又道：『也許是上蒼的報應來了，兩年前，娟兒對我說，說她看上了一個很高大的呆芋頭，她眞爽快，雖然是女兒家，但對男女私情却是一點也不忸怩，可說是萬中無一，我聽見了十分歡喜，馬上就要她帶呆芋頭來見我，當時我也眞呆，以爲呆芋頭一定是個呆子，誰知道却

是天下聞名的海蛟島島主。』

「桃老英雄接着又說：『那時候，咱們眞是一見如故，高島主，我雖然比你老，但大家刼談得甚是投契，老實說，我眞不捨得你離開紫氣宮，所以就暗中叫曾宗揚把你挽留下來。唉，誰也想不到，這一着反而正中老曾下懷，他把你誘騙到紫氣宮的藏經樓，又用下三濫的迷香把你迷倒，這還不算，他又把本敎的兩個香主殺了，然後把屍體放在藏經樓內……』」

衆人聽到這裏，心中都是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股寒意，暗忖曾宗揚的手段，果然歹毒得可怕。

老大接着又說：「桃老英雄越往下說，聲音就越是虛弱，但他還是沒有停止下來，接着道：『唉，我是越老越糊塗了，也沒有仔細調查清楚這一件事，就把你關了起來，娟兒雖然向我哀求，還保證你絕不是見利忘義，貪圖武功秘笈的人，但那時候我已怒火中燒，那裏肯聽娟兒的說話？娟兒急了起來，居然悄悄的盜走了紫電劍，又從我的藥庫裏偷吃了三顆追魂魔丸，這種魔丸，是川北追魂老妖劉鎭北的邪門怪藥，每服下一顆就可以使人在半個時辰之內功力陡增一倍，娟兒救人心切，竟然貪多連吃三顆，她服下三顆魔丸後，加上手中有了紫電劍，果然很輕易就在水牢裏把你救了出來，可是，她又怎料得到，這種邪門丸子雖有奇效，却也同時帶有奇毒，就算只吃一顆，日後也是遺禍無窮，倘若是內力深厚的高手，那還可以憑本身的內力調息補救，但娟兒功力平平，兼且一服就是三顆，自然禍害更深了，唉，歸根結底還是我害了她，倘若不是當年一念之差，接受了劉鎭北這種邪門的禮物，也就不會鑄成今日之大錯！』」

衆人聽聞至此，方始明白桃玉娟何以會吐血而死。

老三聽得愁眉苦臉，問道：「這樣說來，桃東來究竟是個老英雄？還是個老混蛋？」

老二道：「旣是英雄，也是混蛋。」

老三道：「英雄與混蛋，眞是糾纏不清，他媽媽的一塌糊塗。」

老二瞧着老大，道：「仙女島一役之後，桃東來是否活不下去了？」

老大道：「誰說他活不下去？」

老三道：「他不是吃了一掌，奄奄一息嗎？」

老大說道：「倘若挨那一掌的人是你，當然早早一筆勾銷，嗚呼哀哉了，但桃東來內力精湛，這一點傷還取不了他的性命。」

老二道：「果然是薑越老越辣。」

老大道：「他初臨海蛟島之日，師父對他不理不睬，但自仙女島一戰之後，兩人却又已冰釋前嫌，而且都對曾宗揚深痛惡絕。」

老三拍掌一笑，道：「如此最好，那老曾一定會吃不了兜着走！」

老大道：「桃東來囘到紫氣宮後，一定又會再掀起軒然巨波。」

他接着又說道：「那老曾害死了桃仙女之後，必然已露出了猙獰面目，所以桃東來才會知道自己有眼無珠，錯信了這小人。」

雍大娘忽然道：「桃東來的事，你已說得很清楚了，本座現在想知道的，是高島主現在在甚麼地方？」

老大道：「師父早已離開了海蛟島，咱們以爲他去了仙女島，但仙女島也沒有他老人家的踪跡，所以，咱們就決定東來中土，找尋師父。」

雍大娘道：「你們找着了沒有？」

老二道：「終於找着啦，師父就在鄆城！」

雍大娘說道：「你們怎會找到鄆城去的？」

老二道：「這件事，說來也是話長得很，本來，咱們是找不着師父的，但咱們東闖闖，西逛逛，却在大郎鎭上遇見了一個人。」

雍大娘說道：「三位大法師又遇見了誰？」

老三道：「他是一隻混蛋鴿子。」

雍大娘「哦」的一聲，道：「是不是飛鴿丁神通。」

老二點點頭，道：「正是這個要錢不要命的烏龜鴿子。」

雍大娘笑了笑，道：「他要了你們多少銀子？」

老三道：「十兩。」

雍大娘道：「三位花了十兩銀子，在他身上買到了甚麼消息？」

老二道：「不知道。」

雍大娘一怔：「你們怎會不知道？」

老二道：「不是咱們不知道，而是丁神通說他甚麼也不知道。」

雍大娘道：「旣然他甚麼都不知道，爲甚麼還要收十兩銀子！」

老三道：「這王八鴿子說：『我若知道高島主在甚麼地方，也就不會只收十両銀子了。』我勃然大怒，正要給他打三拳，再踢六脚，這死鴿子却又說道：『雖然我不知道，但總會有人知道高島主在甚麼地方。』老大立刻就把我推開了。」

老大緊接着說：「丁神通說：『你們的師父，現在已經成爲大人物了，許多許多武林高手都在找他。』我聽了甚是高興，說：『他老人家德高望重，中原武林豪傑知道他從海蛟島來到了這裏，當然是人人都渴望拜會拜會他的。』」

老二忽然冷笑一聲，接道：「誰知道灰孫子烏龜鴿兒說：『許多武林高手找高島主，可不是要拜會他，而是要把他一刀宰了。』我怒跳了起來，喝道：『是那一帮那一派的猢猻敢對我師父無禮？』丁鴿子呵呵一笑，道：『那可數不清了，沒三十也最少有二十九帮派！』我呸的一聲：『我師父又不是採花大盜，爲甚麼會有幾十門派的人找他算帳？莫不是這些人都一起瘋了？』」

老三又跟着說：「我把丁神通揪了起來，喝道：『小丁，你的金漆招牌是不是鬆上了狗血豬糞？你的鳥嘴是不是喝多了貓尿？怎麼竟然胡說八道？說有這許多武林高手要殺咱們的師父？』這位丁先生搖搖頭，嘆了口氣，道：『這十両銀子我不賺啦，以免給三位大爺問得快要斷氣。』我不等他交回銀子，已再把十兩銀子塞在他的手裏，道：『你要說老實話，不然，海蛟島的倒行逆施分筋錯骨追魂奪命大法可不是好受的。』那扁毛畜牲一聽見這種酷刑，嚇得差點昏倒過去，立時說道：『不要動刑，我說老實話啦。』」

雍大娘「唔」一聲，道：「丁神通怎麼說？」

老大道：「這個瘦骨丁說：『高島主在半個月前，在紫氣宮跟蓬萊敎的新任敎主打了一場硬仗，當時，高島主帶着八九十個武林高手，但結果還是給新敎主的精兵殺得落花流水，終於潰不成軍了。』我吃了一驚，便問：『蓬萊敎的敎主，不是桃東來那老頭兒嗎？怎麼又會弄出了一個新敎主來？』這個阿丁說：『桃東來巳失勢啦，新的敎主是曾宗揚，現在紫氣宮主人，也不再是姓桃，而是姓曾！』我暗叫不妙，這呆鴿子又說：『聽說，高島主跟曾宗揚所說統領的帮派苦戰很久，連桃東來也巳戰死了，後來，有幾個幪面人突然出現相助，這些幪面人都是使劍的好手，其中一個更是劍術超羣，終於爲高島主殺出了一條血路，高島主曾經說，我死不要緊，桃桃兒可萬萬不能有半點損傷。』我立刻追問桃桃兒是甚麼東西，是不是個蟠桃，好吃不好吃，那婊子鴿兒却大笑，道：『她是個女娃娃，是桃東來晚年所生的小女兒。』我聽見了又是高興，又是驚慌，高興的是桃仙女原來有個小妹子，驚慌的是這女娃娃有了危險，不知道會不會慘遭奸人殺害，我再問這頭笨鴿，但問了一囘，巳問不出甚麼新鮮的答案來，這才放了他，讓這傢伙不必再担心老三的『倒行逆施分筋錯骨追魂奪命大法』。」

衆人聽了，都知道這「倒行逆施分筋錯骨追魂奪命大法」又是吹牛之作，不禁暗暗失笑。但也有人暗暗佩服，他們佩服的並不是這種「吹牛酷刑」，而是三怪給飛鴿丁神通所加上的「特別稱呼」。

這三怪先後稱呼丁神通爲：混蛋鴿子，要錢不要命的烏龜鴿子，丁神通，死鴿子，灰孫子烏龜鴿兒、丁鴿子、小丁、丁先生、扁毛畜牲，瘦骨丁、阿丁、呆鴿子，婊子鴿子，而最後一句稱呼，則是「這傢伙」，也是比較客氣的一句。

老大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說話之後，老三接着道：「根據飛鴿丁神通所說的一切，咱們決定找尋要追殺師父的人，找了兩天，咱們終於找到鄆城來。」

老大道：「才到鄆城，咱們就知道，白雲派的掌門裘髯仙，正在追殺師父，咱們當然不會放過他，咱們打了幾百個囘合，師父終於出現了，他叫咱們滾，又說他一個人就可以宰掉裘老賊，咱們爲了不想拖累師父，所以只好暫時離去，在這開封府等待他老人家。」

雍大娘雙眉一軒，道：「高島主一定會到開封嗎？」

老大道：「師父以前常說：『開封府宏慶樓酒菜俱妙，有機會萬萬不可錯過。』鄆城與開封相距不遠，所以咱們預料師父必會來到這裏。」

衛空空忽然掩額大罵：「三位怎麼蠢得如此可怕？令師巳揹着天大的痲煩，爾等身爲他老人家弟子，却唯恐天下不知師父身在何處，嘿嘿！嘿嘿！我若是三位的師父，恐怕立時就要氣得嘔血斃命！」

老大猛然一驚：「啊呀，這便如何是好？」

雍大娘陰惻惻地一笑，道：「不必聽這小子胡言亂語，他現在正是自身難保，瞧，這大胖子是他的好朋友，但鬧了大半天，他還不是束手無策嗎？」

衛空空沉着臉，道：「唐大少爺巳給你們蛇谷中人整弄得夠了，再不放人，只怕後果堪虞。」

雍大娘道：「人，本座是會放的，但衛大俠也要答應本座的條件。」

「有甚麼條件，請說！」

「離開開封，囘杭州去！」雍大娘斬釘截鐵地說。

衛空空考慮了良久，正要開口答覆，長街之上忽然殺聲震天。

護嬌娃紫氣罩蓬萊

開封袁宅，是大戶人家。

這宅院主人袁亭南，既是富甲一方的員外，也是開封府著名的大善人。

兩年前黃河水災，袁員外慨捐白銀二十萬両，白米九萬斤，救活了不少災民。

人人都說：「善惡到頭終有報。」

但這一天，袁亭南的家却給大火燒了，這是不是蒼天瞎了眼睛？

× × ×

目睹這一塲火災發生的人，都知道這塲大火並不是蒼天瞎了眼，這絕不是甚麼意外。

起火的地點，最少有七八處。

縱火者身手矯捷，來去如飛，顯然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中人。

袁宅之中，滿門老幼，連同從僕侍婢，總共五十九人！

但大火雖起，巨宅內外，却是未見任何混亂之象。

連縱火者也爲之錯愕不巳。

這羣縱火兇徒，爲首的是個金衣人，他戴着一副薄薄的金絲軟面具，在火光掩映下，看來更覺詭秘莫測。

沒有人能透過這副面具看見他的臉孔，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好像能夠看穿任何人心裏所想着的任何事。

這一對眼睛是深沉的，可怖的。

擁有這種眼睛的人，必然具有大才智，也只有具有大才智的人，才能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大事也分好與壞，大好事固然極好，而大壞事却是極壞。

這金衣人幹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 × ×

金衣人正在大火塲外。他左顧右盼，他的手下却在東尋西找。他們在找人。

這座佔地廣闊的巨宅，本來處處地方都有人，但火光一起，這些人居然一個都不見了，就像是水泡泡一般，忽然間就在眼前消失了踪影。

對於金衣人來說，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奇事。

但這金衣人絕非愚人，他比任何人都更精明，更老練。

他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這屋子有秘道，而且他們一早就預料到本敎中人會殺進來！」金衣人忽然憤怒地在咆哮！

他一生氣，他身邊的手下就臉色發白了。

立刻有四個人跪了下來，滿臉懼色地說：「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金衣人一招手，威嚴十足地說：「起來，現在並不是爭着認錯的時候。你們也不該死，該死的是桃老匹夫！」

一個錦衣金靴的中年漢子立時應聲說道：「對！桃老匹夫最該死。」

另一個白鬚老者也接道：「最該死的桃老匹夫巳經死了，曾教主才是本敎的眞正救星。」

其餘兩人也想緊接着說下去，金衣人却巳揮了揮手，示意不必多說。

他揮一揮手，就再也沒有人敢說半個字了。

金衣人沉默了許久，忽然叫了一聲：「蕭香主！」

那白鬚老者立時應聲而出，道：「屬下在。」

金衣人道：「你敢確定，那個老尼姑，姓舒的臭丫頭和桃老匹夫的小女兒都在袁宅？」

蕭香主恭聲回答：「回稟教主，屬下是親眼看見她們進入袁宅的。」

金衣人冷冷道：「但袁亭南是甚麼人，你查清楚了沒有？」

蕭香主道：「袁亭南乃開封鉅富，爲人樂善好施，跟青萍派的寒齡師太頗有淵源，據說兩人是表姐弟關係……」

金衣人道：「除此之外呢？」

蕭香主道：「屬下所知的，就是這幾點。」

金衣人道：「你有沒有跟開封分舵舵主韓森村聯絡過？」

蕭香主道：「由於事情急不容緩，屬下未有餘暇會見韓舵主。」

金衣人沉聲說道：「本座現在要召見他。」

蕭香主道：「屬下這就派人去找韓舵主到此。」

金衣人揮了揮手，道：「不必找了，本座在途中巳派員把他召喚於此。」

說到這裏，聲音一沉，忽然喝道：「韓森村！」

立刻有個灰衣漢子應聲而來，道：「屬下在！」

金衣人「唔」的一聲，道：「你到此多久了？」

韓森村道：「屬下剛到不久。」

金衣人道：「袁亭南是開封鉅富，你是本敎開封分舵舵主，現在本座問你，袁亭南到底是甚麼人？」

韓森村道：「袁亭南是桃東來的私生子。」

金衣人嘿嘿一笑，道：「答得好！但你怎知道這等重大秘密？」

韓森村道：「屬下從前是桃東來與袁亭南之間的橋樑，桃東來並非時常見他，但却又想知道他一切情況，所以就派屬下看管着袁亭南。」

金衣人道：「袁亭南是否知道，他的親生老子就是紫氣宮的桃東來？」

韓森村道：「袁亭南早已知道。」

金衣人道：「這對父子感情如何？」

韓森村道：「兩人見面雖少，父子之情却是不淺。」

金衣人道：「照你所知，袁亭南會不會武功？」

韓森村道：「一定不會。」

金衣人道：「何以敢如此肯定？」

韓森村道：「袁亭南雖是桃東來之子，但兒時曾害過一場大病，後來雖然僥倖不死，却巳經脈大損，不要說練武，就是多走幾步，也會支持不來。」

金衣人道：「外傳袁亭南與青萍派寒齡師太頗有淵源，是否屬實？」

韓森村道：「寒齡師太與袁亭南之養父袁壽芳是同父異母姐弟，是以袁亭南該叫她爲姑母。」

韓森村每說一句，蕭香主的臉色就更難看幾分。

金衣人忽然冷冷一笑，兩眼如電般直視着他：「蕭影魂，你聽見了沒有？」

蕭香主渾身冷汗直冒，顫聲道：「屬下聽得十分清楚……」

金衣人道：「韓舵主之言，你認爲可靠不可靠？」

蕭香主呆了一呆，良久才道：「韓舵主曾跟隨桃東來多年，對這等事情，該比屬下更加清楚。」

金衣人喝道：「本座只是問你一句，韓舵主的說話可靠不可靠！」

蕭香主遲疑了一會，才道：「韓舵主之言，自然是很可靠的……」

金衣人嘿嘿一笑，道：「韓舵主是本敎在開封府內的首要人物，你在敎中職權雖比他高，但如今進入此地執行任務，就該先跟韓舵主作出呼應才對！」

蕭香主滿頭是汗，道：「這是屬下一時疏忽之過……」

「既然知道犯了疏忽之過，本座也不會怪罪於你。」金衣人緩緩道。

蕭香主面露喜色道：「謝教主。」

金衣人却又道：「本座知道你對本敎很忠心，桃老兒垮台，你的功勞着實不少，所以，你也該好好休息一下了。」

蕭香主面色大變，急急跪下，磕頭不止：「教主，你說過不會怪罪屬下的！」

金衣人冷冷一笑，道：「本座雖然不會怪罪於你，但你犯了這樣嚴重的過錯，難道你自己不會好好反省反省嗎？」

蕭香主顫聲道：「屬下巳知錯了，屬下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疏忽——」

「斗胆！」金衣人倏地喝道：「普天之下，誰敢說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因疏忽而犯錯？你並不愚蠢，難道到了如今，還不知道自己最大的罪狀是甚麼嗎？」

蕭香主面色有如死灰，道：「屬下不知道，屬下眞的不知道。」

金衣人冷冷道：「老實說，本座早巳知道袁亭南是甚麼人，也知道這一次圍剿袁府，必然不會那麼容易成功。」

蕭香主呆住。

只聽金衣人接着說道：「但本座仍然派遣你到這裏主持大局，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

蕭香主巳冷汗如醬，雖然唇片啓動，但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金衣人冷哼一聲，接道：「兩年前，你曾到開封府，是也不是？」

蕭香主心中一沉，遲疑了一會，終於頷首道：「不錯，那一次屬下是爲了買藥而來。」

金衣人道：「那幾種珍貴的藥材，除了開封一帖堂之外，鄭州長蘆藥局，邯鄲午氏藥店，大名府草農堂都絕不缺貨，你怎麼近路不走，有逾百下屬不用，居然親自來到這裏來？」

蕭香主道：「一帖堂貨色最好……」

「貨色最好的不是一帖堂，而是丁香樓的粉頭！」金衣人的聲音倏地轉變得更加嚴厲：「尤其是銀蝶，她比你府上的六個妻妾都漂亮得多！」

蕭香主陡地抬起了頭，向韓森村望了一眼，他這一望的時間雖然十分短暫，但目光中却是充滿着仇恨和怨毒之意。

「你不必這樣望着韓舵主！」金衣人冷冷一笑，道：「韓舵主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知道本座最討厭的，就是挑撥離間，公報私仇的小人，銀蝶這件事，他自始至終沒有向本座提起。」

蕭香主的目光垂了下去。

金衣人接道：「但本座却知道，韓舵主爲了要救銀蝶，曾經得罪於你，而他非救銀蝶不可，是因爲銀蝶是他一個窮親戚的女兒，而銀蝶最討厭的男人，偏偏就是你這位蕭香主，她對韓舵主發了一個毒誓，說只要你把她強搶回去，她就一定嚼舌自盡。」

蕭香主這一次連頭也垂了下去，他巳無話可說。

金衣人目光一轉，凝視着韓森村的臉，道：「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韓森村躬身回答：「是的。」

金衣人道：「你爲何一直不向本座說及？」

韓森村道：「這等無關重要的小事，屬下不敢煩擾教主。」

金衣人冷笑道：「但對蕭香主來說，却是絕非小事，你可知道，在這兩年之內，他曾三次向本座訴說你的不是？」

韓森村道：「教主英明，屬下相信教主一定會有公正的決斷。」

「難得你對本座有此信心！」金衣人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才道：「實不相瞞，蕭香主加在你頭頂上的罪名，雖然並不太嚴重，但按照本座的規矩，這些罪狀已可以讓你武功盡廢，然後剜目斷足，充軍至塞北之外。」

韓森村面色一變，但却還是沉默着。

只聽金衣人接着又道：「但本座的眼睛不瞎，耳朵不聾，人也沒有糊塗得是非不分，蕭香主雖然想陷害你，但本座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動你一根毫髮。」

韓森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教主明察秋毫，屬下感激不淺。」

金衣人道：「你不必感激本座，最重要的，是你根本未曾犯錯，蕭香主只是想借刀殺人而已。」

蕭香主臉上巳無一絲血色。

但他突然嘴角流出血，而且流得很厲害。

金衣人嘆了口氣，良久才道：「銀蝶的毒誓，居然報在你的頭上來了，這眞是異數，這眞是異數！」

蕭香主巳痛苦地在地上亂爬，韓森村突然在他的背上刺了一劍。

金衣人瞧着韓森村，又道：「蕭影魂自作自受，你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從這一刻開始，你就是天楓堂的香主，本座相信你不會令人失望。」

韓森村忙跪拜道：「教主洪恩，屬下沒齒難忘。」

金衣人道：「如今正是多事之秋，韓香主不必太多禮了。」

韓森村應了一聲，然後緩緩站起。

金衣人環顧四週一眼，忽然冷冷一笑，道：「好狡獪的袁亭南，他分明早有準備，所以才能迅速地把家眷莊丁帶走，此人實不可留。」

韓森村說道：「要不要派人去搜索一下？」

金衣人搖搖頭，道：「不必了，就算搜也不知從何搜起。」

這時候，火燄巳把袁府燒得七七八八，在大大小小的房舍樓閣裏，再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人。

袁府裏的人當然都巳走了，否則金衣人的手下一定可以看見火場中混亂叫喊的情況。

但火場裏很平靜，好像燒掉的只不過是一堆巳棄置了的垃圾。

就在火光熊熊之中，忽然有三條影子跳入火場內！

他們「跳」的姿勢十分怪異，居然是背對着火「跳」過去的。

韓森村目光銳利，一眼就巳看出這三個人並不是自己跳入火裏，而是早巳給人殺掉，然後再被拋入熊熊烈火之中的。

「教主！」韓森村驚叫了一聲。

金衣人沉聲道：「韓香主，你去把那人的腦袋砍下來。」話猶未了，又有兩個人給拋入火燄裏。

韓森村身形立時向前疾飛而起，他一面向前急衝，腰間一柄鐵刀也同時脫鞘而出。

當他向前疾標十來丈後，巳看見一個人，正站在一株大榆樹下，冷冷的瞧着自己。

這人先後把五個人拋進火場裏，而那五個人，全都是金衣人的手下。

韓森村心想：「教主剛把自己擢升爲香主，正好殺掉此人，在教主面前一顯身手。」

他向來自詡家傳刀法十分厲害，雖見對方連殺五人，但仍然胸有成竹地揮刀奔殺過去。

「嗨！」韓森村一刀直砍，只見刀鋒上帶着苦練多年的內力，實在勢道凌厲，虎虎有威。

那人叫了一聲：「好刀法！」說着也一刀揮了出去。

剎那間，只見兩道刀光有如霹靂般閃起，刀光閃過後，兩人都向後倒退三步。

韓森村嘴角浮現出一種奇怪的笑容：「你剛才是不是說『好刀法』？」

那人點頭，道：「你沒有認錯。」

韓森村道：「既然你說我法刀好，爲甚麼我現在仍然敗了？」

那人沒作聲，但韓森村背後却有人嘆了口氣，說道：「龍城璧這樣說，並沒有錯。」

韓森村駭然道：「是……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

背後那人緩緩地接着說道：「若不是雪刀浪子，你又怎會連人家的一刀也接不住？」

韓森村淒然一笑，他半邊胸膛都已染滿了鮮血。

他背後那人 正是金衣人。

而這神秘的金衣人．也就是蓬萊教的新任教主曾宗揚！

× × ×

曾宗揚在蓬萊敎裏，一直都是個很沉得住氣的人。

最少，他比桃東來還冷靜得多。

所以，桃東來雖然武功蓋世，到最後還是敗亡在老曾手下。

只聽得曾宗揚又緩緩地接着說：「龍城璧說『好刀法』，絕對不會有錯，但却有兩個可能。第一：他說好刀法的人並不是你這位韓舵主，而是說他自己的八條龍刀法。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雖然他在讚你的刀法好．但他的刀法比你更好．所以，你最後還是不能不敗，不能不死！」

韓森村面如死灰，手一鬆，鐵刀「嗆」的一聲跌落在地上。

他同時緩緩地轉過了身子，望着面上戴着薄薄面具的曾宗揚：「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曾宗揚淡淡道：「死在雪刀浪子的刀下，這並不能算是丟臉。」

韓森村突然怒叫了起來，嘶聲道：「你早就知道他是誰，也知道我連一刀也接不住，爲甚麼還要我上前送死？」

曾宗揚笑了笑說道：「不錯，本座就是要你送死，這只怪你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

韓森村慘笑一聲，道：「這眞是報應，我對不起桃東來，是我害了他，如今報應來了！報應來了……」

他這幾句說話，正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他現在才後悔，却是已經太遲了。

龍城璧那一刀，在他胸腹間劃了一道半尺長的口子，這道口子雖然不算太長，但却刺得極深，韓森村勉強支持到這時候，最後還是身子僵硬地倒了下去。

曾宗揚只是瞧着龍城璧，兩人互望了很久，他才淡淡地說道：「聽說五年前，你曾經到過海蛟島上作客？」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海蛟島是個很好的地方，我在那裏住了半個月，離去的時候實在很捨不得。」

曾宗揚道：「但你可曾聽說過，海角巨靈神高一冲是個很難相處的人？」

龍城璧說道：「當然聽過，而且在我初出道江湖的時候，就已聽人說過了不少次。」

曾宗揚道：「但你却居然能在那島上，一獃就獃上了十幾天。」

龍城璧道：「這是緣份。」

「緣份？」

「不錯，高島主的脾氣雖然古怪一點，但却是個至情至性的好漢。」

「你和他一見如故嗎？」

「恰恰相反。」龍城璧悠悠地一笑，道：「在下第一次遇上高島主，就跟他大打了一場。」

曾宗揚「哦」的一聲，道：「原來是不打不相識。」

龍城璧道：「一見如故固然是人生樂事，大打一場之後才交上的朋友，往往也是同樣値得珍惜。」

曾宗揚道：「所以，只要高一冲有事，你就絕不會袖手旁觀？」

龍城璧道：「不錯，因爲倘若在下出了岔子，高島主也一定會全力相助的。」

曾宗揚道：「但這一次，高一冲闖了彌天大禍，你是絕對救不了他的。」

龍城璧道：「能否救得了他，那是另一回事，但最少總要盡幾分力，否則只怕晚上很難睡得着覺。」

曾宗揚道：「閣下果然是個重義氣的好漢，但本座可以告訴你，高一冲已在鄆城死了。」

龍城璧深深地吸了口氣，曾宗揚望着他，又道：「你不相信嗎？」

龍城璧聳了聳肩，道：「就算你不說，我也猜到了幾分，他本該已到了開封的，但直到如今，大家還沒有聽見高島主的消息。」

曾宗揚說道：「你是不是很想爲他報仇？」

龍城璧道：「高島主若眞的有了不測，要爲他報仇的人又豈止我一人而已？」

曾宗揚說道：「但你最少應該是第一個。」

龍城璧道：「也許是的，但只要害死高島主的人仍然活着，那麼要爲他報仇的人就絕對不會有最後一個。」

這話有點玄，但却並不難懂。

——一個死了，還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至千千萬萬個，而這些爲了正義，爲了友情而敢於犧牲的人，是永遠不會給邪惡勢力滅絕的。

還有，這種復仇，已不僅限於是對付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江湖組合，而是正義向邪惡作出徹底的決戰。

曾宗揚笑了，他的笑聲聽來就像是午夜裏的貓頭鷹。

「浪子，你應該知道，高一冲這次是在跟誰作對罷？」

「這人當然就是你！」龍城璧忽然緊繃着臉，聲音也轉趨嚴厲：「老曾，你雖然手段毒辣，城府深沉，但想一下子就把桃宮主連根拔起，只怕還沒那麼如意！」

曾宗揚直視着他：「你也算是桃東來的根嗎？」

龍城璧道：「是的。」

曾宗揚道：「但本座從來沒有聽見他提起過你。」

龍城璧道：「桃宮主本來就不認識我這個武林小輩，我也從來沒有拜會過他老人家。」

曾宗揚道：「但你現在却要爲了桃東來的事，來跟本座作對！」

龍城璧道：「桃宮主雖然不是甚麼仁義大俠，也算不上是正人君子，但若和你這位叛徒相比，他老人家却強勝過你千萬倍。」

曾宗揚「嘿嘿」一笑，道：「好啊！既然你極憎厭本座，何以還不動手？」

龍城璧道：「現在動手，划不來！」

曾宗揚道：「怎麽划不來？」

龍城璧道：「敵衆我寡，一動上手，在下必定會大大吃虧。」

曾宗揚怪笑一聲道：「本座還以爲，你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勇。」

龍城璧說道：「匹夫之勇，難完成大事。」

曾宗揚道：「如此說來，閣下是留以有待了？」

龍城璧道：「除魔降妖，本來就不必急於一時。」

曾宗揚陡地大笑，道：「好狂妄的口氣，你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敢來捋本座的虎鬚，拔本座的虎牙？」

龍城璧說道：「反正是有一場熱鬧，咱們何不等到三天之後，在朱仙鎭一較高下？」

曾宗揚哈哈一笑，道：「三天之後，朱仙鎭本來就是好戲連場，八派十一帮的刀劍大會，就在鎭上舉行，你想在那一天把場面弄得更加熱鬧，本座若不奉陪，那就太沒意思了。」

龍城璧也學着他，皮笑肉不笑地「哈哈」一番，道：「就只怕你害怕太熱鬧的地方，不敢殺入朱仙鎭去。」

曾宗揚道：「這種激將的說話，實在多此一擧，袁亭南今日溜得快，就算是他袁家祖先有靈好了，朱仙鎭一役他若敢親自到場，本座才算是佩服他！」

龍城璧又是「哈哈」一笑，也不再說甚麼，掉頭就走。

曾宗揚凝視着他的背影，眸子裏湧現出一種可怕的殺機。

但他一直沒有動手。

他知道，龍城璧正在忍耐着。

龍城璧能够忍耐着，自己爲甚麼不能忍？

× × ×

袁府失火，固然是燒得天昏地暗，而在宏慶樓頭，更是殺聲喧天，血濺處處。

雍大娘拑制着唐竹權，正欲要脅衞空空之際，宏慶樓門前，却有十幾個人厮殺起來。

那三個怪人乍聞激戰之聲，不禁精神大振，老大首先說：「外面打得天翻地覆，準是師父來也！」

老二道：「不對，師父只有一人，怎會打得如此熱鬧？」

老三道：「一個打十個，就會熱鬧起來啦！」

老大道：「若是一個只打九個，是否就不算熱鬧？」

老二道：「一個打十個，自然比一個打九個熱鬧得多。」

老三道：「若是一個打十一個，那就更加熱鬧百倍了。」

老大皺眉道：「一個打十一個只比一個打十個多了一個，比一個打九個也只是多了兩個，最多只能算是熱鬧一點點而已，便連一倍也多不上，又怎會更加熱鬧百倍起來？」

老二道：「其實一個打九個跟一個打十個都是差不多，就算是一個打十一個十二個也差不到甚麼地方去，但師父若加上了咱們三個，那就是四個打九個或者是四個打十個，又或者是四個打十一個，那才是眞眞正正的熱鬧哩！」

老大點頭不迭，說道：「對極了，若師父一個人可以打九個，再加上咱們三個，那麼四個人就可以打三十六個，若師父一個打十個，咱們四個就可以打四十個，如此類推，想不熱鬧得天旋地轉也很難的了。」

老三奇道：「熱鬧會使天旋地轉嗎？這個究竟怎樣旋轉法？」

老二道：「問是多餘的，咱們出去打一場硬仗才是正經事。」

老三道：「爲甚麼一定要說打硬仗？說是打軟仗不行嗎？再說，世間上有不少好漢能以一擋百，甚至擋千擋萬，已是萬夫不當之勇，倘若師父在外面正在以一擋萬，那麼再加上咱們三大法師，豈不是可以抵擋四萬大軍嗎？」

老大道：「『抵擋』兩字太不中聽，好像咱們只是一味落在下風負隅頑抗似的，所以應該說是『殲滅』，那才够威風凜凜！」

老三大笑，道：「如此好極，咱們且殺將出去，把那四萬大軍殺得人仰馬翻，片甲不留！」

他說到「片甲不留」這句話的時候，老大和老二已跳越過欄杆，身如怪鳥般飛瀉下去。

老三唯恐慢了，也立時急追跳下去，但他才跳過欄杆，下面已有人一劍揮斬上來。

「啊呀！」老三怪叫了一聲，總算他身手不慢，雖然人在半空之中！仍然能够側身飛閃開去，但那九劍又再緊逼過來，就像是影子一般寸步不離老三的身子。

老三畢竟全然沒有預料到一跳下去就有人疾攻上來，可說是吃虧之極。眼看這一劍再也難以躲避開去，忽然又有一道青光，從下面暴飛而至。

老三心想：「這次命可休也矣！」

誰知第二道青光却不是射向他，而是把第一個擊殺老三的人頭砍掉下來。

老三往欄杆外一跳，以至落到地面上的時間，只是極其短暫，最多也只比眨一眨眼間稍爲長久些少而已，但就在這一瞬之間，老三已在死亡邊緣上打了一個轉回來。

老三才站在地面上！就聽見一人在身邊說：「我叫小五，杜小五。」

老三瞧了那人一眼，笑道：「很好，你的劍法很好，但名字更好。」

小五一笑，道：「這名字簡單平凡，有甚麼好？」

老三道：「我是老三，你是小五，老三當然比小五大，所以我大可以稱呼你一聲五弟啦。」

小五搖搖頭，道：「不對，你且伸出三根手指，然後又用另一隻手伸出五根手指，看看到底是三根手指大還是五根手指大？」

老三道：「不用伸了，當然是五比三大。」

小五道：「這就是了，所以小五比老三還是要大得多的。」

老三大不服氣說道：「這算是甚麼道理？」

小五道：「道理中的道理！」

老三道：「但老二却一直說他比我老

三大。」

小五說道：「這是他一直都在騙你之故！」

老三大怒，道：「對了！老二自出娘胎便一直在騙我，我現在就要去打扁他的鼻子。」

小五笑道：「他一出娘胎就騙你，但那時候你又在甚麼地方？」

老三抓了抓下顎，一時之間糊塗不堪，這大大小小先先後後的簡單問題，他居然弄來弄去還是弄不清楚。

小五越看越好笑，冷不防兩支鐵槍同時分從左右戳殺過來。

小五長劍一盪，把右邊一支鐵槍挑開，老三同時怒喝，急抓左邊鐵槍，順勢猛力向前推出一掌，那使槍的人料不到對方掌勢來得如此急速，正待變招自保，老三却擰腰翻身飛起，居然撤掌換脚，一脚重重蹬在那人心窩之上。

這兩三下招式雖然簡單，但却勢如浪潮，一氣呵成，那人心窩中了一脚，登時大叫一聲，仰身跌倒地上。

這時候，小五也已殺了另一名敵人，老三叫道：「外面熱鬧得很，咱們殺將出去！」

小五道：「三弟，你拳脚功夫好厲害，五哥佩服得緊。」

老三「唔」了一聲，雖然明知自己忽然做了「三弟」，此事甚是不妥，但「五比三大」這種計算法，却又是「合情合理」，也就只好就此「唔」聲含糊地混過去就算。

這時候，宏慶樓外，正有十幾個人展開激戰，老三大叫着道：「師父，勇勇來也！」

他才叫出了六個字，已有十七八件暗器向他身上招呼，老三騰挪閃避，餘下來還有四五枚金錢鏢，全都給小五用劍削成兩截震飛開去。

老三又在大叫「師父」，老大陡地喝道：「師父還沒有來，你在叫甚麼鳥？」

老三一怔，接着道：「既然師父沒有來，咱們爲甚麼要打架？」

老大道：「師父雖然沒有來，但他老人家的『神蛟木令』却已來了。」

老二的聲音也在另一邊响起，道：「這叫化子是師父時常提起的丁黑狗……」

「黑狗乃補身妙品，師父是最愛吃的。」老三哈哈一笑：「想不到丐帮弟子也有此等雅號。」

老大道：「這不是甚麼雅號，而是眞眞正正的名字，你們千萬別胡說八——吔！」原來他只顧說話，腿上給一個黑衫漢子砍了一刀，所以「吔」聲叫了起來。

這黑衫漢子一刀得手，又再進招，冷不防有人從後面一拳打了過來。

等到那黑衫漢子聽見剛勁拳風逼至的時候，再想閃避已太遲了。

只聽見「蓬」然一聲，那黑衫漢子立時向前急仆丈二，嘴裏「哇」的吐出大灘鮮血來。

老大立時把他的刀搶了過來，不由分說連斬八刀，他一面斬一面罵：「他奶奶個熊，你這刀法算是老幾？也不瞧瞧老子這手『排山倒海驚天動地羅漢觀音密宗大刀印』，這才教你祖宗三十八代都瞧得屎滾尿流放屁掉眼淚！呸！斬斬斬斬斬斬！」

在他身旁的丁黑狗不禁聽得爲之嘖嘖稱奇，甚麼「排山倒海驚天動地」、「羅漢觀音」也還罷了，最後那五個字眞是聽得令人連耳朶也直豎起來，須知西藏密宗大手印功夫名震中原，那自然是人盡皆知的，但「密宗大刀印」這名堂，丁黑狗却是從未聽說過。

不消說，這又是在瞎扯吹牛，但不管他瞎扯也好，吹牛也好，這八刀委實極其厲害！只見刀光霍霍，直上直下地猛攻將過去，那黑衫漢子本已受傷，這八刀他如何還能閃避得了！等到老大連叫幾聲「斬斬斬斬」之際，他的左右臂骨已同時折斷，臉上、脖子上各吃兩刀！還有兩刀，更在他胸膛間剖開了兩條長達尺半的口子，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沒有任何人還能活下去，就算要讓他死三次，這些重創還是未免嫌太多了。

老大砍了那人八刀，怒氣稍平，轉睛一望，見一拳傷了黑衣人的是個黃衫漢子，不禁抱拳一笑，道：「大恩不言謝，但你這點小恩，我是非要謝過不可的。」

黃衫漢子也抱拳一笑：「俺叫秦滄，甚麼大恩小恩的，秦某愧不敢當。」

老大咧嘴一笑，道：「大丈夫講究的是恩怨分明，你若救了我最親愛的人，譬如說是我師父，這就是大恩，你若救了我，那就是中恩，中恩者，即是不大不小之恩也，但你剛才就算不出拳揍那厮，我也决不會死在那厮手下，只不過你揍了他一拳，我動手奪刀殺他就更容易一點而已，所以這就只能算是小恩，雖然你秦老兄必然他媽媽的施恩莫望報，但我職責所在，還是非要向你說一聲多謝不可。」

秦滄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而且又感到大爲奇怪，忍不住問：「你有甚麼職責所在？」

老大又是呵呵一笑，接着却臉色一轉，一本正經地說道：「本人忝爲東海海蛟島島主座下首席大弟子，又是威震大江南北兩路中原三大法師之首，所以本大法師若其身不正，行事顚三倒四的話，影響之鉅大，實在是難以言喻的。」

秦滄聽得如在霧中，只好忍住了笑也煞有介事般說：「原來如此，秦某佩服！佩服！」

這時候，形勢已漸分明，原來宏慶樓外一場混戰，是朱喬、丁黑狗、杜小五和秦滄發動的，這四人的武功雖然參差，但却很合得來，再加上三怪殺出，看守在宏慶樓外的一羣黑衣人終於潰不成軍，非死即傷，只剩下兩人狼狽地逃了出去。

但這些黑衣人，是從蛇谷來的？還是曾宗揚直接派來的手下，三怪可懵然不知了。

至於朱喬等人也是不甚了了，他們只知宏慶樓內殺機四伏，又聽說唐竹權和衞空空也在樓上，正要上樓看個究竟，却給這羣黑衣人攔截，終於打了起來。

幸而那羣黑衣人的武功！並不算厲害！衆人總算是大獲全勝，接着，小五首先直向宏慶樓衝了上去。

但他才奔上一半樓梯，就已聽見一陣驚人的巨响，從樓上傳了下來。

小五抬頭一望，不禁嚇了一跳，只見

一個人，正蜷着身子，從樓梯間滾動着直跌下來。

若是普通人這樣子跌下來，聲勢絕不會如此浩大，但這人並不尋常，當他蜷着身子的時候，那裏還像是一個人，簡直就像是巨熊一般，又像是山崩了，一塊大得驚人的石頭，正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疾滾而至。

由於這人滾動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宏慶樓的梯級已有幾處給他撞得「喀喇喀喇」响個不停，雖然沒有給他弄塌，却也爲之崩斷不少。

而就在這人滾動下來的時候，丁黑狗已叫道：「是唐大少爺！」

其實，他這一叫未免有點多餘，若不是唐竹權，又有誰能在滾下來的時候發生如此驚人的震動聲响？

這團肉球來勢洶湧，他不但可以壓扁一個人，甚至可以壓扁一頭大河馬。

小五不是大河馬，也不是小河馬，就說他是馬，也只是一隻很細小很細小的小馬而已。

但小五的勇氣却比大河馬的還大，當他知道這人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時候，神情立時就由驚詫變爲冷靜起來了。

他不但沒有閃避，反而向上迎衝過去，要把唐竹權龐大的身軀接住。

丁黑狗失聲叫道：「小心！」

話猶未了，唐竹權已滾跌下來，小五居然眞的把他抱住了。

老三在後面大笑，道：「你抱住了一個好胖好大的娃娃！」

小五抱住了唐竹權，雖然勉強可以支持得住，但額上已淌出汗水，更有一條條靑筋怒凸起來。

唐竹權瞧着他，立刻就說：「你懂不懂解穴？老子給人點了幾處穴道，自己衝開了三四處，但還有商陽、神門、少冲三個穴衝之不開……」

小五還未回答，老三已標了上來，笑道：「這可容易之至。」就在說着這六個字之間，他已把唐竹權這三個穴道拍活過來。

小五一皺眉頭，說道：「你不會攪錯罷？」

老三也是皺着眉，道：「我是中原三大法師之一，這點小小法門又怎難得倒我呀？」

就在這時，唐竹權雙臂一伸，大叫道：「老子又來也！」

小五當然不再拖住他了，他向小五說了一聲多謝，接着又向樓上衝了上去。

但他才衝上去，又有一陣砰然巨响傳來，原來又有一人從上面滾動而至。

唐竹權一見這人滾下來，立時怒吼一聲，不由分說一拳撞了過去。

那人挨了一拳，却也沒有出聲，身子依然向下面直滾下去。

小五側身揪住那人，老三「呵呵」一笑，道：「這混蛋叫白吼山，咦，他媽媽的怎麽嚥了氣？」

小五道：「他後面半邊腦袋都給削掉了，又怎能再活？」

唐竹權道：「酒囊在上面跟蛇谷的老蛇婆厮殺起來啦！」

老三說道：「管他娘的，先把那老蛇婆打扁了，好叫她嚐一嚐做死蛇爛鱔的滋味！」

× × ×

唐竹權穴道剛解開，又要上樓厮殺。

但等到這一大夥人衝殺到樓上去之際，雍大娘等已從欄杆外跳了出去。

衞空空挺着劍，兩道眉毛已差不多直豎起來，他滿面殺機，精神十分可怕，然而，他只是挺着劍向前指，却沒有緊追出去。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忽然叫道：「酒囊，你受了傷？」

衞空空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沉聲道：「雍大娘不愧是金皮蛇王的傳人，若眞的拚命，咱們這裏恐怕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她的對手。」

他這番說話已很明顯，若是單打獨鬥，雍大娘絕不會怕了己方任何一個人，但如今己方人多勢衆，雍大娘自知難佔便宜，所以才匆匆帶着黃清儒等人離去。

唐竹權狠狠的跺了跺脚，過了一會才道：「好好歹歹，你總算宰了白吼山，那老蛇婆必然已嚇的心驚肉跳。」

衞空空搖搖頭，道：「你弄錯了，白吼山不是我殺的？」

唐竹權一呆，說道：「不是你又是誰人？」

衞空空微微一笑，說道：「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唐竹權立刻跳了起來，「龍老弟，你躲到那裏去了，爲甚麼不出來見老子？」

衞空空道：「他餓了。」

「他餓了？」唐竹權又是爲之一呆：「這又是甚麼意思？」

衞空空道：「你若餓了會怎樣？」

唐竹權道：「這還用說嗎？當然是馬上去找好吃的東西來塡飽肚子。」

衞空空笑道：「他也不例外。」

「是厨房！」唐竹權道：「現在店堂內正弄得亂七八糟，反而厨房裏最是乾淨，也有最多裹腹之物！」

「一言驚醒夢中人！我也餓了。」老大立刻有了反應，另外兩怪雖然甚麼也沒有說，但却比老大更快衝進厨房裏。

龍城璧果然在厨房裏，他也是眞的很餓了，一隻貴妃鷄最少已給但吃掉了一大半。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剛殺了人，仍然胃口大開，你眞行！」

龍城璧咬着一條鷄腿，嘆道：「倘若殺了人就不想吃，那麽不必等別人來報仇，自己便已先餓死了。」

唐竹權又是一陣大笑：「說得好，這世間上該殺之人成千上萬，殺了就殺了，就算用這些人的頭殼來盛飯吃，老子也同樣吃得津津有味！」

他也絕不怠慢，在厨房裏東翻西找，最後找到了一盅燉得稀爛，香味撲鼻的魚翅，也不管它燙熱，捧起大盅仰首便喝。

龍城璧道：「還有三天，就是刀劍大會之期，到時一定很熱鬧。」

唐竹權說道：「刀劍大會是小事耳，曾宗揚把蓬萊敎吞掉，又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興風作浪，這才是他奶奶的天下大厮

煩！」

龍城璧道：「現在曾宗揚的目標，是要追殺桃桃兒，據說，眞正的蓬萊寶典，就在桃桃兒的身上。」

唐竹權「噫」的一聲叫起來道：「這可不妙，這女娃娃本來就很危險，再加上身懷異寶，老曾更是非要把她搶過來不可了。」

龍城璧道：「但她現在很安全。」

唐竹權道：「誰在保護她？」

龍城璧道：「袁亭南，寒齡師太，還有幾十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

唐竹權怔了怔道：「那袁亭南是甚麼人？」

龍城璧道：「桃東來私生兒子，私生的。」

唐竹權又是一呆，但隨即又苦笑道：「這也不是甚麼奇事。」

龍城璧道：「曾宗揚派人到袁家縱火，但袁亭南却帶着所有的人逃入秘道，遠離而去。」

唐竹權道：「袁亭南要帶着這些人遠走高飛嗎？」

龍城璧道：「不，他要跟曾宗揚决一死戰。」

唐竹權姆指一豎，道：「有種，有骨氣，不愧是桃東來的私生子。」

龍城璧却皺起了眉，道：「但我總是覺得有點不對勁。」

唐竹權道：「你是怕袁亭南那些人打不過老曾？」

龍城璧說道：「這也固然是有點担心了。」

唐竹權一拍肚子，用力地搖搖頭道：「不怕，不怕！老子在這裏，酒囊在這裏，還有你在這裏，咱們就只當老曾是個屁好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但恐怕事情還不是這樣簡單。」

唐竹權一怔，道：「大不了付諸一戰而已，難道你認爲還有甚麼蹺蹊？」

龍城璧說道：「那也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唐竹權笑道：「想不到你也有胡思亂想的時候。」

龍城璧道：「但願我的確是在胡思亂想。」

唐竹權哈哈一笑，說道：「這裏雖然有不少裹腹之物，但却不見有迷魂湯，來！來！來！咱們且到裏面去喝個痛痛快快的！」

他一面說，一面大步向厨房外走了出去，但龍城璧却沒有跟隨着，因爲丁黑狗在唐竹權離去後，就向龍城璧走了過來，面上的神情看來十分凝重。

龍城璧知道，丁黑狗有話要對自己說，而且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他心裏希望，丁黑狗帶來的不會是壞消息。

但他失望了，因爲丁黑狗第一句話就說：「海蛟島島主已死。」

這句話就像是錘子般猛力撞向龍城璧的胸口。

這消息壞透了，但却並不能算是太大的意外。

連桃東來那樣的人物也尚且遭了殃，高一沖之死，實在一點也不出奇。

龍城璧只是感到心頭沉痛，異常的難受。

因爲像高一沖那樣的朋友，對龍城璧來說，簡直就等如守財奴眼裏的十萬兩金子同樣重要。

守財奴重視一分一毫金錢上的利害得失，龍城璧却重視一點一滴絕非金錢所能買得到的友情。

十萬兩金子失去了還可以有機會賺回來，但人若死了，那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的。

然而，友情却又是永恆的，高一沖雖然死了，但他和龍城璧之間的友情却是永遠存在。

丁黑狗不斷地說話，龍城璧的拳頭，也漸漸地握得更緊。

最後，他對丁黑狗說：「我會的，我會的！」

丁黑狗沉重地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一定會挑起高島主這副担子，你本來就是一個專替朋友火中取栗的人。」

× × ×

陽光滿天，這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對於豫、鄂、湘、魯、翼這幾省的武林人仕來說，今天不但天氣很好，還有一個難逢的盛會，很快就會在這裏擧行。

這裏就是朱仙鎭，今天最少有四五千名武林人物，從四方八面湧至。

在這幾千人之中，大部份都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來，因爲他們根本就不隸屬於八派十一帮。

但他們都不知道，這一次刀劍大會，可說是危機四伏，一場可怕的武林浩刦，隨時都會在朱仙鎭上爆發。

在這種場合裏，必然聚集了三山五嶽，各門各派的高手。

據說，八大門派雖然以名門正派自居，但每一屆刀劍大會，崑崙，峨嵋，華山，點蒼四派都暗中派人前來觀戰，有一次，擂台下甚至還有兩個老頭兒，被人認出他們就是武當派中，人稱「白鶴雙飛」的雲玄、雲虛兩位道長。

接着，又有人說少林派也有高僧混在場中，雖然未經證實，但却也足以說明，八大門派對於歷屆的刀劍大會，表面上不屑一顧，暗地裏還是頗爲關注的。

而這一屆刀劍大會，最多人注目的，自然就是白雲派和海蛟島。

但誰也沒看見海蛟島和白雲派的人。

現在，擂台下戰意最高昂的，似乎是一羣黑衣劍士。

這羣黑衣劍士，都是八劍派中的黑衣派高手，五年前刀劍大會，黑衣派出盡鋒頭，總共贏了火刀門和梁家莊的五名刀客，而在這一屆刀劍大會裏，火刀門和梁家莊也正在養精蓄銳，準備一雪前恥。

擂台比武快要開始了，而這一屆刀劍大會的仲裁，乃是泰山派的紅濤道長和江南天星山莊莊主任俠如。

這兩人一道一俗，在武林中都極有名望，紅濤道長以劍術超羣稱著，任俠如則是「潯江釣叟」翁不惑的傳人。泰山派劍法招數奇幻清雋，玄門內功博大精深，這固然是人盡皆知，而翁不惑這位潯江釣叟的「江風刀法」，更是武林一絕，任俠如

是他唯一弟子，對於這八八六十四路江風刀法，造詣更見不凡，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根據刀劍大會的程序，必須先由兩位仲裁在台上闡明比武的規矩，而且照例又還是要說一聲「點到即止，休要傷了和氣。」之類的說話。

紅濤道長平素沉默寡言，但到了這種場合裏，他的嗓子比誰都還更响亮。

就在他說到：「大家點到即止——」這句話的時候，台下忽然有人大吼一聲，喝道：「少聽牛鼻子放屁，聽老子說幾句話才是眞的！」

紅濤道長正在說得起勁，却有人沒頭沒腦的搶了話頭，還把自己罵得一鼻子灰，不禁爲之臉色大變。

就在這時候，一個頭上紮着黃巾的大漢飛躍上擂台，瞪着眼向紅濤道長道：「老子有話要說，你滾開去！」

紅濤道長鐵靑着臉，怒道：「你是何人。」

頭紮黃巾的大漢嘿嘿一笑，道：「你說的不錯，老子正是姓何，但却不是『何人』，是『何隱』！」

紅濤道長眼色又是一變：「你就是『千里大盜』何隱？」

「好說！」何隱哈哈一笑，道：「老子以前是個獨行大盜，但現在却是個黃旗總護法。」

紅濤道長道：「甚麼黃旗總護法？」

何隱道：「這是本敎一個極重要的職位。」

紅濤道長道：「施主身在何敎？」

何隱道：「蓬萊敎！」

紅濤道長吸了口氣：「桃敎主呢？」

何隱又是一陣狂笑，道：「桃敎主，現在還有甚麼桃敎主？」

紅濤道長勃然大怒，道：「桃敎主與貧道是多年相交，你怎可如此放肆？」

何隱哈哈一笑道：「難道你眞的不知道桃東來已然伏誅嗎？現在蓬萊敎的新敎主姓曾，他老人家的名諱是上宗下揚！」

紅濤道長更是面如土色，倏地長劍從背上脫鞘而出，劍光急刺何隱咽喉。

這一劍是泰山派劍法中極厲害的一着，驟然看來，它似乎是直指對方咽喉，但實則內藏變化無窮，只要敵人認定這一劍是攻喉招數，那麼劍鋒就會立時斜伸開去，罩在對方頭頂之上！

這一劍大有名堂，乃是「五大夫劍法」中的第十六式「如龍如蓋」，若不是何隱在江湖上惡名昭彰，武功又高，紅濤道長是絕不會第一劍就用上了它的。

只見一劍飛來，劍風嘶嘶作响，而擂台之下，也立即爆出了如雷般的喝采聲。

何隱却哈哈一笑，旋身閃了開去。

他這一閃之勢甚是奇特，看似不怎麼快，但他脚下倒踩七星步，瞬息之間居然已弧型般繞到紅濤道長背後。

紅濤道長那一招「如龍如蓋」才使到了一半，豈料敵人已如同鬼魅般來到了自己背後，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忙變招，把「如龍如蓋」之勢化爲「倒轉乾坤」，希望這一着反手後刺快劍能够殺了何隱。在他想像中，就算這一劍傷不了對方，最少也可以把他逼退開去。

那知何隱動作快得甚奇，紅濤道長這一劍雖然乾淨俐落，但他却好像早已知道對方會有此一着，只見紅濤道長的劍才反刺出去，他的身子已急蹲下來。

這一蹲之勢甚是不雅，說得難聽一點，便像是正在出恭一般，但紅濤道長一發覺他蹲下去，立時便忍不住打起顫抖來。

因爲這種姿態雖然難看，但却是破解「倒轉乾坤」這一劍的不二法門！

若是一般武林人物，就算他懂得這樣蹲下也未必可以就此取得勝利，但何隱是老江湖，而且武功分明猶在紅濤道長之上，他既然使得出這一着，自然不會捉鹿不脫角，只見他五指箕張，倏地就疾向紅濤道長背後用力插去。

紅濤道長悶哼一聲，面上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

立刻有人大叫：「任莊主，不要放過這惡賊，他是個殺人放火，無惡不……」

這人是鄂北金鏢局的鏢師「一筆鎭三山」葛豪，他也是鏢局主人「金筆無敵」容豹的大弟子，兩年前容豹在岳陽樓上得罪了何隱的一個結拜兄弟，半個月後，整座鏢局就給何隱挑了，現在，金筆鏢局已變成一堆頹垣敗瓦，容豹更身中三十餘刀，死在鏢局大門之外。

葛豪對師父向來十分孝順，這大仇他無論如何是要報的，但他這次來到朱仙鎭却沒有想到會遇見何隱，只是想找尋幾個失散多年的朋友而已，誰知道冤家路窄，殺害師父的大仇人竟然出現在擂台之上！

葛豪對這獨行大盜之切骨，那是無可置疑的，但他知道自己武功平凡，遠遠不是仇人的對手，所以也隱忍不發，只是希望泰山派的紅濤道長可以殺了何隱。

誰知紅濤道長非但殺不了他，反而死在何隱五指之下，葛豪再也忍耐不住，所以才大聲叫喊，希望任俠如出手，把何隱殺掉。

他是擘開了嗓門大聲吼叫的，任俠如自然沒有聽不見之理，但他才叫到「無惡不」這三個字，就再也叫不下去了。

只見一支鋼梭，不偏不倚正穿過了葛豪的口腔，然後再從他後腦穿了出去！

葛豪這一叫喊，立時就惹來了殺身之禍，而且居然沒有人知道，這一支鋼梭是甚麼人發射出來的。

只見烏光一閃，接着血漿迸濺，這位「一筆鎭三山」葛鏢師便立時了帳。

但任俠如還是沒有半點反應，等到大家再把目光轉移到他臉上的時候，這位天星山莊的任大莊主突然就臉色發紫地倒了下去。

「是鎖喉百絕針！」在他身邊的一個老者陡地驚呼起來。

這老者一身銀袍，赫然正是銀袍敎敎主「萬勝銀刀」歐天錦，銀袍敎屬於十一帮之一，而歐天錦的「銀蟒萬勝刀法」在江湖上也是極負盛名，但任俠如在他身邊不足三尺，他竟然無法知道，是誰把鎖喉百絕針刺在任俠如頸際之上的。

也有人以爲歐天錦是在「賊喊捉賊」，但歐天錦才叫出了這六個字，一根烏黑的拐杖已迎頭砸下，他空負一身武功，但在驚駭之餘竟然閃避不及，他鞘中銀蟒刀才抽出一半，便已給這根拐杖砸得腦漿橫

飛，仆跌在任俠如屍身之上！

霎眼之間，連同擂台上的紅濤道長在內，已有四人慘死，羣雄睹狀，都不禁爲之毛骨悚然，甚至在一時之間，沒有人再出聲。

因爲葛豪和歐天錦都是在喊叫了一兩句說話之後，便立刻被人用閃電般的手法所殺，顯見在會場之中，到處都隱伏着何隱的黨羽，在敵暗我明情況下，暫時還是少開口爲上。

而且，大部份人都是看熱鬧而來的，看看熱鬧當然有趣，但若爲了看熱鬧而惹來殺身之禍，那可眞是冤哉枉也得很。

何隱站在台上，眉宇間露出了顧盼自豪之概，他乾咳兩聲，略爲整理一下喉嚨才朗聲道：「衆位朋友，請靜一靜，在下有幾句話要說。」

台下本來就已一片沉靜，他這麼一說，這廾有着數千武林人物圍站着的地方更加變得鴉雀無聲。

何隱環顧四週一眼，過了很久才慢慢地接着說：「這一屆刀劍大會，由於兩位仲裁人都先後與世長辭，所以決定即時解散，諸位有事在身的，大可以馬上離開朱仙鎭了。」

此言一出，本來已寂靜一片的人羣不禁爲之哄然起來。

衆人怎樣也料不到，何隱竟然會講出這種說話來。

立刻有個赤髮頭陀大聲道：「洒家千里遙遙從吐魯藩趕到這裏瞧熱鬧，這大會若就此散夥，豈不是冤枉了洒家的兩條脚」？這頭陀容貌奇醜，但武功極高，認得他的人都不禁吃了一驚，心想：「原來絕命頭陀也來了。」

只聽得何隱在台上哈哈一笑，道：「大師要瞧熱鬧，大可以不必離去。」

絕命頭陀怒道：「你既然說刀劍大會解散了，又還有甚麼熱鬧可瞧？」

何隱道：「在一盞茶時光之後，這裏就會變成屠場，凡是非我教中人，若還逗留在這裏，殺無赦！」

絕命頭陀道：「何謂之非我教中人？你加入了那一帮那一教？」

何隱道：「何某剛才已說得十分清楚，實不相瞞，此時此地，有不少冥頑不靈之輩，都是蓬萊教要肅清誅滅的對象，在一盞茶時光之內，若有不離此地者，紅濤道人、任俠如等人就是最好的榜樣！」

絕命頭陀轟聲大笑道：「放屁！洒家本來是到此瞧瞧熱鬧的，八派十一帮就算拚得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洒家也絕不會偏帮任何人，但你這鷄鳴狗盜之輩竟敢站在台上大放厥辭，洒家第一個就不服氣！」

此言一出，衆皆喝采。

就在衆人喝采之際，在絕命頭陀附近忽然有四個青衣漢子，從懷中取出黃巾迅速地紮在頭上。

這動作並不引人注目，但絕命頭陀一眼便已看出，這四人頭上所紮的黃巾，和台上何隱所紮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不消說這四人必然是何隱同黨無疑，

絕命頭陀不等這四人動手，已先發制人，手中方便鏟立刻向四人劏了過去。

四個頭紮黃巾的漢子同時發出了一聲怪嘯，只見一人赤手空拳，居然欺身上前奪鏟，而另外三人也各自亮出了兵刃，齊齊向絕命頭陀狂襲過去。

絕命頭陀以一敵四，神態尚自從容，誰知才動手片刻，又有四個頭紮黃巾的漢子殺至。

這四個漢子武功更高，絕命頭陀以一敵八，形勢立時逆轉，不消幾回合，已變成一個血人。

他想衝出重圍，但四方八面都是敵人，他無法衝得出去。

既衝不出去，自然是非死不可了。

不消多時，來瞧熱鬧的絕命頭陀也賠上了一條性命。

何隱嘿嘿一笑，厲聲叫道：「衆位朋友，君子不立牆危之下，除非大家存心跟本教爲敵，否則在下奉勸一句，還是早走早着，以免刀搶無眼，錯殺了無辜！」

在轉瞬之間，已有五人當場慘死，就算何隱不說，那些抱着瞧熱鬧心情而來的人也不敢再逗留下去了。

片刻之間，人羣四下流散開去，由數千人一下子減爲數百人。

在流散開去數千人之中，甚至還有八派十一帮中人，顯然，這些帮派都不願意得罪新的蓬萊教。

但却有若干八派十一帮的人留下來，那是青冥派、天池派、黑衣派、血劍派、梁家莊、天貞觀、鐵刀帮和雷霆帮的人。

這時候，擂台四週，出現了更多頭紮黃巾的漢子，這些人其實早已混在場中，但却直到這時候才紛紛把黃巾紮在頭上。

轉眼間，紮上黃巾的最少也有三百餘人，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青冥派、黑衣派、血劍派、鐵刀帮和雷霆帮的人，也紛紛紮上了黃巾！

而那些頭上沒有紮黃巾的，大概還有百餘人。

何隱臉色一寒，突然下令：「殺！」

接着，一場驚天動地的浴血戰立刻就宣告開始。

頭上紮了黃巾的，都是蓬萊教教王曾宗揚的手下，連雍大娘也是其中一份子。

蛇谷顯然也已投靠在老曾麾下！

誰也無法估計得到，在這十餘年之內，曾宗揚已秘密地控制了多少帮派，多少江湖組合和武功絕頂的高手。

這當然也是一種才能，更是一種極厲害的梟雄手段。

別的不說，就以何隱這個獨行大盜而言，要令他加入蓬萊教，就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桃東來固然不會邀請何隱加盟，即使桃東來曾有此心，恐怕也無法得償所願。

但曾宗揚却能做到這一點。

現在，正是曾宗揚要肅清異己的時候，但這位蓬萊教新教主却沒有露面。

誰也沒着見他，但一場慘烈的大斷殺已在朱仙鎭裏展開。

雍大娘再逢衞空空，黃清儒大戰唐竹權，都可算是冤家路窄。

白雲派掌門裘髯仙和海蛟島島主高一冲都已死在郢城，這兩門派都沒有人率領弟子來到朱仙鎭，但高一冲的三個門徒却在這時候來了。

只聽得老大哈哈一笑，對老二道：「原來黃巾賊黨都在這裏，咱們只揀頭上紮

着黃巾的龜兒子砍殺便是！」

老二道：「砍不得！砍不得！」

老三道：「爲甚麼砍不得？」

老二道：「咱們手上既無刀無斧，自然是砍不得也！」

老大怒道：「無刀無斧，難道不會去搶嗎？」

老三哈哈一笑，道：「老大說得對，咱們搶掉那些龜兒子的刀刀斧斧，然後用這些刀刀斧斧把所有龜兒都砍翻了，也好敎天下英雄知道，中原三大法師武功厲害，人材出衆。」

老二說：「不錯，中原三大法師令人欽羨，個個只羨鴛鴦不羨仙！」

老三道：「老二，咱們又怎會弄到鴛鴦神仙頭上來？」

老二道：「本法師精通天下各門各派各帮各寺各廟各教各島各洞各觀各尼庵各位武林絕頂高手前輩的各種武功，當然也精通五禽六獸七星八卦九宮十形諸式刀法，在五禽刀法之中，鴛鴦刀法最是厲害，比起大鵬刀法，神鷹刀法和孔雀開屏刀法都優勝二百五十八倍半，本法師用鴛鴦刀法大敗羣邪，將來江湖上的朋友自然會說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老三點點頭，道：「亦是道理，但五禽刀法還有一種又叫甚麼名堂？」

老二想了想，道：「對了，是鵪鴣刀法，那是第八流半的功夫，不學也罷。」

這時候，處處都是厮殺拚命之聲，人人都殺得紅了眼，偏偏這三個怪人還有心情在胡說八道，也眞是難得之至。

在這混亂而慘烈的戰場裏，龍城璧何在？曾宗揚又在哪裏？

× × ×

在朱仙鎭西南，有一座古廟，廟外有一塊十丈見方的石坪。

石坪上有兩個人，東方一人正是曾宗揚。

與曾宗揚面對而立的，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曾宗揚手中有劍，那是一把狹長而鋒利的「映月神劍」。

「浪子，本座的劍已亮出了，你的刀呢？」

「在下的刀，絕不會比你的劍稍遜半分。」

「風雪之刀，自非凡品，只是不知道你刀法如何而已。」

「在下的刀法，絕對不壞，但當然也不可能是天下無敵。」

說得爽快，說得坦白。」曾宗揚忽然嘆了口氣，道：「像你這樣的年青人，本座實在不想殺掉。」

龍城璧道：「在下也同樣不想殺人，所以，只要你肯悔改，這一戰不妨就此免了。」

曾宗揚道：「若在二十年前，本座也許還可以放下屠刀，但如今却不行了，一個高高在上的人，只要脚步一鬆，就會從高處摔跌下來，死不全屍，桃東來就是很好的例子。」

龍城璧道：「桃宮主的脚步並沒有鬆，他是給自己最親的人推下來的。」

曾宗揚道：「那只因爲他從來沒有眞正瞭解過曾某。」

龍城璧道：「在下也很想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曾宗揚道：「從前，在紫氣宮和蓬萊敎裏，本座的地位僅次於桃東來，但本座每年所花的錢，比一個分舵舵主還少。」

龍城璧道：「桃宮主並不是個吝嗇的人。」

曾宗揚道：「他當然絕不吝嗇，吝嗇的只是本座。」

龍城璧道：「你不喜歡花錢，討厭揮霍無度的生活？」

曾宗揚道：「不錯，本座也不喜女色，更不追求每飯美酒佳餚，多年以來，本座只是過着十分平淡的日子。」

龍城璧道：「但在這『平淡日子』裏，你腹中却滿是一套一套可怕的計劃，你看來不求財富，也不徵歌逐色，但却在等待攫取權勢的機會！」

曾宗揚道：「光是等待，那是不行的，這種事一定要自己去追求，一定要自己去冒險。」

龍城璧道：「你以爲自己成功了？」

曾宗揚搖搖頭，道：「本座還沒有成功，而且永遠也不會成功。」

龍城璧道：「怎麼連你自己也沒有信心？」

曾宗揚道：「這並不是信心足夠與否，而是本座的計劃太多，想要做的事情就算再活三輩子也無法做得全，說得難聽一些，那是野心太大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是你唯一最致命的缺點，你雖然已知道了，却還是無法回頭。」

曾宗揚冷冷一笑，道：「你也明知這裏只有一條死路，却還不是自動送上門來嗎？」

龍城璧道：「以一對一，你認爲可以必勝在下？」

曾宗揚道：「你錯了，本座到了這個時候已絕不會只逞匹夫之勇，要成大業，就得要有非凡的氣概，非凡的手段……」

說到這裏，石坪四週已冒出了一大羣人。

這一羣人，人人頭上都紮着鮮明奪目的黃巾！

× × ×

龍城璧已身陷重圍，但他一點特別的反應也沒有，就像是沒有看見這一羣頭紮黃巾的殺人好手。

看見他這樣鎭定，曾宗揚也不禁讚了一聲：「有種！」但接着却又喝道：「給我宰了！」

語聲甫落，殺聲四起。

龍城璧却一言不發，一聲不响，雪刀「颯」一聲出鞘，刀一出鞘就連殺三人。

三人悶哼，還未倒下，又有八把劍，六件奇門兵刃攻了上來。

但這十四人才攻向龍城璧，立刻就有一半倒了下去。

四下裏殺聲更响，石坪上又殺出了數十人。

但這數十人頭上並沒有紮着黃巾，而爲首一人，灰袍白髮，手舞松木紅纓槍，赫然正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曾宗揚的眼色變了，他一直都在計算別人，但如今却反而給唐老人突如其來地

把他反包圍着！

× × ×

在擂台四週，方圓三十丈內，躺下去的人越來越多了。

何隱、雍大娘雖然武功卓絕，但却居然死得更快。

原來桃東來雖然敗亡，但他手下還有不少身懷絕藝的高手，一直都分散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之上，而爲了這一戰，這些平時遠離紫氣宮的高手，大部份都已趕了回來，他們人數雖然不算太多，但武功俱出乎何隱等人意料之外，加上這些高手抱着哀兵上陣的心情赴戰，人人都全力豁了出去，是以何隱首先給兩個黑衫老者用鋼鞭砸斷頸骨而死，而雍大娘也給兩個中年婦人一劍刺在心臟之上。

但那兩個黑衫老者和兩個中年婦人也沒佔到甚麽便宜，當何隱和雍大娘伏誅後，這四人也分別在混戰之中喪命。

這眞是慘厲絕倫的大血戰，只見處處都是血，處處都是死狀極慘的死人！

而在朱仙鎭東北，却有三輛馬車停在一家客棧門外。

在第一輛馬車裏，車門開敞，車廂內躺着了一個身形微胖的中年人，這人衣着華麗，但却面無血色，只見他胸膛染滿鮮血，已經死了。

在第二輛馬車，車門也是開敞着的，雖然車內無人，但在馬車旁邊，却橫七豎八地躺着十幾個白衣漢子。

而最後一輛馬車，車廂已毀爛不堪，車門已被擊成碎片，但車上却反而有人。

那是一個老尼姑。

她面色灰白，嘴角有血，氣息甚是微弱。

在她身旁，正圍着幾個人。

這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也是尼姑，但却年輕得多，赫然正是懿靜和懿青，而那老尼姑，不問而知自然就是寒齡師太了。

除了懿靜和懿青之外，還有一個灰衣人，他面上木無表情，懷裏却抱着一個只有幾歲大的女孩子。

每一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連那個小女孩也不例外。

就在這時候，一個滿身血污，奇胖無比的大胖子衝了過來，目注着灰衣人大聲道：「司馬血，這裏出了甚麽事？」

× × ×

這一天，朱仙鎭眞是天翻地覆，處處都出了很嚴重的血變。

原來那衣着華麗，身形微胖的中年人，就是袁亭南，寒齡師太受了重傷，正是他的傑作。

開封府裏誰都不知道袁員外懂得使用「黑砂掌」，甚至連寒齡師太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袁亭南是桃東來的兒子，出家人宅心仁厚，她怎樣也想不到袁亭南會忽然露出了猙獰面目，向自己突施暗算！

原來袁亭南雖然是桃東來的兒子，但他也和曾宗揚一樣，一直暗中伺窺着桃桃兒身上的蓬萊寶典，他不惜棄掉家園，帶着桃桃兒等人逃走，但却又沒有遠離而去，那是因爲他已看準，在刀劍大會之役，曾宗揚勢必與羣雄拚得兩敗俱傷，那時候他才突然發難，必然可以把桃桃兒從舒美瑤和寒齡師太的手裏搶奪過來。

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已到了朱仙鎭，而且就在他下手毒殺寒齡師太之際，立時出手相助。

袁亭南武功不弱，但又怎敵得過殺手之王的毒蛇劍法？在苦戰三十招後，司馬血終於把他逼退回第一輛馬車之中，一劍把他殺了。

只可惜他來得還是遲了一點，一直保護着桃桃兒的彩虹女舒美瑤，已給袁亭南的心腹武士所殺。

唐竹權知道眞相後，不禁破口大罵起來。

「竹權！」倏地一個人蒼老而威嚴的聲音響起：「你又在胡亂發甚麽脾氣？」

唐竹權回頭一瞧，立時呆住，他想不到自己的父親唐老人也已來了。

在唐老人背後，還有一大堆人，這些人之中走得最前的是衞空空。

他本來是跟雍大娘厮殺的，但後來却給兩個中年婦人搶了位置，於是，他的砍腦袋劍法也就好用在別人的頸子上了。

唐竹權厮殺得渾身是血，但衞空空身上却是乾乾淨淨，顯見這一戰他的對手甚是平庸，沒有花費太大的氣力。

在大混戰中，所碰着的對手武功如何，那是要講運氣的。

當然，衞空空絕不是只揀庸手才動劍的人，他本來就跟雍大娘纏鬥得難分難解，但最後却給兩個婦人搶掉對手，那又有甚麽話說？

但其他參戰者就沒有那麽輕鬆了。

小五和朱喬殺敵不少，但兩人身上也是傷痕纍纍，沒有死在擂台之下算是十分好運氣，但秦滄武功較差，如今已給敵人砍爲肉醬。

至於唐竹權，他初時本來跟黃清儒殺得天翻地覆，但忽然却有三個怪人搶上來，硬要跟清儒一決高下，唐竹權也不去爭，另自與三個頭紮黃巾的大漢厮殺去了。

黃清儒武功雖比白吼山爲高，但這三個怪人却眞是極爲古怪，他們樣貌古怪，武功更古怪，黃清儒以一敵三，一上來就落了下風，不到二十招，就已死在三人拳脚之下。

現在，這三位「中原大法師」也跟着唐老人來了，而在這三人背後的，却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曾宗揚的野心終於消失了。

像他那樣的人，只有死神才能讓他的野心消失。

他對付桃東來的手法很絕，也可以算是相當成功，最少，他已曾經成爲紫氣宮的主人，和成爲蓬萊的新任教主。

但他却漠視了正義的力量，他未能計算得到，在桃東來敗亡後，竟然還有那許多人要爲他而戰。

唐老人從杭州北上，也帶來了浙、皖、蘇、鄂、湖五省的朋友。

這些人既是唐老人的好友，也是桃東來的好友。

就是這些人，把曾宗揚的人和野心一起毀滅。

陽光還很耀眼，朱仙鎭似已回復平靜。但每一個人仍然彷彿置身在血流成河的戰場上……

（全文完）

鬼宮妖后

日本詭異技擊故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走向鬼宮的一個武士

日本奧羽山脈的深谷，有一座鬼宮，爲妖后昭明所居，兩個武林高手深入禁地，勇闖鬼宮險象環生，連場苦戰，智勇雙全，九死一生，雖然逃得過妖后之手，却又能否眞個全身而退，那就……

日本本州各縣，獵戶最多的地方就是「青森」以及「八戸」，背後的「奧羽」山脈，猛獸最多，蛇身大如水桶，一共有九十八個深谷，行人止步，那些荒山野嶺全部隸屬「鬼宿縣」，相當奇怪．儘管它像洪荒世界那麼荒涼，仍然有人走動，在山林之區仍有野店、食堂、酒肆，所見的人全是携帶武器的，隨時動武，武功太差的人，根本上無法立足。

中午時分，鬼宿縣最遙遠的一間野店，有一名武士吃了個飽，帶着兩個酒囊一個飯袋，袋裏還有一大串烤肉，似是遠行的模樣，跨了駿馬五花驄，昂然走向西北角。他只是走了一程，半個時辰光景，便即策馬緩行，靠近高高豎起來的一塊鐵牌，看看它寫的是甚麼。

鐵牌上面只有兩行大字，它是鑿出來的，並非用墨或漆塗抹，那些字句寫的是：「前面就是鬼宮，行人止步」。

那個武士冷笑一聲，自管自的策馬前行，速度漸增，看來他已經下了決心，準備深入九十八個深谷，傾全力搜索鬼宮的下落，並非三言兩語，可以使他退縮。

他的確是很英勇，豪氣逼人，可惜他所走的一條古道越走越窄，最後，馬也沒法走，他只好落馬，牽着牠走動。

他只是想找尋「鬼宮」，却又不知道它在那一處，前面是九十八座山谷，他怎樣走得完呢？

他的勇氣逐漸消失，却又不想向原路退縮，就在這時，驟然聽到一陣脚步聲，他立刻提高警惕，隨時拔劍。

眞的有人走近。

那個人跟他同樣粗壯，可是，衣飾却極爲平凡，只穿土布衣裳，並非武士打扮，且又不是身上帶刀　因此他略爲放心。

突然，他走到那個人的前面，說：「荒山寂寂，怎會如此湊巧，我所走的路居然有人走近？你是誰？幹甚麼走上這一條古道？」

「我是誰嗎？不必告訴你，至於我路上了這一條古道，只是爲了保護一個人，不想他死在山賊的箭下。」

「你想保護的人是誰？」

「即使我沒有說出來，你也該明白，這個地方除了我，只有你一個是人，明白了沒有？」

「混賬！你連刀也沒有，怎配保護我呢？」

「你並非江湖裏面的人，我不怪你！你懂得嗎？沒有一場凶險的搏鬥，身上帶刀是沒用的，倘若被人圍攻，刀法平凡，有十把刀也是沒用，反過來說，武藝超羣，對方用刀劍棍棒撲攻，他奪得甚麼兵器，就用甚麼兵器作戰，豈不是等於身上帶刀嗎？」

這傢伙強詞奪理，武士聽了，勃然大怒，但仍使勁按下怒火，跟他交談，說：

「你既然不肯說出姓名來，你也沒有查問我是誰，彼此就算是同路人隨意談談好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你那麼古怪，闖入荒山去保護別人的，看來你並非患了神經病，眞是難以解釋。」

「這有甚麼難以解釋的？我天生嗜殺，却又不想幹傷天害理的事，只好到處追踪黑道上的人馬，跟他厮殺！至於我看上了你，因爲你離開野店不久，就有幾個人聚在一起，竊竊私議，有些人主張白天動手，又有人主張入黑之後，看見燭光，然後動手，値得他們動手的來往客商，只是你一個，故此我知道他們想殺的人必然是你，我一直想殺人，故此追踪到來，看看你是否活着，既然你沒有死，大概山賊決定在夜間動手了，照我看，你必然受到他們的愚弄，看見過行人止步的鐵牌，以致誤入歧途，是也不是呢？」

那個武士猛吃一驚，說：「你雖然陌生，却是我的朋友，剛才我錯怪你了，請你原諒，那個鐵牌使我越走越窄，逼於落馬步行，原來這是山賊的詭計！」

「其實山賊聯羣結隊的進攻，你必然受不了，他們想殺你，用不着豎起鐵牌，騙你走上歧路，這樣做完全是爲了那匹花白白的馬着想。」

「爲了我的馬着想？」

「是的，這一匹名駒是有名堂的，牠是五花驄的一族，如果你坐在馬鞍上面，

山賊亂箭射來，連人帶馬射死，豈非可惜？豎起了鐵牌，路越走越窄，你必須落馬緩步而行，到時他們射人不射馬，那就稱心滿意。」

武士嘆息了一聲說：「你說得好像有眞憑實據，看來我要跟山賊決鬥了，我想問問你，你憑甚麼覺得我鬥不過山賊？」

「就憑這一點，因爲你只有刀劍和酒囊飯袋，沒有箭壺，也沒有弓，可見你一向並不擅長用箭，如果山賊包圍着你，個個用箭，你怎能抵擋，故此我料定你必然喪命。」

武士冷然說：「因此你就趕快走到山徑保護我了，是也不是呢？」

「不，我已經說過了，我說保護你，只是說着玩的，其實我眞正的目的就是想殺人！」

「好，就算你眞的想殺人好了，你也沒有弓箭，甚至沒有刀，憑甚麼跟山賊交手呢？」

「你不明白了，我會借箭！」

「怎樣借箭呢？你已經說過，我的身邊沒有弓箭，照情形看，你大概是想向山賊借箭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這同你聰明得多了，山賊決不會在這種地方動手，他們必然揀一處叫做林空的地方，然後動手，因爲他們可以躲在樹後放箭，如果我在林空之處，預先用野草殘枝加上一件土布衣裳，看來正似人形，插在草人的身上　豈非等於我有了箭了？」

「儘管如此，你仍然沒有弓。」

「實不相瞞的說，我沒有弓也可以放箭。」

「好，稍後我就有機會欣賞你空手放箭的本領了，不必多說，現時還是先行找一個可能被山賊看上的一個林空地方再算吧。」

「你不打算朝着原路走回去嗎？」

武士哼了一聲，說：「你把我看做甚麼人？我崔三郎決心要做的事情，即使戰死，我也要完成它，怎會臨陣退縮？」

「好極了，原來你是京都裏面人所共知的神眼崔三郎，佩服之至！」

武士默然，過了一會　懶洋洋的說：「時間不早了，還是向前走吧，我們必須在入黑之前，找到林空的地方，預先製造草人，不能夠太過怠慢！」

那個陌生人笑了笑，說：「是的，我們一定要一擧一動快過山賊！」

那時距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兩人加緊趕路，果然找到一處十分符合理想的地點，三處樹木拱衛之下，有一塊空地，另外一個方向，却是一塊三丈高的大石，擋住去路，下邊有燭光照映，讓那個草人坐在光的後面，必然可以誘惑山賊向它放箭，至於崔三郎和陌生人，正好躲在石後觀戰。

高手過招險些同歸於盡

入黑之前，一切辦妥。

夜幕低垂之後，到處黑沉沉，陌生人探囊取出一枝兩尺長的大燭，把它燃亮，放在草人的前面，隔遠望去，相當逼眞，

崔三郎由衷讚他一聲，說：「朋友！你眞的有些本領，把草人紮得似模似樣。身上還帶備長長的大燭，如果眞的有山賊到來，看見了馬，又看見燭光，相信他們一定中計！不過……」

「不過甚麼？」

武士想了想，說：「假如眞的有一批山賊放箭，草人變成了刺蝟，你怎樣跳出去拔取那些箭呢？」

「這個容易，我們躲在石頂觀看，認爲要收箭了，我就向另外一個方向跳下，吹着口哨，誘他們追趕，跟着用石塊遙擲，打熄了燭光，就可以放輕了脚步走向草人那邊拔箭。」

「這辦法不錯，到時我怎樣做呢？」

「如果你協助一臂之力，那就更好！我誘開山賊的時候，你在石頂長嘯，他們一定注意你的行踪，我走近燭光然後拋石弄熄火光，越近越加有把握熄火拔箭！至於你高高在上，他們無法射箭仰攻，要是攀登石頂，料想你以逸待勞，一定可以打發他們的，何況你有一副夜間視物如同白晝的神眼？山賊輸定了！」

崔三郎很是高興，說：「結交你這個朋友，到處替人打算，倒是不錯！」

他們二人好像談得相當投契，逐漸入黑，生了火，又紮了一個草人，崔三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問：「朋友，你有沒有帶食物來？」

「沒有！」

「你可能餓到手軟脚軟，我這裏有些酒肉和冷飯，分一點給你吃好不好？」

「好極了，我眞是領情！」

那個不速之客果然接過了酒和烤肉，喝酒吃肉。

兩個人邊吃邊談，他忽然說：「聽說此去不遠就是鬼宮，宮內有許多金銀珠寶，乃是舊日的皇帝遺物，可惜至今仍然沒有人把它找出來，如果有人找到，兩個人一齊吃吃喝喝，十世也吃不完！」

「你說這句話有甚麼意義？」

「崔三郎，你是個聰明人，一聽就懂，珠寶多着呢！你既然分一點酒肉給我吃，何不分一點珠寶給我？兩人同行，並肩作戰，當然勝過一個出擊，特別是跟火龍作戰。」

「你也知道有火龍嗎？」

「我不單止知道有火龍，還知道有千手觀音。」

崔三郎心上一震，說：「你懂得眞多！看來你好像到過鬼宮卻又空手而歸。」

那個陌生人笑了笑，說：「我怎會到過鬼宮？如果我眞的置身於鬼宮之內，那就不會空手而歸了。」

「這句話怎樣講？我倒想知道得一清二楚。」

「這有甚麼奇怪的？前往鬼宮的朋友，俱是拿了一幅人皮地圖，不管他是用錢買來的抑或從禁宮偷出來的，甚至是祖宗十八代傳下來的，總之，憑着人皮地圖沿着奧羽山脈搜索，找遍了九十八座峻谷，才找到鬼宮，十居其九死在火龍山及千手觀音之手，縱然不死，也會在鬼宮活活的餓死！餓不死的人，仍是絕望而死，因爲他們擁有的人皮地圖，只能使他們置身於鬼宮，沒法得到寶藏，我卻知道藏寶的地點，但卻不知道如何進入鬼宮，故此我這樣說。」

「你有另外一幅人皮地圖嗎？」

「不，我知道的秘密，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環，怎會寫在地圖上面？這些秘密全是一代代以口述方式留傳到子孫和曾孫玄孫那麼遠的，我卻僥倖獲悉，的確是出奇。」

「你怎會僥倖獲悉？」

「因爲我救了一個人，他臨終之前，把這種秘密對我說的。」

「既然他肯把最有價值的秘密告訴你，何以他不肯把人皮地圖送給你呢？」

「因爲那幅地圖就寫在他的背上。」

「眞是有趣！他死了，你不是可以剝他的皮嗎？」

「剝了他的皮也是沒用，因爲當時山賊頻頻發射火箭，他背上的一大塊皮，燒了七七八八，只是燒剩入口之處。」

「因此你就經常走到鬼宮入口的山徑，等待新來的人，跟他合作了，是也不是呢？」

「確是如此，你眞是聰明！」

崔三郎越來越加對他發生興趣，索性再問一句：「你怎樣知道走入鬼宮的人，總是無法找到寶藏呢？」

「因爲人皮地圖把他帶引到鬼宮，指出這一點，寶物藏在井內，鬼宮根本上就沒有井，他們搜索一生也找不到寶物，理所當然。」

「這個謎的謎底，你是否懂得清清楚楚呢？」

「是的，我已經把最重要的一句深藏在腦袋裏面，這一句就是如何從沒有井的地方找出一口井來。」

「朋友，你眞是有趣，我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這個地方太過荒凉了，根本上就沒有山賊，你瞎說一頓花言巧語，騙了我的酒肉，還想騙我的人皮地圖！」

陌生人稍爲吃驚，凝視着他，說：「崔三郎，你不是說你身上有一幅人皮地圖嗎？不見得它也寫在背上吧？」

「我這一幅人皮地圖，敢說是最有價值的一幅，怎會寫在背上？」

「崔三郎，你對人皮地圖的來歷，一定懂得很多，閒來無事，不妨講幾句給我聽聽，增廣見聞，辦得到嗎？」

「好，我就把這種屬於歷史性的秘密告訴你吧，不知道若千年之前，日本皇帝東征西伐，得到好多金銀珠寶，那時他的皇子只是七八歲，他患了重病，自知必死，妃嬪個個靠不住，皇后早就死了，他把寶物藏在鬼宮之內，無人知曉，他把進入鬼宮的路徑寫在一個十分忠貞的近衛背上，又把鬼宮之內的井如何找到的另外一種秘密，用口述方式，講給另外一個近衛知道，分別叫他們到了皇子活到二十歲那一年才把它對皇子說知，由於那兩個侍衛係死對頭，水火不相容，卻又同樣的忠心耿耿，故此皇帝很是放心。你說吧，事隔多年，眞的人皮地圖已經又乾又黑，怎會寫在背上？」

「對，你所得到的一塊人皮地圖，料想是眞跡了，可否讓我看看？」

「你沒有對我說眞話之前，我決不讓你看，我有些話想問你，你可否句句講眞

話呢？」

「好，我一定句句講眞話。」

「那麼，我先問你這一句，你說紮了草人，準備山賊圍攻，還說我們二人最好躲在三丈高的崖石上面，何以山賊至今不來？」

「眞是奇怪了，山賊來或不來，只有山賊才知道，這句話應該怎樣回答，我不是山賊，如何可以回答呢？」

「好，這句話的確是不容易回答的，我改問你一句十分容易回答的話，你大概不會忘記自己的姓名吧？請你把它說出來吧。」

「我叫做金刀順。」

「好，你一定是擅長用金刀的了，何以身上沒有掛刀呢？」

「不，你弄錯了，我的祖宗一直是姓金刀的，他們都不是喜歡用刀。」

「你的身上不見得沒有武器吧？你不擅長用刀，擅長那一種武器呢？」

「不能說是擅長，只是我喜歡玩它吧了，我的武器是短拐，用鐵鑄成，短到無可再短，只有六寸。」

「普通鐵拐我曾見過，並且交過手，那麼短的鐵拐，我卻沒有看見過，你可否跟我交手玩玩？」

「這個主意不錯，可是，白天交手好些。」

「爲甚麼？」

「崔三郎，你是有名的神眼，即使是星光之下，一枝針也看得出來，我跟你過招，豈不是白白的送死？」

「不，我們點到即止，誰也不會傷害誰。坦白點說，我想把你看做闖入鬼宮的同伴，如果你的武功太差，那是一個累贅，故此我想試一試你，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剛才你說的話太過輕視我，非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崔三郎，我怎能鬥得過你的神眼呢？你出名的夜間視物，如同白晝。」

「不，金刀順，你太過謙虛了，其實你也是夜間視物如同白晝的，因爲你係鬼宿縣最厲害的一個山賊首領，習慣了夜間打打殺殺。」

「你說我是匪首嗎？有甚麼證據？」

「證據多着呢！第一點，在這個地方過活而又不靠做生意，又並無祖蔭，當然是靠刀劍謀生，第二點，你對鬼宿縣各處山川形勢瞭如指掌，大有可疑，第三點，你說過曾經聽見一個人在垂危之際講出鬼宮的秘密，此人背上中箭，顯然是他死在你的手上，至於背上寫了圖形，這是謊話，還有一點，在這個地方走動，決不會碰見山賊，這種人必是匪首。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你非過招不可。」

崔三郎此人相當古怪，要就靜如止水，那時他決心出擊，整個人也改變過來，目露兇光，閃電般拔出雙劍，身形一幌，已經有一把劍搶攻，一招白蛇吐信，劍鋒直撲對方的咽喉。

金刀順一直都沒有出手，劍鋒像一條蛇，飛竄過來，他然後整個身體向背後躍出，凌空飛起一丈過外。

一雙脚還沒有落地，他的一雙手已經從腰間的蛇皮鞋帶拔出雙拐了，故此崔三郎再度撲攻，他已經可以接招，叮噹的一聲，兩把劍跟兩個鐵拐打個正着，發出異乎尋常的聲響來。

那種聲響十分悅耳，並非鋼鐵碰撞之聲，而是寶刀寶劍撞擊聲響，崔三郎不自覺的收刀，說了一句：「缸底貨！」

「甚麼東西叫做缸底貨？你說我的武功低能，還是說我的鐵拐是次貨？」

「不，你誤會了，缸底貨不是次貨，凡是有資格鑄造寶刀的鋼，必是上等材料，只有劍師才可以把一千斤的精鋼用火刀燒紅，浸入水中提出再燒，令到雜質飛散，剩下幾十斤，最後，得到最精良的二三十斤，鑄成寶刀或寶劍，剩下來的十斤八斤，就叫做缸底貨，即是原來貯滿了大缸之內的一些寶器，它不能够造出鋒刃來，只好鑄造一些沒有鋒刃兵器了，你所握的雙拐就是它，雖然它沒有鋒刃，寶刀寶劍仍是沒法損害它的，反之，鋒芒畢露的寶刀寶劍，跟它碰撞多次，不免折斷，因此之故，用這種貨色鑄造的短棍或雙拐，反而是寶刀寶劍的尅星。我不再跟你打鬥了，只是兩招，已經看得出你本領高強，武功在我之上。」

「崔三郎，你太謙了。」

「我並非太謙，突然向前飛躍，我做得到，突然向後飛躍，我卻做不到。」

金刀順忽然臉色一沉，說：「輪到我開口了，你跟一流的武士裝束，一模一樣，除了腰間插着雙劍，還有一柄五尺六寸長的寶刀，我很想領教你的寶刀是否特別凌厲，希望你賜教。」

「不，我的刀太過長，打鬥的時候，上下砍劈，快得像一陣風，你的雙拐太過短，稍爲怠慢，便有一條手臂被快刀斬下來，到時我失去了一個上好的同伴，悔已無及，犯不着這樣做。」

他說得有理，可是，金刀順也有一番道理，說：「崔三郎，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如果我打贏你，我就可以得到寶刀以及人皮地圖，又可以得到你的食物，將來我闖入鬼宮，還可以獨享所見的金銀珠寶，認眞合算！」

崔三郎笑嘻嘻的說：「暫時把我們二人的勝負拋開不談，單是談談那一幅人皮地圖，我可以給你看看，我打賭你一定無法看得出它寫的是甚麼，你看過了，然後決定要不要跟我展開甚麼生死戰。」

說過了這些，崔三郎眞的從背囊取出一塊人皮地圖來，它看來平平無奇，色素棕黑，又有許多皺紋，十分俗氣，在火光照映之下，金刀順定神一望，崔三郎把它反過來，讓他再看一眼，跟着，一聲不响的把它收回。

金刀順嘆息了一聲，說：「料不到你跟我同樣的詭計多端！」

看來他不想再鬥了，相當奇怪，決定不再纏鬥之後，金刀順忽又開口：「即使我不再跟你決鬥，仍要講出一些道理來，如果你用長刀撲攻，我用雙拐迎戰，能閃即閃，可擋即擋，很容易就把你的長刀壓住，到時我乘機進攻，兩個鐵拐可以壓爆你的內臟。」

「你別忘記，我除了五尺六寸的長刀，還有兩把劍，各長二尺，你壓我的內臟，我的雙劍齊出，你是無法躲閃的，到時就會……」

兩人不約而同的說了一句：「同歸於盡！」

他們二人都是豪氣逼人的，武功卓絕，只是這一句，就把他們的心意表露出來，互相敬重，不再尋仇。

兩枝金箭連殺兩條龍

連續兩天，他們都在荒山野嶺行走，雖然「奧羽山脈」缺少高峯，可是峻谷極多，有人計算過，它有九十八座，不管他們怎樣走也走不完，又是一晚，在野火旁邊歇息，金刀順說：「崔三郎，眞是對不起，我沒有食物帶來，天天吃你的糧食，鬼宮還沒有在眼前出現，已經吃光你的糧食了，再往前走，恐怕跟以前的人相同，變成餓殍。」

崔三郎苦笑了一下說：「這一點，我倒沒有想過，假如所有食物吃光，只好採摘野菓充飢了，照我所知，大多數野菓，都可以進食，我身上有一管銀針，刺進了菓實再拔出來，銀針沒有變成灰色，便可取食，假如你想吃肉，最容易吃得到的就是鷹肉，因爲那些大鷹細鷹入黑就返巢歇息，非到天亮，不會覺醒，找到了鷹巢，攀登高處，就可以把牠逐隻殺死，燒烤進食。」

金刀順很高興的說：「我眞蠢！你是神眼崔三郎，夜間視物如同白晝，你看得見鷹，鷹看不見你，你佔盡上風。」

「我需要你合作，你就憑一雙手已經可以把大鷹殺掉，但要注意這一點，貓頭鷹看來很像麻鷹，牠能夠在黑夜撲攻，比較白天的打鬥更加出色，預防看錯了對象，你接近鷹巢的時候，應該吹口哨，如果那個巢伏着貓頭鷹，立刻飛出來，牠很怕人，必然立刻飛走，對你來說，一些危險也沒有。」

「蛇或蟒呢？」

「金刀順，你又忘記動物的特徵了，只有鷹吃蛇，決不會倒轉過來變成蛇吃鷹的，任何一株樹，只要樹上出現鷹巢，枝葉之間，或者樹根之上，決不會出現蛇或蟒。」

金刀順說：「崔三郎，如你所說，食物方面，沒有問題，口渴可以飲澗谷的水，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尋找鬼宮，大有希望變成富翁，安然而歸。」

崔三郎說了一句：「但願如此！」

稍停，崔三郎忽又開口：「金刀順，你說過在鬼宮前面兩種可怕的敵人，一是火龍，另外一種是千手觀音，你究竟有沒有看見過牠呢？」

「當然沒有看見過，只是聽到別人所講的遭遇而已，所謂火龍，眞眞正正是龍的子孫，有些人把牠稱做大蜥蜴，普通的蜥蜴決不會長達一丈，更加不會噴火，鬼宮的蜥蜴比較兇，可能長達丈外，兼且噴出一股熱氣，看來很像是火焰，相信這些爬虫在荒谷過活，經常捱餓，只要我們夜間獵鷹的時候，多帶幾隻麻鷹，拋過去餵牠，牠就不會向我們進攻。」

「你眞是聰明！我們犯不着跟牠搏鬥，能夠繞道而行最好，不然的話，多送幾隻麻鷹給牠吃好了，假如我們找到麻鷹，便有機會逃過飢餓的威脅，同時有機會利用牠去餵火龍，問題在這裏，我們連走兩天，未看見過一隻大鷹，甚至細鷹也沒有看見過，怎樣辦呢？」

「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但却需要你合作，如果你肯扮死屍，俟機打傷飛躍下來打算啄你取食的鷹，我就有辦法追踪牠到鷹巢去。」

金刀順說：「是的，一頭鷹傷了，就不能夠飛得太高，速度也慢下來，想不到你有這樣多的花樣，我必然合作。」

「好，一言爲定，你親眼看見過許多死屍，相信你一定扮得十分逼眞。」崔三郎好像嘲笑似的向他誇獎了一句。

靠近黃昏，兩人找到一處空曠地方，金刀順脫去上衣，躺在岩石上面打滾，還把蛇血塗在胸部，誘惑麻鷹飛下來。

雖然他沒有試過這一招，照他想，多半是有效的，至於崔三郎，負責跟踪那一頭可能受傷的鷹，躲在石角的背後窺望。

空中逐漸出現黑點，那些黑點並非單獨移動，而是聯羣結隊的移動。

金刀順躺着仰望，他很快就確定那些黑點必然是麻鷹，甚至是禿鷹，他們找到對象了，成問題的是這一點，如果那一隊麻鷹或禿鷹向他密集出擊，他沒法抵禦，因此之故，他雖然覺得興奮，却又有些不安。

黑點越來越近，跟着，向下俯衝，把他看做食物，全是禿鷹，特別大，每一隻鷹超過十磅重，不管他的戰鬥力多麼強大，仍是沒用，他突然覺得心寒，不由自言自語的一躍而起。

他想避開鷹爪，但却辦不到，七八頭大鷹向他襲擊，他雖然勉強自衞，仍是失敗，幸而崔三郎發覺情形不對，疾走過去，揮刀砍劈，才可以在那些禿鷹的爪下把他救出來，可是，他們兩人絕對鬥不過那麼多的鷹，一隻禿鷹傷了，另外一隻鷹繼續出擊，避無可避，就在這時，他們的救星突然出現，首先看見一條火焰，然後看見一條龍。那是眞正的龍，不是大蜥蜴，牠眞的能夠噴火。

一條長長的火焰向空中掃射，有許多隻禿鷹跌下來，死在他們的脚下。

鷹飛開了，火龍仍未走開，他們二人變成了攻擊的目標，仍是很危險的。金刀順比較崔三郎機警，大聲叫喊：「走吧！我們不是火龍的敵手！」

他首先向左邊飛奔。

他發覺崔三郎也向左邊飛奔，大聲說：「你必須走另外一條路，賭運氣吧，一條火龍不能夠同時追逐兩個人！」

崔三郎很快就懂得他的意思，走向右邊。

他們的決定是很合理的，可惜那個山谷根本有兩條火龍，每一個人的背後有一條火龍追逐，快要追上，從三十尺過外的地方噴出一條烈焰來，兩個人都覺得背上一陣灼熱，痛澈心肺，站也站不穩，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一陣弓弦聲響，如同裂帛，空中有兩條金光閃過，颼颼的箭聲在他們二人的耳邊滑過，跟着湧起了一陣痛苦的呻吟聲，兩人定眼看時，兩條火龍竟然身上各中一箭。箭是金的，最低限度，箭桿是黃金鑄造，他們看呆了一雙眼。

火龍只是倒地滾了幾滾，便即僵硬，頸上的肌肉變成藍色。

兩枝銳利無比的箭，不止是金箭，還是毒箭！

荒山野嶺怎會有人放箭？

火龍死了，他們最大的敵人並非飛禽猛獸，而是發射金箭的弓箭手，看來這個人仍在近處，崔三郎走近金刀順，問：「你也看見的，兩枝金箭救活我們，只是可惜我和你不知道救命恩人是誰。箭桿上面似乎有些文字，我們快些走過去，拔它看看。」

金刀順說：「當然是要看看的，別忘記，箭鏃仍有毒液，拔了出來，最好把它放在澗水冲洗多次，然後用手接觸，照我看，箭桿雖然是黃金鑄造，箭鏃却是鋒利的鋼！」

兩人都是身經百戰的勇士，既然死不去，很快就恢復原有的英雄氣概，走向火龍那邊，分別從火龍的軀體拔出那枝金箭來。

夕陽西下，金色的陽光投在金箭上面，燦然生輝，箭上鑄造出來的字只是一句：「昌華宮鎭宮之寶」，這句話閃進了他們的眼簾，不約而同的在嘴上說了一句：「昭明皇后！」

聯手苦戰千手觀音

那些金箭是當年皇后沒有被逐之前的一種寢宮裝飾之物，傳說它有伏魔之功，怎會在鬼宿縣的荒山野嶺出現呢？難道皇后被逐，下落不明，竟然投奔鬼宮？抑或那些金箭是別人盜出宮門，高價賣掉，以致留在江湖？更不了解的是那麽貴重的金箭，居然箭頭有毒，被人看做尋常之物，射了出去，難道發射金箭的人太過富有，區區的金箭，棄而不顧？

那些問題在他們的心上打了一個結，一起坐在崖石休息的時候，稍爲交談幾句，金刀順就對崔三郎說：「你這雙夜間視物如同白晝的眼睛，現時正用得着，快些攀登高處，向遠方眺望，看看遠處有些甚麽，說不定那兩枝金箭是從鬼宮發射出來的。」

「是的，我必然盡力而爲，兩枝金箭就由你保管好了，如果我遇襲，希望你徒手放箭！」

說完，崔三郎趁着斜陽還有微光照映，他首先找路攀登最高的崖石，金刀順緊隨在後。

他們已經失去了馬，兩次惡鬥，險些失去了生命，不過，他們內心却是非常英勇的，兩枝金箭不單止救活他們，還給他們帶來了一綫希望，世事難料，也許他們有機會進入鬼宮。

他們的命運太好了，崔三郎只是站在高處向遠方眺望了一眼，便即歡呼了一聲，急急忙忙的向下招手。

金刀順趕快扳登，站在他的身邊。

雖然夜幕低垂，近處黑沉沉，遠方仍有些燈火在林中透出，不管它是否鬼宮，有了燈火，必然有人，無怪崔三郎急於把金刀順引到上邊，研究他們的行踪。

金刀順說：「雖然我沒有證據去指證那些燈火是由善良的人發出，我仍有特殊的感覺，認爲它跟金箭有關，換句話說，他想我們走向他居住的地方。」

「金刀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把兩枝沉重的金箭射出兩三千碼之外，你的估計是否太過誇張？」

「一點也不誇張，他雖然住在兩三千碼之遙，却不是在那處遠的地方放箭。」

「你是否說他走近我們發射金箭，然後退回原處？」

「正是如此。」

「倘若眞有其事，再好也沒有了，我們找上門來，最好的藉口就是送還那些金箭。」

金刀順說：「好的，事不宜遲，我們快些下山吧，你綽號神眼，應該走在前面，我有本領徒手放箭，應該在後相隨。」

「好，立刻走！」

兩人先後走下高崖，又再轉彎抹角的走向前面去，只是順着方向走，不管山徑是否崎嶇，午夜之前，他們必然可以走到燈光明亮之處，他們心情開朗，脚步也輕鬆了許多。

靠近午夜，兩人果然走到一座宏壯的古廟之前。

它只是很古老的一座建築物，却非殘破不完，剛才他們在遠處看見的光亮，竟然是在懸掛在廟前的兩個大燈籠透映出來，可見廟裏必然有人居住，並非僅有一兩個人。

至於那座古廟，有一塊褪色的橫匾高懸，寫了「觀音廟」三個大字，金刀順只是瞥眼看見，便即提醒他的同伴，說：「崔三郎，別忘記我說過的千手觀音！」

崔三郎本來想一口氣走到廟宇前面，伸手推門，聽了這句話，立刻停步，說：「金刀順，如果古廟裏面眞的有一個千手觀音，我們怎樣對付它呢？」

「還用說嗎？依照江湖上的慣例處理此事好了，如果它跟我們握手，我們就跟它握手，反之，那個千手觀音不懷好意，每一隻手都握着兵器，向我們襲擊，我就要跟它決鬥，把一千隻手斬下來。」

「金刀順，你只是說着玩吧了，我們怎能揮刀斬一千次？」

「千手觀音只是誇張的名稱，不見得它眞眞正正有一千隻手，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鄭重的講清楚，你有雙劍，我沒有，不過，我有一對鋼拐，如果我們並肩作戰，勝過它的一千隻手！」

兩人密談一會，想好了戰略，然後由崔三郎伸手，按在木門上面，慢慢發力推開它。

門開了，廟宇之內黑沉沉，不過，比較深入的地方，却有些燈光，那種燈光比不上懸掛在戶外的燈籠那麽明亮，如果廟裏有伏兵，倒是不容易應付的。

兩人交換意見，仍是决心向前走動，崔三郎走過大堂，再向內進去，突然發覺一個三丈高的塑像，它正是千手觀音。

那座觀音像不知道由木料製造，抑或由石頭雕鑿，又抑或用鋼鐵鑄成，總之它十分精巧，端莊秀麗的一張觀音臉，跟失落的昭明皇后那張臉孔相差不遠，透着崇高親切之感，至於她的前面以及背後，的確密密麻麻的貼連了許多隻手臂，每條手臂長達一丈，細心看看，所有的手都握着一件東西，並非全是武器，還有花和書籍

，金鈴。

當然不是有千手之多，少說點，也有一百隻手過外，難得它緊緊的貼在觀音身上，看來她好像眞的有那麽多的手。

作爲一件藝術品欣賞，很有意思，不過，荒山寂寂，碰上了這樣古怪的一個佛像，那又截然不同，他們必須提高警惕，作出備戰姿態。

那些手相當長，如果每一隻手都能夠活動，這眞不是玩的，他們二人加起來只有四隻手，當然鬥不過她，因此之故，兩人只是站在三丈之遙看她，不敢走得太過近。

由於金碧輝煌的巨型佛像太過奪目，他們二人看呆了一雙眼，誰也沒有開口。

整個世界很靜，靜得出奇。

突然之間，鈴聲震耳。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向上邊看，很快就看得出來，觀音像左右兩邊都有一隻手握着金鈴，正在搖動。

鈴是金的，很美，不過，鈴聲却隱隱的透着殺氣。

「那個觀音向我們挑戰了，崔三郎，快些拔刀！」

金刀順說時，稍爲活動，那雙鋼拐巳經被他從腰帶拔出來。

就在這時，觀音的四隻手分別向他襲擊，有如蟹鉗。

他站的位置比較接近觀音像，當然他是被擊的對象，雖然他閃電般用雙拐迎戰，畢竟兩隻手鬥不過塑像的四隻手，幸而崔三郎的大刀從背後殺到前面來，才把觀音左右兩手所握的銀鈎擋住。

崔三郎殺得性起，怎會顧得那麽多？手起刀落，不單是擋開銀鈎，還把觀音的兩隻手斬下來。

得勢不饒人，他的守勢變成攻勢，亂刀殺上，很快就把觀音斬了十二隻手，到了那時，他們才知道觀音像的軀體以及百多隻手，俱是木料製造出來，本來碰上了刀，怎能抵擋？無怪它紛紛跌下來，有如殘枝落葉。

雖然金刀順只是用鋼拐出擊，仍然折斷了觀音的幾隻手，他十分高興，轉念一想，他們此行並非爲了跟一個木頭製造出來的觀音交手，如果看見千手觀音，那個地方便是鬼宮，不必纏在一起打鬥，主意打定了，立刻大聲叫崔三郎罷手，共同進退。

繞過觀音往更爲深邃的內進走動，很快就進入第三重門戶，景象大變，那個地方很美，上面有另外一番橫匾懸掛起來，寫了「藏經閣」的文句，可是，他們左望右望，沒有一本佛經，所看到的只是靠近牆邊兩排白色的長燭。

白燭長達二尺，燭光熊熊高燃，十分明亮，如果沒有人，蠟燭怎會自行燃燒？

金刀順走近一點，低聲說：「崔三郎，這個地方無疑的是鬼宮了，只見燭光不見人，危機四伏，早些離開爲妙。」

崔三郎說：「金刀順，你忘記了嗎？你說過在鬼宮之內找不到收藏金銀珠寶的深井，到時你有辦法把準確的藏寶地點指示出來，你還記得起有一個人臨終前所講的秘密嗎？」

「是的，幸虧你提醒我，否則，我們可能空手而歸了，他所講的秘密只是一句話：井在你的頭上！」

「只是這麽一句？不是開玩笑吧？所有井都是在地下掘出來的，怎會放在頭上呢？」

崔三郎嘴上說着，他的視綫不期然而然的仰望到高處。

他們並非站在空曠地方，而是站在藏經閣內，那個地方一共有兩層，視綫投向高處，即是在閣樓的樓板之下，很清楚的可以看得見閣樓的底板所繪的圖畫，那幅畫雖然色素大致脫落，仍可看得出一些村民正在汲水，準備出田耕種，分明有一口井。

崔三郎驚呼了一聲，說：「金刀順，那一句話有着落了，我的頭上眞的有一口井！」

金刀順說：「我自問有把握跳到閣樓的底板，你仍然站着，替我把風，我跳高之後就發力推動那一個井，倘若眞的是機關開啓的樞鈕，必有變動！」

只是說了這麽一句，他就飛躍而起，向底板所繪寫的一個井打了一掌。

這一掌打下去，有如打在牆上。

兩個人都有點失望。

金刀順向崔三郎望了一眼，說：「也許這一掌沒有打中機關，我必須繼續再打，如果我打了五十掌仍然沒有絲毫變動，我就服輸！」

金刀順的輕功了得，掌上有勁，他即說即做，眞的連綿不斷施展那一手金剛掌的功夫，果然不出所料，打了十多掌，突然發生劇變，在底板所寫的一口井，對準的一處地板，突然裂開，露出一個丁方形的大洞，崔三郎先行站不穩，跌了下去，金刀順整個身體懸空，向下一沉之際，本來是雙脚落地的，因爲下邊是個地洞，他也跌下去。

兩人的命運相同。

不過，崔三郎比較他的同伴鎭定些，一來他只是從地面跌落，並非躍起之後跌下來，震動輕微，二來他的眼睛能夠在沉黑中看得見任何品物，比貓眼厲害，故此他比較穩定。

在黑暗中，首先講話的是他，大聲問：「金刀順，你有沒有受傷呢？」

「這個地洞，不過一兩丈深，而且是泥土，我怎會受傷？你呢？你是否安然無恙？」

「我的確是安然無恙。」

「那就好了，我必須靠你的一雙眼，才有希望逃生，你快些告訴我，你看見一些甚麽？」

「你未必相信，不過，我說的話，確是事實，我們站在一個客廳之內，剛剛是客廳的中間，那個客廳佈置華麗，有如宮殿！」

「眞的像是宮殿嗎？」

「是的，爲甚麽我要騙你？」

「既然是宮內的格局，這個地方必是鬼宮了，請你看清楚點，客廳必有通道，這個客廳的通道在那一個方向？它通到甚麽地方去？」

「這個客廳的通道在你左手那一邊，它通到甚麽地方？不得而知，如果你想知道，我們可以向左邊走，我走在前面。」

「好，你就在我的前面。」

兩人先後走了幾十步，崔三郎停下步來，說：「前面有一張圓桌，還有圓椅，好像欵待嘉賓似的，較遠的一張大椅之上，坐着一個美女，我好像在甚麽地方看見過她。」

「她的身邊或背後，有沒有人保護着呢？」

「有一個高大絕倫的漢子保護，站在她的背後，這傢伙似乎看見過，只是不敢確定他究竟是否我以前看見過的人，太過離奇了，我不敢說？」

「崔三郎，你如此豪氣，怎會怕得發抖有話不敢說的？」

崔三郎嘆息了一聲，說：「我希望自己看錯了人，如果我不是看錯，站在皇后背後的人，必然是重達三百八十磅的高如山！」

「你說那個女人是皇后嗎？」

「是的，她可能是傳說被大水冲入海中溺斃的昭明皇后！這種推想是很荒謬的，故此我不敢說。」

「皇后坐着的地方，怎會沒有燈光呢？她的前面用甚麽方式照亮？」

「我看見了一排燭光，因爲隔得太遠，我能夠看見，你未必看得出來。」

「再向前走，遲早我會看得出來的，是也不是？」

「確是如此。」

「那麽，我們繼續向前走吧，越快越妙！」

只是三幾十步，金刀順衝口而出的說：「我看見燭光了，可惜看不見人！」

既然看見燭光，走動的方向沒有改變，遲早看見人，理該如此，不過一會，金刀順就看見一個容貌十分出色的少婦在座上。

在他這方面看，他所看見的只是少婦而已，可是，從崔三郎眼中看來，却是昭明皇后。

稍爲走近一點，崔三郎就趕上來，他還扯了金刀順一把。

金刀順趕快跪下。

「微臣叩見昭明皇后。」崔三郎很恭敬的說。

「昭明皇后巳經變了鬼，你還叩見她幹甚麽？你既然來了，坐下來談談吧，起來，不要多禮，還有一點，崔三郎，你的朋友也站起來。」

崔三郎猛吃一驚，緩緩的站起來，走向她的臉前，說：「昭明皇后，你眞好眼力！」

她笑了笑，說：「並非我好眼力，只是憑着我的記憶去推算得到你是崔三郎而巳，整個京都只有你稱做神眼，除了神眼，那一個人能夠隔開四五十尺看得清楚我是昭明？」

看來昭明皇后並無惡意，崔三郎賜坐之後，向金刀順打個手勢，說：「皇后，此人武功卓絕，叫做金刀順，一向在鬼宿縣居住，是個獵戶，由他引路，我才有機會覲見皇后，他也是忠臣烈士，敬乞皇后收容！」

「崔三郎，你眞會講話！賜宴！」昭明皇后輕輕的說了一句，便來了四個宮娥，趨前侍候，另有四個婢女，輪流端上佳餚。

那張圓桌早巳放下酒器和食器。

在遠行人的心目中，有一頓飯吃，巳經不俗，何況是佳餚美酒？金刀順由衷的感謝昭明皇后，談話當中頻頻表示他的敬意。

昭明皇后容光煥發，有如仙女下凡，他實在沒法猜想得到七十年前她何以被逐，因此之故，他多次向她打量，好像滿腹疑雲。

他這副模樣，如果發生在宮廷之內，便是不敬，理該問罪，可是，鬼宮之內，不拘小節，故此昭明皇后絕無慍色，反而很安詳的說出當日情形。

局勢變了又變同歸於盡

她喝了一小杯「碧玉簪」的醇酒，向座上兩人望了一碩，緩緩的說：「當今聖上跟我一直是很恩愛的，可惜，八年之前，他到北海道巡幸，被小妖精迷住了，頓失本性，回到京都，不單止跟我疏遠，幽居在海邊的迎月宮，接近我的人，不分文武，一概誅殺，有一晚，洪濤驟至，把迎月宮冲毁，把我冲得無影無踪，不知道這一宗悲劇是否由小妖精擺佈下來，總之，我一去不返，她就變成最得寵的妃嬪，宮廷主角巳經沒有皇后了，假如她有了生養，是個男孩，她就是皇后。」

說到這裏，昭明皇后嘆息了一聲，說：「小妖精不會放過我的，我逼於留在鬼宮裏面。」

跟着她再說一句：「這件事情，全靠高如山幫忙，他眞好，不單是幫了我的忙，還把兩條火龍用金箭射死，否則，兩位沒有緣份進入鬼宮跟我見面。」

崔三郎十分機警，趕快向高如山道謝，金刀順除了致謝，還把他收藏起來的兩枝金箭奉上，昭明皇后說：「這樣微小的品物，何必歸還？送給兩位做紀念品好了，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現時我很想聽聽兩位的意見，爲甚麽兩位冒險深入九十八座山谷找尋鬼宮呢？」

崔三郎搶先回答：「因爲我在京都賭骨牌，偶然贏了一宗巨欵，輸錢的人沒法清償，叫我從兩件寶貝當中揀一件，要就揀他的女人，要就揀人皮地圖，我怎會接收他的女人呢？只好揀人皮地圖了，地圖到了手，我就給它迷住，念念不忘的想看看鬼宮，碰巧我的生死之交金刀順係奧羽山脈的獵戶，看見過許多人走向鬼宮，有去無歸，認爲我擁有的人皮地圖確是眞品，願意同行，於是我們有機會置身在鬼宮之內。」

昭明皇后笑了笑，向金刀順望了一眼，說：「你呢？你身爲獵戶，却肯冒險作伴，跟一個朋友闖入鬼宮來，煞是難得，你是否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就變成勇敢的戰士呢？」

出乎意外的金刀順搖了搖頭，說：「禀告皇后，小人並非偶然走到鬼宮來的，早有此心，因爲小人知道鬼宮裏面收藏了金銀珠寶，只是做個獵戶，必然一生窮困，我想斬斷窮根，只好跟崔三郎一起走入峽谷搜索，照我看，崔三郎也是爲了珠寶而來的，只是他的身份是一個官，不肯放胆直說而巳，假如這個消息散開，別人必

然說他是個貪官，故此他不肯吐實。」

昭明皇后說：「金刀順，你爲人極端爽快，直腸直肚，我十分欣賞你的作風，橫豎鬼宮裏面的珠寶太多，我要來沒用，索性送一點給你們兩人，吃完了餐，請兩位跟隨我走入藏寶穴。」

皇后如此慷慨，金刀順以及崔三郎驚喜交集，趕快叩頭謝恩，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肯無緣無故把珠寶送給別人的，如此想想，兩人却又有些担心。

昭明皇后並非說着玩，她吩咐宮女打着燈籠在前引路，先走一步，崔三郎兩人在後相隨，還有高如山這個大力士在後面押陣。

那些人走向一個陰暗的牆角，那堵牆平平無奇，昭明皇后叫宮女按動機關，露出一個洞穴，皇后走進去，打個手勢，崔三郎先入，金刀順也走了進去，宮女提燈高照，在明幌幌的燈輝照映之下，所有人都看得見，左一堆，右一堆，全是黃金綠玉，還有一顆顆晶瑩圓潤的珍珠。

崔三郎在京裏經常賭大錢，看慣了貴重品物，他一眼就看得出來，那些珍品全是眞的，絕非贋品，看呆了一雙眼，反而說不出話來。

反而金刀順冷靜得多，就在洞穴之內跪下，說：「小的蒙受皇后娘娘賜以飲食，愧無以報，再贈珠寶，不敢收受。」

昭明皇后說：「你快些起來，不必多禮，今晚只是初相見，我有許多話對你們說，你們還是睡個痛快，明天再談。」

很快兩人就被宮女帶到客房歇息，他們二人根本上就是極度疲倦的，加上了幾分酒意，更加想睡，且又担心被人竊聽，索性一句閒談也沒有說，看見了床，倒頭便睡。

昭明皇后打算對他們二人說些甚麽？兩人沒法猜測，到了翌日睡醒，皇后再度賜宴，推心置腹的說了一個暢快，兩人然後明白過來，只是吃了一頓豐富的晚宴，已經受到皇后的控制。

吃吃喝喝之際，昭明皇后忽然很鄭重的說：「兩位只是初相識，照理我不應該把腸肚挖出來給別人看，不過，形勢逼人，我無法再保守秘密了，坦白點說，我被奸妃所害險些葬身於萬丈狂瀾，此仇怎能不報，我之所以隱居鬼宮，並非懼禍，而是想借了鬼宮收藏了一千幾百年的金銀珠寶，招兵買馬，跟奸妃火併，你們兩位已經知道我的秘密，我用人之際，渴望兩位共同進退，今後我們是自己人了，我如果能夠再入宮廷，殺了妖妃，得到君王的寵幸，兩位就是富貴中人，希望兩位做主力協助，可是，世事難言，萬一兩位是小妖精的爪牙，由她派來打聽我的虛實，我豈非引狼入室，自取其辱，故此我在昨晚賜宴之際，已經在酒裏下毒，以後兩位每隔旬日必然要吃解藥，逾期沒有解藥到肚，便即腸穿肚爛，跌進枉死城，不過，你們二人並非一生一世受我控制的，我恢復了舊日的殊榮，便即收法，你們照常的過活，不用再吃解藥。」

崔三郎頗有見識，皇后派遣大力士高如山用金箭殺了火龍，還把他們二人迎入宮中，待以上賓之禮，賜了酒肉還賜金銀珠寶，料想她必有所求，那時她說出心事來，正好符合他的推想，因此之故，他雖然心上一震，仍可勉強支持，很鄭重的說道：「皇后娘娘的悲慘遭遇，天人共憤，微臣必然竭盡棉薄，一生受命於娘娘脚下，相信微臣的知己朋友金刀順他也是個忠厚的人，跟微臣並肩作戰，永不後悔。」

金刀順聽他所言，立刻擺出一副精忠報國的姿態，矢誓効力，皇后喜形於色，說：「兩位都肯替我做事，正是天意，小妖精必死無疑！」

稍停，昭明皇后說：「兩位既然効忠於我，可否暫時留步，十日之後再走？」

這句話，分明是有用意的，她想借此表現那些慢性毒藥的威力，事實上金刀順以及崔三郎也想多留幾天，看看他們是否眞的吃了有毒的食物，喝了有毒的酒，因此之故，他們毫不考慮就點頭答應。

既然答應了，他們二人就變成了上賓，奇怪得很，皇后好像對他們仍是有點不信任，白天他們可以聚在一起，甚至可以走出地面，離開鬼宮，到處行走，不過，入夜就要分開，各佔一間大房。

爲甚麽皇后如此安排？兩人有些不安，却又不敢多問。

留下來的第五天，皇后忽然召見，對他們說：「古語有云，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我的性格也是如此，既然兩位是我的親信，不久就會派遣你們入宮，有些要緊的話，現時就要告訴你，必須緊記在心，依計行事，我首先要說的一種秘密，就是綽號小妖精的寵姬千貝花，她本來是個青樓的女子，變成寵妃，仍有一股淫蕩性格，一方面是皇帝，不能夠令她滿足，另一方面，她想到外邊找的男人借種，只好走她以前走過的路，京都有許多間高貴的妓院，有一間妓院叫做紅香館，乃是她常到之處，她認爲有錢兼有力的貴人，肯付出巨資叫鴇母徐姑召喚處女薦枕，此人必然健康正常，身上無毒，種族也好，欣然獻身，故此你們入京之後想殺她，不必潛入內宮，只是擺出富豪子弟到紅香館找徐姑好了，小妖精有本領使每一次薦枕都有落紅片片，儼如處子之身，這一層不必理會，所須注意的是這一點，她的尾閭對上之處，有一個紅色的硃砂痣，乃是天生的胎痣，沒法消除，但見此痣，便即把她撲殺，星夜逃走從京都到琵琶湖，不過兩日路程，小妖精突然死在娼寮，皇帝必然傷心，六神無主，朝廷大亂，你們二人到了琵琶湖的神仙石，夜間縱火，自然有人走過來，此人必然是高如山，他早已跟湖上的漁舟以及漁民聯絡，艇上兵器充足，一夜之間，結集三千之衆，殺入京都，我們的人自然越聚越多，京城之內，到處烽烟，我然後挺身而出，殺死了小妖精，皇帝的頭腦清醒了些，必然跟我重敦舊好，我平亂有功，必然恢復后位，沒有人知道你們的眞正身份，到時榮華富貴，享受無窮，記得緊記這一點，每隔旬日，必須吃我的解藥，沒有解藥到肚，腸穿肚爛，必死無疑！」

皇后所講的話，分明是利用他們二人打頭陣了，那種工作，十分危險，爲了索取解藥，他們實在是無法抗拒的，只好處之泰然。

留居鬼宮第九日，兩人都覺得渾身疲倦，肚子隱隱作痛，第十日，眞的是肝腸欲斷，痛得倒地打滾，後來皇后賜藥，用水冲服，吃了它登時止痛。

經過這一次的遭遇，兩人才知道昭明皇后是笑裏藏刀的人，形勢比人強，沒法不依她。

第十二日　昭明皇后各送一袋珍貴珠寶，叫人帶路把他們二人送出鬼宿縣的康莊大路，然後分手。

他們二人雖是得到自由，可惜那種自由只是十天，如果旬日之內無法殺死小妖精，沒有人送藥，他們的生命就完結了，崔三郎長居京都，金刀順只是山賊，故此一切由他作主，路上走動時，崔三郎總是愁眉苦臉，有一晚，金刀順忍不住向他查問。

崔三郎哭喪着臉，說：「金刀順，我們二人都是從鬼門關逃出來的人，情如手足，我不妨對你說知，我並非浮浮泛泛之輩，乃是小妖精的密使，換言之，我由小妖精派遣到奧羽山脈查探妖后的下落，我一家人有十八口之多，如果我依計行事，殺了小妖精，全家必死，因爲她有許多爪牙活着，那些人仍然握權，如果不殺死小妖精千貝花，我沒有解藥，勢必斷腸而死，傷心欲絕！」

他說到這裏，不由自主的放聲大哭起來。

金刀順看了有些感動，苦苦的思索，突然眼睛一亮，說：「照情形看，我們只有一個辦法，死裏逃生，我的意思由你向小妖精告密，使她詐死，到時宮內一片混亂，我們兩人出宮走向琵琶湖，通知高如山，率兵攻入京都，千貝花也密令爪牙迎戰，我們袖手旁觀，那一個妖后打贏就歸順那一邊，如果兩個妖后戰死，我們再到鬼宮取寶，兼取解藥，只有這樣做才有機會逃生！」

崔三郎哈哈大笑，化悲爲喜，說：「你眞是出色，智勇雙全，我們依計行事，一定成功！」

他們決心依計行事，兩個妖后都沒有害死他們，正如他們所料，小妖精詐死，宮中舉喪，高如山率領武藝高強的漁民攻入京都，千貝花的精兵截擊，發生混戰，相持不下，預料必有三天劇戰未息，他們二人乘機再往鬼宮，路已走熟，荒山之內，只有兩條火龍，已經喪命，兩人所毀的千手觀音尚未修復，無驚無險，安然抵達鬼宮。

兩人把心一橫，不分男女，殺盡宮內各人，然後奪取珠寶，帶了解藥逃生，一切順利，只是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們還沒有走出鬼宿縣，只是在一間野店歇脚，覺得肚痛，急取解藥吞服，殊不料瓶上寫明是解藥的藥粉，仍是穿腸之藥，吃了加速喪生，兩人雖然擁有大批珠寶，却無福消受，跌進枉死城。

兩個妖后苦戰無功，部下叛變，分別死於叛徒之手，叛徒五人聯手投靠皇帝，殺賊有功，論功行賞，變成五個將軍，名利雙收，高如山這一次戰役早就死於亂箭之下。

自此之後，鬼宮眞的有鬼了，沒有人斗胆走近。

（完）

鶴翔庄功法和功理

(一)通六合雙回氣

1、預備：雙脚成後八字，略寬於肩；兩手自然下垂，松靜站立，舌頂上顎，似笑非笑；雙目平視，心澄目潔：由上而下放鬆。將氣沉下丹田，開始意守（圖1）。

2、提翅：引丹田氣經會陽，沿督脈上升至兩肩，沿兩臂至勞宮穴。陰掌（即掌心向下），兩臂慢慢向前揚起，與肩平，掌指上翹，成九十度，掌心突出，柔力收、推三次（圖2——5）。

3、展翅：鬆腕，約成四十五度，兩臂與肩平，左右分開，成一字形，掌指上翹，成九十度，掌心突出，左右柔力收、推三次（圖6——8）。

4、合翅：兩手放平，兩肩放鬆，兩臂從體側緩慢下落，約與軀體成二十度時轉掌心向後，後推至四十五度，同時將脚提起（圖9——11）。

5、折翅：轉腕，雙手從背後向腋下划弧，五指成爪形，由腋下掏出，將手甩向前方。同時從體側夾臂，兩脚跟用力柱地，雙膝微曲（圖12——13）。

6、捧氣貫頂：十指放鬆，雙臂微向前伸，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百會（圖14——16）。

7、通天合陽：兩手在頭頂作十指交叉，翻掌向上，先以頸椎爲軸，左右鬆動雙臂，上拔頸椎；再以胸椎爲軸，左右鬆動雙肩，上拔胸椎；第三次以腰椎爲軸，左右鬆動雙肩，上下用力伸腰椎（圖17）。

8、通地合陰：以腰爲軸，頭、臂同時向下俯落，先中、再左、後右柔力通地合陰三次（圖18）。

9、雙回氣：體重移向右脚，繞手抱球，直腰，左脚向左前方邁出，同時雙手伸氣，轉右手掌心向上，護下丹田，左手伸向左前上方約四十五度，成弧形，目視勞宮穴（圖19——21）。將頭回正，手向百會貫氣，並沿左耳側向下導引至下丹田（外導內行）（圖22）。然後左手外推內收，翻掌護下丹田，同時體重移向左脚，右脚向右前方邁出，右手抻氣伸向右前上方約四十五度，成弧形，目視勞宮穴（圖23——24），將頭回正，手向百會貫氣，沿右耳側向下導引至下丹田（外導內行）（圖25）。

同時體重移向右脚，慢慢將左脚收回，雙手抱球，貫氣入下丹田，收功恢復預備式（圖26——27）。

(二)柱地通天

1、預備：兩脚平行，與肩等寬；兩手自然下垂，鬆靜站立：舌頂上顎，似笑非笑；雙目平視，心澄目潔；由上而下放鬆，將氣沉入下丹田，開始意守（圖28）。

2、提翅：引丹田氣經會陰，沿督脈上升至兩肩，沿兩臂至勞宮穴。掌心相對，兩臂慢慢向前揚起，與肩平（圖29）；轉陰掌，變劍指（圖30）：雙臂與肩平左右分開，成一字形（圖31）；以頸椎爲軸，用肩帶動雙臂，似龍形，左右通臂三次（圖32——33）。

3、展翅觀天：變劍指爲陰掌、軀體微向前傾，脚跟提起，上身後仰成弓形，同時雙臂成弧形，環抱，盡量擴胸，雙目觀天（圖34——36）。

4、合翅：軀體逐漸恢復後仰前的姿勢，兩臂從體側自然下落，約與軀體成二十度（圖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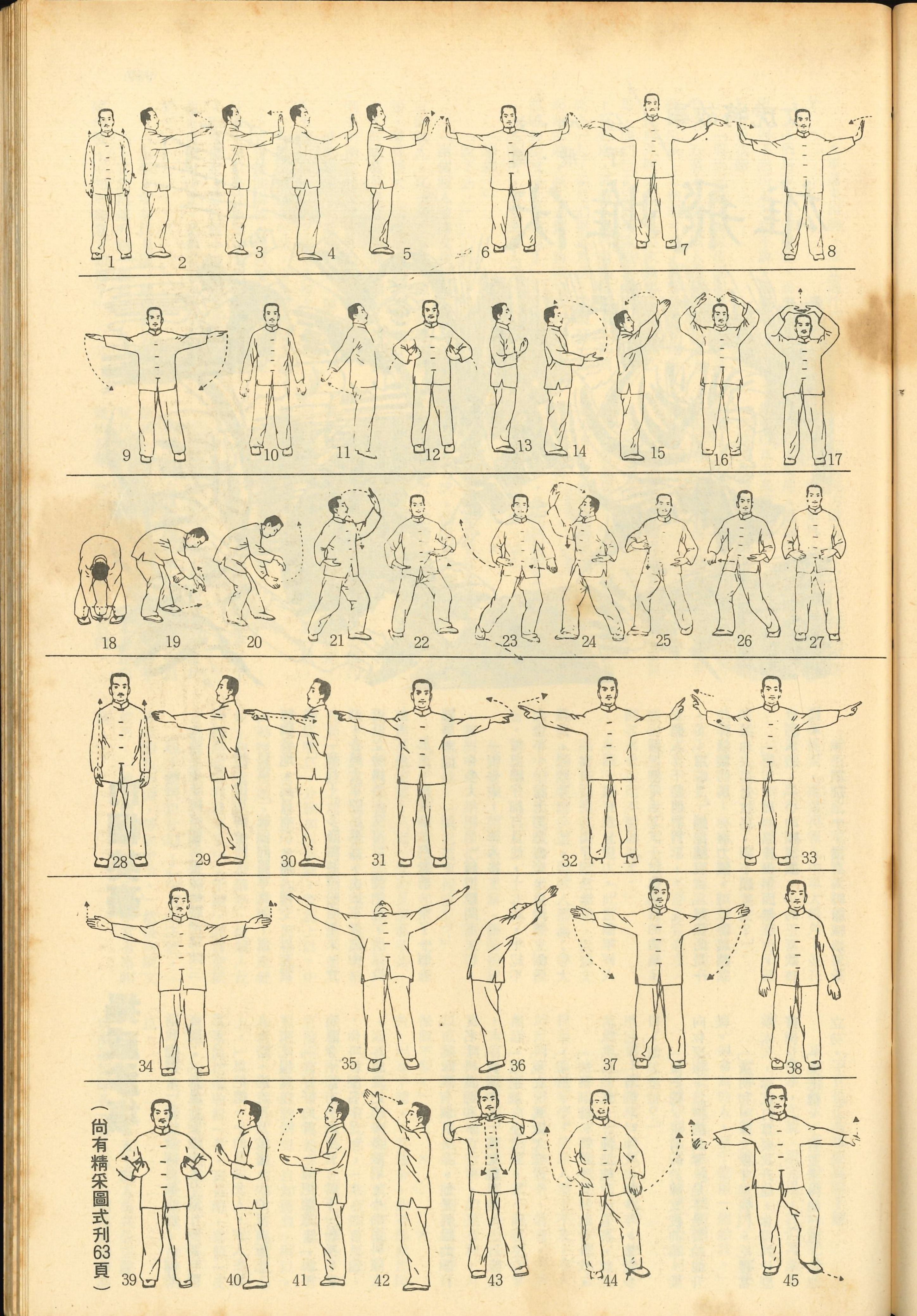
5、折翅：轉掌心向後，轉腕，雙手從體後側向腋下划弧，五指成爪形，由腋下掏出，將手甩向前方，同時從體側夾臂，兩脚跟用力柱地，雙膝微曲，（圖38——40）。

6、雙回氣：十指放鬆，雙臂微向前伸，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緩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圖41——43）。

7、柱地通天：雙手在下丹田處左右分開，體重移向右脚，左脚向左前方邁出，兩手與肩平，五指併攏，掌心成凹形，先左手攏氣入右胸，再右手攏氣入左胸（圖44——48——）；轉左手托右肘，前後分手抻氣，轉掌心向外，作柱地通天勢（圖49——50）。然後將體重移向左脚，以右脚尖爲軸，右脚跟內轉，再以左脚尖爲軸，左脚跟外轉，轉體一百八十度，同時兩臂與肩平，五指併攏，掌心成凹形，先右手攏氣入左胸，再左手攏氣入右胸（圖51——54），轉右手托左肘，前後分手抻氣，轉掌心向外，作柱地通天勢（圖55——56）。

體重移向右脚，左脚跟內轉，再將體重移向左脚，慢慢右脚收回，雙手抱球，貫入下丹田。收功，恢復預備式（圖57——58）。

（摘自明報週刊．下期續刊）



（尚有精采圖式刊63頁）

女虎將故事

石冲·文
可飛·圖

雄飛雌伏



巾幗英豪 揚威沙場

清，同治。

將軍多隆阿率領大軍，轉戰湘鄂陝三省。

這回，出兵荊子關。

「將軍，」統領向將軍稟報，道：「轉戰各地，兵員有損，需人補充，以充實戰力。」

「募兵！」多隆阿將軍吩咐下來，立刻，各路大軍開始募兵，由於軍營之中，可以立功揚名，又可以三餐飽食，所以投效者甚多。

那天，把總鍾仁利營前，來了一個人應募。

「你多大年紀？」鍾把總問。

「十七歲。」那人答。

鍾把總仔細打量他，十七歲，年紀不大也不小，臉上都是痘瘢，生得黑，個子高大，強壯。

「你有什麼功夫？」

「爺，我有幾分蠻力。」這個年輕人回答。

鍾把總叫手下試一試他兩臂的力氣，三個人都不是他的對手。

「用啦！」鍾把總說：「難伏的是一些脾氣壞的馬，你有力氣，可以使馬聽話，派你去馬營牧馬，願不願意去？」

「爺，」那個黑臉少年面無難色，一口應承道：「小的願意去。小的正喜歡騎馬。」

「在軍營之中，沒有人叫爺喊娘，你稱我把總，」鍾把總訓這個小伙子，同時查問：「你是什麼地方人？為什麼要吃糧當差？」

「稟把總，小的是湖北人。家人在賊人來時，逃走不及被害，小的沒有飯吃，才來吃糧當差。」

「你好好的幹，」鍾把總道：「說不定憑你兩條有力的手臂，幹下一份功名來，你叫什麼名字？」

「懇求把總多多栽培。小的名叫陳文俊。」

× × ×

馬隊裏有個百夫長，他是馬隊的頭目，名字叫黃明和。

「黃明和。」鍾把總叫他。

「稟把總，下官在。」

「現在，馬隊怎樣？」

「很好。」

「加緊訓練。將軍不日將起身征伐，清除洪楊餘黨，」鍾把總說到這裏，忽然想起，「有個名叫陳文俊的少年，來營多日，他怎麼樣？」

「稟把總，正有關於陳文俊的事，要向你稟報，請把總裁奪，是不是要給他升級。」

「黃明和，陳文俊才進營門，吃糧當差未久，你就打算要我升他，你得到什麼好處？」

「稟把總，下官並未得他好處，是他立功。」

「大軍還未出動，他立過什麼功？你說。」

這個馬隊頭目黃明和，說來是個直心眼，他不想居人之功不說，還要為部下謀取一份功績。

「前天夜晚，馬隊夜巡回營不久，突然來了五個人，這五個人都是洪楊餘黨，既未投誠，又無處可去，淪落為賊。這五個賊真是胆大包天，要來偷馬隊中的五匹馬，他們已在別的馬隊偷到兩匹，又來到下官營地，那賊人沒料着馬隊裏有人和馬睡在一起，俟他們摸進馬房，陳俊文一躍而起拿賊，賊人大驚，與陳文俊相鬬，兩個賊連續被陳文俊擊退！」

「他用什麼擊退賊人？」

「拳頭。」

「說下去。」

「兩個賊人被陳文俊用拳頭擊退，另三個賊人，又一齊攻擊他，陳文俊繼續狠拚，聲音很大，馬隊的人聽到，羣起捉賊，五個賊都很機警，一個個溜掉，他們偷到手的兩匹馬，也來不及帶走。」

鍾把總問：「這麼說來，陳文俊一人鬬五賊，沒有呼救？獨自支撐？」

「陳文俊沒有呼救，這是他勇敢之處，下官曾經問過他，為什麼不呼救，如果呼救，可以來許多兄弟，把那五個賊抓住。陳文俊說，那五個小賊，畢竟是小事，他自信對付得住。免得發聲呼救，震動軍營。」

「這個少年有此見識，頗為高明。」

「下官想把他升為一個兵卒，可以上陣作戰，不知把總意下如何？」

「他夜晚力敵五賊，又使大營未被驚擾，還截下兩匹軍馬，立功非小，豈能以兵卒之位獎他，應該升為副管帶。」鍾把總吩咐百夫長黃明和，「你立刻去做準備，把陳文俊留在你那裏準備打仗。」說到這裏，十分鄭重的道：「黃百夫長，你可能因為有一個陳文俊，戰無不勝，名揚軍營。」

「稟把總，升他為副管帶，要不要報給上面知道？」

「當然要報。」鍾把總道：「這件事是大事，可能要經過統領、提督報到多隆阿大人那裏。」

不二日，多隆阿將軍公文到了：「升任陳文俊為副管帶。」

× × ×

多隆阿將軍在各省掃蕩洪楊殘餘，不久，大功告成，他凱旋回京。

但是，大小兒郎，却是留在中原之地，交給左宗棠左大帥統率，征伐回教徒之亂。

陳文俊這時已不是副管帶，由於他作戰勇猛，幾次身先士卒，奪取敵人要塞，已升任把總，與鍾仁利的官位相差一級，鍾仁利也因功升任千總。

左大帥大軍自陝西進入甘肅。

前鋒，千總鍾仁利率領，離華亭二十里。

哨探回來稟報，賊人在華亭設有重兵，再過去均有小股賊兵串擾，一方面作為斷後，一方面實施戒備，三五日後，華亭賊兵俟援兵到來，將由崇信、清水沿路向隴山反擊，將使左大帥大軍陷入包圍。

鍾千總將此一軍情稟報統領，由統領稟報提督，提督再報上中軍大帳外，並在先鋒營中，舉行一次密議。

「軍情如何，誰有破敵之法？」千總問。

俞管帶道：「稟千總，賊勢如此浩大，依下官之見，還是緊守為宜，若上面有所決定，千總再採行為，不要妄自進攻，勝固好，吃了敗仗，上面會見責，輕舉妄動，那會偷鷄不着蝕把米。」

蔡副千總表示意見：「此言有理。」

張把總道：「固守雖然無錯，既為先鋒營，則應輕騎疾進，將賊人掃蕩；等大帥命令，怕會貽誤戰機，坐失大好立功機會。」

先鋒營中，諸官各有見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只有陳把總在旁一語未發。

鍾千總問他：「陳把總有何意見？」

「稟千總，」陳把總站起來，先環顧四周，然後道：「每一位的見解都不錯，因此，如何採取行動，需要千總下決心。依下官之見，賊人已潰不成軍，正圖收拾殘局，在此之前，如果能加以掃蕩，使其無法喘息，分股加以殲滅，實為上計。中軍帳裏，有何計劃，我們知道，但在此時出動掃蕩殘賊，並無錯處，何況，激勵健兒，向前猛攻，如能直抵華亭，使賊人此一據點也落在我軍手中，千總，那將使陝甘邊區之戰，有劃時代意義。」

鍾千總沉思片刻，心中有個主意，「各位請暫回營，等候命令。」然後向陳文俊道：「陳把總，請留下來，本官有事相商。」

「下官也正有事要稟報千總。」

軍爺們散去，鍾千總道：「陳把總，你有什麼事，先說。說完後，我們再談軍事。」

「我那一隊軍，缺少一個人手，如果有一個會寫的人，請千總撥一個給我。」

「我派任就是。」鍾千總點頭。

「請千總作個指示，軍事方面有何計劃？」

鍾千總微嘆一口氣，他已四十餘歲，久歷風霜，有一份焦灼。

「老弟，適才你聽到的，有人要出去掃蕩，直趨華亭，使敵人措手不及，有人却反對，主張聽候大帥發令，前者，有勇無謀，後者，貪生怕死，都不能建功立業，本官仔細考慮，還是請老弟你去探聽虛實，到外面後，權宜行事，如果有利，可以直搗華亭，如果無利，立刻退回大營，保個不敗。」

「稟千總，下官遵令，能否賜給馬隊，攻其無備，如同閃電，或能奏功。」

「本官正有此意，一共有四百馬隊，除留下一百五十人馬，在附近巡邏外，本官撥兩百五十人馬給你，今夜出發，本官另派人沿途打聽消息，自知勝負，所以，你自領一軍在外，其他的事，不用放在心上。」

陳把總收拾一番，黃昏時，率領一支馬隊，浩浩蕩蕩，朝前撲去。

鍾千總立即派哨探從後跟進，探聽消息。

陳把總把二百五十騎人馬共分三隊，前兩隊每隊各一百人騎，分兩路直趨華亭

，一路走小路，一隊走官道，另五十騎，又分五小隊，每隊十人，搜索附近賊蹤，一面搜索，一面向華亭逼近，使得那兩隊無後顧之憂，免得賊人在後面結集大軍，從後掩至，華亭之賊如再迎戰於前，弄個腹背受敵，定將受制。

這五十騎五小隊，曾與零星賊人有接觸，賊人一見即退，逃之夭夭，逃之不及，斬於馬下。

陳把總自率一百人騎，在官道上疾進，途中遇有賊人，都是十個、八個，也有二十餘人一股的。

馬隊上的兒郎準備作戰，陳把總道：「殺鷄焉用牛刀，讓後面的人來收拾，我們快速前進。」

「稟把總，這樣，後面賊兵越來越多，有兩百餘人。」

「如果你和他們相搏，天亮前，趕不到華亭不說，途中拖延，華亭城中有備，更無法進入華亭。」

「把總，」一個馬隊頭目驚問，「你要在天亮之前，進入華亭，華亭現在有大股賊兵，且有賊人大營，這一百人騎，勢孤力單。」

「汝何如此健忘，另有一百人騎繞小道過來，還有五十人騎在後面。」

「共計二百五十人騎。」

「兵貴神速，這兩百五十人騎，進入華亭，在賊人是從天而降，首先大亂。」陳把總拍拍那頭目的肩膀，「用力一拚，你是把總在望。」

不錯，那個馬隊頭目知道，如果眞的能攻下華亭，論功行賞，他會升為管帶，也可能晉升把總。

於是，精神一振，決心一拚。

陳把總一行到華亭，還有半里路，忽然下令：「衝城！」

這一百人騎，眞個如同閃電，直奔城下，華亭賊人不是無備，他們散佈的細作，也會報來軍情，豈知這陳把總用兵如神，沿途並未作戰，大軍直指城下，賊人發覺，已來不及掩門，馬隊一衝而入，馬上人有的使用火炮，那是他們最犀利的火器，「蓬」的一響，對面的一夥人立即個個受傷倒地，然後，馬桿大刀取人頭。陳文俊進入華亭，問明賊兵大營在何處，這一百人騎，火速馳往大營，大街上蹄聲得得，鬼哭神嚎，到大營時，賊人正張惶無計，調派賊兵前來防堵之令還未發出，馬隊已踏入營前，大刀起處，人頭滾滾，何消片刻，兩百餘人死於非命。

「棄械投降者不死。」陳把總高聲傳令。

於是，賊人矮下半截，一個個請求饒命。

華亭城中別處尚有賊兵，知道有警，馳援大營，在街上，第二支人騎又到，一場好殺，賊人知道不妙，棄械保命，還有許多賊人，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逃離華亭。

最後五十人騎趕到，他們已不再作戰，而是清掃戰場，收取戰果，兩名賊酋，死在陳文俊刀下。

陳把總清點一下，共死去六個人，十餘人受傷，馬也損失十二匹，他自己也兩處受傷，並不嚴重，略加包紮，再下令，「守城！」

他担心賊人反撲。另外，他派出十人騎趕往大營，向鍾千總送出捷報。

天未黑，官軍已入城。

「陳把總，」鍾千總和他一見面，就告訴他：「左大人知道你攻下華亭，並殺死兩名賊酋，心中大喜，這裏，交人代理，你我二人立即前往謁見。」

「左大人已經進城？」

「沒有，距城還有五十里，我們先去謁見。」

左大人在軍帳裏接見千總鍾仁利，把總陳文俊，除了誇讚一番之外，鍾仁利升為提督，陳文俊連升兩級，跳過千總，升為統領。

「兩位將軍，」左大人藹然道：「立功疆場，好自為之，勿負本官所望。」

×　×　×

陳文俊出任統領，統領也是「將軍」，從此，被尊稱為陳將軍。

他仍然身先士卒，出生入死，一身是胆，聲譽卓著，賊人聞知陳將軍，無不喪胆。

那一日，陳將軍剛從外面巡營回來，副將賴明宇道：「將軍，上面派來一個書記。」

「我們營中需要一個書記麼？」

「將軍，前一個書記，因為負傷，已經返鄉休養，所以，中軍帳裏，派來一個新書記。」

陳將軍在帳中坐下。「叫新書記來見我。」

新書記進帳，向陳將軍行禮畢，然後侍立一旁。

「你叫什麼名字？」將軍問。

「朱世傳。」

此人不上三十歲，人長得十分俊，細長條個子，兩眼灼灼有神，不是凡品。

「在軍營中當差有多少時日？」

「三年。」

「為什麼吃糧當差？」

「家遭賊刦，不僅田園蕩然無存，即使全家老幼十餘口，個個未能活命。」

「你原該是個讀書人？」

「小的曾經鄉試，是個生員。」

陳將軍打量打量他一番，道：「吃糧當差本是苦事，不過，能够熬得下去，有一天會顯親揚名，重建家園。」

「將軍明鑑。」

「我們打仗的是武人，你是個文人，以後，在你應做的一部分，我全部付託給你，這是對你的信任，朱世傳，不要使我失望。」

「遵將軍吩咐。」

新書記朱世傳辭出進軍大帳時，心中有知遇之感，兩年多均在軍營中任書記，調過不少地方，無論是千總，提督或是別的統領，沒有人像陳統領這樣對他。

朱世傳心中暗想，要對陳將軍小心侍候，說不定能得到他的栽培，獲得一份功名。

「要筆桿兒的，」有人問：「將軍對你怎麼說？」

「要我盡力，掙一份功名。」

「要筆桿兒的，你長得這麼俊，陳將軍年紀不大，他不可能有女兒，要你做他

的東床婿，那麼，我想到一件事，八九不離十。」

「你想到什麼？又是八九不離十。」

「陳將軍府上，可能有一個待嫁的妹妹，陳將軍打算把妹妹嫁給你。」

「看來，陳將軍要請你做媒人，」朱世傳說：「不然，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呢？」

兩人說笑一陣，也就罷了。

左宗棠大軍繼續朝前進發，陳文俊銳不可擋，使賊人望之喪胆，所向披靡。左大帥奏問皇上，晉升為記名提督巴圖魯。

可是，陳文俊有點變化。

以前，每次作戰受封，他都是興高采烈，痛飲數杯，現在，他提升為記名提督巴圖魯，是皇上大恩，他却反應冷淡。帳下的大小兒郎，都覺察到陳將軍心中有事。

那日傍晚，書記朱世傳有事進帳，陳將軍一人正在飲着悶酒，酒性平和，三壺不醉，也算是將軍、帥爺們是提神妙品。

朱世傳請示過，才要退下，陳將軍問道：「朱世傳，你能不能飲兩杯？」

朱世傳立即回答道：「下官可以飲下三杯。」

陳將軍指一指旁邊：「你坐下，陪本官飲三杯。」

「下官不敢。」

「什麼不敢！」陳將軍道：「本官叫你坐下飲三杯，你就坐下飲三杯，有什麼不敢的？難道本官是那樣可怕？」

「不！」

「不！你就坐下來。」

朱世傳坐下，却覺得頗不舒服，和陳將軍坐在一起，如同身上長刺。

陳將軍親自替朱世傳斟上酒，朱世傳欠身稱謝。陳將軍道：「飲下這一杯。現在，我們不要分長官與部屬，當是『一家人』。」說到「一家人」，陳將軍看朱世傳一眼。

朱世傳喝一杯酒，陳將軍又替他斟上，問：「朱世傳，你覺得我這人怎樣？」

「將軍勇敢善戰，足智多謀，攻無不取，戰無不勝，在官軍之中，確是一員名將。」

「外面是這樣說，這是溢美之辭。朱世傳，我要問的是私下的觀感，你私下覺得我怎樣？」

「將軍是藹然仁者，部下一個個無人不五體投地的敬佩。下官並未阿諛，實情如此。」

「噯！你還是脫不開我是個將軍，一個記名提督巴圖魯，」陳將軍說：「這不是我要你批評的，我要你批評的是，如果我們是『一家人』，你對我有何意見？是覺得我太暴？還是太弱？還是過於喜爭强鬥勝？」

「將軍——」朱世傳囁嚅着說，「下官不知怎樣說，只覺得將軍是個偉人，將來，頭戴花翎，身着黃馬褂，一定會成為當朝大官。」

「果眞有那一天，你將怎樣？」

「下官如能執鞭隨蹬，對將軍將沒齒難忘。」朱世傳誠惶誠恐道：「請將軍栽培。」

「記得你說過，你只剩一個人？」

「是。」

「你是不是曾經結親？妻子也被賊人所殺？」

「下官未曾結婚，不瞞大人，總想掙得一份功名，回到家鄉，不致被人鄙視，也使人知道讀書人有點用處，所以，還是光棍一個。」

「聽說，有些光棍，尋花問柳，穿花街，問柳巷，朱世傳，你有沒有去做這些呢？」

一個將軍，與部屬談到嫖妓，這事使朱世傳訝異，軍帳之中，這種事怎麼可以談？但是，他又不能不談，將軍的話，如果不應，他會把你斬首示衆，你也沒有辦法。

「男人在花街柳巷作客者有之，唯下官從未敢涉足那種地方，惹人笑話。」

「這樣說來，你還是個『童人』。」

朱世傳點點頭。

「如果我查出來不是，」陳將軍微笑，「朱世傳，我會剁下你那顆腦袋。」他指着朱世傳的頭。

自己是不是「童人」，實在不必剁掉首級，可是陳將軍要這樣說，朱世傳也無可奈何，他自己沒有去花街柳巷，也就不担心被殺，因此說：「如果下官所言不實，聽憑將軍處置。」

兩人說說談談，外面梆子響，入夜三更。

「將軍，」朱世傳說：「已經夜深，下官要回營去。」

陳將軍道：「你不可走，今晚，就住在軍帳中。」

陳將軍軍帳，並無待客之所，如果留住在將軍軍帳中，兩人將是抵足而眠。如果是知己，倒也是平常事，可是，朱世傳一聽，心中大恚，因為他生得英俊，常有人嘲弄不已，要他作個「相公」，這個「相公」，自不是公子之意，如今將軍要留下他，豈不也是要他作相公？

「下官還有事要趕辦。」

陳將軍臉色一變。「你是不答應？」

「將軍——」

陳將軍伸手拿起一把寶劍。「朱世傳，你敢不答應，我宰掉你。」

「將軍，你喝醉了！」

「我沒有醉，是你不知好歹。」陳將軍說道：「你要活，你就留下，不然，本將軍不會讓你活着離開軍帳。」

「將軍，請你三思。」

「朱世傳，你留下來吧。」陳將軍說，「對你自有好處，本官不會虧待你。」

朱世傳不肯答應，可是，望着那一柄白晃晃的寶劍，他不敢吭氣。

陳將軍這時把燈火弄得小一點，然後告訴朱世傳：「你背過身去。」

朱世傳背過身去，他耳中却未封閉，聽到陳將軍解開盔甲、衣袍之聲，心中不禁震恐，頗想逃走，但是知道陳將軍武藝了得，他手中有四把短刀，抛出去殺人，百發百中，軍中人稱為飛刀，他未逃到帳門，就會被將軍所殺，他想到陳將軍為什麼這麼做，大惑不解了。

「朱世傳，你回過頭來！」

朱世傳不願再回頭看他，但是，不得不回頭，這一回頭，他又大為奇異。

陳將軍已不見，但是，盔甲却在一旁，在他面前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身着墨綠色緊身女裝的姑娘。

陳將軍變成一個姑娘，眞是奇妙。

「朱世傳，」姑娘說，「現在，你還要走麼？」她是個姑娘，可是，說話的聲音，是陳將軍。

「將軍，」朱世傳半信半疑：「你原來是女兒之身？」

陳將軍點點頭微笑說：「朱世傳，不是一個姑娘，還會留下你這個大男人？」

× × ×

朱世傳有此奇遇，自是十分得意，於是，常常在半夜裏，被陳將軍遣叫人來，叫進軍帳裏去，謂有公事趕辦，朱世傳當然是「奉命唯謹」，立即進帳，直到次日五更，方始返回自己營帳。

這些經過，被同營中一些人知道，於是，有人說：「朱書記出入大帳，如同要人。」

「朱書記午夜應召，公私兩忙。」

有人率直的批評：「朱世傳丟人，他做相公。」

這些話很難聽，但朱世傳無可奈何。

那個神秘夜晚，他不只知道陳將軍是女兒之身，一片落紅，又知道將軍還是個「處女」。姑娘馬上、馬下不停，出生入死，還未破瓜，使朱世傳大樂。

陳將軍把他在軍營的一段經過說出，並告誡朱世傳說：「我雖已嫁給郎君，這事，不得張揚出去，免得左大人追究；如果我耳聞你言語不愼，走漏消息，莫怪我無情。」

「下官遵命。」

「只我們兩人在一起時，郎君不必自稱下官。」

朱世傳出入陳將軍軍帳之中，外面風言風語，使他難以回答。他不敢把眞相說出，他知道如果說出，一命難保。

自此以後約一年間，陳將軍如得神助，大小戰役不計其數，全勝而歸，朱世傳自也爲她高興。

大軍在甘肅武威停駐，開始訓練，爲時半年。陳將軍那夜在朱世傳來時，告訴他一個消息：「郎君，大事不妙。」

朱世傳一驚，問，「出什麼事？」

「看來已有身孕。」

朱世傳聽後大喜道：「你陳家和我朱家，只有我們兩人，如果不生不養豈非要絕後？你懷有身孕，在我們朱陳兩家，是最好不過之事。」

「郎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大軍留武威未出，一旦出征，我怎能出戰？再說，日子越久，腹部越大，又怎能與部下兄弟相見？」

朱世傳一聽，才知事態嚴重，兩人秘議許久，也未想出辦法。

從此，陳將軍與朱世傳兩人均陷入愁城，無法解決。

漸漸的，陳將軍的腹部隆起來。

那天，大營下了一道密令，十天後，大軍向青山湖、青玉湖進發。

從前，陳將軍聽到進發，立刻勇氣百倍，現在，她已經愁眉百結，到夜裏，追問朱世傳：「看，怎麼辦？」

朱世傳深思三天，那夜，向陳將軍說：「只有向左大人據實而告。」

陳將軍聽到這個主意，駭異說：「左大人知道這個秘密，豈不要殺頭？」

「將軍曾立有大功，依我愚見，不致殺頭，況且你當初並不是隨同左大人，而是隨多隆阿將軍，以女兒之身，立男人之功，令人敬佩；古有花木蘭，也沒有被殺頭的，左大人如果殺你，他如何服衆？」

「不行，我不敢說。」

「你不說不行，除非逃跑，陣前逃跑，必然處死，與其那樣死去，不如向左大人明陳始末，」朱世傳說：「由我去謁見左大人，詳稟經過，是禍是福，也顧不得許多。」

陳將軍左思右想，除向左大人稟報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自己大腹便便，不只無法上陣搏殺，就是與大小兒郎相見，愈來愈困難，再過一兩月，簡直無法見人。

於是，她點點頭。

× × ×

左宗棠左大人在大帳中接見那個小書記時，便知事有蹊蹺，無論談任何事，陳將軍應自己來，怎麼可以派來一個書記？

並且，左大人心中又有不快的是，他曾風聞陳將軍曾經留宿一個少年英俊的書記朱世傳，就是自己要接見的人。

左大人聽到朱世傳稟報，陳將軍原是女扮男裝，以他地位之高，涵養之深，可說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可是，現在的左大人，震驚得離座而起。

「你說的都是眞話？」

「下官怎敢蒙騙大人！」朱世傳躬身說。

左大人揮退他。「下去。本官作了決定，當通知陳將軍。」

左大人立即在中軍帳裏，緊集幕僚人員研商這個棘手的問題，上上下下聽說陳將軍是個巾幗英豪，一個個目瞪口呆。

「你們不要發傻，」左大人說：「陳將軍立有大功，皇上也知道，升他爲記名提督巴圖魯，如果奏聞皇上，陳文俊是個現代花木蘭，會有何種後果？」

「大人不能預爲察知他是個姑娘，屢次報功升爲提督，這是『欺君』之罪。」

「不奏聞皇上，我們又該怎麼做？」左大人問。

「大人，把陳將軍第一支人馬調爲後備，俟陳將軍臨盆後，再率兵出征吧。」

「這是好計。不過，陳將軍是女兒之身，遲早會有人知道，對軍心極有影響，以前不知不究，如今已經知道，如果不聞不問，一旦傳到京城，就險矣！」

左大人聽取那些幕僚人員的意見，無人能提出一個絕好的辦法來，他沉思片刻說：「本官有處置之計。」

「大人，你有何卓見？」

「陳將軍是否是女兒之身，目前，還未能斷定，所以，通知陳將軍，率部同前，另外，調查陳將軍是否女兒之身，並令諭陳將軍，軍情事務，可以向朱世傳交代，由朱世傳執行。」

「大人之意，是由朱世傳、陳將軍合領一軍，是不是？」

「這樣做，才能有可用之將，可戰之兵。」

朱世傳取代陳將軍，使軍中不知不覺中轉移，並未爲人察覺，一旦成爲事情，倒無人怪異，這一支軍，如同往日，仍是一支鐵旅。

陳將軍生下一個男孩，於是脫下盔甲，成爲一位隨營行走的夫人，很少露面。

朱世傳在夫人的籌謀下，他那一支鐵旅，愈益奮發，在與賊人作戰時，一樣的攻堅摧銳，所向無敵。

朱世傳經報升爲統領。

陳將軍成爲歷史人物。

× × ×

左大人那日在陝甘總督府中，有人求見。「是個婦人，」門禁稟說：「她不肯說姓名。大人，是不是要把她攆走？」

「想來她有什麼冤屈之事，」左大人說：「照理說，有冤屈之事，她該去縣衙門告狀，爲什麼來我們這裏？好吧，她既然要見我，就讓她進來。」

那個婦人一露面，左大人立即吩咐：「後堂相見。」

那個婦人不是別人，是原先的記名提督巴圖魯陳文俊陳將軍。如果她不恢復女兒身，早已是一位提督大人。

後堂，是接見貴賓之地，陳文俊一見左大人，要向他磕頭，左大人忙攔住說：「夫人，請勿多禮！」

陳文俊道了個萬福說：「向左大人請安。」

「多年未見，夫人，生活諒佳。」

「大人，過得十分辛苦。」陳文俊說：「有一件事，不知大人聽說過沒有？」

「什麼事？」

「統領朱世傳，他身邊有兩個服侍他的姑娘，他竟收下爲妾，並棄我母子於不顧。」

「沒有聽說過。」

「人人在爲他瞞着。」

「夫人，將軍多情，於今爲烈，妳能否看開一點？難道夫人是因此事而來？」

「請大人作主，對那個負義、寡情的人，處以應得之罪。」

「夫人，這是個人行爲，不算冒犯軍紀大法，老夫也無能爲力！」

陳文俊看也不看左大人一眼，道個萬福，離開後堂。

「夫人，你有何打算？」

「大人，古有明訓，婦人三從四德，」陳文俊回答：「陳文俊一時糊塗，恢復女兒之身，只有做個賢德婦人，何敢再有所求？」

第二天，陳文俊就帶兩個孩子離朱世傳而去。左大人知道後，召來朱世傳，曾有所責，並要他負責把三人找回，朱世傳見左大人發怒，曾派人找過，但無所獲。

「朱世傳，」左大人指斥：「你這一生，應該愧對於她。」

朱世傳升官後，已有一妻兩妾，何曾有愧來着？

陳文俊行蹤渺茫，無人知道，直到左大人離開總督任所前不久，才聽到他們母子行蹤。

陳文俊出家做了帶髮修行的尼姑。

兩個孩子，託付在善人之家。

左大人想查問一下，此一傳說是否確實，唯不久即啓程赴新任所，只有不問了。

（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龍形劍客

（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雖然脫險回到達仁堂藥舖，但身上中毒，尚未發作，藍文蘭預先巳給他一顆解毒丸。果然到了晚上，劇毒發作，黑衣幪面人進來，他暗中吞服了解毒丸，仍詐作中毒未解，對黑衣人謊說黑梔子藏在高山仰止石洞內，隨即將黑衣人制服，原來這黑衣人是達仁堂掌櫃成天生，據稱是受另一黑衣人要脅探聽黑梔子收藏的地方，此時藍文蘭亦巳進來，她說單曉初巳跟踪門外的黑衣人去了那石洞，二人連忙隨後也去石洞，追捕那黑衣人在那裏搜索，只發現單曉初的衣角，跟着石洞坍塌，二人被困在洞內，幾經搜索原來另一個洞口在百泉湖底……

脫險離石窟　約會毒公子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工夫，雲中岳身上白氣漸漸斂去，才緩緩睜開眼來，望着她笑道：「妳怎麼一直站着，不坐下來呢？」

藍文蘭臉上喜孜孜道：「雲大哥，你練的是什麼功夫呢？身上都會冒白氣！」

雲中岳站起身，含笑道：「我練的是純陽功，妳看，我一身衣服不是都巳經烘乾了麼？」

藍文蘭伸手摸摸他衣衫，果然都巳乾了，不覺一下撲入他懷裏，幽幽的道：「雲大哥，原來你一直深藏不露，你的功夫好像比我爹還高呢！」

雲中岳低下頭去，在她秀髮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拉着她玉手，一起坐下，說道：「方才我浮出水面，那是在百泉湖中，這時大概還只有下午時光，我們如果上去，就會驚世駭俗，所以我想還是等到入夜之後再出去的好。」

藍文蘭道：「我說過不會游水，怎麼出得去？」

雲中岳道：「妳也練過內功，只要閉住呼吸，身上不要用力，我就可以帶妳出去了。」

藍文蘭道：「那要多久工夫？」

雲中岳說道：「不會超過一盞茶的工夫？」

藍文蘭點點頭道：「我勉強還可以辦得到。」

雲中岳含笑說道：「那就不用發愁了，現在好好休息一回，待回我再去捉兩條魚上來，當作晚餐，吃飽了，就可以出去了。」

藍文蘭緩緩把身子偎了過去，低着頭，幽幽的道：「雲大哥，我想，這地方既和外面可以通，我眞捨不得走了，如果由你去採買些糧食回來，我們就一直住在這裏，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離開江湖，離開爾虞我許的塵囂，再也不想出去了。」

雲中岳笑道：「妳這是出塵之想，我們學了一身武功，是要入世的，世間有許多事，等待我們去做，就算等我們年紀老了，要退隱的話，也應該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借隱林泉，這裏日夜不分，黑漆漆的，有什麼好？」

藍文蘭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裏，說道：「你不知道，這裏是我們……我們共生死同患難的地方，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對了！」雲中岳低下頭去，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要是沒有昨晚那一場驚險離奇的經過，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相愛了……」

「嗯！」藍文蘭羞得只「嗯」了一聲，再也不肯抬起頭來。

兩人偎依了一回，雲中岳道：「現在大概天快黑了，我們再去捉兩條魚來當晚餐。」

「不急。」藍文蘭道：「雲大哥，我們先商量一下，出去了做什麼呢？」

雲中岳道：「令兄和清源大師等人的失踪，我們的被困石窟，這些事情似乎都和豬頭成天生，姚姐兒夫婦有着關連，現在他們大概認定我們巳經葬身石窟，正好從他們身上着手偵查。」

藍文蘭點點頭，接着問道：「我們要不要去見單伯伯呢？」

雲中岳沉吟道：「單老爺子樹大招風，說不定他左右的人巳經被人買通，不然昨天我們計議的事，只有三個人知道，怎麼會洩漏的呢？我想，我們出去，最好暫時不讓單老爺子知道，等查到一點眉目，再去通知單老爺子不遲。」

藍文蘭道：「好是好，只是我們住到那裏去呢？」

雲中岳笑道：「目前正是泉會時期，我們只說是兄弟倆人，到百泉鎮來遊玩的，找一間民房住，還不容易麼？」

藍文蘭道：「那就這麼辦。」

兩人計議停當，雲中岳又去捉了兩條魚來烤着吃了，權充晚餐。

雲中岳站起身道：「好，蘭妹，我們走吧！」

藍文蘭畏怯的道：「雲大哥，我不會游水……」

雲中岳道：「妳別怕，只要記住了，儘量閉住呼吸，放輕身子，不可用力，不可掙扎就好了。」

藍文蘭點點頭道：「我知道。」

兩人涉水而行，走近深潭，雲中岳回過身去，雙手抱起藍文蘭嬌軀，說道：「現在閉起眼睛，先深深的吸一口氣，好，閉住呼吸，不要怕……」

人巳一躍鑽入水中，一手攬着藍文蘭，一手划水，直往下潛。

他巳經有過一次經驗，約莫潛到十六七丈光景，就找到石窟，游了進去，他爲了爭取時間，雙足不住蹬動，加速前進，不多一回便巳游到出口，雙手抱住藍文蘭身子，鑽了出去，立即又手划足蹬，往上游去，總算前後還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就巳露出水面，果然巳是夜色籠罩，少說也有初更天氣。

他輕輕吁了口氣，一面附着藍文蘭耳邊說道：「妳可以換一口氣了，但不可出聲。」

藍文蘭依言張口吸氣，同時也睜開眼來，看到自己和雲大哥只有頭露出水面，

身子依然浸在水中，雲大哥還抱得自己很緊，隨即就低聲問道：「我們已經出來了麼？」

雲中岳在她耳邊低聲道：「湖岸上還有遊人，我們不能在這裏上岸，妳再摒住呼吸，我潛到對岸去，找個隱僻的地方才能上去。」

藍文蘭依言摒住呼吸，雲中岳又潛入水中，一路划行，不大工夫，已經划到對岸。

這裏山影空濛，一片黝黑，雲中岳托起藍文蘭身子，先讓她登上岸去，自己也跟着縱身躍上。

藍文蘭冷得直打哆嗦，說道：「雲大哥，我們一身濕衣怎麼辦呢？」

雲中岳道：「我們先找個地方，把衣服烤乾了才好。」

藍文蘭道：「你要到那裏去烤呢？」

雲中岳一指山麓，說道：「那邊好像是一座廟宇，我們到那裏去了再說。」

兩人立即展開腳程，奔到近前，抬頭一看，只見豎立的一方石碑上題着「桃竹園」三字，裏面一片小院中，果然種了數十竿秀篁，却闃無人聲，再進去是一座殿宇，橫額上寫着「邵夫子祠」。

雲中岳喜道：「這是沒人的祠堂，我們就在這裏烤衣服吧！蘭妹，妳把長衫脫下來，先擰乾了。」

藍文蘭道：「這裏升起火來，不會給人家看到嗎？」

雲中岳笑道：「誰說要升火了？妳等我坐好之後，就把長衫披在我身上，由我運一回功，衣服就會乾了。」

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道：「妳身上一定很冷了，那就和我背貼背盤膝坐下來吧！」

藍文蘭雖然已把一顆芳心都交給了雲大哥；但要她在他面前脫下長衫來，自然感到羞澀。此時聽說要她背貼背坐下，口中答應一聲說道：「那你先坐下來咯。」

雲中岳依言在殿中盤膝坐下，藍文蘭走到他身後脫下長衫，擰乾了水，披在他身上，然後和他貼背坐下。

雲中岳摒除雜念，緩緩運起「九陽神功」。

和他背貼背的藍文蘭，先前耐不住冷，身子直打抖索，漸漸感到從雲大哥身上傳來一股暖洋洋的陽和之氣，不再感到寒冷，漸漸暖氣愈來愈盛，好像坐在火爐旁一般，煨紅了炭火炙得人身上漸有燠熱之感，睜眼一看，連自己身子也都被白氣包在裏面，眼前就像籠罩了一層白茫茫的雲氣，一身衣衫也果然漸漸乾了，心頭當眞又驚又喜，對雲大哥佩服到無以復加！

就在此時，耳邊响起了雲大哥的聲音說道：「蘭妹，有人來了，妳快把長衫穿起來。」

藍文蘭聽說有人來了，慌忙一躍而起，迅速的穿起長衫。

雲中岳也跟着站起，低聲道：「快隨我上去。」

伸手拉住藍文蘭手臂，兩人騰空而上，一下隱入「擊壤亭」橫匾之上。（邵康節祠在百泉湖西岸，正殿匾曰「擊壤亭」，康節有擊壤集二十卷，故名）

兩人堪堪伏下，只聽一陣輕快的腳步聲，走了進來，聽聲音似乎不止一人！

兩人不知來的是什麼人，摒息凝神，不敢出聲。

接着只聽了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這裏較爲清靜，咱們就在這裏息一回！」

另一個人應了聲「是」。

他們敢情已經來了，那清朗聲音道：「聽說有人假冒了我，在此出現，不知龔老知不知道？」

此人口齒清朗，年齡似乎不大。

另一個是蒼老聲音道：「此人年紀和公子相彷彿，只是身邊佩了一柄白穗長劍，別人誤把他當作公子罷了，其實他倒並沒有假冒之名。」

雲中岳心中一動，暗道：「他們說的大概是指我了！」

只聽那清朗聲音「哦」了一聲，問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雲中岳。」蒼老聲音道：「此人一身所學，似乎很高，因此連搖頭獅子和笑面判官都把他當作了公子。」

雲中岳心中暗道：「莫非這清朗聲音就是毒公子聞人俊了？」

清朗聲音笑道：「我倒很想見見他，不知他住在那裏？」

蒼老聲音道：「此人本來住在達仁堂藥舖裏，昨晚忽然失了踪。」

「失踪？」清朗聲音道：「他怎麼會失踪的呢？」

蒼老聲音道：「這幾天來，百泉鎮上失踪的人，已有不少，少林清源大師，丐幫的司藥長老宋志高，雲南藍文蔚，大通藥棧掌櫃吳福礎，另外聽說還有幾個是黑道中人……」

清朗聲音道：「龔老沒查出這是誰的把戲來嗎？」

蒼老聲音道：「這個屬下一時之間還摸不着頭緒，不過據屬下猜測，不外乎廣，懷，川三帮的人了。」

清朗聲音道：「我知道廣帮和懷帮勢如冰炭，暗鬥得很厲害，川帮有什麼人來了？」

蒼老聲音道：「唐崇智前天也到了，但行踪很隱秘。」

清朗聲音冷笑道：「他大概也是爲黑梔子來的了。」

蒼老聲音道：「現在黑梔子的下落，已經成了謎。」

清朗聲音道：「爹要我轉告龔老，黑梔子咱們非弄到手不可。」

「是，是。」蒼老聲音道：「只是目前更難着手了。」

清朗聲音道：「爲什麼？」

蒼老聲音道：「本來大家都知道雲南有一批黑梔子運到了百泉鎮，雲南藍家也爲此派人趕到百泉鎮來；但運來的人十分隱秘，不在拍賣場上，誰也不知道是在誰的手裏，但今年的拍賣場上，出了大漏子，所有與會的人，全都神秘失踪，據說只有雲中岳一個人被人救出，也只有他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但他昨晚 失了踪，這就沒有人知道黑梔子的下落了。」

清朗聲音道：「這許多人失踪，總有蛛絲馬跡可尋，我不信全會被化骨散消滅了形骸，龔老，咱們那就先從廣，懷，川三帮人中着手，好歹也總要查個水落石出來。」

蒼老聲音道：「公子說得極是。」

剛說到這裏，突聽祠外有人重重的咳了一聲，說道：「聞人公子在裏面麼？」

清朗聲音一怔道：「什麼人？」

蒼老聲音道：「屬下出去看看。」

「不用出來。」祠外那人道：「老夫已經進來了。」

隨着話聲，走進一個身穿土布大褂的馬臉老者，一手提着一支竹根旱烟管，似笑非笑的朝兩人看了一眼，朝姓龔的說道：「這位大概是名動大江南北的黑煞神龔老哥了？」

蒼老聲音大笑道：「閣下是林慮山宗大德宗老哥了？」

清朗聲音一拱手道：「宗掌門人找在下有何見教？」

宗大德道：「老夫是應朋友之邀，想找公子談談。」

清朗聲音道：「在下洗耳恭聆。」

宗大德道：「析城派三個門人是公子殺的吧？」

清朗聲音道：「不是。」

「哈哈！」宗大德大笑一聲道：「老夫這是好意，聞人公子盛名滿江湖，做了的事，何用抵賴？老夫是比較好說話，此事已動了公憤，公子不可再在百泉鎭逗留，如果遇上老谷那就沒有這般客氣了。」

清朗聲音忽然朗笑一聲道：「析城派三個不成材的門人，就是我殺的，姓宗的，你要代他們出頭，今晚找對人了。」

蒼老聲音在旁道：「公子今天才來，何苦替人揹黑鍋？」

清朗聲音道：「龔老不必多言，人就是我殺的，管他什麼林慮，王屋，好說話不好說話，聞人俊都接着就是了。」

雲中岳自然聽得出來，析城三兇，既非自己所殺，也不是聞人俊所殺，這叫宗大德的人，一定是聽了戴崑山的話，把自己當作聞人俊，才找上聞人俊來的，聞人俊是被對方說的話激怒了，才說析城三兇是他殺的了。

這明明是負氣之言；但宗大德却呵呵一笑說道：「聞人公子總算承認了，你不親口承認，老夫是不難爲你的，你承認了，老夫若是再放過你，就無法對朋友交代了。」

聞人俊冷峻的道：「聞人俊早已說過，你們既然衝着我來，聞人俊都接着就是，姓宗的，你只管劃道。」

宗大德怒嘿一聲道：「聞人俊，就是你爹，見了老夫也是客客氣氣，你竟敢對老夫如此說話？」

聞人俊大笑道：「我爹看到阿狗，阿貓，都很好說話，本公子一向不好說話，你也不去打聽打聽？」

宗大德怒笑道：「很好，老夫倒要仲量仲量你，除了用毒，究有多少能耐？敢這般說話，莫非仗着有黑煞神龔大鵬在邊上給你壯胆不成？」

聞人俊大笑一聲道：「聞人俊不用什麼人壯胆，龔老，今晚之事，你不要插手，免得貽人口實，我也決不用毒，就以這雙手鬥鬥這位林慮派的掌門人有些什麼驚人之藝？」

雲中岳因兩人話已說僵，即將動手，忍不住悄悄探出半個頭往下看去，大殿上雖沒燈火，但他目能夜視，自然看得很清楚。

那聞人俊一身藍衫，腰懸白穗長劍，人也生得十分英挺，難怪有許多人把自己認作毒公子。

站在入門處的是一個馬臉矮老頭，敢情就是林慮派掌門人宗大德。

站在聞人俊邊上的則是一個虎背熊腰的虬髯老者，自是黑煞神龔大鵬了。

就在雲中岳打量之際，只聽宗大德呵呵笑道：「好，聞人俊，果然有你的，那就接老夫幾掌看看？」

聲音出口，身形忽然一個急旋，倏忽之間，接連拍出了五掌。他這五掌雙手同發，快的如同一陣風一般。

雲中岳看得出此老數十年功力，掌勢出手，果然相當沉猛；但若論這五掌掌法，快則快矣，却不免花俏多過實用。聞人俊似是識不透對方路數，被逼的往後連退了兩步，才揮手出掌，還擊了三掌。

但在聞人俊後退之際，宗大德又接着攻出了五招。

正因他掌法花俏，令人目迷五色，有接應不暇之感，聞人俊是對面和他動手，不像雲中岳居高臨下，看得清楚，是以又被逼的連退了數步。

宗大德呵呵笑道：「原來名滿天下的毒公子，手下竟是如此稀鬆平常！」

這話聽到聞人俊耳中，不覺心頭大感憤怒，劍眉一挑，大喝道：「宗老兒，你也未必如何高明。」

雙掌開闔，揉身直進連續劈出三掌。

這三掌他含憤而發，覷準了對方飛旋的掌影擊出，但聽「砰」「砰」「砰」三聲輕响，兩個人同時後退了兩步，顯然這三掌接實，雙方勢均力敵，不分上下。

宗大德不禁一呆，他沒想到毒公子輕輕年紀，居然能和他硬對了三掌，平分秋色。

聞人俊接下這三掌，雖感對方掌力沉渾，雙臂隱隱發麻，但覺得這位林慮派掌門人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高明，精神不覺一振，大笑道：「林慮派掌門人也不過如此，你也接我幾掌。」

人隨聲發，雙手齊發，兩掌一齊推出，同時身形倏然向左，忽而在右，雙手一發即收，一收再發，三收三發，一共拍出了六掌。

毒公子果然名不虛傳，這六掌排山運掌，掌風呼嘯，攻勢十分凌厲。

宗大德乍遇勁敵，方才的輕敵之心，早已收起，也急忙雙掌翻飛，身如旋風，着地飄舞，幻起了重重掌影；但他吃虧的是掌法之中，花式雖多，看起來掌影繽紛，繁複異常，實際上只是花招而已，沒和他動手，覺得綿密無間，眞和人家動手，以掌對掌，以招拆招，就華而不實。

一片繁複的招式，擋不住直接的攻勢，只聽「拍」「拍」兩聲，宗大德腰背上，各被聞人俊掌勢擊中，但他另一掌却和聞人俊的手掌硬接了一招，又是蓬然一聲，兩條人影立即分開。

宗大德連退了三步，一張馬臉脹得通紅，嘿然森笑道：「聞人俊，你給老夫記着，這是教訓……」

話聲一落，人已像一陣旋風，朝殿外飛了出去。

聞人俊大笑道：「在下隨時候教…」笑聲突然僵住，手掌心出現了兩點細孔，緩緩綻出兩顆黑色的血珠！

黑煞神龔大鵬眼看公子神色有異，急忙問道：「公子怎麽了？」

聞人俊切齒說道：「這老匹夫……圓蛇……」

話聲未巳，一個人砰然往後就倒。

龔大鵬大吃一驚，急忙道：「公子……公子……」

藍文蘭聽到聞人俊口中說出「圓蛇」二字，急忙附着雲中岳耳邊說道：「雲大哥，要不要救他？」

雲中岳問道：「妳能救他嗎？」

藍文蘭道：「除了我沒有人能救他，他就死定了。」

雲中岳道：「那自然要救他了。」

龔大鵬伸手在聞人俊懷中一陣掏摸，取出一個瓷瓶，一口咬開瓶塞，正待朝昏死過去的聞人俊口中倒去。

藍文蘭叫道：「老丈慢點，他中了圓蛇毒，旁的解毒藥物入口即死……」

風聲颯然，兩人已從匾後飛身落地。黑煞神龔大鵬功運左掌，回身喝道：「二位是甚麽人？」

藍文蘭道：「我是藍文蔚，知道圓蛇的治法。」

她說的是哥哥的名字，因爲她穿的是男裝。

龔大鵬拱拱手道：「原來是雲南藍大公子，老朽失敬，公子眞能治得好我家公子嗎？」

藍文蘭道：「一物必有一制，聞人公子用毒世家，名聞武林，但他身邊所帶的解毒丹藥，却無法治得好圓蛇之毒，不過我要看看聞人公子是被圓蛇所嚙，還是中了圓蛇之毒，方能醫治。」

龔大鵬道：「這有不同麽？」

藍文蘭走到聞人俊身邊，一面回頭道：「雲大哥你打亮火筒，給我照着。」

雲中岳依言從身邊取出火筒，打亮了，照着她，藍文蘭俯下身去，取起聞人俊右手，看了一眼，才道：「還好，只是中了圓蛇毒。」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黑小瓶，揭開瓶塞，傾出一小撮藥末，倒在聞人俊掌心傷口之上，收起小瓶，說道：「若是被圓蛇所嚙，麻煩就大了。」

雲中岳道：「圓蛇很毒嗎？」

藍文蘭道：「圓蛇是天下最毒的蛇了，狀如卵石，斑斕可愛，不小心握在手裏，牠得到人氣，就化爲蛇，嚙人走不出三步，就會死亡，屍不敢收，五里之內，人不敢行，因爲只要觸到穢氣，就會腫脹而死，苗人三日後，用竹箭插死屍中，七日取用，中人必死，這一定是那姓宗的指上套了一枚喂過圓蛇毒的指環，擊中聞人公子掌心，而且他的指環上的毒，時間已久，毒性已減，不然見血封喉，說不出話來了。」

龔大鵬道：「藍大公子，這樣就可以了麽？」

他聽說圓蛇如此毒法，嫌藍文蘭藥末用少了。

藍文蘭笑道：「再有一盞茶的工夫，就可以無事……」

「噤聲！」雲中岳一擺手道：「又有人來了！」

只聽竹林外响起宗大德的笑聲，說道：「兄弟何用騙你們，不信，你們進去瞧瞧就知道了，聞人俊縱然是毒君的寶貝兒子，也無法解得了兄弟之毒。」

龔大鵬怒道：「這老匹夫眞該死！」

雲中岳道：「老丈只管保護聞人公子，來人自有在下對付。」

門口响起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接口道：「何方小子，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三個人影已經到了大殿門口。

雲中岳抬目看去，這三人中，一個是析城派的戴崑山，一個是剛才離去的宗大德，另一個則是六十出頭，面目深沉的黃衫老者，說話的就是他。

龔大鵬已經退到聞人俊身邊，雙掌暗聚功力，低聲道：「雲公子小心，這三人就是太行三派掌門人，武功各有所長，不可輕敵。」

雲中岳目光一注，朝戴崑山凜然道：「戴掌門人，在下雲中岳，並不是毒公子聞人俊，在下早巳一再聲明了。三位令徒，並非在下所殺，也曾鄭重奉告，閣下不去追查眞兇，硬把在下當作聞人公子，邀約同道，向聞人公子尋仇，已是荒謬可笑，這位林慮宗大掌門，不以武功取勝，却用喂過圓蛇毒的指環傷人，更是卑鄙得可恥，在下眞替你們號稱太行三派掌門人的盛名可惜……」

中間那個黃衫老者目光大盛，陰陽怪氣的道：「你說甚麽？」

雲中岳微哂道：「在下說甚麽，你們沒有聽到麽？」

戴崑山目光熠熠，怒笑道：「就是這小伙子！」

黃衫老者森笑道：「那就劈了他。」

人影一幌而至，五指轉動，指影錯落，已經到了雲中岳面前，一招之間，至少發了十幾縷指風，就像一陣驟雨，飄襲過來，點點洒洒都襲向身前大穴。

黑煞神龔大鵬低喝一聲道：「雲公子速退，這是王屋雷雨，虛中有實，不可硬接。」

雲中岳回頭朝龔大鵬微笑道：「在下倒是不信他有多大的雨點？」

黃衫老者來勢奇快，錯落密集的指風已經襲到他身上，他還回頭跟龔大鵬說話，然後左手朝外揚起，衣袖一展，就把對方十幾道指風一齊兜住，隨着衣袖拂出的一道袖風，朝外迸發，向黃衫老者逼去。

這一招，雙方勢道極快，黃衫老者來得快，退回去更快，前後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他已退回到原處，不知道的人，還當他不曾出手呢！

黃衫老者先前還以爲這小子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後生，還不手到擒來，一招就可以把對方制住，那知對方只是輕描淡寫的拂了下衣袖，就把自己指風逼了回來，心頭不禁大爲驚凜，回到原地，烱烱目光注視着雲中岳，沉喝道：「小子，你叫甚麽名字？是何人門下？」

雲中岳道：「在下雲中岳，何人門下，似乎用不着告訴你吧？」

黃衫老者道：「你不是聞人俊？」

雲中岳還沒開口，突聽聞人俊清朗的聲音道：「聞人俊是我。」

戴崑山道：「谷老人，這兩個小子是一夥的。」

聞人俊已經站了起來，冷峻的臉上，籠罩了一層嚴霜，舉步朝宗大德走去，哼道：「姓宗的，你仗着區區圓蛇毒指環，又能奈我何？」

「鏘」的一聲，拔劍在手，喝道：「你亮兵刃，聞人俊要以手中三尺青鋒，會會你們太行三位掌門人。」

宗大德大笑道：「聞人小子，你口氣倒狂得很。」

手中竹根旱烟管一舉，接着道：「你就來試試吧！」

聞人俊長劍一抖，劍葉「嗡」然有聲，注目喝道：「姓宗的，聞人俊先要問你一聲，你戴毒指環的是那一隻手？」

宗大德道：「你可是怕了嗎？」

聞人俊仰着發出一聲清越的長笑，冷峻的道：「聞人俊今晚不想取你性命，但你戴毒指環的這隻手，却必須留下。」

「很好。」宗大德怒笑說道：「好小子，如果你有本領，老夫兩隻手都可以奉送。」

聞人俊道：「好，那你看劍！」

「劍」字甫出，一道青光巳如匹練迸發，激射過去。

宗大德身若旋風，一個盤龍步搶到側首，「噹」的一聲，原來他一支旱烟管看似竹根，竟是精鋼所鑄，一下搭上劍身，再輕輕一抬，已遞到了聞人俊面前，身法之快，不愧林慮「旋風」！

終南三派，江湖上人稱林慮「旋風」、王屋「雷雨」，析城得兩派之長，號稱「風拳雷掌」。這三派異派同源，實出一門。

析城戴崑山眼看宗大德巳和聞人俊動上了手，他認定三個徒弟死在雲中岳手下，仇人相見，豈肯甘休，立即朝雲中岳喝道：「姓雲的小子，殺徒之恨，老夫非報不可，你接着了！」

右手握拳，正待擊出。

「且慢。」雲中岳左手朝前一擺，喝道：「戴掌門人，在下並非怕事，你要動手，且等在下把話說完了。」

戴崑山道：「你還有何說？」

雲中岳道：「在下再次說一遍，你三個令徒，並非在下所殺，信不信由你。」

戴崑山怒聲道：「老夫不信。」

雲中岳道：「那就無話可說了，閣下非要和在下動手，那就請出手吧！」

藍文蘭氣道：「天底下那有如此不講理的人，雲大哥，讓我來會會他。」

雲中岳看到過他和駝背老人動手，析城派的風拳雷掌，勢道勁強，怕藍文蘭不是他的對手，回頭道：「戴掌門人找的是我，自然要由我來接他幾招，不然，他永遠不肯罷休的。」

戴崑山左掌右拳，當胸作勢，厲笑道：「不錯，殺徒之仇，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非找到你把帳算清不可。」

人隨聲進，左手一掌，劃起一道強勁掌風，筆直湧撞過來，左掌甫發，右手握拳，呼的一聲，一團拳風，緊隨掌風之後擊到。

雲中岳右手朝外一引，就把他強勁的掌風向右引出，左手直豎起來，屈臂向前推出，但只推到一半，便自停住，含笑說道：「戴掌門人，不知要和在下比試多少招？」

戴崑山風拳雷掌，素以剛猛著稱，左掌甫發，給雲中岳右手向外一引，自己直劈出去的掌風，竟然隨着對方一引之勢，向外瀉出，右拳一團拳風，此時巳擊到雲中岳胸前，但經雲中岳直豎的手掌，這輕輕一推，拳風，就像遇上了擋風牆，再也擊不過去！

他心裏本待要說：「老夫爲三個徒兒報仇，自然要取你的性命，這又不是以武會友，要限定多少招麽？」但這話剛到口邊，因掌風被引出，拳力被擋住，心頭感到無比震駭，一時之間，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雲中岳朝他淡淡一笑，左掌一收，說道：「在下奉陪戴掌門人五十招，在五十招之內，在下只守不攻，戴掌門人如是無法勝得在下，那麽向在下尋仇之事，可否暫時告一段落，不妨另外找找三位令徒致死之因的蛛絲馬跡，也許可以找出眞兇來，在下就不至一直替人揹黑鍋了，不知戴掌門人意下如何？」

戴崑山心中暗道：「這小子看來武功極高，但你只守不攻，五十招之內，我豈會勝不了你？」

這就領首道：「好，就這麽辦。」

雲中岳含笑道：「戴掌門人請。」

戴崑山「嘿」了一聲，突然左掌右拳，連環劈擊而出，瞬息之間就擊出一十三記拳掌，出手之快，幾乎如電閃風飄，連續而來，使人無法算得出他這一陣有如風雨交加的拳掌攻勢，到底使了幾招？自然也有目不暇接之感。

雲中岳見識過他的風拳雷掌，因此在他攻勢初發，就身形飄閃，雙手如挽如推，亦拆亦封，見拳化拳，見掌解掌，出手之快，絲毫不遜戴崑山。

再說宗大德、聞人俊兩人，一個青鋒劍如銀蛇亂閃，強攻猛撲，一個旱烟管似驟雨飛洒，打穴神奇，一個林慮旋風，身形飄忽，一個身隨劍光，風起八步，在大殿上輾轉惡鬥，各不相讓，聞人俊一手劍法，固然神妙，但宗大德仗着多年火候，依然是各擅勝場。

這一陣工夫，巳經打了四五十個照面，聞人俊心頭又急又怒，雙足一點，身形向空拔起。

他本意身形拔起之後，淩空撲擊，宗大德那肯失去這個機會，立即跟着躍起，旱烟管左右一幌，分扎聞人俊左右「分水穴」。

聞人俊立即使了一記「飢鷹掠羽」，長劍橫掃下來。

宗大德一個疾轉，旱烟管「橫架金樑」，把聞人俊的長劍盪開，霍然一個旋身，方位再變，左手閃電般襲到聞人俊後腰「魂門穴」，才陰惻惻笑道：「老夫戴毒指環的就是這隻手了！」

聞人俊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而且也時時刻刻的在注意對方左手，等到長劍劈落，身形堪堪落地，經對方旱烟管一記「

橫架金樑」把長劍架住，微一借力，趁勢騰身而起，在空中像陀螺一個急旋，劍化一道匹練，斜劈下來，剛使到一半，倏又改劈爲掃，一記「雲橫秦嶺」，向敵人右肩猛削過去。

宗大德左手一招落空，劍勢已到頭頂，趕緊藏頭縮頸，向下一矮身軀，青鋒劍呼的一聲從他頭頂削過。宗大德以爲劍已掠過，正是攻敵的好機會，身形一起，旱烟管正待遞出！

那知聞人俊這一劍原是誘敵之計，他橫掃的劍光，從左向右，（他出劍的方向從左向右，但宗大德在他對面，就成爲從右向左了）從宗大德頭頂掠過，立即劍光一斂，又改掃爲劈，斜削而下。

這一劍之中，先是斜劈，一變而爲橫掃，再變又成爲斜劈，出手迅如掣電，變化極速，等到劍勢下落，才朗笑一聲道：「在下說過只要你一條手臂。」

宗大德大吃一驚，他到底是一派掌門，臨危不亂，上身一轉，右手旱烟管「噹」的一聲架住了劈落的劍鋒，口中不禁發出一聲長笑！

他笑聲方起，聞人俊也同樣响起一聲清朗的長笑！

宗大德笑聲在先，他笑的是聞人俊口發狂言，這一劍並沒有要了他一條左臂。

聞人俊的笑聲在後，他笑聲之中却充滿了一片得意！

聞人俊笑聲一發，宗大德的笑聲立即中途停住，一張馬臉陡然現出無比兇獰之色，但他一條左臂已經軟垂若廢，再也舉不起來。

原來聞人俊一劍三變，出手雖快，心知對方武功，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要勝他並非易事，這一劍三變，只不過是引對方無暇旁注而已，等對方架住長劍之際，左手指風突出，一記「天毒指」，點中他左肩「巨骨穴」。

聞人俊長劍一收，冷峻的道：「姓宗的，本公子不取你性命，只要了你一條左臂，不算過份吧？」

宗大德雙目通紅，怒吼一聲道：「小子，老夫和你拚了。」

旱烟管一指，正待朝聞人俊撲去。

黃衫老者伸手一攔，道：「宗兄，你左臂負傷，快先運氣試試，還是由兄弟來吧……」

話聲未落，宗大德突然一個踉蹌，撲倒下去。

同時只聽雲中岳的聲音說道：「戴掌門人，五十招已經滿了，閣下似乎應該住手了吧？」

原來戴崑山連使殺手，把風拳雷掌使得拳風呼呼，掌風如雷，攻勢凌厲無匹，雲中岳却進退從容，見招拆招，果然並未反擊，但却把對方攻勢，化解無遺。

戴崑山拳掌同施，有如風雷交加，五十招下來，竟然連對方一點衣角都沒沾上，自知對方武功，高出自己甚多，心頭早已氣餒了，此時經雲中岳一說，只好一言不發，收手後退。

黃衫老者看得臉色大變，太行三老，落得個一傷一敗，自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事，雙眉一攏，目中寒芒飛閃，沉聲道：「聞人公子，是你使了毒指麽？」

聞人俊朗笑一聲道：「在下和宗大德一樣，左手練的是毒功，不過宗大德所憑仗的是一枚毒指環，傷人出於暗算，在下練的雖是毒指，乃是眞實功夫，其中自然又大大的不同了，在下方才被姓宗的毒指環所傷，若非這位雲南藍大兄及時賜救，在下性命早已不保，在下使用毒指廢他一條左臂，又有那裏不對了？」

黃衫老者心中暗道：「那姓雲的小子深藏不露，不知是何來歷？另一個小子還是雲南藍家的人，再加邊上還有一個黑煞神龔大鵬，看來今晚絕難討得便宜了。」

心念一轉，目注聞人俊，頷首道：「閣下要他一條手臂，咱們同是江湖人，優勝劣敗，勝者爲強，不用去說它，但宗兄中了你一記毒指，中毒昏迷，老夫好像聽你聞人公子說過，不以毒藥取勝，這該怎麽說呢？」

聞人俊大笑一聲道：「在下說過，但在下練的是毒指，被我手指擊中，毒亦隨之，姓宗的雖然中毒昏迷，在下已把解藥放入他懷中了，閣下不信，不妨過去看看，服下解藥，劇毒可解，左臂必廢。」

黃衫老者走到宗大德身邊，伸手從他懷中一摸，果然摸到一顆藥丸，取了出來，納入宗大德口中，一手抱起宗大德，呵呵一笑道：「聞人公子，太行三老拜賜良多，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和戴崑山一同跨出大殿，穿林而去。

黑煞神龔大鵬道：「谷長庚臨走的口氣，這場樑子是結定了。」

聞人俊冷笑一聲道：「下次再碰到我手裏，那就沒有今晚這樣便宜了。」

一面回身將雲中岳、藍文蘭兩人作了個長揖，說道：「多蒙藍兄援手賜救，才保住了我一命，大德不言謝，兄弟也不敢言謝，這位雲兄，更是兄弟渴欲一見的人，今晚眞是幸會之至。」

藍文蘭含笑道：「聞人公子客氣了，我身邊正好帶有圓蛇解藥而已，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雲中岳也抱拳還禮道：「兄弟雲中岳，原是慕泉會之名而來，那知被人一直把兄弟誤認爲尊兄，才致發生今晚這場誤會，還請聞人公子不介意才好。」

聞人俊大笑道：「今晚能遇上二位尊兄，乃是兄弟之幸，如蒙不棄，請到敝寓一敍如何？」

雲中岳拱拱手道：「聞人兄見邀，本當遵命，實因兄弟二人，今晚另有要事待辦，明日一早，自當專程趨訪。」

聞人俊道：「既然二位有事，兄弟不好勉強，明日就在敝寓恭候二位尊兄。」

當下就說了住處，和黑煞神龔大鵬一起去了。

藍文蘭說道：「雲大哥，我們也快走吧！」

兩人離開邵夫子祠，一路疾行，趕到達仁堂藥舖，相距還有一箭來路，瞥見一條黑影，一閃而沒入朝牆內落去。

雲中岳低喝一聲：「快走。」

兩人跟着縱起，悄悄越牆而入，閃入暗陬，衆目看去，西首房中隱隱射出燈火，已不見那人的踪影！

雲中岳朝藍文蘭打了個手勢，輕如流

雲，掩到了窗下，只聽姚姐兒的聲音格的笑道：「你是什麽人呢？三更半夜闖到奴家房裏來，想做什麽？」

這女人也算得是天生尤物，這個時候，她居然還能笑得出來，嗲聲嬌氣，毫無半點怯意！

接着只聽一個冷森的男子聲音哼道：「姚姐兒，我可不是作客來的。」

姚姐兒笑道：「不速之客，也是客呀你找上奴家，總有事吧？」

那冷森男子聲音道：「沒事我會來找妳麽？」

雲中岳用手指沾了點口水，輕輕點在紙窗上戳了一個小孔，湊着眼睛朝裏望去。房中綉帳低垂，姚姐兒只穿了一身褻衣，雲鬢蓬鬆，風情萬千的站在床前，和他相距七八尺遠，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背向着窗，看不到他的面貌。

姚姐兒抬眼嗯了一聲，才道：「你有事來找奴家，那就請坐咯，有話慢慢的說不好嗎？幹麽冷冰冰的板着面孔，好像奴家欠了你的錢，討債來的。」她說的話，當眞軟語如珠，聽來迴腸蕩氣。

那冷森男子道：「不用，老子辦完事就走。」

姚姐兒眼波一溜，驚奇的問道：「你要辦什麽事呢？」

冷森男子從身邊摸出一顆青黑色的藥丸，朝桌上一放，說道：「妳把這顆藥丸吞下去。」

姚姐兒看了那顆藥丸一眼，神色稍微有異，但依然含笑道：「這是什麽藥丸呢，奴家又沒有生病，幹麽要服藥丸？」

冷森男子道：「姚姐兒，妳不用多問，快服下了，我還要回去覆命。」

藍文蘭湊着雲中岳耳邊，低低的道：「這是滅口！」

雲中岳點點頭。

姚姐兒瞟了他一眼，問道：「這是毒藥？」

冷森男子道：「放心，服了也不會死的。」

姚姐兒道：「不會死，那就不是毒藥了，你奉命而來，要奴家服這顆藥，總有作用吧？」

冷森男子道：「老主人因爲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落到人家手裏，會丟了妳一條命，妳服下這顆藥丸，就會忘記一切，也可以保住性命了。」

姚姐兒嬌聲道：「老主人眞是菩薩心腸，只是……」

她忽然拖長了語氣，笑着不往下說。

冷森男子問道：「只是什麽？」

姚姐兒道：「只是奴家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原也不要緊，但對老主人來說，損失就大了。」

冷森男子道：「老主人什麽損失？」

「因爲……」姚姐兒神秘一笑，低低的道：「老主人用盡心機，想得到的東西，只有奴家一個人知道。」

冷森男子道：「妳此話當眞？」

姚姐兒嬌笑道：「奴家幹麽要騙你？不信，你附耳過來，奴家先說一半給你聽聽，你回去稟報老主人，老主人相信了，回頭奴家再告訴你下一半，這樣總可以了吧？」

冷森男子想了想，點頭道：「好，妳說吧！」

姚姐兒含笑朝他招招手道：「那你把耳朶湊過來呀！」

冷森男子看她除了一身褻衣，手上也沒什麽，果然依言走過去。

姚姐兒一張桃花臉紅馥馥的泛着笑意，把檀口湊近他耳朶邊，輕笑道：「好人兒，你不用回去啦！」

冷森男子好似被針孔扎了一下，口中啊了一聲，右手橫揮，迅疾退後了兩步，沉喝道：「妳……」

姚姐兒一個纖細的腰肢，宛如風擺楊柳，輕盈的飄飛開去，左手一舉，兩根纖纖的手指拈着一支繡花針兒，格的嬌笑道：「奴家這支針上，淬過毒藥，叫做化血針，老主人不是說奴家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但你知道的事情也不比奴家少呀，變白痴，還不如把整個人化去的好。」

冷森男子只說了一句「妳」字，就再也沒有出聲，站着的人，身子一陣顫抖，砰然朝地上摔倒下去。

姚姐兒俏眼抬處，有意無意的朝窗口望了一眼，口中發出一聲嬌笑，回身道：「豬頭，看來咱們這裏已經耽不下去了，明兒個一早，就得趕緊離開才好！」

隨着話聲，懶洋洋的一手掀開帳子，跨上床去。

雲中岳回身朝藍文蘭悄聲道：「妳守在門口，我進去。」

話聲一落，身形閃動，一下掠到廂房門口，伸手一推，房門並未門上，但房中燈火，却已熄去。

姚姐上了床，自然要熄去燈火了。

雲中岳舉步走入，首先取出火筒打着了，點起燈蕊，目光一瞥，這一瞬工夫，那倒在地的冷森男子，身子在逐漸化去，變成了一灘膿血，心中暗暗凜駭，好歹毒的化血針！

姚姐兒剛上床當然不會很快就睡熟，房中有人點起燈，她居然問也沒問一聲。

雲中岳面向錦帳，喝道：「姚姐兒，妳起來，在下有話問妳。」

錦帳低垂，床前並排放着一男一女兩雙鞋兒，靜悄悄沒人答應，顯然豬頭成天生和姚姐兒都睡熟了，好夢正酣！

雲中岳等了一回，眼看沒人答應，不覺大聲喝道：「成掌櫃，姚姐兒，你們給我起來。」

這一聲喝得很响，就是睡夢中也應該驚醒過來了，但床上兩人依然沒有作聲。

雲中岳跨上兩步，要待伸手去掀開帳子。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且慢，當心暗算！」

姚姐兒的「化血針」，確是惡毒無比，雲中岳經她一說，不覺提高了幾分戒意，右手一抬，抽出長劍，然後用劍尖挑開帳子，目光一注，不由得楞住了！

原來床上鴛枕成雙，繡被凌亂，那有成天生和姚姐兒夫妻倆人的影子？

床前兩雙鞋子，放得整整齊齊，兩人顯然仍在床上，怎麽會不見了呢？

站在門口的藍文蘭看到雲大哥用劍挑起帳子，却木立不動，不覺問道：「雲大哥，他們沒有醒麽？」（未完．四）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扮成貴介公子在秦淮河楊柳舫尋花問柳，對新來的文雀、武鳳，驚爲天姬。心裏有點懷疑，估計另有原因，在王守義、羅鑣的配合之下，文雀見隱瞞不過，但她非常鎮定，對答如流，並取出二十萬兩銀子，請蕭寒月不要多管閑事，携欵馬上離開金陵；叫趙姑娘撤銷報案，張嵐、王守義妄圖追查趙大夫的下落，一年半載，趙大夫即安然歸去，如果他們再胡鬧下去，後果自負。一番警告之言，蕭寒月感到江湖上眞正可怕，以文雀之美，竟然是殺手身份，如非事前暗中佈置，可能有殺身之禍，此時張嵐、王守義猝然而至……

激鬥楊柳舫　擒獲鳳丫頭

文雀嬌小玲瓏，貌如花嬌，又穿着長裙、羅衣，但那份氣定神閒的沉着，使得王守義看得暗暗佩服，忖道：看她如此鎮靜，倒是不可輕視，暗中戒備，口中冷冷道：「抓犯人！」

文雀道：「抓犯人？是蕭公子或是我？」

王守義寒着臉，道：「妳！文雀姑娘，是束手就縛呢？還是由我動手？」

文雀搖搖頭，歎息一聲，道：「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了，王總捕頭，那會造成無可彌補的恨事。」

張嵐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文雀冷笑一聲，道：「虎急傷人，兩位最好多想想！」

王守義冷笑道：「這麼說來，姑娘是準備拒捕了？」

文雀目光一掠張嵐和王守義，冷然一笑，道：「兩位如不相信，何妨試試？」

張嵐歎息一聲，道：「姑娘小小年紀，口氣如此托大，當眞是藐視天下英雄了！」

自從和鬼刀侯玄動過手後，一向傲氣凌人的張嵐，脾氣已改好了不少，這幾句話，已經是盡量說得客氣了。

文雀却毫不領情，冷冷的說道：「兩位如果想表現出一點英雄氣概，那很容易，只要一對一的和我動手就是，當然，兩位也可以聯手出戰，那就不用再提什麼江湖英雄，武林規矩了。」

被一個年輕小姑娘如此搶白，實在張嵐生平未遇之事，氣得一張臉全成了鐵靑顏色。

王守義生恐張嵐被人套住，笑一笑，道：「文雀姑娘，這不是一般的武林中比武爭名，姑娘這點年紀，想必是被人利用、要脅，才致身犯法紀，只要妳肯招出實情，在下担保對姑娘從輕發落……」

文雀秀目中閃起兩道冷厲的寒芒，一掠王守義，冷冷接道：「一派胡言！」

王守義右手一探，五指疾出，抓向文雀的右腕，口中却大聲喝道：「王法森嚴，姑娘如敢拒捕，那可是株連滿門的大罪，一人做事，一人担當，何苦連累到父母姊妹，如果姑娘肯合作，供出內情，王某担保決不牽累妳的家人！」口中呼叫，雙手連環擒拏，一連攻出了七八招。

也許是王守義警告之言，發生了恫嚇的效力，文雀竟然沒有還手。

但那靈巧的閃避身法，滑溜無比，使得王守義招招落空。

張嵐臉上的怒意，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種驚訝神情。

以這座艙室的空間而言，要想閃避過一個人連環擒拿手法的攻擊，而又不還手，實非易事，張嵐自己就沒有把握辦到，但文雀却能應付，而從容不迫。

這時，突聞蓬然一聲大震，似是有重物倒地的聲音，木板構造的畫舫上，顯得聲音特別的響亮。

王守義疾快的拍出兩掌，退後一步。

文雀仍未還擊，反而緩緩的退到蕭寒月的身邊。

只見垂簾啓動，人影一閃，室中又多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姑娘。

張嵐皺皺眉頭，道：「姑娘是……」

「我叫武鳳……」

王守義接道：「妳打死了他們？」

武鳳撇撇嘴，道：「不堪一擊，不過，他們沒有死，只是暈了過去。」

王守義怒道：「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武鳳冷笑一聲，道：「管他是什麼人？他們要攔阻我，我就打暈他們。」

張嵐看着蕭寒月，目光轉到了王守義的臉上，道：「看來，今天是很難善甘罷休了？」

蕭寒月心中十分爲難，他已知道，文雀、武鳳都是馬前之卒，而且，對方很瞭解目下的情勢，事實上一切情勢發展，都完全在對方的控制之下，如果能使文雀、武鳳相信已說動了自己，很可能深入敵人內部，找到眞正的幕後首腦，但眼下情勢，已成劍拔弩張之勢，文雀、武鳳分明都有着極高身手，而且，一片沉着、冷靜，若有所持，一旦張嵐、王守義不是敵手時，自己是不是應該出手呢？

這個問題，一直在蕭寒月的腦際盤旋，無法作一個決定。

但聞王守義道：「張兄說的是，今日之局已如箭在弦上，非發不可，只有全力以赴，用不着顧忌什麼了。」

他一語雙關，明裏說給張嵐，暗裏却是點給蕭寒月聽。

張嵐豪氣忽生，哈哈一笑道：「說的也是，兩位姑娘，老夫拚了這半生虛名，也要和兩位姑娘見個眞假，兩位姑娘請劃下道來！」

他是武林名宿，行事之間，總是離不開武林軌跡。

文雀嗤的一笑道：「劃什麼道？雙方一動手，那就要憑武功分勝敗，沒有什麼約定條件，不過有幾句話，我倒想先對張老前輩說個明白。」

張嵐道：「老夫在聽。」

武鳳自衝入這艙室之後，一直保持戒備的神態，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隨時都可以發出凌厲的一擊。她不似文雀深沉、冷靜。在强敵相對中，仍然談笑自如，但却有一股莫可言喻的銳利，蘊藏於美麗中的狂野，給人一種凶厲的殺氣。

兩個同樣嬌美如花的少女，如何竟是這樣

兩種完全不同的氣勢。

文雀舉起纖巧的玉手，理一下垂在鬢角的散髮，輕啓櫻唇，道：「以張老前輩在武林中的聲望，似是用不着涸這次混水，我們是名不見經傳的人，而且是女流之輩，敗在你的手中，你是勝之不武，如屬不幸你敗了，你張老前輩此後，如何能在武林立足？」

張嵐神情肅然，神色未動，但王守義却聽出了一身冷汗，文雀這幾句話，可算直叩張嵐心弦，好像她對張嵐相當的瞭解，王守義很担心這位武林名宿會被文雀說動，全神貫注着張嵐的反應。

只見張嵐冷然一笑，道：「姑娘說得很動人，不過老夫心領了，我張某人，也不過是一個江湖人罷了，生死等閒事，虛名何足論，姑娘有本領盡管施展，老夫捨命奉陪。」

王守義聽得心頭一樂，暗道：大概是蕭寒月那晚上露的兩手，有如醍醐貫頂，使得此老由大夢中清醒過來，不再爲虛名所拘了。

文雀怔了怔，望着武鳳。

武鳳却冷冷一笑，道：「文雀，不用再多說了，既然難免一拚，何不速戰速決？」

她說打就打，話說完，人已撲向張嵐，迅如閃電飄風一般，攻出了一十三掌。



張嵐早已戒備，但仍然被這一輪急攻，迫得向後退了四步，到了艙室門口。

武鳳未再繼續搶攻，收掌而退。

張嵐臉色青白，大大喘了一口氣，道：「好掌法，果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

王守義接道：「張兄，咱們拚了！」雙手一探腰際，手中已多了一條銅索，一根鐵尺，鐵尺長約一尺八寸，銅索是十八節銅環扣成的一道鍊子，長有六尺，但王守義却把一大截銅索，繞在臂上，對敵之間，可長可短。

銅索、鐵尺，正是王守義仗以成名的兵刄，平常對敵，只用鐵尺，非遇勁敵不輕易動用銅索。

今天一下子就亮出了全身家當，顯然是準備全力一戰了。

武鳳道：「船艙狹小，兩位敢不敢跟我到船下空曠之地，放手一搏？」

張嵐也覺得這地方太小了，有些施展不開，正想答應，王守義却搶先接道：「咱們不是比武，而是捉拏擄人的要犯，只要擒到人犯，在那裏動手都是一樣。」

武鳳道：「你在做夢！」心中却是暗暗叫苦。

文雀明白，武鳳練的武功是飛騰撲擊的凶猛路子，需要廣大的空間，才能完全發揮出威力，艙中狹小，頂蓋又低，她的武功完全無法施展，適才已得先機，却停手不攻，就是身法手脚施展不開，十成武功只能用出一二，再看王守義手中兵刄，銅索雖可及遠，但近戰尤爲適宜，心中忖道：如果武鳳受制於形勢，難以發揮，自己獨撑大局，這一戰就失去了五分勝算，何況，蕭寒月心態變化，還難預料，情勢對己，利在速戰，拖延下去，王守義很可能招來大批官兵，那時，別說制敵，脫身亦將大爲不易。

衡量過利害輕重，文雀長長歎了一口氣，道：「兩位堂堂男子，可是不敢和小女子放手一戰？」

王守義並不知道武鳳練的武功路數，不適宜在狹小地方動手，但他久在公門，對付過無數奸滑陰險的盜匪，他直覺的感到，她們不願意在這裏動手，必有原因，這個原因，對她們一定是不利，生恐張嵐被激上當，搶先接道：「姑娘用不着施激將之法，這些對我們全無用處……」

武鳳怒道：「好！那就先殺了你……」

文雀一伸手按住了武鳳，笑道：「姊姊笨





鳥先飛，我先領教王總捕頭的銅索、鐵尺。」

蓮步後移，直行過去。

武鳳自己知道，文雀練的是陰柔、小巧路子，在狹小之處，近身之戰，對她十分適宜。

兩人雖然都知道對方練的武功路子，但不能完全瞭解對方的成就，武鳳一直覺着文雀生性柔和，遇事冷靜，文才智略上，稍勝自己，但在武功成就方面，自己應該高過文雀。

王守義已知文雀厲害，不讓先機，踏前半步，右手鐵尺直點眉心。文雀走得很慢，蓮步細碎，柳腰欵擺，但王守義點出時，却突然由慢而快，一個旋身，舉手迎向鐵尺。

只聽噹的一聲，鐵尺竟被撥開，文雀手中已多了一枚金釵。

王守義左手銅索，隨後捲至，鐵尺一收，又攻過來。

這次，文雀不再閃避身法，竟然靜立不動，憑手中一枚小小的金釵，運轉如飛，封擋攻勢。

但聞金鐵交鳴之聲，不絕於耳，一口氣封開了王守義九尺，七索一十六招的連環攻勢。

王守義攻勢一頓，文雀立刻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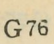
她武功怪異，整個人有如一條可折疊的柔軟帶子，在極少的方位中折轉如柳，蛇一般纏繞在王守義的四週。

王守義從未遇到過這種奇異的身法，越打越感震驚，但他銅索、鐵尺配合佳妙，奇招連出，勉强維持了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張嵐全神貫注，也看得驚心動魄，以他閱歷之豐，也是沒有見過這種武功，只覺文雀靈動如蛇，折轉之間，全身柔若無骨。

武鳳看出了文雀已站不敗之地，回眸望着蕭寒月微微一笑，道：「蕭兄，你如肯出手帮忙，大概我們可在一刻工夫之內獲得全勝。」

蕭寒月初見文雀的怪異身法，亦是大大的



震驚，但他看了一陣，已瞧出很多破綻，但王守義却被逼得手忙脚亂，心中大爲着急。

「我帮忙？」蕭寒月目光轉注到武鳳臉上，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王守義很精明，殺了他，就沒有人再追我們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他是捕頭身份，如何能殺得？」

武鳳笑道：「蕭兄，沒有和文雀姊姊談好條件麼？」

蕭寒月心中一凜，忖道：「敢情她們早已知道了我的身份？」

文雀細緻，言語謹慎，絕未露出明顯的破綻，但却被武鳳一語道破。

蕭寒月暗中警惕，淡然一笑，道：「什麼條件？」

武鳳微微一怔，道：「你……」

「武鳳，妳和文雀，早已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武鳳皺皺眉頭，道：「不錯，難道……難道……」

蕭寒月接道：「妳們敢殺應天府的總捕頭，想必是也一樣敢殺我了。」

武鳳呆了一呆，道：「我們沒有加害蕭兄之意，而且很歡迎蕭兄加入我們……」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了王守義銅索、鐵尺的變化，已能逐漸的適應文雀的身法，雖尙無力反擊，但已可暫時穩住局面，微微一笑，道：「我和文雀談過，還沒有談出個所以然來，雙方就打了起來……」

武鳳臉色一變道：「你是在戲要我們？」

蕭寒月笑道：「這倒不敢，武鳳姑娘，在下只是實話實說罷了！」

武鳳雙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道：「蕭兄，我們是爲你好……」蕭寒月長長歎一口氣，接道：「我現在很爲難！」

武鳳道：「爲難？這是什麼意思？」

蕭寒月道：「我不敢和官府中人作對，也不能帮他們對付妳和文雀。」

武鳳怒容湧現，似要發作，但却忽然又忍了下去，歎口氣，道：「蕭兄，我不如文雀善言能道，但我說的，却是實話，我知道蕭兄一身藝業十分高明，但你强煞了，也不過是一個人，文雀和我的身手如何？你已經見過，但我們只能算二流身手，你仔細想想看，你一個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和我們抗拒？」

蕭寒月道：「這麼說來，兩位登上這座楊柳舫，也是早有安排，別具用心的了？」

武鳳道：「這一切，都是爲了你……」

「爲了我？」蕭寒月有些茫然的問。

武鳳道：「你的人品和武功，都受到了誇張的讚美，因此文雀和我，才來這裏會你。」

「噢！妳們怎麼知道我會到楊柳舫來？」

武鳳淡然一笑，道：「你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視之下，蕭兄，王守義雖然精明能幹，不過是一個捕頭，以他那點武功，如果我們眞想除了他，不過是擧手之勞……」

蕭寒月搖搖頭，接道：「殺官形同造反，那可是誅連九族的大罪。」

武鳳道：「看來，你有點迂，但這也是你與一般江湖人物不同的地方，這些事，用不着你去操心，不用去想它，能說的，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現在，該你作一個決定了！」

不管蕭寒月如何聰慧過人，但他究竟是初入江湖，這等複雜重大的事，要他在片刻間，作一個決定，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沉吟了一陣，道：「太突然了，我得慢慢的想想才成。」

這時，突聽文雀嬌聲喝道：「撒手。」

王守義右手的鐵尺，應聲跌落，但王守義左手那銅環索鍊，却疾捲而至。

文雀嬌軀一仰，閃避開去，她身法靈巧，閃避的距離，也拏揑得恰到好處，但他却忘了那環索還有一半纏在王守義的臂上，這銅環的妙處，就是它能夠長短隨心，王守義在這條銅環索鍊上，下過了數十年的苦功，已到了收發隨心，長短如意的境界，但見銅環索鍊突然暴長兩尺，急捲而到。

文雀應變奇快，匆忙間一低頭，銅索掠過，打散了挽成宮髻的秀髮。

武鳳擧步一跨，人已到了文雀身邊，道：「妳受傷了？」

文雀理一下披垂長髮，道：「還好，我忘了他左手的環索可長可短，幾乎吃了大虧。」

蕭寒月抬頭看去，只見王守義右手背近腕之處，鮮血流出，受傷似是不輕，心中忖道：兩個如花似玉的丫頭，竟然如此身手，既已無法混入她們之中，必得設法擒下兩人才成。

主意暗定，緩步逼近二女，道：「文雀，傷到沒有？」

文雀嫣然一笑，道：「多謝公子關懷，妾身有驚無險。」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文雀，我們的條件還未談好，在下不算背信吧？」

文雀怔一怔，道：「你……」

「我覺得咱們有了一個很愉快的初見，可惜的是，沒有充裕的時間來談出一個完美的結果。」

文雀也鎭靜了下來，笑一笑，道：「蕭兄，我記得，我們已經有了協議……」

不待蕭寒月回答，目光一掠武鳳，又搶先說道：「蕭兄要廿萬兩銀子，另外，還要賤妾和武鳳妹子，這些條件，小妹都答應了，對不對？」

張嵐、王守義都聽得怔在那裏，望着蕭寒月呆呆出神。

二十萬兩銀子，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目，對一個貧苦出身的人，實在具有很大的誘惑力量，更誘惑的是文雀、武鳳這兩位美艷如花的少女，竟然甘心侍奉一人，條件眞是如此，蕭寒月必需要有過人的定力才能擺脫這些誘惑。

蕭寒月吁一口氣，望着文雀笑一笑，道：「咱們是談過這些事情，不過，妳作不了主，要請示上命才能決定的……」

文雀接道：「如果我現在就答應你呢？」

武鳳道：「我也答應。」

蕭寒月搖搖頭，道：「文雀姑娘，不是由衷之言，事實上，妳不能作任何決定……」

文雀黯然一歎：「聽你的口氣，似乎是立刻就要翻臉，變友爲敵了？」

蕭寒月道：「咱們本來就是敵人，蕭某人的一切行動，也早在你們監視之下，兩位來此楊柳舫，就是爲了對付我……」

文雀接道：「不錯，我們是爲你而來，但却沒有害你之心，只是想說服你化敵爲友，加入我們……」

張嵐接道：「妳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文雀看看張嵐，道：「別說我不會說，就算我說了，你也未必知道！」

張嵐道：「江湖中人，有點名頭的，張某人就算沒有見過，也該有個耳聞……」

蕭寒月接道：「張兄，算了，她們不會說的……」

目光轉到文雀臉上，接道：「如若妳說不服我，那就要殺了我，對麼？」

文雀道：「蕭兄，小妹担保一切如你所願，只要你肯隨我們一起離去，看在蕭兄的份上，小妹答應你放過王守義和張嵐。」

蕭寒月搖搖頭，接道：「文雀姑娘，咱們在沒有談好條件之前，彼此還是敵對！」

文雀雙目中神芒一閃，道：「蕭兄不要得寸進尺，逼我們拚命……」

武鳳突然一轉嬌軀，雙手齊出，分襲蕭寒月兩大死穴。

出手如電，張嵐、王守義同聲驚叫，道：「小心暗算！」

但見蕭寒月身軀向後一揚，雙手同出，一下子扣住了武鳳的雙腕。

就像他的兩隻手，早已等在那裏一樣。

文雀右手一抬，手中金釵，直襲咽喉。

蕭寒月突然踏出一步，輕巧無比的閃過一擊。

文雀借勢飛起，快如流星，撞破垂簾，飛出艙外。

但聞張嵐大聲喝道：「攔住他。」

舫外傳來一陣金鐵交擊之聲，接着水聲震響，似乎有兩三個人跌入了水中。

王守義歷驗老到，一語不發的疾步行來，左手連揮，點了武鳳身上四處大穴。

這一切變化，快速絕倫，蕭寒月吁一口氣，暗叫了一聲好險，放開了武鳳。

武鳳被點四處穴道，包括了啞穴在內，口不能言，雙目却瞪着蕭寒月，臉上是一片激忿之色。



畫舫搖動，兩條人影，帶着一串水珠兒，由文雀撞破的窗簾處，飛入艙中。

是韓伯虎和張傑。

兩個人像是剛從水中出來，衣服髮上，不停的向下滴水，張傑的右肩前，還向外冒血。

張嵐道：「被她走了？」

韓伯虎道：「小弟慚愧，被她逼入水中，張捕頭還受了傷。」

原來張嵐、王守義老謀深算，得到假扮蕭寒月長隨羅鏣的報告之後，就把韓伯虎和張傑埋伏在窗外，想不到被文雀把兩人擊落水中逃走。

張嵐歎口氣，道：「她怎麼走的？」

韓伯虎道：「跳入了水中逃走……」

張嵐道：「她還懂得水中工夫？」

韓伯虎道：「是！小弟由水中躍起時，又和她對了一掌，她就落入水中，消失不見。」

張嵐道：「這數日來的所聞所見、意外、離奇，似乎是比我數十年所見，還要多些，伯虎……」

韓伯虎道：「小弟在！」

張嵐道：「你常年在江湖上走動，可能瞧出她的武功路數？」

韓伯虎道：「和她拚了兩招，對了一掌，看不出她的出身招式。」

張嵐道：「金陵方圓百里之內，有什麼武林家族，江湖上新崛起的神秘帮派之類？」

韓伯虎道：「小弟已經打聽過了，沒有新近崛起的帮派、家族，如是有，這件事，也是他們第一次介入江湖的行動……」

王守義低聲道：「張老，咱們生擒了一個，現在重要的是，想個什麼法子，讓她開口說出實話。」

張嵐點頭一笑，突然轉身對着蕭寒月一抱拳，道：「蕭兄弟，二度見識身手，當眞是世間絕藝，老哥哥又開了一次眼界啦！」

「寒月僥倖，張兄過獎了。」

在他的感覺中，自己確實勝得僥倖，武鳳出手攻來，他就直接去抓她的雙腕，文雀一釵點來，籠罩了左右數尺方圓，他就上前一步，避開金釵，至於這扣腕穴、避金釵、出手、舉步中含些什麼奧妙，他並未用心去想，那無名老人傳授他的身法、武功中，所有的招術，早已深印在他的心中，量衡敵人攻勢，一種潛在的本能反應，就使用了出來。蕭寒月沒有學過一套完整的拳法、掌法，但他胸中所記，確是千百套拳法，掌法中的精華，却是最實用的訣竅，直接反應，化繁爲簡，見招破招，一擊見效。這時，王守義已解開了武鳳的啞穴，道：「姑娘這點年紀，不論武功如何高強，也不會是首要人物，咱們打個商量……」

武鳳冷冷接道：「要殺就殺，沒有什麼好商量的，我不要聽！」她艷如春花，但却頗有江湖英雄視死如歸的豪氣。

蕭寒月道：「武鳳姑娘，聽聽何妨？」

看了蕭寒月一眼，武鳳神情激動的說道：「蕭公子，我和文雀姊姊可是一番好意，想不到你竟然和王守義勾結一起，暗算我們！」

張嵐臉色一變，就要發作，却被王守義以目示意攔阻了。

蕭寒月笑一笑，道：「我沒有答應文雀姑娘什麼，更談不上暗算，鳳姑娘如果不出手取我之命，在下也不會對付兩位姑娘……」

武鳳接道：「你是說，我如不出手對付你，你不會揷手今晚的事？」

蕭寒月道：「是！我們雖然還沒有談好條件，但我已感覺到兩位的誠意……」

「哼！你們早就有了預謀，想抓我和文雀姊姊……」武鳳餘怒未息的接道：「不過，我警告你，沒有人能和我們爲敵……」

她似乎是自知失言，急急住口。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相信姑娘的話，不過，我想不通的是，爲什麼要對付趙百年這樣一位人人敬愛的名醫？」

武鳳冷笑一聲，道：「趙大夫活得很好，不會有任何危險，再過三五個月，他就會回到永樂堂，當他的江南名醫，但你們這一揷手，不但救不了他，說不定還會害了他的性命。」

王守義道：「武鳳姑娘，趙大夫是名醫，被人擄走了，官府中自然要追究；而且，這件事也驚動了七王爺，如果七王爺下令追查，金陵地面上，還有什麼人能夠抗拒？」

這番話語意本極含糊，但武鳳却似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閉上嘴不再說話。

王守義精明幹練，既瞭解江湖人物習性，也瞭解官場中人的毛病，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武鳳姑娘，我這十幾年的捕頭，也不是白幹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姑娘只知道妳們派人監視了我們的行動，却不知道妳們的行止，也在我們的監視之下，姑娘就算不說，我們也知道了妳們來自何處。」

武鳳呆住了，連張嵐也聽得一臉驚訝的表情，心中大爲佩服，暗道：這王守義果不愧是一代名捕，原來，他早已在亂絲中理出了頭緒。察言觀色，王守義略一沉吟，又道：「武鳳姑娘，我們封鎖了金陵四週的水旱通路，却沒有想到，妳們竟然一直隱匿在金陵城中，不論妳們有多大的勢力、背景，但鐵案如山，案子暴發了，也沒有人能曲意維護妳們，幾個江湖高手，也不能對抗馬步大軍，如果姑娘肯和我們合作，我保證替妳開脫……」

武鳳冷冷說道：「你可以殺了我，却別想從我口中問出一個字來。」

王守義微微一笑道：「咱們既然早已摸到你們住處，水落石出，不過早晚的事，姑娘不肯合作，那可是自討苦吃。」

武鳳索性閉上了眼睛。

張傑突然開了口，道：「頭兒，咱們已經知道了她的老窩，用不着再問她什麼了，先把她押入牢中，再慢慢的拷問。」

王守義道：「點了她的暈穴，免得她在路上呼叫。」

張傑應了一聲，出手點了武鳳的暈穴。

×　×　×

武鳳沒有被押入府牢去，却被囚在永樂堂一處地窖裏面。

賞花軒中燈火明亮，張嵐、蕭寒月、王守義、韓伯虎圍桌而坐。張傑、羅鏣却分別帶了捕快，和王府中的四名侍衛，分兩組，在趙府中巡邏。

眼下的永樂堂，可算得警衛森嚴，王守義調來了三十名捕快，張嵐也調來王府中十名侍衛，加上十名弓箭手，明卡、暗樁，不停的遊動巡邏，這一切都在夜暗中，緊密配合，把一座不算大的永樂堂，佈置得飛鳥難渡。

張嵐喝了一口茶，望着王守義笑一笑，道：「王兄，既然已經找出了他們的根底，你倒是說說看，那裏的主人是什麼身份？明天我就去請示七王爺，咱們就下手拏人。」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張爺，我是從武鳳那丫頭的神情變化上，看出來的，希望套住她的口供，想不到，她竟是軟硬不吃，滴水不漏。」

張嵐道：「怎麼？假的……」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我要眞的查明了她的巢穴，早就對你提出報告了，不過……」

張嵐皺皺眉頭，道：「不過什麼？」

王守義道：「蕭兄弟說他們可能窩在金陵城中，我一直還不太相信，但今夜我看武鳳那丫頭的神色，敢肯定蕭兄弟的推斷不錯，他們確然是窩在金陵城中……」



目光投注在蕭寒月的身上，臉上是一片敬佩之色，接道：「蕭兄弟，你的武功、才智、應對和斷事之能，都非常人能及，唯一缺少的是江湖的歷練，稍假時日，一定會……」

突然住口不言，原來，王守義突然想到了張嵐他是最愛面子的人，當他之前，這麼的誇讚蕭寒月，可能引起他的不快。

只聽張嵐哈哈一笑，道：「一定會成爲威震八面，名動四方的人物，不過，蕭兄弟，像你這種文、武全才的人，混跡在江湖之中，未免是太可惜了，只要你願意，老哥哥我願向七王爺推荐……」

王守義突然歎口氣，接道：「張老，土裏藏不住夜明珠，我看早有人動愛才之念了。」

張嵐道：「那人是誰？」

王守義笑一笑，道：「張兄，你在王府中，時日不少，也很得七王爺的器重，王府中的歌姬，美婢，想必已見過不少吧？」

張嵐點點頭，道：「哼！七王爺手綰江南軍符，極得皇上信任，但他爲人却極風雅，王府中的歌姬，確有不少艷麗出衆的美人。」

王守義道：「有沒有文雀、武鳳這樣的人物？」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沒有。」

王守義道：「張兄，請評判文雀、武鳳兩個丫頭的武功如何？」

張嵐道：「高明，如以她們的年紀而論，可當得武林新秀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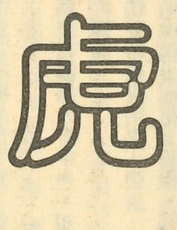
王守義道：「這樣的人物，想必不會是隨手就可以揑來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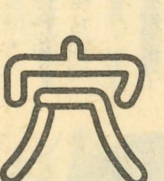
張嵐點點頭，道：「對！那必須要十年以上的時間培養，還得有高明的師長指點。」

王守義道：「除了武功之外，她們還通琴書，以她們的成就而言，不管擺在什麼地方，都有一定的份量，如論我的推斷不錯，她們混上楊柳舫，並非是早有安排，而是臨時設計，而且，有着特定的目的。」（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鐵虎、喀麗絲離開少林寺的一綫天，出關回到蒙古的亡魂洞內，按上次的步驟尋到陰陽人的壁畫，至陽至剛的武功鳳棲梧本巳練成，現在由鐵虎練至陰至柔的武功，由鳳棲梧指點協助，練成了內功，二人合起來就是陰陽人完整武功。而在同一時間南宮望向朱元璋獻計要將鳳棲梧、鐵虎消滅。朱元璋言聽計從，按他的設計在宮廷內佈下嚴密的防綫防止偸襲。南宮望以國師身份，緝捕飛鳥帮的帮衆，還派高手到亡魂洞襲擊鳳棲梧、鐵虎二人練成的陰陽功，鐵虎一人巳將來人殲滅，知道南宮望以天魔大法對付飛鳥帮弟子變成行屍走肉……

攻破陰陽陣

鳳棲梧接一聲歎息。「南宮世家到底也是名門大派，他是連南宮世家歷代辛苦掙來的俠名也不顧，一反令南宮世家爲邪魔外道的了。」

那個灰衣人不由垂下頭去，鐵虎又問：「南宮望整天都在飛鳥帮總壇？」

那個灰衣人道：「只是白天。」

鳳棲梧道：「晚上他要回禁宮侍候皇帝？」

灰衣人無言，鳳棲梧接問：「你們留在這裏也是南宮望的主意？」

灰衣人道：「門主認爲這裏甚有問題，要我們在附近監視。」

鐵虎又問：「方才的烟花火炮就是通知其他人，巳經發現我們的行踪？」

奸徒陣上亡

灰衣人道：「還有求援的意思。」

鳳棲梧道：「你們在附近的人當然不會少。」

灰衣人道：「還有駐守的上萬軍兵。」一頓一歎。「兩位，我們知道的只有這些。」

鳳棲梧沉吟一會，揮手道：「你可以走了。」

灰衣人喜形於色，目光轉向兩個同伴。「他們——」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鐵虎的手掌巳切在他的咽喉上，這一擊，迅速而突然，灰衣人面上喜色未消便巳氣絕。

鳳棲梧要阻止如何來得及，一個念頭尚未轉過，鐵虎巳然將那個灰衣人的屍體摔在地上那兩個灰衣人的身上，他的內力同時注進去，屍體摔到兩個灰衣人身上內力才迸發。

躺在地上那兩個灰衣人不由狂叫一聲，一口鮮血噴出，當場氣絕。

鳳棲梧看看，仰首一歎，鐵虎這才道：「我沒有答應過這三個人什麽。」

「你沒有。」鳳棲梧不能不承認這事實。

鐵虎道：「但他們若不是聽到我在山岩下對他們的同伴說的話，也不會這樣合作！」

鳳棲梧道：「你就是不殺他們 我也不會殺的。」

鐵虎道：「讓他們回去，南宮望知道我們的行踪，必定會有所防備，而我們的出手，以南宮望的聰明，亦不難會有所領悟。」

鳳棲梧道：「我們的一切當然是越秘密越好，你也不用爲自己分辯這許多。」

鐵虎道：「我只是發覺自己巳變了很多，到底是近日發生的事情影响還是什麽原因却不得而知。」

鳳棲梧道：「什麽也好，不必放在心上，我們也不能夠在此多留的了。」

鐵虎循目望去，只見那邊塵頭大起，立即道：「我們由流砂那邊離開。」

鳳棲梧也沒有異議，事實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 × ×

鳳棲梧鐵虎在沙漠出現的消息很快傳到京師，南宮世家的弟子只能夠肯定的確是他們二人，也事實看見他們與喀麗絲走進流砂地帶，之後便不知所踪。

南宮望當然不會懷疑他們經巳埋葬在流砂中，也絕對肯定他們只是借助流砂離開。

留在石山那邊監視的南宮世家弟子盡皆被殺的消息當然也沒有遺漏，南宮望却嫌不够詳細，隨即吩咐負夜將屍體送到京師。

他巳經考慮到在屍體上可能會看出鳳棲梧鐵虎二人的武功變化，絕對相信二人所以跑到大漠去必定有作爲，不會全是爲了逃難，但他却沒有考慮到二人巳經有所成，現在正找來。

鳳棲梧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實在太了解，他那些手下若是供出了什麽，應該就不會悉數傷亡，若沒有生存的希望他那些手下怎會作供，而好像鳳棲梧這種英雄豪傑，當然是言出必行。他的推測沒有錯，也沒有低估鳳棲梧的行事作風，只是算漏了鐵虎的心情變化。

鐵虎原也是一個英雄豪傑，在南宮望的印象中也以爲應該是這樣。

心情變化都不是一個人能够推測得到的，莫說南宮望，就是鳳棲梧，一直留在鐵虎身旁也沒有感覺。

但無論如何，南宮望是做對了，鐵虎的武功變化的確巳留在那兩個被他抖斷全身骨骼的南宮世家弟子身上，以南宮望的見識也應該不難瞧出來。

只是屍體未送到京師，鳳棲梧鐵虎巳先到了。

× × ×

飛鳥帮的總壇並非在熱鬧的地方，却接近皇城，這原是朱元璋的主意。

朱元璋原是要鳳棲梧留在皇城內，他信賴鳳棲梧的爲人與武功，有個這樣的高手留在身旁心理上無論如何都舒服得多。

鳳棲梧却拒絕了他的好意，只因爲鳳棲梧是一個江湖人，完全明白江湖人的性格，沒有一個江湖人願意困在一個地方，過着拘束的生活。

但他還是答應將飛鳥帮總壇建在皇城接近的地方，保證隨時効命。

朱元璋表面上完全同意，心底裏當然極之不快，也所以南宮望才會那麽容易取代鳳棲梧的位置。

鐵虎闖入禁宮的事件更令朱元璋對鳳棲梧生出強烈的反感。

鳳棲梧當然沒有考慮到這些，雖然他巳經看出來朱元璋與以往明顯的不同，却怎也想不到反面無情竟然到這個地步。

朱元璋既然讓南宮望取代飛鳥帮鳳棲梧的位置，聽由他在飛鳥帮總壇爲所欲爲當然不算得一回事。

飛鳥帮弟子在接到鳳棲梧的通知後，都巳紛紛撤出朱元璋在各地賜給他們的地方。

總壇當然更不會例外，但不少留在附近的飛鳥帮弟子仍然給南宮望世家的人抓回去，有些是不知不覺洩漏身份有些被出賣，也有些被南宮世家的弟子認出來，當年戰亂中他們也曾經携手並肩出生入死的對付蒙古人，有些甚至曾經是好朋友。

南宮望沒有立即殺害他們，却在他們身上施用了天魔迷魂大法，徹底改變他們的心意，以飛鳥帮的人對付飛鳥帮何樂而不爲。

在天魔迷魂大法下，飛鳥帮弟子喪失本性，却沒有喪失武功，由南宮世家的人支配，非獨對付飛鳥帮的人，還對付其他門派的人。

飛鳥帮因此一變成爲邪魔外道，知道眞相的人當然是不會太多。

與之同時，南宮望還訓練南宮世家的弟子練習天魔迷魂大法，他的目的當然在進一步將這種手段施諸飛鳥帮各地分壇。

只要控制了飛鳥帮，其他門派便易如反掌，南宮望野心雖然在江湖，也實在不少的了。

飛鳥帮的總壇這一變可想而知變成一個怎樣可怕的地方，只是門禁森嚴，一般平民百姓更不知情。

也沒有多久，這個總壇便變成一個陷阱，事情傳去其他飛鳥帮的弟子當然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而只要他們進入這兩地方，便永不超生。

總壇內堂是南宮望發號施令的所在，也是他練功的地方，堂前空地更佈下了一個木樁陰陽誅仙陣。

那些木樁分爲黑白兩色，也就是與那個無名在大漠秘洞中安排那個石陣一樣。

兩者比較，當然又是以那個無名高明，南宮望以在九陽神功與九陰眞經上領悟所得弄出了這個陰陽誅仙陣，還未能够完全領悟其中變化，將陰陽混爲一體，但雖然這樣，能够看出其中變化的人巳經不多，最低限度南宮世家那些弟子便一個也沒

有。

他們是按照南宮望在地上畫下的幾條來擺佈那些木椿，到完工之後也有兩個試在陣中走動，結果都是要南宮望將他們送出來。

這個陰陽誅仙陣佔據了堂前的整片空地，就是南宮世家的弟子也只能經由堂後來與南宮望接觸。

堂後南宮世家的弟子禁衛森嚴，也是施用天魔迷魂大法的地方。

南宮望在這樣的一個後堂內當然安全得很，以他現在的武功當然用不着恐懼任何人，却也討厭別人來騷擾他的行動，而且那個木椿陰陽誅仙大陣，也是他練功必需。

少林寺一戰以來他的日子都過得非常平靜，但他的心神却始終有不安的感覺，却連他也不知道怎會有這種感覺。

是因爲鳳棲梧下落未明，恐懼鳳棲梧的報復還是什麽，他雖然不能够肯定，却因而做足準備的工夫。

陰陽誅仙陣完成後他更加放心，在他的心目中，除了突襲之外鳳棲梧已完全沒有機會。

鳳棲梧應該不是這種人，但南宮望却認爲絕對有這種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任何人都與他一樣不擇手段。

所以當他看見鳳棲梧鐵虎大踏步走進來的時候，也大感意外。

鳳棲梧鐵虎是由堂前走進來，都是神采飛揚，顯然養精蓄銳，作好準備。

南宮望很自然的問：「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鳳棲梧道：「當然是用兩條脚走進來的。」

南宮望竟然道：「沒有可能。」

他絕對相信那個陰陽誅仙陣，就是鳳棲梧鐵虎能够不驚動附近的南宮世家弟子，要經過陰陽誅仙陣也沒有可能而自己亦沒有理由不察覺。

鐵虎聽着笑起來。「難道我們竟然是飛進來？」

鳳棲梧道：「我們沒有背插雙翼。」

南宮望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們是利用飛索橫越我那個陰陽誅仙陣。」

鳳棲梧鐵虎相顧一眼，沒有作聲，南宮望更加肯定，笑接道：「你們進來容易，要出去可就沒有這麽容易的了。」

鳳棲梧道：「今天不殺你，我們絕不會離開。」

鐵虎接說道：「殺了你，要離開當然是輕而易擧的事，還有什麽人能够阻止我們？」

南宮望大笑說道：「視死如歸，果然是英雄好漢，勇氣可嘉，連我也不能不佩服了。」

鐵虎道：「你要叫人來救命，現在該叫了。」

南宮望道：「我若是不是你們的對手，還有什麽人能够擊倒你們？」

鐵虎道：「那最低限度可以利用他們消耗我們的氣力，然後再親自出手。」

南宮望只是問：「用得着麽？」

鐵虎一面移動脚步，一面道：「現在你就是叫也沒用的了，我們……」

南宮望道：「難道你們竟然能够在他們到來之前將我擊倒？」

鐵虎繼續移動脚步，南宮望脚步亦移動，一面接道：「你們要前後夾攻，將我留在個後堂中？」

鐵虎脚步一頓，道：「你害怕了。」

南宮望道：「在這兒我一樣可以解決你們，只是在陰陽誅仙陣中更輕鬆，我沒有理由自討苦吃。」

語聲一落，他身形便開展，脚踏方位，迅速的從鳳棲梧與鐵虎當中穿過，鐵虎看似便要攔阻，却被鳳棲梧示意放棄那個行動。

南宮望若是在意，應該便看出兩人有恃無恐，再考慮到兩人是否經由陰陽誅仙陣進來，他却沒有在意，這當然主要是他自恃太高。

事實他兼練九陽神功九陰眞經上的武功，再加上一個那樣的陰陽誅仙陣，天下間，單打獨鬥而又能够擊倒他的人相信沒有的了。

以他的見識，當然也知道自己的武功已到達什麽地步，又怎會再將鳳棲梧鐵虎放在心上，他也正要趁這個機會拿鳳棲梧鐵虎二人一試陰陽誅仙陣的威力。

也所以他掠出後堂，身形便往上拔起來，落在陰陽誅仙陣上。

鳳棲梧看着南宮望掠上木椿，才移動脚步，既不快，也不慢。

鐵虎那邊亦移動脚步，一面道：「果然不出你所料。」

鳳棲梧道：「難道還有第二種方法對付他更有利？」一頓接問：「你怎樣了？」

鐵虎道：「很好，比我意料中的要好得多！」

鳳棲梧道：「我們就只有這一個機會，方才看你那麽緊張，難免有些担心。」

鐵虎道：「我是絕對配合得到你的行動的，方才心情我不錯有些緊張，現在已完全平靜。」

鳳棲梧點頭，在陰陽誅仙陣前停下，仰首望去，南宮望正在瞪着他，立時笑道：「你們應該在堂內動手的，那最低限度，你們還有一綫生機，一個發覺不敵，立即開溜，雖然未必能够完全逃得性命，但好像在少林寺那兒，一個願意犧牲，另一個應該有機會開溜的。」

鳳棲梧說道：「現在我們要逃難道不成。」

「成——」南宮望大笑。「但既然是爲逃命而來，又何必進來？」

鐵虎道：「換句話我們既然進來就不會逃出去，在你倒下之後當然是例外。」

「我倒下？」南宮望大笑不絕：「我現在已立於不敗之境，如何會倒下？」

鳳棲梧看看鐵虎，道：「我們上。」

語聲一落，兩人便拔起身子，落在邊緣的木椿上，南宮望看着，又大笑起來。

鳳棲梧鐵虎兩人躍上去的正是這個陰陽誅仙陣的死角，再移動，無論從那一個方向，所走的都是四面受襲的死路，他們若是懂得這個陰陽誅仙陣的變化，根本就不會選擇這個死角上來。

南宮望却沒有考慮到一點，鳳棲梧鐵虎怎會這麽巧都是選擇一個這樣的死角。

鳳棲梧鐵虎隨即移動脚步，一步跨出，死角那兩條木椿便爆碎。

又是一個巧合，南宮望終於有不妥的感覺，笑問：「你們難道要將這些木椿一一震碎？」

鳳棲梧道：「如此一來，我們眞氣只怕便得耗盡，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南宮望接問：「震碎那兩條木椿有什麽作用，不見得會影响這個陣的變化。」

鳳棲梧道：「我們選擇這個陣的兩個死角，走的是兩條死路。」

南宮望一怔。「你們也知道。」

鳳棲梧道：「還知道這在我們是死角死路，在你則是生角生路。」

南宮望又是一怔，鳳棲梧接問：「這個陰陽誅仙陣總共有多少條生路？」

南宮望盯着鳳棲梧道：「只有兩條，你們這是絕了我的生路了？」

鳳棲梧道：「也等於斷了我們的死路，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陣輕而易擧，你要離開却是非要先將我們擊倒不可。」

南宮望道：「你們若是明白這個陣的變化，的確可以隨便離開。」

鳳棲梧說道：「以你看，我們是否明白？」

南宮望道：「我只是奇怪，你們怎會明白這個陣的變化。」

鳳棲梧道：「若是不明白，我們絕不會選擇在這個陣與你決一死戰？至於我們怎會明白似乎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南宮望道：「看來我是低估了你們，你們是有備而來，而且信心十足的了。」

鳳棲梧道：「有沒有信心，我們還是要到來，這一戰始終難免。」

南宮望沉吟道：「當日少林寺你不惜拋棄下屬逃去，我應該考慮到的了，可惜派去監視搜尋你們的人，毫無消息，你們找到這兒來也是的確快一些。」

鳳棲梧道：「不快的了。」

南宮望道：「你們其實是經由這個陰陽誅仙陣闖進來，可惜你們就是明白這個陣的變化還是不足够，還要在武功上有所突破。」

鳳棲梧正要答話，南宮望已接道：「我實在想不出天下間還有什麽武功可以與我一戰。」

鐵虎冷笑道：「那是你見識太少。」

南宮望看着鳳棲梧道：「九陽神功你是練到登峯造極的了，九陰眞經難道你也懂，還教曉了這個大塊頭，而且也練到我這個地步？」一頓笑接道：「這其實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鳳棲梧道：「你想到那兒去……」

南宮望道：「玉嬌嬌既然那麽喜歡你，就是將九陰眞經上的武功私下傳給你亦不足爲奇。」

鳳棲梧沉聲道：「沒有這種事。」

鐵虎道：「他是一個這樣的卑鄙小人，將你想成這樣亦不足爲怪。」

鳳棲梧點頭。「到底是不是，他也很快便有一個清楚明白。」

鐵虎接對南宮望道：「你現在大可以大聲呼救，可惜你的人就是趕來，也近不了這個陰陽誅仙陣，這就是作繭自縛，怨不得別人。」

南宮望冷笑道：「我若是也解決不了你們，還有什麽人解决得了？」

鐵虎道：「最低限度你可以利用他們消耗我們的內力，尤其是中了你那種天魔迷魂大法的飛鳥帮弟子，是必會給我們增添許多麻煩。」

南宮望道：「看來你們知道的事情可不少。」

鐵虎道：「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南宮望沒有再說什麽，黑白兩道頭髮開始揚起來，面色也顯著的分成了兩種，那襲黑白兩色的長衫同時亦無風自動。

鐵虎看在眼內，暴喝一聲，竄向前去，却不是直綫，或左或右，或前或後。

南宮望眼中的鐵虎立時幻化成無數個他知道是幻像，却是想不到這種幻像竟然會在這個陰陽誅仙陣，在自己眼中出現。

與之同時，鳳棲梧身形亦展開，一樣是幻化成無數幻影向南宮望迫去。

南宮望立時明白，鳳棲梧鐵虎非獨不會被他這個陰陽誅仙陣困住，而且還能够利用這個陰陽誅仙陣對付他，但他仍然有些懷疑。

在他眼前的幻像越來越多，雖然還沒有接近，殺氣已排山倒海般湧來，他不敢再怠慢，脚步展開，一連變換了七個方位，眼前的幻像終於完全消失。

鳳棲梧鐵虎這時候距離他已不到一丈，左右齊上，一齊向他攻來。

南宮望目光及處，身形一側，遊走一遍，斜裏攻向鐵虎，在他的感覺與眼中，鐵虎應該是最弱的一個。

事實鳳棲梧面色火紅，一雙掌已變得硃砂般，九陽神功絕無疑問已運至五重功力以上，鐵虎看來却與常人並沒有分別。

他很清楚鳳棲梧，而鳳棲梧與鐵虎的表現也絕無疑問是聯手合擊之勢。

鳳棲梧的武功變化與在少林寺中也並無不同的地方，在少林寺中不是他的敵手現在也應該不是，却敢胆到來挑戰，應該就是鐵虎的關係，換句話，只要將鐵虎擊倒，鳳棲梧便起不了作用。

到底鐵虎練了什麽武功，又如何與鳳棲梧配合？南宮望却是完全瞧不出來，可是他仍然有信心將鐵虎擊倒，一出手，便是全力而爲。

鐵虎沒有硬接，身形飄忽，南宮望看着他變化而變化，三個變化之後，擋在鐵虎面前。

他的右掌那刹那亦紅如火，用的正是九陽神功的變化，疾擊向鐵虎必救之處。

九陽神功至陽至剛，而他記憶之中，鐵虎練的也是硬功，應該硬碰。

鐵虎果然硬接，出手雖然迅速，却是不覺激烈，南宮望正覺奇怪，雙掌已接實，也並未如他意料中的轟然响動，相反一些聲响也竟沒有。

在他的感覺，那一掌就像是擊在一堆柔軟的棉花中，他心念一動，左掌便擊出，用的正是九陰眞經上的武功變化。

九陰眞經上的武功至陰至柔，天下間應該沒有其他武功能够與之相比，鐵虎若是以柔相拒，必然被他至陰至柔的內力震傷。

他也絕不相信鐵虎能够兼練陰柔陽剛兩種武功，而且也練到他那個地步，但鐵虎武功已練到陰柔如他則應該是事實，也所以他的九陽神功才完全發揮不到威力。

柔能制剛，至剛則能克柔，他的九陽神功已經是至剛，但竟然起不了作用，可見得鐵虎的武功已練到何等陰柔的地步。

雖然如此，九陰眞經上的武功變化應該能夠將鐵虎擊倒，南宮望絕對有這個信心，却就在這個時候，鳳棲梧到了，攻的正是南宮望必須回救的要害。

南宮望絕對可以以運上九陽神功的一掌反擊，却是絕不以爲九陽神功的造詣尤在鳳棲梧之上，這若是硬拚，造詣較弱的一方當然必是吃虧。

那剎那的遲疑他運上九陽神功的一掌已來不及搶救，只有以原要擊向鐵虎，運上九陰眞經的一掌擊去。

這至陰至柔至陽至剛的一擊亦是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南宮望隨即收掌，鳳棲梧的另一掌却已擊倒，雙掌交替，車輪子般轉動，將南宮望那一掌截下，南宮望知道這種情形下收掌鳳棲梧必是會乘虛而入，只有硬接，雖然只是一掌，但變化之多，尤在鳳棲梧雙掌之上。

鳳棲梧雙掌九陽神功運轉，走的是剛猛的路子，變化當然有限，而南宮望九陰眞經的變化下，那一掌輕柔若無骨，變化當然多得很。

與之同時，鐵虎雙掌亦纏住了南宮望的右掌，雙掌輕柔如絮，一任南宮望掌力如何強勁，始終拂之不去，一面糾纏着，一面游竄而上。

南宮望到這個地步那還不明白鐵虎鳳棲梧非獨有備而來，而且的確已找到了對付他的辦法。

他的身形立即展開，希望藉着那些木椿的變化擺脫鳳棲梧鐵虎的夾擊，才一動他便後悔了，那剎那他竟然忘記了鳳棲梧鐵虎對他這個陰陽誅仙陣一樣熟悉，他應該鎮定下來，利用左右雙掌的內力變化將二人的攻勢卸開。

他的反應絕無疑問很快，但高手過招，任何的疏忽往往都會被對手抓住或加以利用。

鐵虎鳳棲梧也果然乘虛而入，雙掌搶得更大的優勢，控制住南宮望雙臂肘以下的一截。

南宮望雙掌再也抽不出來，這一着失策他的心情亦不免大受影响，再數十個變化仍然擺脫不了，心不由便大急，一口眞氣驟提，面上陰陽二色更加明顯，雙掌各以十成功力疾擊出去。

鐵虎雙掌即時搭在南宮望右臂上，連隨被南宮望施用九陽神功震的疾盪起來。

鳳棲梧同時扣住了南宮望的左臂，一口眞氣也同時提起，用的却是千斤墜的身法。

南宮望左臂輕柔之極，但落在鳳棲梧雙掌中却有如扣上了兩個鐵箍，那邊身子不由被帶動，疾沉了下去。

他的另一邊身子同時被鐵虎以借力使力，帶離了木椿，鐵虎與之同時一個身子摺疊起來，雙脚倒踏向南宮望的天靈蓋。

這一着又是大出南宮望意料之外，他怎也想不到鐵虎的身子竟能够那樣的摺疊，完全就像是沒有骨頭的。

驚呼聲中他陰陽兩股眞氣交替，左衝右突，一張臉也轉速變化，黑白兩色頭髮亂捲。

鐵虎一而再，再而三被他的內力震得不住的半空中翻騰，每一次翻騰，他的身子便摺疊一次，雙脚從不可思議的角度襲向南宮望的要害。

南宮望沒有閃避的餘地，只能够利用內力的變化震開鐵虎的攻勢，他的另一邊身子也始終不能移動，完全被鳳棲梧的雙臂控制。

鳳棲梧的內力也不住運行，脚踏的兩條木椿緩緩下沉了兩尺有多，這兩尺的差距也影响了南宮望的平衡，半邊身子不由半倒着。

他黑白兩色頭髮飛捲更急，口張處，突然發出了一聲極其怪異的尖嘯。

鳳棲梧鐵虎同時叫起來，一個陽剛之力施展至極限，脚踏的兩條木椿迅速下沉，另一個陰柔之勢亦盡展，身子隨意的摺疊扭曲。

南宮望雙手都被緊扣着，只能够利用內力的變化，那剎那他所有的內力俱都在運轉，分成兩股，左衝右突，交替施爲。

鳳棲梧鐵虎在兩股不同的內力交替衝擊下，雙手終於被震開，鐵虎的雙脚却同時踢在南宮望的眉心與胸膛上，只踢得南宮望一個身子風車般倒翻出去。

他雙手一揮出原是要反擊二人，吃了這兩脚，當然沒了分寸。

倒翻出丈外他便借勢落下，目光及處，鐵虎鳳棲梧赫然已不知所踪，然後他突然省起他是置身在陰陽誅仙陣之上，對方比他更熟悉這個陣的變化。

他這樣落下，已亂了方位，鳳棲梧鐵虎若是能夠把握機會，當然會利用其中變化乘機竄到有利的位置再伺機向他襲擊。

那剎那他立即回頭，果然看見鳳棲梧鐵虎從後面襲來，不是一個，是幻化成數十個，他一聲驚呼，雙掌急護全身，但仍然慢了一步，連遭十多下重擊。

他雙掌一怒急拍，却拍了一個空，隨即被架開，虛虛實實的鐵虎鳳棲梧同時搶進他雙脅之下。

那片刻南宮望也不知被擊中多少次，他聽到了自己的骨碎聲，還有皮開肉綻的聲音，也有一種整個身子都要爆裂的感覺。那也是他最後的感覺，到他的身子再凌空飛起來，已經是一個死人。

風棲梧鐵虎看着南宮望的屍體摔在木椿上，才鬆一口氣，兩人俱都是汗落淋漓，一身濕透，那片刻的緊張刺激是那麼強烈，他們混身的氣力亦在那片刻消耗得很厲害。

鐵虎到底忍不住大笑起來，笑倒在一條木椿上，風棲梧却在留意那些南宮世家的弟子，他們都已被驚動，四方八面湧來，看見南宮望倒下無不露出驚駭的神色。

他們當然只能來到陰陽誅仙陣外，竹哨聲與之同時四方八面响起來此起彼落。

鐵虎沒有在意，大笑着道：「我們還是成功了。」

鳳棲梧道：「那是他自恃過高，若非在這個陣上我們要鬥倒他只怕沒有這麼容易。」隨卽俯身在南宮望衣襟中拈起了三册書。

那正是華山派的九陰眞經，鳳棲梧揭了幾頁，終於一咬牙，雙掌一合一搓，那三册九陰眞經立時碎成粉屑般，飛洒在半空。

鐵虎一怔，嘟喃道：「毀了也好，天曉得那一天再有人練成這種邪門武功，爲禍江湖。」

鳳棲梧道：「這對華山派來說當然不公平，然而九陽神功亦會從此在江湖上消失。」

鐵虎看着鳳棲梧：「你眞的决定退出江湖？」

鳳棲梧道：「原因你是知道了！而事實我的確已經厭倦。」

鐵虎無言點頭，好一會，目光一轉，才道：「當然，我們得先離開這地方才能談退出江湖的事。」

「當然的，」鳳棲梧道：「我們依原定計劃離開，然後到那邊會合。」

鐵虎道：「我走東。」

鳳棲梧道：「我先動，引開他們的注意。」

鐵虎歎息道：「能够交到你這樣的朋友實在是好運氣，無論什麼地方你都爲朋友設想。」

鳳棲梧道：「到底這附近我比你熟悉，容易開溜。」

鐵虎道：「其實我們可以並肩闖出去，還有什麼人能够攔阻得住我們。」

鳳棲梧道：「南宮望一死，追隨他的人自然作鳥獸散，我們何必多做殺孽。」

鐵虎道：「這也是，現在若說到高來高去，應該我比你本領，也應該……」

鳳棲梧笑笑。「我們再這樣爭持下去，對方人越來越多，要走也不成的了。」

鐵虎打了一個「哈哈」，道：「好，你走——」

鳳棲梧長嘯一聲，身形展開，向西面闖去，包圍在陣外的人目光果然立卽都集中在他身上，隨卽向西面追出。

南宮望倒下，他們都已沒有了分寸，這種追趕行動幾乎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鳳棲梧才從木椿躍下，兩柄刀已當頭斬來，他把袖一拂，將刀震開，當中穿過，雙袖接一振，一隻大鳥也似凌空飛起來，飛上了那邊高牆。

幾個南宮世家的弟子緊接躍上去，高牆外也同時响起了一片呼喝聲。

鐵虎那邊身形亦開展，右手揮處，一條飛索飛上了那邊飛簷，他的身子跟着升起來，翻騰着迅速掠上了那邊瓦面。

他的飛索原就是一絕，再加上身子能够隨意摺疊扭曲，要飛上那邊瓦面原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監視着鐵虎的那些南宮世家弟子亦立時向那邊追去，人數沒有追向鳳棲梧的多，也顯得沒有那麼起勁，這種反應也是在鳳棲梧意料中。

鳳棲梧絕無疑問是一番好意，鐵虎當然明白，以他一向的爲人，應該就不會接受，這一次他却是接受了。

× × ×

出城東十里的山林中有一座古刹，年代久遠再加上不便，香火早絕，僧人也早已散去。

鴿子和尚無意中發現了這座古刹，據說還從中找到了若干佛理，飛鳥帮中却只得這個和尚，其他的人當然不會對這座古剎感到興趣。

鳳棲梧是從鴿子和尙口中知道這座古剎所在，這一次也就利用作會合的地方，周圍百里，市鎭村莊，密探遍佈，只有這種地方比較安全，而鴿子和尚也留下了不少用具，當然是比其他地方方便一些。

回到這座古剎已經是入夜，在進入山林之前，鳳棲梧也已經肯定將南宮世家的人完全擺脫。

喀麗絲等在古剎內，看見鳳棲梧回來，才放下心頭大石，但不見鐵虎，亦難免有些担心。

「我們分兩個方向離開，他應該不會出亂子的，相信很快便會回來會合。」鳳棲梧這也是由衷之言。

「以前他只憑飛索也能够高來高去，現在身體還能够隨意折曲，應該就更加靈活迅速，能够將他藏下來的人只怕沒有多少個。」喀麗絲亦是一個明白人，笑接道：「只是看到我才能够放心。」

鳳棲梧輕「哦」一聲：「你想到那裏去了？」

喀麗絲道：「近日他的神色有些奇怪，有時更就是恍恍惚惚的，好像有很多心事。」

鳳棲梧道：「我倒是不覺得。」

喀麗絲道：「那是你認識他的日子短，不知道之前他是怎樣開朗的一個人。」

鳳棲梧沉吟着道：「應該是的，他最近給我的印像與金鵬並沒有分別，但逐漸便變得很沉着，我以爲那是因爲要對付南宮望。」

喀麗絲道：「那方面你們已經有一個很周詳計劃，用不着再担心什麼的了。」

鳳棲梧道：「不錯，所欠的只是一份視死如歸的心，但我們動身前都有了。」

喀麗絲說道：「除非他另外還有什麼事。」

鳳棲梧道：「他還有什麼事？」

「不知怎的，他那種神態令我想起了他第一次要去找朱元璋算賬的時候。」

鳳棲梧一怔，喃喃道：「他若是還有事未解決。應該就是去找朱元璋了。」

喀麗絲說道：「你們却是已經考慮到在南宮望倒下之後，朱元璋一定會非常驚恐，不敢再有所行動，以免惹來你們的報復。」

「應該就是這樣，鐵虎也完全同樣的了，怎會……」鳳棲梧沒有說下去，這當然是因爲連他也不敢肯定。

然後他突然亦省起跟鐵虎分手的時候，鐵虎的神態的確是有些異樣。

喀麗絲歎息接道：「他應該知道再沒有那樣做的必要，南宮望倒下……」

鳳棲梧截道：「也許他的理想。」接一聲歎息，頹然坐下來。

喀麗絲在他身旁蹲下，雙手按着他的膝蓋：「朱元璋駕崩，會變成怎樣？」

鳳棲梧道：「一定會有一場內亂，一直到新的帝主出現。」

喀麗絲道：「我們的族人却已沒有再戰之力，難道鐵虎他這也不知道。」

鳳棲梧道：「也許他只是想族人也足够的時間徙到更遠的地方或者好好整頓一番，能够抵抗外來的攻擊。」

（未完・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南江飛鷹

高皐·文
可飛·圖

擊潰金蠍門　破武當劍陣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夜雨山莊莊主公孫冠中年喪耦，在林間漫步，發現桃花仙子主婢清溪裸浴，無法尅制那美色的誘惑，延請回莊居住，發乎情，止乎禮，按照正式手續，向桃花仙子求婚。桃花仙子提出三項條件：第一、誅除異己；第二、要取得三空藏劍經；第三、是臣服諸派，惟我獨尊。公孫冠全都答應，並交出血玉寶刀由她執法行令，少莊主公孫旗和莊內各人雖然不滿，亦無可奈何，由她擺佈，夜雨山莊傾巢而出，投入江湖，公孫旗因和郭子羽比武受傷，留守山莊……郭氏一門由竹谿北上逕向山陽縣城奔去，遇上黑衣堂的黑帮向崔府尋仇，將他們打退……

郭鐵鵬不安的道：「對不起，崔夫人，老朽不明內情，以致放掉元兇，這叫老朽好生愧咎。」

崔夫人道：「郭大俠慈悲為懷，這怎能怪你，只不過咱們今後，唉……」

崔夫人言下之意，是說崔氏一門今後禍患未已，雖然如此，他並沒有責怪郭鐵鵬之意，因為縱使郭鐵鵬當時殺掉飛天黑虎雍蒲，不見得就能為崔氏永絕後患，只是元兇授首，對死難者是一點安慰罷了。

當然，死難者是否安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崔氏一門的安危。

死者已矣，生者總得活下去，但黑衣堂會放過他們麼？一旦捲土重來，這一門老幼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郭鐵鵬回顧郭鐵鷹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郭鐵鷹略作沉吟道：「請問崔夫人，府上在外地可有親戚？」

崔夫人搖搖頭道：「託妻寄子談何容易，何況這還涉及江湖恩怨，縱然有幾個葭莩之親，賤妾怎忍心禍延他人！」

郭鐵鷹道：「崔夫人說的是，我看這樣吧，由咱們去找黑衣堂，跟他們作一個徹底的了斷。」

崔夫人道：「多謝郭大俠，只是這項辦法會有困難，因為黑衣堂的匪徒遍佈川陝二省，其他各地也會有他們的踪跡，郭大俠如是跟他們動武，勢難一網打盡，豈不依然留下禍根！」

郭鐵鷹道：「這倒也是實情，但不知崔夫人有什麼萬全之計？」

崔夫人道：「小女粗通文墨，且曾學習武功，往日曾經訓練家丁的武技，以備保護咱們的家園，無奈勢窮力促，才落得這般絕境，如若有一位真正的高手領導，並非事不可為。」

郭氏一門全是真正的高手，每一個都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問題是誰願意留在崔家，誰留在崔家才算合適？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郭氏二老雖然明白崔夫人的心意，却面面相覷，一時之間無法作肯定的答覆。

崔夫人咳了一聲道：「小女玉簪雖是蓬門陋質，然秉性賢淑，知書達禮，如今年方二九，仍然待字閨中。」

郭氏二老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崔夫人是要在郭氏小兄弟之中挑一個女婿。

郭氏兄弟五個，除了老大郭子丹已婚，老五郭子羽不在此地，其他三個正當少壯之年，都可能雀屏中選。

這是一件好事，論門第，崔府是官宦之家，講人品，崔玉簪清雅宜人，學秉文武，只是武林動亂方殷，郭氏任重道遠，實在不願意人力分散，因此郭鐵鷹老兄弟倆仍在沉吟着。

誰知一旁侍立的郭子屏忽然插口道：「大伯，爹，孩兒願意留下。」

好小子，年紀輕輕的，居然動起色心來了。

其實這也難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來說，應該是正常的現象。

這一回難題可就落到郭鐵鵬的身上來了，他張口結舌，簡直不知道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

問題到了節骨眼上，崔夫人自然不敢放鬆，立即起身一揖道：「這是一個緣字，希望兩位老哥哥成全。」

郭鐵鵬道：「大哥，你看怎樣？」

郭鐵鷹道：「看來咱們只好成全他們了。」

郭鐵鵬道：「可是，大哥，黑衣堂人多勢衆，小弟担心屏兒應付不了。」

郭鐵鷹道：「我也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想犁庭掃穴，給黑衣堂一個致命的摧毀，只要除去一些主要的匪首，屏兒就可以應付了。」

郭鐵鵬長長一吁道：「也只好如此了，崔夫人，老朽有一點要求。」

崔夫人道：「二哥有話但請吩咐。」

郭鐵鵬道：「請立即派遣適當人手，查明黑衣堂總壇的確實位置，以及該堂有若干高手，這般高手現在何處？」

崔夫人道：「好，小妹立即照辦。」

這位崔夫人是一位剛毅果敢的女性，雖然崔府遭逢大變，她仍能有條不紊的處理大小事務，她派遣崔護偵查黑衣堂的一切，並替郭子屏及崔玉簪舉行文定，待一切粗安，崔護也帶來黑衣堂的消息。

「稟夫人，黑衣堂的總壇設在鎮安縣城之南，那兒名叫青銅關，該堂的高手除了雍葛雍蒲兄弟，還有南北兩使者余天佑，張平，及護法楊度，苗扎，這般人都有一身獨到的功夫，在江湖之上名頭極為响亮。」

「唔，他們現在何處？」

「聽說這般人正奉命趕回青銅關，八成是要對付咱們。」

該知道的都知道了，郭鐵鷹老兄弟立即作出決定，子珍，子姮、子琴三姐妹留下來協助子屏防衛崔府，其餘的直搗青銅關，對黑衣堂作犁庭掃穴的攻擊。

×　　×　　×

由漫川關經核桃園北上，雖是山險路仄，以郭子羽、陰風神魔、及方玫主婢的一身超人武功，最多三天必然可以到達山陽縣城。

出關一個多時辰，是一片濃蔭覆地的山坡，那兒有一個茶棚，斜對面掛着一條銀龍似的瀑布，估不到荒山野嶺之間，竟有如此怡人的景色。

小燕忍不住歡呼道：「郭公子，咱們在這兒歇歇你看可好？」

郭子羽原是不想歇息的，因為他已瞧出茶棚裏面坐着不少金蠍門下，這般人男黑女白的服色，一眼便可以瞧出。

如今小燕提出了歇息的要求，郭子羽倒不便峻拒，好在金蠍門下並不認識他，應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於是點點頭道：「好吧。」

茶棚外面有一方巨石，四週有些石櫈，都是經人工雕鑿而成，倒也別有風味。

他們向小二要來一壺清茶，圍坐石桌，天南地北的閒聊着。

此時一名年約三旬的白衣姑娘，忽然帶着四名黑衣大漢向他們走來，在石桌八尺之處，白衣姑娘目如冷電，輕輕哼了一聲道：「那一位姓郭？」

郭子羽心頭一跳，暗忖：「此人好靈敏的聽覺，小燕適才的呼叫竟然被她聽到了。」

這聲呼叫很可能引來一塲是非，不過他並無半分怯意，因而劍眉一揚道：「在下姓郭，姑娘有什麼指教？」

白衣姑娘道：「飛鷹大俠郭璨是你的什麼人？」

郭子羽道：「在下不知道飛鷹大俠，姑娘找錯人了。」

白衣姑娘道：「你是否來自嶗山鐵鷹堡？」

郭子羽道：「正是。」

白衣姑娘道：「那就不會錯了，你爹呢？他逃得一時，逃不了一世，告訴我，他在那裏？」

郭子羽道：「就算妳找的是我爹吧，咱們跟妳究竟有甚麽仇恨？」

白衣姑娘道：「郭瓅叛帮潛逃，並殺死追捕他的三名弟子，按門規除他本人應予凌遲處死外，他的家人也一律格殺，鷄犬不留！」

郭子羽面色一變道：「好毒惡的手段，看來金蠍門必然是一羣失去人性的魔鬼，難怪那位郭大俠會唾棄你們了！」

白衣姑娘勃然大怒道：「住口，給我廢了他們。」

她身後的黑衣大漢暴諾一聲，一起挺劍向郭子羽等四人奔來。

陰風神魔發出一聲長嘯，首先抖手一掌迎向奔來的黑衣大漢，他很久沒有出山，也很久沒有殺人，積壓已久的悶氣，都在這一記掌力之中發了出來。

在一聲極短的慘嚎聲中，黑衣大漢倒飛而回，待得身形着地，他已經不成人形了。

一掌斃敵，陰風神魔精神大振，再度撮口發出一聲急嘯，他竟然幌身向茶棚衝去。

這不能怪他，因爲茶棚中的金蠍門下正蜂湧而出，我不殺人人就殺我，兩軍陣前是不能慈悲的。

不過金蠍門也有能者，當他連斃數人之後，終於遇到可怕的對手。

那是三名白衣姑娘，年齡都在三十以上，她們的兵刃是冷魂飛星，但見銀芒飛舞，急如閃電，只要一個失神，後果就不堪設想，現在陰風神魔以一敵三，雖然他功力夠高，依然鬥得十分艱苦。

其實這是金蠍門判斷的錯誤，他們以爲陰風神魔是對方功力最高的一個，只要將他撂倒，其餘的不難一鼓收拾下來。

及奔向郭子羽等三人的黑衣大漢遭到慘敗，場上的頹勢已經無法挽回了。

郭子羽與方玫的一劍一刀，宛如九天驚雷，黑衣大漢距離他們還在丈外，就在刀芒劍炁之下濺血橫屍。

小燕也不是弱者，掌中的軟鞭使得出神入化，黑衣大漢的招式還沒遞出，軟鞭吞吐之間，他的喉頭已被撕開一個大洞。

這般黑衣人像篾扎紙糊的，簡直不堪一擊，那位找碴的白衣姑娘心頭狂震，她幾乎不相信中原武林之中，會有如此衆多的絕頂高人。

不過她雖是面對三名高手，並無半點怯懼的念頭，因爲他走過江湖，會過不少成名的高人，在她冷魂飛星及獨門金蠍攻擊之下，當得是無往不利。

在金蠍門，她是名列第二的高手，除了門主費蘭卿，沒有一個是她的對手。

沒有慈悲，沒有同情，在金蠍門她是劊子手，在江湖上她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她芳名費瑤卿，是金蠍門主的同胞妹子，此次他們勞師動衆，進軍中原，除了清理門戶，奪取三空藏劍經也是他們的目標。

白衣姑娘費瑤卿以冷肅凌人的語氣叱喝道：「上吧，三位，別看你們人多，姑奶奶同樣會打發你們。」

小燕撇撇咀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郭子羽道：「玫妹子，妳跟小燕去帮助歐陽老哥哥，這兒的事就交給我吧。」

方玫道：「好，不過這妖女可能不好對付，你要當心一點。」

郭子羽道：「放心吧，我會當心的。」語音一頓，扭頭對費瑤卿道：「出招吧，姑娘。」

費瑤卿道：「告訴我郭瓅在那裏，姑奶奶可以放你一條生路，這是最後的機會，希望你不要自誤！」

郭子羽哈哈一陣狂笑道：「放我一條生路？嘿嘿，莫非妳敢違背門規？」

費瑤卿一怔道：「這個……」

郭子羽道：「不要這個那個了，金蠍門橫行江湖，應該接受正義的懲罰，妳縱然當眞要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妳的。」

費瑤卿冷冷道：「很好，你既然一心找死，這可怨我不得。」

語音甫落，運腕急抖，一片晶芒挾着刺耳的銳嘯向郭子羽襲來，這一擊之威，竟然強大無比。

郭子羽哼了一聲，白虹吞吐閃縮之間，準確以極的點在飛星之上，強勁的衝力有如疾雷撼山，使得飛星倒竄，比來勢還要急勁，費瑤卿被帶得連退五步，才勉力將身形穩住。

一招互換，高下立分，費瑤卿那冷酷得不帶絲毫感情的面頰 更加上了一層嚴霜，雙目閃閃生光，顯得憤怒以極。

不過這只是郭子羽的內力比她高明，但冷魂飛星招式玄奧，當今之世沒有人能够破解，再輔以毒絕天下的金蠍，她不相信收拾不下一個年輕小伙子。

在一聲嬌叱之後，飛星再度出手，它以天女散花之勢，舖天蓋地而來。

這是冷魂飛星最具威力的招式，就她往日的經驗，只要使出這招「羣星追魂」，必然會追魂奪命，蓋代絕學，曾經屢試不爽。

她絕未想到這屢試不爽，冠蓋武林的絕招，竟會再度遭到失敗。

噹的一聲脆响，飛星又被震回，那股反彈之力．強悍得難以估計，飛星雖未脫手，她却被帶得一連顚出數步，最後還是摔了個灰頭土臉。

費瑤卿估不到這個飄逸出塵的美少年，一身功力竟然高不可仰，看來縱然集金蠍門全帮之力 也休想動他一根汗毛，他們這清理門戶的任務是注定非失敗不可。

技不如人，而且差得太遠，按說她是應該認敗服輸的，只是一個眼高於頂，從未嚐過失敗滋味的人，多半無力承受失敗的打擊，何况她還未施放金蠍，仍然可以作孤注一擲。

於是她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身形一蹦而起，同時左右雙手齊揚。

飛星有如雷鳴，金蠍急似閃電，這等震撼武林的攻勢，當得是江湖罕見。

這是費瑤卿壓箱底的本領，爲了爭取勝利，她不惜作全力一擊，然而舊事再度重演，她得到的仍然是一個失敗，而且飛星脫了手，她受到嚴重的震傷，兩隻金蠍變爲四瓣，她已失去再戰之力。

郭子羽獲得勝利，支援陰風神魔的方玫主婢也得到豐碩的成果，只是太慘了一點，敵人死傷狼藉，殘肢斷股遍佈各地，這些多半都是陰風神魔與小燕的傑作，三名功力較高的白衣姑娘兩死一重傷，金蠍門全軍盡墨，落得前所未有的慘敗。

郭子羽向門壜瞥了一眼，忍不住嘆息一聲道：「太慘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咱們應該留給別人一綫生機。」

小燕櫻唇一噘道：「咱們留給他們生機，人家却要咱們的老命，拚命嘛，誰還能顧到這些。」

方玫道：「燕丫頭是野了一點，今後出手的確應該收住點兒，大哥，咱們還歇不歇？」

郭子羽道：「不了，到核桃鎭再歇息吧。」

他們在核桃鎭歇了一晚，次日午後趕到了山陽縣城，此時郭氏一門去了青銅關，留在崔府的郭子屛兄妹四人却遭遇到困難。

就在郭氏一門遠征青銅關的次日，崔府門外來了數十名武當道士，這是一個極端驚人的陣容，當代武當精英，幾乎全部集中在這兒。

崔府門房發覺他們來意不善，立即差人通知管事崔護，並上前詢問來意，道：「各位道長有事？」

武當掌門修圭道長道：「聽說郭施主寄居貴府，請代爲通報一聲。」

門房道：「你們是來找咱們姑爺的？請稍待，在下已經派人通報去了。」

片刻之後，郭氏兄妹，崔玉瞖，及管事崔護等聞訊趕來，郭子屛曾經見過不少武當道長，因而來者多半相識，遂雙拳一抱道：「在下郭子屛參見掌門，見過各位道長。」

武當掌門修圭道：「小施主不必多禮，令兄郭子鉉呢？」

郭子屛道：「我三哥不在，掌門找他有事？」

掌門師弟修器冷哼一聲道：「郭子鉉做的事你會不知道？」

郭子屛道：「我三哥做了甚麽事，道長不妨明說。」

修器道長道：「令兄偷竊本門太極慧劍劍譜，你們才不辭而別，小施主居然不知道令兄做了甚麽，縱然是三歲兒童只怕也不會相信。」

郭子屛面色一沉道：「郭氏子弟不欺暗室，俯仰無愧，豈會偷竊貴派的劍笈，道長是玄門高人，希望不要誤聽他人中傷之言。」

修器怒叱道：「好一張能言善辯的利嘴，只可惜鐵證如山。」

郭子屛道：「甚麽證據？道長何不拿出來讓在下瞧瞧。」

修器由懷中取出一張便箋，單掌輕輕一送，便箋已平飛而出，前進的速度雖然頗爲緩慢，却能維持一定的高度。老道長這是顯露功力，給點顏色叫郭子屛瞧瞧。

郭子屛似乎不明白這些，食中二指一伸，便箋已經到了他的手中，箋上含蘊的強大勁力，竟然絲毫未起作用，這般武當高人不由心頭一懔。

郭子屛並未理會這些，只是目光一垂，向那張便箋瞧去，他只瞧了一眼就將便箋送回，同時吁出一口長氣道：「道長一代高人，竟然以女子手筆向我三哥栽脏，如果傳之江湖豈不是一件天大的笑話！」

他沒有說錯，便箋字跡纖秀，確是出於女子手筆，但武當劍笈被竊，只有這張便箋是惟一的綫索，他們雖是心有所疑，仍然不得不將它作爲證據。

武當俗家弟子左中度道：「男子的筆跡並非個個粗豪，女人的書法也不是個個纖細，閣下如此論斷那才是見識淺薄。」

郭子屛道：「至少在下認得出這不是我三哥的筆跡。」

左中度道：「難道他不會故意寫細一點？」

郭子屛哼了一聲道：「他既敢在便箋上簽名，何須將筆跡故意寫細！」

修器道長道：「咱們不必討論這些，你只要交出郭子鉉咱們不難爲你就是。」

郭子屛道：「在下說過，我三哥有事他往，目前不在這兒。」

修器道長道：「那只好委屈施主了，拿下。」

左中度撤出長劍，跨前幾步道：「朋友，左某候敎。」

郭子琴彈身一躍，攔住左中度的去路，柳眉忽地一挑，道：「姓左的，你又不是道士，爲甚麽帮助他們？」

左中度道：「在下是武當俗家弟子，自然要爲師門効命了，姑娘是誰？」

郭子琴道：「我姓郭，郭子鉉是我的三哥。」

左中度道：「姑娘也到過武當？」

郭子琴道：「不錯，我跟三哥是一道離開武當的，你們誣良爲盜，豈不有辱三清！」

左中度吶吶道：「這個……咳，在下信得過姑娘，這只怕是一樁誤會。」

這位武當俗家弟子原是滿臉殺機，神色上帶着一股兇悍之氣的，現在他不只是兇悍之氣像被清風吹散，消失得點滴不存，他還以無限溫柔的語氣對待郭子琴，進而認爲這是他師門的誤會。

天下儘多不可理解之事，但以一見鍾情最爲神奇，如果說它是緣，是孽，未嘗不可。

左中度雖是武當的俗家弟子，其根骨之佳，悟性之強，成就之高，在同輩師兄弟中固然無人能出其右，就算老一輩的，除了他的恩師修圭掌門略高一籌，兩位師叔就比他不上了，因而修圭掌門對他期望極高，武當一派的發揚光大就靠他這位得意高足了。

估不到他竟然情關難渡，原是鋼鐵一般的漢子，見了心愛的女人就變成繞指柔了。

修圭掌門仍然不肯立加呵責，只是嘆息一聲道：「度兒，你怎麽啦？莫非你忘記師門的榮辱了！」

左中度呆了一呆道：「弟子不敢，只是弟子認爲郭姑娘說的頗有幾分道理。」

修器道長怒叱道：「孽障，見了女人你就連祖宗都忘記了，莫非你想變節投敵，背叛師門！」

左中度道：「師叔言重了，侄兒只是不願誤會好人，以免有損本門的清譽。」

修器道長冷冷道：「追不回劍笈，不只本門清譽受損，武當一派也將日趨沒落，連祖師辛勤所建的基業只怕都難以保持了，現在放着證據不管，你反而同情敵人，難道你想當本門的罪人！」

修器道長這一陣嚴厲的指責，使得左中度汗流浹背，他不是一個好色之徒，甚至對女人從未發生過興趣，今天偶遇郭子琴便驚為天人，而情難自已，不管這是甚麽原因，以及今後如何發展，但在師門責難之下，他就不得不放手一搏了。

於是他抱劍一禮道：「姑娘，在下找的是令兄，請退下。」

郭子琴道：「要找家兄就得先過我這一關再說。」

左中度道：「好，姑娘請賜招。」

郭子琴不再說甚麽，長劍一吐，勢如電掣雷奔，一股強悍絕倫的劍氣，猛射左中度的咽喉。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原是武林絕藝，再經郭子羽的義父楊楠指點，不啻畫龍點睛，左中度的太極慧劍雖已頗具火候，仍無法接下郭子琴素手一擊。

他彈身倒竄，避過那無堅不摧的劍炁，不待郭子琴換招變式，他已身如狂飈，展開一輪反擊。

金鐵交鳴之聲不斷的傳出，兩人兔起鶻落，鬥得兇狠無比，看來他們是半斤八兩，一時間很難分得出勝負。

其實左中度比誰都明白，五十招以內他必然丟人現眼，因為郭子琴是在隨意揮洒，他却在全力以赴，現在才只二十招，他已經冷汗被體，後力難繼了。

這是郭子琴見他人還不壞而手下留情，如是認眞拚鬥，只怕他連十招都接不下來。

原因很簡單，郭子琴自從第一招以後，就從未主動反擊，不過她却後發先至，每一招都會十分準確的點中左中度的劍尖，將他的長劍反震回去。

雙方功力相差頗多，左中度注定是個敗字，此等情形，武當掌門修圭道長自然十分明白，於是他振吭發出一聲叱喝道：「住手。」

左中度應聲退開，郭子琴並未攔阻，她要聽聽修圭道長叫停的理由。

武當掌門果然還有下文，不過他並非息事寧人，而是想倚多為勝。

「擺陣……」

武當劍陣馳譽江湖，與少林的羅漢大陣，被稱為武林兩大奇陣，修圭掌門瞧出郭氏弟子無一不身負絕學，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劍陣擺好了，它雖然還沒有開始運轉，鬥場上已經瀰漫着一片殺機。

郭子琴向劍陣瞥了一眼道：「四哥，讓我去試試。」

郭子屏道：「武當劍陣變化多端，玄奥無窮，咱們不明生尅之理，茫然闖陣，必然會身陷危機。」

郭子琴道：「咱們總不能認敗服輸，就算認輸，他們也不會放過咱們。」

郭子珍道：「這樣吧，四哥，不管他們是甚麽陣法，咱們四個人分四面闖入，待入陣之後再向中央會合，如此一攪，說不定就可以破掉他們的劍陣。」

郭子屏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崔玉響道：「我也去。」

郭子屏道：「不，妳統率家丁在陣外等候，必要時也好跟咱們打個接應。」

崔玉響道：「好吧，不過你們要當心一點。」

郭子屏道：「咱們會當心的，走。」

於是郭子屏，郭子珍，郭子姮，郭子琴等兄妹四人在一聲叱喝之後，分四面向武當劍陣闖了進去。

他們按原先的計劃，入陣之後就向中央會合，及闖進陣中，但見陰霾四合，沙飛石走，連方位都已迷失，那裏會合得起來？

而且劍氣森森，由四方八面向他們攻擊，只要稍有疏失，後果就不堪設想。

他們此時已是各自為戰，每一個人都受到三十六柄長劍的猛攻，這三十六柄長劍似已連為一體，它不只生生不息無處不有，力道的強悍也不是他們所能承受的。

所幸郭氏兄妹全都習得「六度無相掌法」，只要他們擊出一掌，必然可以轉危為安，不過這只是暫時自保，一旦後力不繼，連自保都不可能了。

崔玉響一見大事不妙，立率莊丁向劍陣搶攻，可惜他們武功不高，雖是不顧生死，亡命搏殺，却無法對劍陣構成任何威脅。

在郭子屏兄妹來說，這是一場前所未經的苦戰，除非發生奇跡，他們可能會栽在這裏。

× × ×

山陽是一個貧瘠的小縣，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很快的傳遍全城，郭子羽一行既然到達城裏，崔府發生江湖仇殺，自然瞞他們不過。

小燕第一個叫了起來道：「公子，咱們快去瞧瞧，說不定會有咱們的朋友。」

方玫道：「有道理，大哥咱們走。」

郭子羽道：「好吧。」

他們向店小二問明了崔府的位置，很快就找到了地頭，及分開圍觀的人羣一瞥，郭子羽的面色立即為之一變，他引吭發出一聲長嘯，同時拔出白虹寶劍，彈身一躍，逕向劍陣撲去。

「施主請留步。」

有人攔住去路，他自然要停下脚步，及擧目一瞧原來是被他救過的修宗道長。

對一個恩將仇報的人，郭子羽不屑與他交談，長劍一吐，白虹帶着雷鳴之聲，猛向修宗道長的肩頭劈去。

一個終身練劍的高手，自然明白這一劍的威力，不過修宗道長絕未想到數月小別的郭子羽，劍術之高已達神化境界。

他沒有打算跟郭子羽動手，如果存心避讓，要傷他倒也不易。

這是他的想法，憑他數十年的精深修為，這一想法並未離譜。

然而，當白虹耀眼，冷焰砭肌之時，他知道自己的想法錯了，當今之世，能够閃避如此犀利劍術的為數必然不多。

雖然他仍在全力逃避，但右肩一凉，臂膀帶着血雨已經拋到五尺以外，他脚下幾個踉蹌，險些摔倒下去。

郭子羽一擊奏功，未再瞧看修宗道長一眼，身形有如行雲流水，一逕向劍陣撲去。

他是救人心切才施展殺手，不過他並沒有做的太絕，否則修宗道長只怕連命也要留在這兒。

這一劍却震驚了全場，也激起武當門下的殺機，但見人影嗖嗖，修器道長帶着三名成就最高的弟子攔住他的去路。

此時方玫主婢及陰風神魔也到了郭子羽身側，雙方劍拔弩張血戰將一觸即發。

此時一聲悠長的清嘯忽然傳入人們的耳鼓，嘯聲甫落，接着是一聲貫注內力的叱喝：「住手……」

出聲喝叫的是武當掌門修圭道長，搏殺方酣的劍陣無聲停了下來。

修器道長不解的詢問道：「怎麽啦？師兄，為甚麽叫劍陣住手？」

修圭掌門長長一呼道：「這位小施主滿臉正氣，但對本派出手竟然這般狠毒，事出必然有因，豈能不問個明白？」

語音一頓，隨即打了一個問訊道：「為甚麽？施主，本派跟你有仇？」

郭子羽哼了一聲道：「這就要問前輩了，你將在下的幾位兄妹困入劍陣，這又是為了甚麽？」

修圭掌門一怔道：「施主也是郭氏子弟？」

郭子羽道：「不錯，在下郭子羽。」

修圭掌門錯愕半晌道：「敝派劍笈被盜，却留下一張郭子鉉簽名的紙條，咱們以劍陣困住施主的幾位兄妹，實在是情非得已。」

小燕撇撇嘴道：「不要往臉上貼金，你們武當派的劍笈送給咱們也不要。」

小燕說的是實話，武當劍術雖是馳譽江湖，但在郭子羽的手下却不堪一擊，甚至任何一個郭氏子弟都可以輕易的擊敗他們。

修圭掌門長嘆一聲道：「多謝姑娘提醒，自今以後武當門下當閉關自修，不再踏入江湖一步。」

武當門下果然退走了，不管他們是不是閉關自修，苦練武術，郭氏一門與該派所結的這段樑子，必然不會就此罷休。

這是一個禍延子孫的是非，郭子羽雖是救了他的兄妹，眉頭却無法疏展開來。

郭子琴沒有想的那麽深遠，反而噘着嘴抱怨郭子羽道：「那些牛鼻子好可惡，五哥不該放走他們的。」

郭子羽搖搖頭道：「武當是名門正派，咱們不能做得太絕，何況他們也是被害人……」

郭子屏道：「五弟說的不錯，是有人偷了武當的劍笈，栽到三哥的身上，此人必然跟三哥有仇，才設下這條栽賍嫁禍的毒計。」

郭子羽道：「此人是跟咱們有仇，但不一定是三哥……」

郭子屏道：「那張紙條之上字跡纖秀，多半出自女人之手，五弟想想看她會是誰？」

郭子羽心頭一動，暗忖道：「莫非是她……」

他想到了一個可疑之人，却不肯說她出來，只是淡淡道：「以後再慢慢查吧，來，我替你們引見幾位朋友……」

他介紹了陰風神魔及方玫主婢，然後詢問道：「爹跟二叔他們呢？你們怎麽住到這兒來的？」

郭子屏道：「大伯他們去青銅關了，此事說來話長，咱們進去再作詳談。」

進到崔府，郭子屏先引見崔夫人母女，然後從寄居武當山講起……

寄居武當是桃花仙子安排的，但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有一名黑衣大漢送來一份密函，信上說郭子羽在陝西商縣西北的黑龍口遇伏，如今生死不明，請郭家儘快前往搶救。

這是郭家離開武當的原因，只是黑龍口與武當相隔千里，遠水難救近火，郭子羽縱使眞遭到不幸，郭氏父子也只能徒喚奈何。

郭子屏兄弟倆在談往事，另一方面方玫主婢與崔玉響及郭氏三姊妹也談得頗為投機，尤以方玫國色天香，溫柔純良，最易令人生出好感。

不久筵席擺了上來，崔夫人並派人往客棧替郭子羽等去取回行囊。

飯後郭子羽忽然唉了一聲道：「四哥，小弟想到青銅關去瞧瞧。」

郭子屏道：「你是不放心大伯他們？其實黑衣堂只是一般跳樑小丑，大伯他們勞師動眾，已經有點浪費人力，你去不是多此一舉！」

郭子羽道：「不，四哥，黑衣堂是地頭蛇，咱們不能掉以輕心，反正小弟閒着無事，走趟冤枉路也不要緊。」

郭子屏道：「好吧，我叫崔管家派人替你帶路。」

郭子羽原是想一個人去青銅關的，但郭子琴第一個不依，方玫主婢也堅持要去。陰風神魔微微一笑道：「人多一點好辦事，不過老哥這回可不湊熱鬧了。」

郭子羽道：「不敢勞動老哥哥，咱們走。」

他們沿着郭鐵鷹所走的路綫走，是怕在路上錯過，經過一天半的旅程，終於在距離板巖鎮不遠之處雙方碰上了頭。

郭子羽馳前幾步，躬身一揖道：「孩兒參見爹娘，二叔。」

郭鐵鷹精神一振道：「羽兒，你脫險了。」

郭子羽道：「爹，孩兒根本就沒有去過黑龍口，這件事八成是一項陰謀！」

接着他將武當派到崔府找碴之事說出，以供郭鐵鷹參攷。

陳琪道：「堡主，這件事咱們不能等閒視之，只怕還有下文。」

郭鐵鷹道：「哦，夫人不妨說說妳的看法。」

陳琪道：「那人偷竊武當劍笈既已得手，自可悄然遠颺，實在沒有栽賍嫁禍的必要。」

郭子琴道：「也許他怕逃不出武當，或是跟咱們有仇。」

陳琪道：「此人心機極深，武功頗為高強，盜劍笈栽賍嫁禍均有預謀，只是我不明白咱們郭家跟他有什麽深仇大恨？」

郭子羽道：「孩兒想武當沒有能够將咱們怎樣，此人必然不會罷休，咱們只要留點心不怕他不露出狐狸尾巴，哦，娘，孩兒給幾位老人家介紹一下，這位方玫姑娘是蘿山雙奇的千金。」（未完・十一）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與藍天雲約定八月十五日在蕪湖城相會，互相分手道別，他來到蕪湖先到韓勝珠住的村子，在她家裏住下，以爲安心歇息一下，豈料烏鴉並不放過，又派墨有光帶第四代的蝙蝠兩人向他暗殺，藍天雲跟踪他們而來，和他們格鬥，並高聲叫陸無涯注意，陸無涯一方面保護韓勝珠母子，另方面配合藍天雲將他們三人殺死，藍天雲不幸中毒針身亡，陸無涯無限傷感，從墨有光口中說出烏鴉背後還有老鷹，如何報仇還很渺茫，韓如玉剛來探望姐姐，知道他的遭遇，便和姐姐商量，姐妹二人再將自己所學的刀法傳授給陸無涯，增强他的信心……

避仇居山舍　拜壽到韓家

夜風吹來，令人精神一爽，陸無涯抬頭一望，星月滿天，燦爛奪目。星光月輝之下，天下間似乎再無醜惡之事，陸無涯忽然瞧痴了！

與此同時，樹葉叢中，忽然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這兩道目光充滿殺機，眼神充足，似欲發光，就像一個老練的獵人，在注意陷阱邊緣的獵物。

獵人已經準備好一切，獵物却仍毫無所覺！

再一陣夜風吹過，風中不帶肅殺之氣，却送來野花的香味，陸無涯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氣。

就在此刻，三柄飛刀自遠處成品字形飛了過來，直奔陸無涯的胸膛！

可是陸無涯不愧是第三代蝙蝠的第一把手，千鈞一髮之際，舉起水桶一擋，「得得得！」三柄飛刀全釘在水桶上！

就在陸無涯提舉水桶時，樹葉叢中那對眼睛，忽然一亮，葉底下，悄沒聲息地飛出一蓬鋼針。射向陸無涯的後背！

這一着，前後夾擊，本來配合得天衣無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陸無涯舉起水桶擋格飛刀後，生恐飛刀力道過大，會破桶穿過，是以同時頓足向橫斜飛八尺！

剎那間，水桶砰的一聲落地，而那蓬鋼針也同時射空！

陸無涯吃了一驚，心知此際手中沒有兵器，而且褲管黏着大腿，行動大受影响，絕非對手之敵，因此尖嘯一聲，轉身望小屋飛去！

這下蓄勢而發，彷如天馬行空，只見樹上躍下幪面人來，一人提刀，一人提劍，向陸無涯追去。

那提刀的幪面漢子，因爲所藏之所較近，是橫飛兩丈，向陸無涯攔去！

陸無涯急中生智，雙手一揚，喝道：「看針！」手臂上的水珠望對方面門飛洒過去！

那漢子自己擅用暗器，聞言下意識地向後一縮，陸無涯立即自他身旁飛過！待得那漢子醒覺，一刀劈出，已落在陸無涯

後背八寸之處！

陸無涯心懸韓家姐妹的安危，大聲叫道：「小心有刺客！」

話音甫落一陣，便見韓家姐妹雙雙自屋內搶了出來。韓勝珠揹着兒子，韓如玉則提着一對長劍，她見陸無涯逃得甚是狼狽，立即把長劍拋了過去。「涯哥，快接住！」

陸無涯手一抬，劍已在掌中，再回身一格，把刀擋開！陸無涯借勢一飛，躍進籬笆內。

那持刀漢子略等一下，再踢開竹扉入內，後面那個持劍幪面漢也緊跟着躍了進去。

陸無涯橫劍立在韓家姐妹身前，沉聲道：「你們是烏鴉派來的蝙蝠？」

那兩個漢子不答，慢慢迫了過去。陸無涯道：「一人做事一人當，陸某與她們只是萍水之交，請勿難爲他們！」

持刀漢子道：「咱們接到的任務。只是要殺你而已，絕對不動他們一根毫毛便是！」

陸無涯微轉轉頭，道：「你倆進屋去，小心一點！」

韓如玉道：「不，他們兩個打一個，不要臉，涯哥，我來帮你！」

陸無涯道：「不用，你保護你姐姐及甥兒！」因爲韓如玉武功比韓勝珠高，所以陸無涯有此言。

持刀漢子道：「姑娘若要淌渾水的，便莫怪咱們見人便殺！」

韓如玉無奈何，只得傍着姐姐入屋，陸無涯一劍在手，信心大增，喝道：「看劍！」長劍如離弦之矢般，急促地刺向持劍漢子的胸膛，劍至半途，突然一拐，改削持刀漢子的脅下！

這一招變化極是迅猛，彷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那持刀漢子剛想抄向陸無涯的身後，料不到長劍來得如斯快速，急切間倉猝舉刀一擋！

「噹」的一聲，刀劍相碰之後，持刀漢子身子急退，陸無涯劍隨意動，劍刄劃了半個弧圈，拽着一道目光，急斬持劍漢子的後肩！

持劍漢子長劍也在這時候發動攻勢，「嗤」的一聲，急刺陸無涯的心窩！

這一招正是攻敵之必救，陸無涯心頭一沉，只得收劍偏身一讓！

那漢子爭得了先機，攻勢更急，持刀漢子則抄至陸無涯背後夾擊。陸無涯暗暗吃驚：「這兩人的武功，比上次那兩個，可要高出不少！今日若不另思辦法，危殆矣！」

那兩隻蝙蝠刀劍配合之下，威力陡增，把陸無涯的攻勢完全封住！

陸無涯雖然落在下風，但敗象未呈，要再支持一時三刻，尚無問題，只是他心中又暗暗担心韓家姐妹的安危，心焦之下，劍網不時發出破綻，連生危險。

激戰中，持刀漢子，刀直劈過來，這一刀蘊力千鈞，速度凶猛，陸無涯雙脚一錯，長劍戮向持劍漢子的「肩井穴」！

持劍漢子把陸無涯的長劍格開，劍刄沿着陸無涯的手臂削下去！

陸無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身子向側一閃，讓過自後劈來的那一刀，左手急揮而出，忙亂之中，使的竟是羅家的一招刀法！

這一招以刀使來便平平無奇，但以臂代刀，不知怎地，威力陡增，那持刀漢子怔了一怔，要想翻刀對付，不料已遲了半分，陸無涯振臂如刀，沉沉地切在持刀漢子的脅下！

那漢子「啊」地叫了聲，又聞「勒」的一聲，肋骨已斷了一根！

剎那間，其鋼刀亦已劈至，陸無涯急忙收臂抽身！

說時遲，那時快，持劍漢子的長劍已至！「嗤！」劍尖在陸無涯胸膛上添了一道血槽！

就在此刻，內堂傳來韓如玉的叱喝聲，陸無涯吃了一驚，喝道：「你們還有同伴！」

持刀漢子左手捂脅，咬牙道：「少爺只答應你，咱們兩個不動她倆一根毫髮，却不保證別人不動她們！」

陸無涯不再打話，長劍連攻三招，持刀漢子受傷較重，抵擋不住，向後連退，幸而持劍漢子趕到，替他接下！

陸無涯心懸韓家姐妹的安危，連攻七劍之後，立即向屋內飛去！

持刀漢子拚命揮刀阻攔，陸無涯急怒攻心，拚着受傷，長劍送入其胸膛內！與此同時，持刀漢子也砍了他一刀！

陸無涯咬牙忍痛，飛脚把他踢開！持劍漢子長劍急戮向他後背！陸無涯雙足一點，身子如離弦之矢般向屋內射去！

持劍漢子顧不得同伴的死活，緊跟着陸無涯進去。陸無涯發瘋般叫道：「珠姐！玉妹！」

裏面沒有人應他，陸無涯更是急怒攻心，大聲叫道：「烏鴉，你還有一點人性的，便不要傷及無辜！」

持劍漢子已追上他，長劍泛起一片劍網，望陸無涯罩去！

陸無涯雙眼紅絲滿佈，揮動長劍，瘋狂與對方爭奪攻勢！只聽兩劍在半空相觸，發出一串清脆之至的叮噹聲！

陸無涯傷口的鮮血不斷沁着，他好像忘記了一切，心中只有殺人的衝動！

持劍漢子見他如此不顧生命，心生驚悸，氣勢大歛，陸無涯一口氣把他迫退七步！

持劍漢子這剎那，身心全爲死亡的恐懼所籠罩，倏地大聲叫道：「我不想死，我不要死！」

陸無涯喝道：「我就要殺死你！」

持劍漢子突然把劍拋落地上，雙脚一軟，以膝支地，叫道：「陸師兄饒命！我才十九歲，我不想死……」話未說畢，經已哭了起來！

這個變化實在大出陸無涯之意料，一時間竟然怔住了，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喘着氣道：「你使什麼詐？起來！」

那漢子雙手掩臉，哭道：「師兄，我，我眞的不想死，你放過我吧！」

陸無涯長劍仍遙指着他，冷冷地道：「我放過你又如何？烏鴉肯放過你麼？」

那漢子身子猛震，半晌才道：「毒藥尚有四個月才到期，只要你放過我，我還有四個月的命好活！」

陸無涯心中暗嘆：「其實此刻我已受

傷，他若跟我拚命，也不一定沒有勝我之機！」當下嘆了一口氣。「你這種性格，怎能做蝙蝠？這是你第幾件任務？」

「第三……前兩次都很順利……我不想做蝙蝠，我要做人！天呀，我為何這般命苦，教我落在烏鴉的魔掌中！」

「你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四個！兩個殺你，兩個殺你的女人，咱們只知道你有一個女人，却不知有兩個！」

陸無涯冷咳一聲，不想跟他解釋，再問：「你叫什麼名？」

「木蝙蝠穆中成……師兄，你還不去看看你的女人！」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道：「這次放過你，下次若再撞在我手中，我長劍可不留人！滾吧！」

穆中成來不及道謝，劍也不拾，連滾帶爬狼狽離開。

陸無涯向內奔去，兩間寢室，一間放雜物的，一間灶房都不見有人，灶房地上却有血跡。陸無涯心頭怦怦亂跳，忍不住再叫道：「珠姐！玉妹！」一掌震開窗子，飛身射了出去。

星月燦爛，大地一片光亮，附近農家似乎有人在偷窺，但當陸無涯出來時，都忙不迭躲藏起來！

陸無涯急得快要發瘋，由屋後奔至屋前，忽然發覺地上有一行血跡，陸無涯心頭一跳，認着血跡追了下去，那行血直伸延至一座小樹林內！

陸無涯忘了顧忌，飛了進去，樹叢下忽然伸出一柄長劍，直指陸無涯的背心！

這一劍雖然沒有聲息，但速度頗慢，是故陸無涯在警覺之後，擰腰急閃，只受了一點輕傷！與此同時，陸無涯長劍向後一揮，只聞「噹」的一响，對方那柄長劍已跌落地上！

陸無涯長劍一揮，樹梗紛紛被絞斷，目光一落，只見地上躺着一個血人，正是韓勝珠！

韓勝珠面向地上，一襲綠布衣裙染滿血跡，未知生死。陸無涯大吃一驚，呼道：「珠姐！」彎腰伸手在她鼻端一探，尚有一絲呼吸，神魂略定，連忙把她翻了過來，只見羅光遠被她壓在身下，因呼吸困難，早已暈死過去。

陸無涯無暇照顧大的，先把羅光遠抱起，右掌運起內功，自他背心「靈台穴」渡過一股眞氣。

一忽，羅光遠忽然張嘴吐出一口濃涎，接着便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韓勝珠似被兒子的哭聲驚醒，雙眼一睁，便微弱地叫道：「我兒我兒！」

陸無涯喜道：「珠姐，你沒事吧？」

韓勝珠見是陸無涯，心頭大是安慰，緩緩閉起雙眼，陸無涯見她身上尚有幾處傷口淌血，便駢指戮在她傷口附近的穴道上，自外表看來，她並無受什麼內傷，只是失血過多，身體虛弱而已。

陸無涯問道：「珠姐，玉妹呢？」

韓勝珠倏地睁開雙眼，急道：「快去找她，我跟她分開逃命？」

「追你的那個人呢？」

韓勝珠喘着氣道：「我因為熟悉地形，那人已被我躲在暗處殺了……後來，我藏在這裏，見有人追來，以為你是歹人，所以……」

陸無涯道：「別再說！」伸手扶她。

韓勝珠忙道：「我不要緊，快去救三妹！」一頓又道：「把孩子抱去！」

「你小心！」陸無涯一手提劍，一手抄起羅光遠，漫無目的地向前奔着，口中不斷呼叫着玉妹！

小村夜裏寂靜，叫聲傳出老遠，陸無涯奔了一陣，已馳出三橋村，倏地遠處飛起一羣宿鳥，鳥翼發出撲簌簌的聲音，陸無涯心頭一動，行動立即小心起來，並且向那裏飛過去。

人尚未至那裏，他已聽到一個悉悉索索的聲音，陸無涯大喝一聲，舞劍衝了過去！

忽見草叢中衝起一個幪面漢子來，陸無涯雙眼盡赤，叫道：「那裏跑！」

那人衣冠不整，亡命而奔，陸無涯手上多了一個孩子，始終落後一丈，急中生智，猛地叫道：「看鏢！」

那人身子下意識地向旁一讓，陸無涯見他肩頭聳動，便知其意，動作比他更快，長劍「嗤」的一聲刺出！

那人不敢抵擋，再一閃，但陸無涯竄前半丈，長劍再起已把他去路封住！「今日此處便是你畢命之所，乖乖領死吧！」

那人手腕一翻，已多了一柄二尺八寸的軟劍，一抖之下，如活蛇一般，劍刃反向陸無涯的手臂纏去！

「陸無涯，你兇什麼？就算你殺死我，也永無寧日！烏鴉絕對不會放過你！」

陸無涯手腕一偏，劍刃把軟劍彈開，再一沉，改刺其大腿，怒道：「陸無涯若死，對你們有何好處？我的下場，不就是你們明天的下場！」

「那只是你不聽烏鴉的命令而已，咱們絕對不會步你之後塵！」

「哼！簡直無藥可救！」陸無涯與對方接戰了三十多招，雙方以快鬥快，仍然不分勝負，不由焦慮地問道：「你把她怎樣啦？」

那人嘿嘿一笑。「你是問那小妞？」

「正是，她如何啦？」

「哈哈！好一位標緻的小妞！你奶奶的，比怡紅院的百合姑娘還叫人喜愛！剛才她在少爺懷中婉轉嬌啼哩！嘻嘻，我還以為她是師嫂哩，原來陸師兄尚未得手，却讓小弟僭先了，當眞不好意思！」那漢子言畢邪笑不已！

陸無涯心頭上如懷上一塊寒冰，只覺手足冰冷，喘着氣問道：「你毀了她的清白？」

「你緊張什麼？小弟義務代你開封，你該多謝我！何況她還未死，不知道的，還不是認為她冰清玉潔，如一株盛開的花朵！」

陸無涯只覺腦海「嗡」的一响，手腳一慢，胸膛上已吃了對方一劍！

這一劍入肉頗深，鮮血立即如小蛇一般蜿蜒而下，痛得陸無涯吡牙露齒！

這一痛也使他腦袋倏地清醒起來，喝道：「今日不殺你，誓不為人！」

那漢子見他雙眼噴火，臉色青白，神態極是嚇人，不由生了一股寒意，氣勢稍弱，陸無涯立即趁機搶奪先機。那人忙道

：「師兄，現在她也許已醒來了，你還不去看她……」

話音未落，陸無涯已刺了他一劍。「哎唷……她醒來之後，說不定一時看不開會自殺，師兄若不去救她……這……這罪孽……」

「噹噹噹！」陸無涯充耳不聞，立心把其斃在劍下，連使三招，這三招使的竟是羅家刀法，力道比劍招沉重得多，那人連架三刀，軟劍劍刃揚高三尺，陸無涯手腕一沉，望其小腹戮去！

這一劍畢直刺出，毫無花巧，速度之快却難以形容！

只聞「噗」的一聲，那人小腹已着了一劍，鮮血泉湧，鬥志全失，連話也說不出來，一對賊眼向四週投瞥，只顧找尋退路！

羅光遠也許知道陸無涯正在為其三姨報仇，竟然一聲不哭，不使陸無涯分神！

陸無涯這招得手之後，信心更增，攻勢更是連綿不絕，倏地腦海中靈光一閃，長劍時而使出烏鴉所教的招式，時而夾雜着一兩招刀法，那人更難抵擋，不一陣，又再中了兩劍！

眼看已逃不脫，那人忽也拚起命來，軟劍招式甚是兇悍，但陸無涯不為所動，見招化招，見式破式，再過三十七招，長劍倏地一橫，使了一招羅家刀法的「抽刀斷水」，橫劈過去！

「噗！」劍刃砍在那漢子的腰際，幾乎連腸子也流了出來，只見他身子一抖，便攤倒落地！

這一劍，似亦用盡了陸無涯的最後一分力量，那漢子一倒，他也一跤跌坐地上，張着嘴，如魚兒離水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直至此時，羅光遠才哇地一聲痛哭起來，陸無涯強振精神，猛吸一口氣，緩緩站了起來，向來路走去。

到了那叢草堆處，果見一對粉雕玉琢的玉腿橫伸出來，月光下發出晶瑩的光芒，陸無涯心頭一痛，恍惚聽到心頭的滴血聲，他連打了幾個寒噤不知所措地立着。

夜風熠熠，吹不散他心頭的歉意及憤怒，他傷口的血仍不斷地淌着，這對他來說簡直不算一回事。只恨不得一頭撞石而死，可惜未曾殺死烏鴉，始終心有不甘。

也不知過了多久，草堆中忽然傳「嚶嚀」地一聲嬌喘，接着是一聲嘶心裂肺的尖叫，陸無涯痛苦地道：「玉妹，是我害苦了你！」

韓如玉叫道：「不是你，不是你！」

「但……這可是因我而起的，我實在不知怎樣來補償你的損失！」

韓如玉悲愴地道：「天下間尚有什麼比清白還寶貴及重要……還有什麼東西能够補償？」

「那……玉妹，希望你能堅強地活下來，否則我將一生難安……那禽獸我已替你殺死了！」

草叢中傳來韓如玉的飲泣聲，陸無涯連聲長嘆，他既不敢走前，又不敢退後，雙眼看不到她，一顆心始終難安。良久，他才想到一個辦法，輕聲道：「玉妹，你姐姐身受重傷，我此刻氣力又已使盡，咱們一齊去看看她可好？」

韓如玉幽幽地道：「我本來想死，不過現在……為了不用令你終生難安，所以暫時決定活下來……」

陸無涯暗暗舒了一口氣，道：「在下感激不盡！」

韓如玉又是一聲長嘆，半响，草堆內才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裳磨擦聲。又過了一陣，才見韓如玉如同行屍走肉地行了過來。

陸無涯垂下頭來，無言地把羅光遠遞了過去。韓如玉默默接了過去。說也奇怪，羅光遠伏在她胸膛上，竟然不哭了，韓如玉吸了一口氣，道：「我姐姐在那裏？請帶路。」

陸無涯直至此時，神魂才歸體，先止了血，然後在前帶路。

到了那座小林裏，只見韓勝珠仍蜷伏在原處，陸無涯蹲身把她抱起，道：「此處已不可留，咱們走吧！」

韓如玉抱着羅光遠無言地跟在他後面，夜風雖大，却吹不乾她臉上的淚痕。

× × ×

天色逐漸亮了。陸無涯走了十餘里便停了下來，那裏有一個小山崗，山雖不高，但林木茂盛，倒可藏人，他把韓家姐妹安置在林內，便忍住疲勞，重返三橋村。

到了村內，只見村人一片慌張，大概因為發現血跡及死人，對他們來說這可是頭等的怪事，因此不時往那裏探頭探腦。

陸無涯悄悄潛進屋內，取了幾件衣裳，銀子，又把傷藥及羅家刀譜帶上，最後再抓了兩隻鷄才離開。

這一日，他們都藏在山崗內，韓勝珠受傷頗重，說不得話，韓如玉心頭受創更重，自然也不欲多言，陸無涯深有歉意，更不知從何說起，因此整天都沒說過一句話。

當夜色低垂時，陸無涯才道：「玉妹，此處仍不安全，咱們趁黑再走吧！」

韓如玉點點頭，仍抱起羅光遠，跟在陸無涯之後前進。

一連幾天他們都是曉停夜行，過了幾天才到達九華山。九華山山高林深，倒是個理想的地點，陸無涯便決定在那裏住了下來，先把韓勝珠的傷勢醫好再說，他揮動長劍，砍了些樹枝青竹，搭了一間竹舍，勉強可以住人，又馬不停蹄下山採辦日用品。

這樣累了三天，他才有機會停下來歇一口氣，韓勝珠在她三妹和陸無涯的悉心照顧下，身子逐漸復元，但陸無涯則發現自己胸前的傷口化了膿，結不了疤。

過了幾天，韓勝珠已能下地，家內的事便由她操勞，韓如玉終日以淚洗臉，任她姐姐問也不答。

如此過了一個月，不但陸無涯臉色發黃，而韓如玉更似是一朵枯萎了的花朵，陸無涯不為自己担心却暗為韓如玉神傷。

還有一件事使陸無涯担心，這幾天，韓如玉茶飯不思，不時作嘔，十足是懷孕的模樣。

拖拖拉拉又過了十多天，陸無涯的傷口漸好，他忍不住把韓勝珠叫到外面去，把韓如玉被辱的事告訴她。

韓勝珠這一驚非同小可，半响才道：「原來是這種事，難怪她不說！」

陸無涯痛苦地道：「早知如此，小弟實在不該來找你，無端端連累了你們！」

韓勝珠輕輕嘆道：「這種事怎能怪你？咱姐妹可不是不明理的人……唉，這件事如何解決？看三妹的樣子，她好像懷了一個孽種！」

陸無涯苦笑一聲。「正是如此，小弟才更加難安！姐姐無論如何也得想個辦法才行！」

「我爹爲人最嚴……看來三妹回不了家了！」

陸無涯頓足道：「如此如何是好？」

韓勝珠想了一下，道：「辦法是有一個，就怕你不肯答應！」

陸無涯正容道：「只要能使玉妹快樂，任何困難小弟都肯去闖！」

韓勝珠嘆了一口氣，道：「傻弟弟，你還不明白？只要你肯娶她，什麽問題也都解決了！」

「什麼？」陸無涯不由怔住了，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韓勝珠瞪了她一眼，問道：「我三妹至此田地，是不是因你而起的？」

陸無涯默默點頭。韓勝珠又問：「她是被人點了穴道才失去貞操的，仍算不算得是個好女子？」

陸無涯毫不思索地道：「她當然是好女子！」

「這不就行了？你還顧忌什麽？」

陸無涯道：「我已成過親，又是個人見人怕的殺手，有什麽好顧忌的，就是怕配不起她！」

韓勝珠笑道：「她早就對你暗生情愫了，這個絕對不成問題！不過，你以後絕對不能輕視她！」

「這一點倒無問題，小弟一定愛護她，盡量使她快樂！」陸無涯道：「請姐姐把小弟的心意轉告于她！」

「可以，不過你得親自向她求親！」

陸無涯略一沉吟，終於點頭答應。韓勝珠立即轉身入竹舍，陸無涯思潮起伏，他一生遇過三個女子，都是在被動之下動情的，先是七妹白若冰的婉轉示愛，繼而是五妹紫玉花的半強迫性成親，如今與韓如玉也是在不正常的情況結合的！

想至此，他不由嗟嘆命運作弄衆生，一個人的種種經歷，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半點也不由得自己，由出生到現在莫不是如此！

也許別人可與命運抗衡，但他自己却認定無法擺脫命運的安排！

命運是替他作了無數次的安排，下一次又會有什麽事發生？

心念未了，只見韓勝珠帶笑走了出來，道：「三妹終於點頭了，涯弟，你快進去！」

陸無涯深深吸了一口氣，走入竹舍，只見韓如玉背對着門，坐在竹椅上，不言不動，如同石像一般。

陸無涯心頭一沉，呆了半晌才喃喃地道：「玉妹……多謝你……答應……嫁與我……」

韓如玉話聲空洞地道：「你是同情我？憐憫我？還是因爲自己心頭難安？」

陸無涯登時說不出話來，良久才鼓起勇氣道：「我，我一定盡心愛護你，希望你能快樂……」

韓如玉香肩不斷聳動，却聽不到飲啜聲，半晌才道：「我是個苦命人，命該如此，不要人同情，也不需要你憐憫……」

「玉妹，我……你要我怎樣說？」

韓如玉聲音出奇地平靜。「去年你來我姐姐家，難道看不出我的心意？還是因爲我配不上你，不放在你眼中？」

「不，是我自慚形穢，對你不敢有一絲非份之想！我，我自然知道玉妹的心意，只是自知不配，所以……」

韓如玉忽然轉過頭來，道：「我雖不是巾幗奇女子，但旣然對你暗生情愫，難道還會計較這些？姐姐做得到的，我爲何做不到？現在你怎地又覺得配了？是不是因爲我已是個殘花敗柳？」

她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咄咄迫人，使陸無涯無言以對。只見她幽幽一嘆。「你若眞的不嫌棄我的的身子已有汚點，爲何直至今日才開口？你知道不，我已等了你一個多月，心中暗暗決定再等你三日，你若還不要我的，我便一死了之……否則，你叫我如何見人？」

陸無涯汗如漿出，慚愧莫名，雙脚一軟，跪在地上，痛苦地道：「是我該死，請玉妹罵我打我！我雖然沒開口，但絕不是嫌你身子受汚，神明可鑒！」

「男人膝下有黃金，你起來吧！」韓如玉又滾下兩顆珍珠似的淚水，長身把他扶起，幽幽地一嘆，道：「我知道你還記掛着你的妻子，心中根本沒有我……我絕不勉強你！」

陸無涯身子一抖，道：「咱們可以從頭開始，希望玉妹給我一個機會！」

韓如玉心頭一軟，倏地撲入陸無涯懷中痛哭起來。

這天，韓勝珠立即替他們準備婚禮起來，山居恍如隔世，一切從簡，但陸無涯仍親身提劍去打了幾隻野兎及山鷄回來。

晚上，韓勝珠便把房讓了出來。以後，山居空閑，陸無涯精心把竹舍改建及擴大，韓勝珠在竹舍附近種了瓜菜，又着陸無涯下山買了些小鷄上山餵養打發日子。

日子一天天過去，韓如玉的肚子一天天高大，她沒有忘記丈夫的心願來了，經常督促陸無涯練刀習劍。

陸無涯心無旁騖，苦練之下，忽然發覺羅家刀法，表面看來甚是平常，實際上其招式與別家有很大的不同。別家的刀法，一招是一招，一式是一式，全是獨立的，唯獨羅家刀法可以合起來使威力陡增！

這個發現，使他欣喜若狂，練習更勤，先把兩招合成一招，繼而又發現可以三合爲一，四合爲一，使威力更大。三十六招刀法，若把其化成九招，其威力簡直匪夷所思！

待得韓如玉產下一個女兒後，山上添了些歡樂，陸無涯又有新的發覺，羅家刀法用劍使出，另有詭異多變的效果。這個發現又使他忙了一大段日子。

山上日子十分平靜，過得特別慢，饒是如此，好快已是幾年，此刻韓如玉亦已替陸無涯產下一個麟兒，陸無涯又喜又是感激。他平日對妻子言聽計從，溫柔體貼，韓如玉深慶自己眼光獨到，芳心之中，反而暗暗感激當年在三橋村外的那一刻，

若非如此她這一生可能也得不到陸無涯。

隨着日子的流逝，韓家姐妹心情都有了變化。只是礙着陸無涯，都不敢開口。

× × ×

歲月無情，匆匆又是一個秋天，這晚韓玉忽然對丈夫道：「涯哥 下個月是我爹六十壽辰，我離家至今已近四年……」

陸無涯輕輕握一握妻子的玉手，體貼地道：「你想下山跟你爹拜壽？」

「是的，你跟咱們的孩子也該去拜見他老人家。」韓如玉仍如新婚般，紅着臉斜倚在他肩上。「先前我見你沉緬在武學中，如今已有所成，你也該去完成你的願望了！」

陸無涯苦笑一聲，道：「早幾年武功不行，反而急着報仇，現在，反而有點怕了！」

韓如玉玉掌在他臉上輕輕撫摸一下，道：「烏鴉武功眞的這般厲害？那麽就再過幾年才去找他吧！」

陸無涯道：「我自信已能對付他，但……却放心不下你們母子三人！」

韓如玉雙眼泛着水光，道：「你不要担心……陣上交鋒，生死在一髮間，你一担心便殺不了他！」

陸無涯雙臂一緊，把她緊緊摟住，韓如玉閉着眼，把臉貼在他胸膛上。陸無涯低頭在她秀髮上香了一下。「我不能再失去你，怎能不担心。」

韓如玉閉起雙眼，睫毛如刷子般貼在雪白的臉膚上，顯得嬌俏無比，陸無涯痴痴地望着她，喃喃地道：「我眞幸福！」

韓如玉輕輕一笑，擧手捂住丈夫的嘴巴，道：「涯哥，咱們搬到爹家住一段時期，待你報了仇之後，再回來這裏，這樣你便不用担心了！烏鴉雖惡 但我娘家勢力不比尋常 料他也不敢到那裏爲難咱母子！」

陸無涯不由有點心動，此話確有道理·韓師道武功在江南數一數二 加上兒女及衆多的弟子，勢力之龐大，不亞于一門一派，妻兒子女住在那裏，的確令人放心，他沉吟了一下才問道：「珠姐又如何安置她？咱們可不能把她放在山上！」

「我已跟她商量過了，姐姐已答應回娘家！」

陸無涯道：「她不恨你爹了麽？」

「時間會改變一切。當一個人有了孩子之後，才深切了解父母之恩惠。姐姐也很想同去見爹娘一面！」

陸無涯放下一件心事，道：「如此最好，咱們明日收拾一下，後天下山吧！」言畢低頭，在妻子的粉頰上輕吻一下。

韓如玉柔情似水，溫順如同羔羊，任由丈夫輕薄。

× × ×

八月底的天氣，天高雲薄，遊人商旅極多，一輛有篷的雙套大馬車自南城門駛了進去，一直駛至韓家莊外才停了下來。

韓家莊大門外的幾個家丁，都在奇怪：「老爺的賓客大多是騎馬而來的武林大豪，今日來的是什麽稀客？」

馬車簾兒一揭，露出一張壯年漢子的臉龐來，皮膚如同古銅，雙眉斜飛，嘴起稜角，頗爲英偉。那漢子轉頭入內，繼而扶着一個少婦下車，手上抱着兩個孩子。接着車上又跳下一個年紀稍大的婦人來，手上牽着一個童子。

漢子付了車資，帶着女人及孩子向台階走去。大門外的幾個家丁，心頭怦怦亂跳，疑在夢中。

韓勝珠輕輕一笑。「韓添壽，你認不得我了麽？」

家丁們一齊大聲叫了起來：「大小姐，三小姐！」

韓添壽忙道：「快進去通知老爺及夫人！」目光瞥及陸無涯。「這位是……」

韓勝珠道：「是三姑爺！」

韓如玉向丈夫投過一瞥目光，陸無涯拿出幾封紅包來，一人派了一包。

韓如玉道：「涯哥，叫添壽代勞派一下吧，家內人太多，逐個派很費功夫！」

韓添壽道：「姑娘跟姑爺同來，大家都歡喜，有沒有紅包都沒所謂！」一面把他們引了進去。

韓家姐妹見到家內的一草一木，一樑一柱，都覺得格外親切，都是眼籠水光。

此刻，韓家莊內上下均知道大小姐、三小姐及三姑爺帶着小少爺回來了，心情好像在辦喜事般興奮莫名。

韓建文首先自書房衝了出來，叫道：「大姐，三妹！怎地幾年來都沒有你們的消息！眞是該打！」

陸無涯含笑向韓建文點頭，他上次來韓家莊是韓建文接引的，自然認得他，可是當日他戴着人皮面具，是故韓建文對他毫無印象。

「這位便是三妹夫吧？」

「小弟陸無涯，六哥你好！」

韓建文年紀比陸無涯還略小，仍有靑年人的熱情，伸手在陸無涯肩上拍了一下，道：「妹夫，你把我妹妹藏在那裏？等下爹娘問起時，你可得小心應對！」

韓勝珠問道：「爹娘現在何處？」

「大概在花廳吧！」

「你先帶三妹及涯弟到處走一走！」韓勝珠向韓建文打了個眼色。

韓建文不知她的含意，尚待說話，韓如玉已拉着他，道：「六哥，我幾年不在家，今日乍到，已有點陌生，你帶我到聽竹軒走走吧！」

韓建文有點奇怪，却也不便再問，只得帶他們向左首走去。

聽竹軒是個水榭，四周植了不少竹子，夏日在此，清涼無比，韓師道常在此看書。那兩個孩子久居深山，幾曾見過這種好地方？瞪着一對黑漆的眼珠東瞧西看。

陸無涯雖曾來過，但上次只在客舍內，不敢四處走動，也不知韓家莊佔地如此寬廣，佈置如斯精緻。遠處房舍櫛次鱗比，牆垣環佈，也不知尚有多少地方。

韓家兄弟對韓如玉這個妹妹都甚愛惜，幾年不見，韓建文問個不停，韓如玉却文支吾吾，不欲盡吐。

過了一陣，一個丫環走了過來。「六少爺，老爺叫你跟三小姐和三姑爺到內廳說話！」

韓建文道：「三妹，爹娘一定都急欲見你，咱們快去吧！」

陸無涯心頭有點緊張，抱着兒子跟在後面，也不知如何個走法，便來至一個花圃處，只見裏面建了一座小廳，四周都是

、花窩，甚是別緻。

韓如玉當先走了進去，跪地哭道：「爹，娘，不孝女兒回來了！」言畢飲泣不已。

韓師道有兩位夫人，韓如玉的生母是二夫人苗心蕊，此際忍不住悲聲道：「我苦命的女兒，快起來讓娘看看！」

韓師道沉聲道：「無論如何，你也該向家內報個信兒，叫你娘日夕以淚洗面！吃苦是活該！」

韓如玉心中忖道：「大姐的婚事你執意反對，攪得父女幾年不見面，涯哥出身不好，我怎敢告訴你？」

只聽韓師道道：「唉，為父也不欲多言，總之你以後少給我到外面跑！」

陸無涯在外面聽得眞切，暗道：「他爹果然勢利，料是嫌我出身低微，女兒出外招搖，會失他的面子！」

「文兒跟涯兒呢？」

韓建文輕輕推一推陸無涯的後腰，輕聲道：「妹夫，待會我再來找你！」

陸無涯抱着兒子走了進去，跪地道：「小婿陸無涯拜見岳父岳母大人！」

韓師道道：「不必多禮，起來。」

陸無涯又謝了一聲才直起身來，偷眼瞥了他一眼，只見他眉目生威，一望便知是個剛正不阿的老古董。

苗心蕊見陸無涯長得英挺俊朗，心中之怨氣早已消了大半，道：「涯兒，快坐下！寶兒，把外孫兒抱過來給娘瞧瞧！」

韓師道說道：「涯兒，聽珠兒說你這幾年對玉兒照顧得無微不至，老朽十分高興！」

陸無涯忙道：「此是小婿應盡之責，何況小婿出身低微，能得玉妹青睞，已是三生修來之福！」

苗心蕊道道：玉兒能嫁給你也是她的福氣！將來你們都在這裏住下吧！」

韓師道長身道：「你們先談談，老朽出去一下！」

陸無涯與韓家姐妹連忙起身相送。陸無涯有點拘束，傻乎乎地坐着，聽她們母女談話。

一忽，韓建德走了過來，道：「大妹三妹，你們躲在這裏作甚，兄弟們都在偏廳等你們哩！」

韓建德是苗心蕊生的大兒子，她白了他一眼道：「大娘在此，也不叫一聲！」

韓建德轉身行禮道：「大娘，是大哥他們推我來請大妹及三妹的！」

韓師道的大夫人曹雪韻，雍容地一笑。「大娘會怪你麼？你跟大丫頭素來最談得來，他們當然要推你過來了！」

韓勝珠朗聲叫道：「三哥，小妹上次沒法來參加你的婚禮，心頭一直難安！」

韓建德嘆了一口氣，道：「愚兄尚未向你道歉，若不是為了愚兄的婚禮，大妹夫又怎會……」

韓勝珠忙道：「這事與你無關，不必再談！大哥他們都在外面麼？咱們一齊出去吧！」

韓建德伸手挼了羅光遠過去，韓如玉輕聲問道：「爹呢？」

韓建德道：「大概去書房了吧！三妹，你不用怕，爹的氣已消啦！」

眾人隨韓建德來到偏廳，只見裏面坐了十多個漢子，最大的那個已逾四十歲，却是韓師道的大徒阮文龍。

阮文龍見到陸無涯臉色一變，長身道：「你便是小師妹的丈夫？嘿，小師妹貌若天仙，只有你才配得上他！」

陸無涯連聲謙虛，却覺得此人的眼神有點熟悉，心中忖道：「我在何處見過他？」再一想又覺得阮文龍這三個字極是陌生，分明是第一次聽到，暗中詫異不已。

韓建德為他一一介紹。韓家七兄弟以道、義、德、禮、樂、文、武作排列，十個弟子只有七個在場，以阮文龍為首，最小那徒弟才廿四五歲，叫司空霖。

當下眾人分頭坐下，丫環送上香茗糕餅，陸無涯起初尚有點拘束，慢慢也寬懷起來，韓建道與阮文龍等人絕口不問陸無涯的往事，也不問妹妹為何會嫁給他，陸無涯估計他們已得到韓師道的指示。

這席話直談至日從西下，丫環才來叫吃晚飯，韓如玉本來還怕會受父親責罵，結果證明是杞人憂天，心情格外愉快，忍不住道：「可惜二姐不在，否則一家團聚那有多好？」

韓建武道：「二姐每年都帶姐夫來向爹祝壽，下月便是爹的六十大壽，她一定會來！」

眾人魚貫返回內堂與韓師道夫婦吃飯，這席飯吃得比往日都愉快，韓師道更是一改常態，不時忘形大笑。

飯後已是二更，韓建文送陸無涯夫婦回房。「六哥進來坐一會兒吧！」

韓建文道：「六妹你跟妹夫累了一天，早點歇息吧，相信爹也不會讓你們離開，來日方長，有話慢慢再說！妹夫明早見吧！」

陸無涯關上門後，韓如玉撲在他懷內，輕泣道：「涯哥，我好高興！」

陸無涯憐愛地撫弄着她的秀髮。「我何嘗不高興，我聽你姐姐的經歷，還眞怕他會嫌我出身不好哩！」

「不知大姐有沒有告訴他……」

話音甫落，房門忽被敲响，韓如玉問道：「誰呀？」

房外傳來韓勝珠的聲音：「三妹，你睡了沒有？」

陸無涯忙把門打開。「珠姐請進。」

韓勝珠進房之後，便把門關上，說道：「涯弟，聽爹的語氣，他好像要留你下來！」

陸無涯問道：「珠姐是否已把弟之過往全部告訴他？」

韓勝珠道：「沒有，我只告訴他，那次你無意中救了我，後來三妹又無意中救了你！四年前你來找我，無意中把仇家招上門……與三妹結成晉楚。」

陸無涯與韓如玉都知道她必把韓如玉被姦成孕之事說了，挺着肚子不敢回家，所以韓師道才會原諒她。

「姐姐，爹沒問涯哥經歷及出身？」

「這個自然免不了啦……」

陸無涯緊張地問道：「你怎樣說？」

「我只告訴爹，說你自小是個孤兒，給一個壞人收養，後來你要反抗，那壞人便派人來殺你！」

陸無涯又問道：「珠姐，岳父是否有問你，那壞人叫什麼名麼？」

「有。我說我不清楚。」

「就只這些？」

「唔，然後爹是問我……」韓勝珠反問：「涯弟，你準備何時離開？等我爹壽辰過後才去找烏鴉？」

陸無涯沉吟了一陣，道：「不，我準備過兩天便到附近走一走，但岳父壽辰前七日，一定趕回來！」

「如此也好！三妹，我回去啦，明早再見！」韓勝珠出房後順手把門帶上。

這寢室頗大，放着兩張大床，陸無涯把女兒抱上床，韓如玉也抱着兒子上床。陸無涯忽然想起阮文龍那對眼睛，忍不住問道：「玉妹，從你爹學藝的，誰的武功最高？」

「大哥跟大師兄！」

「唔，阮文龍跟你爹有多少年？」

「二十多年了，大師兄很能幹，我爹很信任他，很多事都交給他去辦！」

陸無涯略沉吟。「他經常出遠門？」

「當然，他年紀最大嘛！」韓如玉奇怪地問：「涯哥，你怎地如此關心他？」

陸無涯喃喃地道：「我覺得不知在何處見過他般！」

「那也不奇怪！」

兩人談論至此便睡覺了，次日一早，韓如玉便拉着陸無涯去向韓師道請安，却料不到書房內尚有一個人，便是教韓如玉刀法的韓家總管姜子淩。

姜子淩低着頭道：「三小姐，您好，昨日老朽因為身子欠和沒去向你請安，請你原諒！」

韓如玉笑說道：「我才不會怪你！姜伯伯，來，我替你介紹，他叫陸無涯！涯哥，這位便是我向你提及的姜總管，姜伯伯！」

「姜伯伯！」陸無涯叫了一聲。

姜子淩略略抬一抬頭，道：「三姑爺好！」

陸無涯心中有點奇怪。「這人好怪，怎地老是低着頭？」當下道：「姜伯伯，玉妹把你的刀法傳授與我，令晚輩得益非淺！」

姜子淩身子倏地一震，雙眼一睜，道：「雕虫小技，不堪入三姑爺之法眼！唔，未知三姑爺藝出何門？」

這剎那，陸無涯身子猛地一震，姜子淩這道目光他實在太過熟悉了，使他如遭電殛，雙耳嗡嗡亂响，一時間，姜子淩的話，他根本聽不到！

韓如玉見丈夫如痴如呆，同時輕輕推他，陸無涯仍無所覺，韓師道輕咳一聲。「涯兒，姜總管在問你藝出何門！」

陸無涯輕啊一聲，如夢方醒，忙斂容道：「小婿師父外號烏鴉！」眼角却飄向姜子淩。

姜子淩臉色如恒，韓師道喃喃地道：「這外號好怪！嗯，他眞名是什麼？」

「這點連小婿也不知道！」

「這豈不奇怪？他樣子長得如何？」

「小婿自懂事以來，他都是用黑袍把全身上下籠罩住，只露出一對眼睛！」

韓師道又咦了一聲。「他是幹什麼營生的？怎地如此神秘？姜總管，你以前在江湖跑過，可曾聽見這號人物？」

姜子淩彎腰道：「啓稟莊主，屬下從未聞過！」

陸無涯淡淡地道：「烏鴉也許沒人知道，但蝙蝠便連婦孺也知了！」

韓師道與姜子淩臉色都是一變。「涯兒，烏鴉與蝙蝠有何關係？」

「蝙蝠是烏鴉精心訓練的殺手！」

韓師道左掌在書桌上一拍，霍地站了起來。澀聲道：「這樣說來，你便是惡名昭著的蝙蝠殺手了？」

陸無涯恭聲道：「小婿不想瞞騙你老人家，小婿的確是蝙蝠殺手之一！」

韓師道臉色鐵青，身子簌簌亂抖，韓如玉倚在丈夫身旁道：「爹，涯哥也沒騙我！他殺人是被迫的，因為烏鴉在他們身上下了一種慢性毒藥，以此威脅他們！」

「古人謂捨生取義，你們聽見沒有？豈有此理，我女兒怎能嫁給你這種人！」

「爹……這是女兒自願的！」

韓師道更怒，喝道：「小丫頭，你給我閉嘴！」

姜子淩道：「老爺息怒，也許姑爺有不得已的苦衷……」

韓師道揮手道：「你去辦你的事！」

姜子淩彎腰行了一禮，慢吞吞地走出書房。韓師道臉色一陣靑，一陣白，半晌才道：「還有誰知道你是蝙蝠殺手？」

陸無涯道：「珠姐也知道，除此之外，並無人知道！」

韓師道噓了一口氣，失魂落魄地坐回椅上，語氣却有了轉機，「你娶了我女兒之後，尚有否去殺人？」

韓如玉代丈夫答：「一個也沒有！」

韓師道臉色稍霽，長嘆道：「罷了罷了，女大不中留，老夫也不管你們！不過陸無涯，有兩個條件，你得答應我！」

「岳父請說，小婿洗耳恭聽！」

「沒人在時，岳父這兩字最好別叫！老夫的兩個條件你能辦得到，我才眞正視你為女婿！」

陸無涯心中暗道：「此人死要臉子，我跟你女兒連兒子也生了，還能不認我這個女婿麼？」嘴上却道：「只要小……晚輩辦得到的，莫說兩件，就是二十件，晚輩也答應你！」

「你聽清楚了！」韓師道冷冷地道：「第一，以後若再濫殺一個無辜，老夫即親手斃了你！」

「這個無問題，晚輩根本不想再在江湖上打混。」

「第二，你得捉着烏鴉的頭來見我，我才認你！」

韓如玉飲泣道：「爹，那烏鴉從未露過面，可不一定能找到他！」

韓師道怒道：「老夫不管！我韓師道讓同道尊稱一聲大俠，你若連這點也辦不到，也不配做我女婿！」

陸無涯咬牙點頭道：「晚輩有幾句話要說！」

韓師道冷哼一聲。「若要求情，免開金口！」

「不是。晚輩只怕烏鴉假如平日把自己打扮成好人，晚輩若殺了他，算不算是濫殺無辜？」

「只要有證據，自然不算！」

「這樣晚輩便放心了！」

（未完・八）

神槍雙傑故事

情劫女煞星（三）

龍驤·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英豪離開香江酒店去和白倩欣約會，中途闖出一個女郎叫露絲——吳雲香誘至福隆公寓將他用痲醉藥迷暈，白倩欣不見洪英豪赴約，連忙找她的助手黃飛查出是徐子文的點子叫吳雲香下手，阻止神槍雙傑之一的洪英豪去保護羅坤泰和李餘慶，以便自己將二人殺害，覺得事有原因，爲什麽徐子文出爾反爾，證明他另有居心，懷疑父親被害和他大有關連，爲今之計，首先將洪英豪救回來，見他昏迷不醒，只好設計將吳雲香誘來，問清原委，知道她只是受徐子文用重金叫她這樣做，原因不清楚。白倩欣、黃飛暫將她綁着等候洪英豪甦醒……

奇謀詭計　層出不窮

李餘慶在H埠算得上是金融界鉅子。他的宅邸位於海濱住宅區；佔地數畝，設置豪華，有游泳池，有網球場。屋內陳設更是美侖美奐，法國式傢俱，土耳其地毯，名貴壁畫，極盡奢華之能事。

下午四點鐘以前，方銳鋒已經將這幢花園住宅的環境勘察完畢。何處是兇手容易進來之處他都默記心中，準備天黑之後放出狼犬扼守要道，兇手絕對難越雷池一步。這件案子接辦以來，可說大致順利，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洪英豪依舊杳無音訊，他放棄了尋找洪英豪下落的念頭，電話撥得太多食指可能會僵硬，那樣就會影响勾動機槍時的敏感和速度了。

李餘慶和羅坤泰二人在客廳旁邊的一間書房下棋，他們之間的態度和顏悅色，這證明了徐子文的話有點言過其實。

書房只有一面牆壁有窗。此刻已經派工匠將窗戶釘死了。方銳鋒就坐在書房門口，書房門到天黑之後就鎖上，鎖匙放在他的褲袋裏，除非兇手會「穿牆術」，否則就無法行兇殺人。

他作完了準備工作，在書房門口的躺椅上靠着，吸燃一支烟，腦子裏思索着這件案子裏許多令人不解之處。

正在這時候，一個漢子走到他身邊，悄聲禀告：「方先生！呂太太來了。她到李太太屋裏去了。她吩咐過，若有什麽話需要問他，請方先生到李太太房裏去。」

「不！」方銳鋒說：「爲了李先生和羅先生的安全，我不能離開這兒。而請呂太太到這裏來一下吧！」

「是！」僕人退出了客廳。

幾分鐘後，呂太太進來了。

方銳鋒仔細去打量她：約莫三十餘歲，風姿不惡。據他所瞭解，昨夜被殺的呂德惠已經是靠近六十歲的人。他不明白這對老夫少妻怎麽會琴瑟和諧。大概因爲呂德惠有家珠寶公司，而愚昧的女人多半都樂意做珠寶的奴隸。

方銳鋒不希望他和這位未亡人的談話被屋內連外兩位當事人竊聽到，於是坐得

離書房門遠一些。不過他的目光却始終瞪視着房門，同時擺手示意，要呂太太在他對面坐下來。

距離近，看得也更清楚；呂太太眉宇間雖有憂戚之色，却有更濃的佻色。一個做私家偵探的人不該去問一個女事主的品德，如果與案情有或多或少的關係的話，那麽，他就得仔細注意了。

「呂太太！」方銳鋒說出開場白：「爲了緝兇，我必須瞭解許多細節。請妳如同面對醫生一樣，儘量回答你所能回答的問題，不要有所隱瞞。」

「問吧！」她往沙發上一靠，同時自手袋內取出一根香烟來含在唇間。

方銳鋒先點燃打火機爲她點燃香烟，然後問道：「妳和呂先生同房而睡嗎？」

「三年前就分房了，」她絲毫不感忸怩地說：「他已上了年紀，我們目前是掛名夫妻。」

「噢？」拘謹的方銳鋒對於這種直率的答覆倒感到有些尷尬。接着他又問道：「呂先生當年……」

她很快地接口說：「請不要問起當年他們合夥幹珠寶走私的勾當，我一無所知。我是在德惠原配死後才嫁給他的，到現在不過七年。而距離他們幹那種事情已經十年了。」

「婚後感情好嗎？」

「談不上感情。」她語氣冷漠地說：「有吃，有穿，就不會心煩，女人就是那麽一點慾望。」

「妳很知足。」

「方先生！你似乎該問一點有關德惠當時被殺的事。」

「嗯！妳知道多少？」

她搖搖頭說：「一無所知，沒有聽見喊叫，沒有看見人影。」

「那我還有什麽好問的呢？」

「是你要我來的喲！」

「嗯！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方銳鋒將目光凝注在她臉上。「呂先生的遺產如何分配？」

「二子一女和我，各得一份。這一份遺產我們遲早可以得到，相信我們之中任何人也不會迫不及待。」

方銳鋒發覺這位未亡人的辭鋒異常犀利，而且態度也不太友好。知道問不出什麽事來，只得以一句官樣文章來做結束：「呂太太！我想請教妳的看法。」

「關於德惠的死麽？」

「嗯！」方銳鋒點點頭。「據妳看，兇手是那一方面的？」

「我不知你有沒有守秘密的習慣？」

方銳鋒心頭一動，這句話有極濃厚的弦外之音，分明她知道一些什麽，連忙壓低了聲音說：「請放心！我是掛牌執業的私家偵探，有保守業務上秘密的責任。」

「那我就告訴你……」她頓了一下，才繼續低聲述說：「當初他們幹珠寶走私生意一共是七個人。德惠、李先生、羅先生以及外地被殺死的三個人……」

方銳鋒插口說：「呂太太！妳漏了一個。」

「那個人名叫白開福。」她說到這裏，向左右張望了一下，似乎怕人偷聽的樣子。「他們七個人並非投資合夥，而是有交易上的聯繫而已。據說姓白的從國際珠寶竊賊那裏買進了一批羅馬帝國時代的鑽石首飾。按照以往的慣例，必定是交給另外六個人分割轉手出售。就在那個時候，姓白的突然遇害，他手頭的那批首飾却不見了。」

「白開福是被誰殺的呢？」

「按照情理推斷，另外六人很有可能爲謀財而害命。但是誰也拿不出證據，只是憑空臆斷。」

「這個消息妳是從那兒聽來的？」

「徐子文告訴我的。」

「他？」方銳鋒大吃一驚。「他上午在我兒只說這六個人可能在幹珠寶走私勾當的時候得罪了什麽人，却絕口未提白開福的事，他爲什麽要隱瞞這件事呢？而且從他口裏傳出的消息應是十分正確的。」

呂太太搖搖頭說道：「我不知道他爲什麽要隱瞞。」

方銳鋒凝望着她，語氣緩慢地說：「恕我冒昧問一句，妳和徐子文有什麽特殊關係嗎？」

「有的。」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是個年輕的女人，丈夫却是一個老頭子，徐子文勾搭我，自然令我無法抗拒。你曾經答應過我守密的，所以我不需要瞞你了。」

「放心！我絕對不會洩漏秘密。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第一次開始於五年前。」

「最後一次呢？」

「昨晚。」

「哦！在妳家裏嗎？」

「嗯！徐子文去我房裏已不止一次，德惠酷愛珠寶如命，他每晚翻來覆去地欣賞把玩着他手頭所有的珠寶，從不注意其他的事。」

「好了！我想知道妳爲什麽要告訴我這些？」

「好使你找到兇手。」

「兇手是誰呢？」

「如果白開福眞的是被他們六人所殺，兇手就一定是白開福的後代。」

「他有後代麽？」

「有一個女兒，白開福遇害時聽說才十一、二歲。」

方銳鋒緩緩地搖着頭說：「不可能吧！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輾轉各地，連殺四人，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却不懷疑。」

「爲什麽？」

「因爲有人帮她。」

「噢？」方銳鋒更吃驚了。「是誰帮她？」

呂太太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道：「徐——子——文。」

「妳有證據？」

她點點頭說：「當然有！徐子文當年是白開福的心腹槍手，他既然知道白開福是被另外六人謀害，因何不爲白開福報仇？可見謀害白開福的事有他一份。」

「既然有他一份，他爲什麽又要去帮兇手復仇呢？」

「他也許別有用心。」

「怎見得他和兇手有連絡？」

「理由很多！」她滔滔不絕，宛如一

個善於推理的幹探。「徐子文現在還是一個槍手，而他却從不帶槍。難道他就不怕兇手殺他嗎？可見他預知兇手不會殺他。而且不帶槍還可以推卸責任。」

「妳怎知他從不帶槍？」

「別忘了我們經常在一起睡覺。」

「嗯！還有麽？」

「只有他知道每晚十時到凌晨一時這段時間是德惠把玩珠寶的時候；他也知道在這段時間裏德惠不允許任何人在他房間的附近停留，而兇手就在那一段時間神不知鬼不覺地殺害了德惠。這一定是徐子文供給兇手的消息。」

「稍嫌勉強。還有麽？」

「徐子文已經有三個月沒有來纏我。而昨晚他却來了。然而在那一方面他的需要淡薄，可見他來找我只是爲了掩護兇手行凶。」

方銳鋒反覆思索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呂太太！妳今天提供的消息不但寶貴，也很翔實。最後我要請敎一點。妳今天所說的每一個字對徐子文都極端不利，妳有什麽用意嗎？」

呂太太皺着眉頭說道：「我後悔失身於他，他不但要人，更詐財。最令人氣憤的，是他詐到我的錢之後，又拿到其他女人身上去揮霍。我的把柄被他抓住，只有漫無止境地任他敲詐勒索。今天他又逼着我委托你緝兇，不知又是什麽詭主意。如果殺害德惠眞有他的份，我就要他自食惡果。」

「好了！」方銳鋒站起來說：「談話到此爲止。我一定能保守秘密，希望妳也能將今天的談話內容密而不宣。」

送走了那位年輕的未亡人，方銳鋒着人去找徐子文，却是遍尋不獲。他自然不知道下午五時徐子文有一個重要的約會。

× × ×

下午五時正，白倩欣來到了「龍江酒店」。

她走向櫃台，向賬房問道：「請問有一位徐先生在這裏開房嗎？」

「有的。」賬房禮貌地回答：「他就在底樓的一〇七室。徐先生已交代過，請妳進去。」

在女侍的引領下，白倩欣找到徐子文的房間。她在房門上輕敲了一下，房門立即打開。

「快進來！」徐子文在房門語氣急促地說。

「爲什麽那麽緊張？」白倩欣緩慢地走進房去，打了一個轉，語調輕鬆地說：「這裏的陳設還不壞嘛！」

這一句話頓時使徐子文想入非非。如果白倩欣來此只是爲了商談某一件事情，她一定不會關心到這裏的陳設。因此他涎着臉說道：「這是妳挑選的啊！還壞得了嗎？」

白倩欣在沙發上落座，故意架起了腿，讓一大截粉腿從旗袍的下擺處露出來。然後曼聲問道：「徐子文，你知道我約你到這兒來幹嗎？」

「嘿嘿……不管幹什麽，我都是聽候差遣。」

「來！」白倩欣拍拍她身邊的餘位。「這裏坐着。」

徐子文捱着她身邊坐下來，一股香風立刻撲進了他的鼻孔。今天白倩欣的言行有點異常，而神情也特別柔媚。但是徐子文却不敢妄動。萬一自己會錯了意，那可就……

白倩欣回過頭來，對他嫵媚地微微一笑，說：「徐子文，你看我是不是長大了一些？」

「當然啦，」徐子文勁頭來了。「妳現在已經是個大姑娘了。記得十年前，妳老是要我抱……」

白倩欣嬌笑着說：「我敢打賭，現在你抱不動我了。」

徐子文是色中餓鬼，不管白倩欣這句話是有意無意，他都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雙臂一張，將白倩欣攔腰抱了起來。

白倩欣咯咯嬌笑，嬌軀扭擺不停，徐子文一個站不住，雙雙摔在沙發上，白倩欣正好坐在他的腿上。

到了這種情況，徐子文更加放肆了，一張尖嘴直往白倩欣頸項裏鑽，一面氣喘吁吁地說：「倩欣，那個時候我還是這個樣子親妳呢！」

白倩欣嬌聲嚷着說：「不要！不要！人家癢死了！」

徐子文見白倩欣毫無惱色，心中踏實，慾火漸起。一手扶着她的腰，一手扳過她的面頰，涎着臉說：「倩欣，妳好漂亮，讓我好好親一下。」

「可以，但是只准親臉。」

「不！我要嘴。」徐子文一面說一面就將他那張尖嘴湊了過去。

白倩欣連連躲閃避開，同時嚷道：「不要！不要……」

徐子文暫停「攻勢」，挑逗地說：「倩欣，妳這麽大了，還不懂嗎？」

「懂什麽？」

「男女之間的事呀！」

「當然懂。」話一出口，臉上却已浮上了一團嬌羞的紅暈。

「既然懂，爲什麽不讓我親一下？妳不是說過這裏的陳設不壞麽？來！讓我抱妳到床上去躺一會兒。」

「那怎麽行？」白倩欣掙扎着。「你又不是我的丈夫？不行！不行……」

「那就讓我做妳的丈夫吧！」

「別煩人！」白倩欣掙脫了他的懷抱，拉平弄皺的衣服，氣喘吁吁地說：「我們先談正事。」

徐子文差點打算「霸王硬上弓」了，白倩欣所說的那個「先」字總算穩住了他的慾火。定了定神問道：「甚麽事？」

「我想暫時不殺李餘慶和羅坤泰。」

徐子文驀地一驚，心頭邪念也消退了十之七八，連忙問道：「爲什麽？」

「爸爸就是爲了那幾件價值連城的首飾而被害的，我若不追回一兩樣來怎麽對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所以讓他們兩人暫時活着，也許還能追回一件兩件，一旦殺死他們就完全沒有指望了。」

徐子文大搖其頭地說：「倩欣，妳簡直是異想天開。那批首飾恐怕早就化整爲零，分割出手了。上那兒去追啊？」

「我查過，」白倩欣的語氣很肯定。「那些東西根本就沒有流入世面。而且有一兩件首飾根本不可能分割，就像那副紅

玉頭飾吧，是絕對無法切割的。如果流入世面，早就哄傳一時了。」

徐子文的一雙眼睛骨碌碌轉了幾轉，冷冷地說：「倩欣，妳怎麽知道要追尋的首飾就一定在李餘慶和羅坤泰的手裏呢？說不定在另外幾個人手中，而幾個人已死，無從追問……」

白倩欣接口說：「六件首飾六個人分，正好一人一件，他們二人手裏最少還有兩件首飾，只要肯追，就一定成功。」

「怎麽追呢？」徐子文喃喃地說。

白倩欣嬌媚地說：「那就要靠你實力了。」

「我！」徐子文先是瞪大了眼睛，接又連連搖頭。「倩欣！別給我出難題了，那些首飾我見都不會見過。」

「我有圖樣。」

「噢？」徐子文訝異地說：「妳怎會有？」

「在爸爸一件舊衣服裏翻出來的。」

「拿給我看看。」

白倩欣抬手解開了旗袍鈕扣，露出了半截雪白酥胸。她却沒有停手，又繼續解脫胸罩上面的結帶，使她那堅挺的乳房半隱半顯，這才從乳溝深處拿出一個透明小膠袋，從裏面抽出一捲紙來。

只看得徐子文張口結舌，心搖旌盪，而白倩欣却恍若未覺。只顧着去舒展手裏的紙卷，而聽任酥胸展露。

其實，這是經過她巧妙安排過的。首飾圖樣原來是畫在一張硬紙卡上的，她用一張薄紙摺了下來，故意藏在乳溝深處，才能不著痕迹地使徐子文這個色中餓鬼在不知不覺中吞下釣餌。

一直等到徐子文看得垂涎欲滴，白倩欣才故作嬌羞地大叫了一聲：「哎呀！徐子文你壞死了！瞧你那雙饞眼……」

「嘿嘿……」徐子文邪裏邪氣地笑着。「倩欣，妳眞是誘人極了。」

白倩欣那張圖樣往他手裏一塞，連忙轉過身去。此時她臉上的嬌羞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股詭譎的神色。

徐子文雖然垂涎白倩欣那身細皮白肉的豐滿胴體，却也關心那張圖樣，不禁凝神仔細觀看。半晌之後，他以手指將那張圖樣彈了一下。喃喃地說：「就憑這張紙就能將首飾追回來嗎？」

白倩欣已經扣好了衣服，轉過身來說：「這是給你按圖索驥的。」

「上那兒去『索』？」

「自然要在李餘慶身上多下工夫了！他那麽信任你，你搜尋起來方便多了。」

徐子文沉吟着，良久，他面上浮現出曖昧的笑容，將圖樣折疊收妥，然後才笑着問道：「倩欣！如果眞讓我碰上了好運，找到了一件兩件，妳怎麽謝我？」

「你說！」

「我要妳自己說。」

「我的嘴給你親個痛快！」

「嘿嘿！妳眞是太小氣了。」

「那麽，你還要什麽？」

徐子文色迷迷地說：「我要妳整個的人。」

白倩欣像是作難地猶豫了一陣，最後還是點了點頭說：「好！就這麽辦！」

「哈哈！」徐子文喜極而笑。「到時別賴。」

「說話算話。」

徐子文張開兩臂，向她圍過去，不懷好意地說：「倩欣，妳逗死我了，現在先讓我甜一甜。」

「不行！」白倩欣嬌聲嚷叫。

她嘴裏在嚷，身子却閃避得並不太激烈，徐子文很輕而易舉地摟住了她，雖然未能眞箇銷魂，却大飽一番食指之慾。

白倩欣恨得暗暗咬牙，但是爲了順利完成自己的新計劃，只得忍着點，不過這筆賬却記在她心頭上了。

徐子文像是餵不飽的狗，得寸進尺地連番侵襲。白倩欣霍地將他推開，怒氣沉沉地說：「徐子文，你不要得好不知好，甜頭可不能嚐得太過份，我的整個人隨時準備給你，但是你得拿點成績來。」

× × ×

午夜，洪英豪就醒過來了。

他彷彿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惡夢。而記憶却告訴他，那是事實，而不是夢。

他緩緩地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日式榻榻米上，屋角坐着一個淡綠的身影，揉眼細看，原來坐着的竟是白倩欣。

洪英豪不禁怒氣升騰，原來那個什麽露絲竟是白倩欣派來的。他霍地坐起，冷冷地說道：「怎麽樣？兩個人都已被殺了吧？」

白倩欣嬌笑着走過去，柔媚地說：「英豪，你弄錯了吧？」

「弄錯了？」

「主使人是徐子文，我是救你出來的。正因爲你沒有在李餘慶和羅坤泰的身邊保護他們，所以我今晚不出動。」

洪英豪沒有在意白倩欣和他說鬥氣的話，他關心的是徐子文既要委托他和方銳鋒保護他的老闆，爲何又要設圈套陷住自己呢？突然，他心中一動，振聲說：「我一看那傢伙就知他不是好東西，他這樣作，一定別有用心。」

「我也這樣想。」

「妳發現了什麽嗎？」

白倩欣緩緩走到他身邊，目光關切打量着他。「英豪，你可知道你的脊椎骨內曾經被注射了一種痲醉藥物？」

洪英豪皺起眉頭來沉吟一陣，然後點點頭說：「好像是的。」

「那麽……你現在有什麽不適的感覺嗎？」

「沒有啊！」洪英豪一面站起來，活動着四肢。「只是……肚子感到很餓。」

「我去給你拿吃的來。」白倩欣很快地向外走去。

這裏就是那家日本料理食堂樓上的另一間秘室。白倩欣去了不到三分鐘就端來一大盤食物。像「壽司」啦，「天婦羅」啦，還有「味噌湯」甚麽的……足够洪英豪飽餐一頓。

洪英豪這一頓飯吃得眞如風捲殘雲。塡飽了肚子，精神也就顯得旺盛許多。用手指頭向四週劃了一個圈，問道：「倩欣，這是何處？」

「我的地盤。」

「甚麽？」洪英豪顯然感到意外。

「你有什麽好驚的。」白倩欣微笑着說：「你沒看得出來我們之間毫無敵對的

現象存在。」

「妳的態度好像突然改變了？」

白倩欣點點頭說：「對了，我現在不但將你當我的朋友，而且還準備一切聽你的指示。」

「噢！」洪英豪禁不住對她看了又看，似乎此刻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我不明白妳因何突然改變了。不過我卻很相信妳的話。走吧，我們一同去向警方報案。」

「不。」白倩欣搖搖頭，同時向後退了一步。

「妳不是說妳一切都聽我指示嗎？」

「是的。」白倩欣毫不猶豫地點着頭。「我說過的話絕不反悔；向警方投案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不過不是現在。」

「甚麼時候呢？」

「我要弄明白事實的眞象。」

洪英豪吁了一口氣，走過去摟着她的腰，語氣輕柔地說：「倩欣，我很樂意帮助妳。現在請妳先將今天發生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訴我吧！」

於是，白倩欣就將事情的始末，以及自己所想到的疑問全部說了出來。

洪英豪靜靜地聆聽，可說是有驚，有喜，最後他下結論說：「毫無疑問，徐子文是有陰謀的。倩欣！妳就躭在這裏，我去和我的好朋友碰碰頭。」

「他一定在李餘慶的家裏，你……」

洪英豪接口說：「我有辦法和他連絡。他是一個觀察入微，精於分析的好偵探。說不定他今天收穫也不小。只要我和他將雙方所知互相交換一下，徐子文的詭計也就可以暴露無遺了。」

白倩欣沉吟了一陣，說：「英豪，我希望你在有所行動之前，先告訴我一聲，我在『香江酒店』等候你的消息。」

「好吧！」洪英豪點點頭。

「來！」白倩欣拉住他。「我帶你出去。」

× × ×

兩位大腹便便的珠寶商人下了幾盤棋。在十一時左右下了床。方銳鋒作了一下巡視，服最後一次提神藥，在房門口那張椅子上靠着。表面上他是閉上了眼睛，其實一聲輕微的响動都難逃過他那敏銳的聽覺。

根據方銳鋒所瞭解的情況，兇手從未用過槍，而且也不會濫殺無辜。因此他並不爲兩位受保護者担心；在他嚴密的保護下，兇手絕對難以得手。令他担心的是洪英豪，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消息，眞是太反常了。

方銳鋒正在閉目沉思，忽然客廳門口傳來一陣輕微的步脚聲。

不必睜開眼睛，方銳鋒也知道來人是一個男的，而且皮鞋底所釘的鐵掌敲擊在地下的聲音異常熟悉，他幾乎可以肯定那是徐子文，他暗中完成了隨時可以拔槍的準備動作，卻沒有睜開眼睛。

「大偵探！」果然是徐子文，他的語氣透着揶揄的味道。「躺在椅子上也睡得着嗎？」

方銳鋒緩緩地睜開眼睛，瞟了徐子文一眼，冷冷地說：「徐先生！我找了你一整天。想不到你這個時候才回來。看樣子你對那位李老闆的安危不怎麼關心嘛！」

徐子文楞了一下，冷笑着說：「有你這位鼎鼎大名的偵探在，還用得着我担心嗎？所以我就到銀樓那邊去照拂一下。找我有事？」

「想同你聊聊。來，請坐。」

徐子文搬了一張椅子，在方銳鋒對面坐下。以極不友好的語氣說：「方大偵探！我正好也有事請教你，只因爲仰慕『神槍雙傑』之名才去請二位担任保護之責，但是另一位洪先生卻整天不見影兒，這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再說，我們付的保護費也是雙份，你卻只來一個人，這未免太投機取巧吧！」

「徐先生！你指責得很對！」方銳鋒烱烱的目光盯着，「我們只來一個人，那麼保護費就只收單份。如果徐先生還不滿意的話，我們可以解約。」

「方大偵探眞會捉弄人！」徐子文陰森森地笑着。「現在這種局面，我們上那兒去另請旁人？」

「徐先生，其實不管解約與否，我都不會對這件事情撤手了。」

「噢？」徐子文兩隻眼睛瞪得溜圓的。「爲什麼？」

方銳鋒故意慢條斯理地說：「因爲這是一件饒有趣味的疑案。」

「疑在何處？」徐子文大吼起來。

「輕點！」方銳鋒以食指豎在唇間提出警告，然後向裏面那間屋子指一下。「兩位付保護費的大老闆已經上了床，希望不要吵醒他們。來！我們到那邊談談。」

說着，他逕自走到客廳當中，選了個正對房門的位置坐下。

徐子文也只得走了過來，悻悻地說：「方大偵探，這不是你實習的時候，你的責任就是保護羅老闆，別的事情你最好少管。」

「咦？呂德惠先生的未亡人不是委托我追緝殺害她亡夫的兇手嗎？」

「到時候再說。」

「等到什麼時候？」

徐子文顯然有些答不上來，楞了許久，才期期艾艾地說：「案情總會漸趨明朗化的。」

方銳鋒沉着臉說：「作偵探的人要主動使事態明朗，新聞記者才是等待事態明朗。我是偵探而不是記者。」

徐子文冷笑了一聲，神色不屑地說：「可惜你分身乏術，不然你倒可以分頭進行。」

「我坐在此地保護裏面那間屋子的大老闆，腦子仍然可以思索呀！」

「那你就去仔細思索吧！」徐子文說着站了起來。「我不打擾你了。」

「徐先生慢走。」方銳鋒站起來伸手攔住他。

「幹什麼？」

「有幾點疑問要請教。」

徐子文雖然神情上表示出十二萬分的不願意，也只得勉爲其難地坐了下來。蠻不開心地說：「有什麼疑問儘管說吧。」

方銳鋒開門見山地說：「徐先生，你下午在我事務所裏講述案情時，好像隱瞞了什麼。」

徐子文那雙三角眼又瞪了起來，陰冷的目光在方銳鋒臉上掃了又掃。語氣沉穩地問道：「你說我隱瞞了什麼呢？」

方銳鋒一字一字用力地說道：「你在介紹他們這個珠寶走私集團時，你漏了一個人。」

「誰？」徐子文陰冷的目光跳動了一下。

「白——開——福。」方銳鋒說出這個名字時，就像三粒子彈從槍管裏發射出去那樣有勁。

「你怎麼知道的？」徐子文已是呈現輕度的不安。

「呂德惠先生的未亡人——也就是我的當事人，她向我提供的。」

徐子文的目光中像要冒火，竟然脫口罵道：「那個騷貨……」

「徐先生。」方銳鋒沉下了臉。「你怎麼可以如此辱罵呂太太？」

徐子文似乎也發覺自己失言，連忙改口說：「哦……對不起……她是怎麼樣說的？」

「別問她說了些什麼。徐先生，你是無心遺漏，還是故意隱瞞呢？」

「我是故意隱瞞的。」

這一回答大出方銳鋒意料之外，使得他預先想好的一連串問題也問不出來。半晌，只得不着邊際地問了一句：「爲什麼要故意隱瞞呢？」

徐子文神情突然變得沉重起來，吁嘆了一聲說：「此事說來話長。方開福在十多年前遇害，手邊的幾件貴重珠寶也不翼而飛。多年來，江湖一直盛傳，他是被另外幾個夥伴謀害的。」

「是否屬實，你總該清楚了？」

「難說。」徐子文搖搖頭，然後接着說：「白開福只遺下一個女兒，今年大概二十歲出頭了。我如果將往事據實告訴你，你或許會懷疑到那個可憐的女孩子身上，所以我沒有提到白開福。」

方銳鋒喃喃地說：「若說一個年方二十的少女能夠轉輾數地，連殺數人，委實令人難信。但是，若說行兇之人絕不是她，那又未免太武斷了。我總覺得徐先生故意隱了這段情節，可說極爲不智。」

徐子文點點頭說：「的確不智。」

「可徐先生並不是一個不智的人。」

徐子文一驚抬頭，訝然地說：「難道你認爲我別具用心？」

方銳鋒點點頭說：「的確有一點。所以希望你給我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

徐子文倒是很能控制表情。這時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說來眞是慚愧。我本是白開福先生的心腹槍手，他遇害後，我應該全力緝兇才對。而我卻爲了生活而跟了新老闆，十多年來無一日心安，爲了不使他的女兒受到無謂干擾，所以我才隱瞞了那一段情節。」

是眞是假？方銳鋒一時無法證實。但是徐子文說來合情合理，教人非信不可。

方銳鋒沉吟一陣，緩和了語氣說：「我是掛牌開業的私家偵探，有責任保守業務上的秘密。所以，我以下幾個問題希望你能毫無顧忌地據實回答。」

「你問吧！」徐子文顯得神態輕鬆地往沙發椅背上一靠。

「我覺得你和呂德惠夫人之間好像有點不尋常的關係。」

徐子文的神情又緊張起來，坐直了身子，促聲問道：「她說了些甚麼？」

方銳鋒緩緩地搖頭說：「別問她對我說了些甚麼，只請據實回答我的問題。」

徐子文支吾一陣，才低聲說：「是……她引誘我的……」

「嗯！通常都在那裏幽會？」

「在她的臥室。」

「噢？」方銳鋒故作吃驚，其實內中情節他早已在呂太太那裏聽說過了。「呂德惠不管嗎？」

「呂德惠和她分房多年了。每晚也都睡在他那收藏珍寶珍品的密室裏，就是他被殺的地方。」

「你經常和她幽會嗎？」

「近來很少。」

「最後一次是甚麼時候？」

「昨……晚。」

「在此之前，有多久不曾去過了？」

徐子文想了許久，才回答說：「記不清楚，總之很久不去了。」

方銳鋒冷冷地說：「許久不去，那表示你們之間的感情已經淡薄。怎麼昨晚又突然去了呢？而且兇手也是昨晚前往呂宅行兇的。」

徐子文大吃一驚，低吼道：「方大偵探，你這句話問得太蹊蹺了。難道你以爲我是在等兇手暗中『護航』嗎？」

方銳鋒淡笑着搖了搖頭說：「並無此意。」

「不是，你的話中……」

「好了，」方銳鋒搖手打斷對方的話。「時間不早，我們談話到此。請放心，今晚我們談話的內容，絕不會被第三者知道。」

「方大偵探，」徐子文悻悻地說：「如果你將目標放在我身上，那你可就大錯而特錯了。」

「在眞兇未出現之前，任何人都是疑犯。自然你也是任何人當中的一個，這又有什麼不對？」

徐子文還想竭力辯白，電話鈴聲突然響了起來。

徐子文搶先拿起了話筒，低吼道：「這裏是李公館。」

話筒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是『方氏私家偵探社』的女秘書譚愛麗，我要和方銳鋒先生說話。」

「有什麼事？」

「另一件案子的當事人方才來電話詢問案情進展，我必須請示過方先生以後才能回覆當事人。」

徐子文將話筒往方銳鋒一遞：「你那位胖秘書打來的電話，要你接聽。」

方銳鋒心中不禁一怔，情知必然有不尋常的事發生，不然譚愛麗這個時候不會打電話到這兒來。他站起來，顯得漫不在意地說：「大概又是那些性子急的當事人打電話來事務所詢問案情了。」

「你的業務倒是很興旺的。」

方銳鋒無心去品味徐子文的話，接過話筒「喂」了一聲。

「方先生，我是譚愛麗。」她的聲音很急促，身體胖的人一經遇到緊張的事，就會有這種現象。「你那邊的電話另有分

機嗎？」

方銳鋒知道對方怕有人竊聽談話內容。來此以後，他已檢查過，客廳裏這具電話是專綫，別無分機。於是他簡略地回答說：「沒有。」

「那麽，洪先生要和你說話。」

方銳鋒內心是激動的，而他並未形之於色。

電話另一端已很快地傳來洪英豪清晰而又明朗的聲音：「小方，我是小洪。」

「嗯！」方銳鋒沉靜地應着。

「你仔細聽着：我上午被人綁架了，不過現在已經脫險。綁我架是徐子文的指使，而且他還和兇手暗中有連絡。內中有何陰謀，我正在調查。同時我再告訴你一件事，羅坤泰和李餘慶不會被殺！」

「往下說！」

「小方！徐子文在你旁邊吧？」

「嗯！」

「那麽我也不方便問你什麽了。明天早晨我會要譚愛麗去見你，將你調查所得寫在紙條上交她帶給我。」

「嗯！還有別的麽？」

「譚愛麗是向你請示案件的，你總該回覆她幾句吧！」

方銳鋒會意，於是高聲說：「告訴他，案子未破前任何情節都得保密，即使當事人也不例外。」

說完之後，他就放下了電話聽筒。

在他的想像中，徐子文必然非常注意他的神情。孰料徐子文竟然靠在沙發上睡熟了，而且還發出了呼呼的鼾聲。

方銳鋒將他搖醒：「徐先生！這麽疲倦麽？」

徐子文睜大了眼睛，又伸了伸懶腰，像是不勝疲累地說：「眞是太累了！現在幾點了？」

方銳鋒看看腕錶說道：「零時二十五分。」

「昨晚呂德惠先生就是在零時到一時之間被殺的。方大偵探！你可得要小心點啊！」

方才在電話中，洪英豪告訴他，羅坤泰和李餘慶是不會被殺了。雖然說得不夠明白，但是方銳鋒却深信不疑。他對洪英豪素有信心，因此他語氣輕鬆地說：「放心！在我的保護下，他們二位絕對是安全的……」

大概是「撒旦博士」存心要和方銳鋒開玩笑吧！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裏面那間屋子突然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呼。

方銳鋒以最快的速度打開房門衝了進去。只見封閉了的窗戶已經打開。羅坤泰背心窩上露出一把刀柄，白色的床單流滿了鮮血。李餘慶以毛毯蒙住頭，像一頭受傷的野獸，在顫抖不住。

方銳鋒向跑進來的徐子文急急地揮着手說：「快看看羅先生有救無救……」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

出入要道，早已佈置好了狼犬，方銳鋒尚未接近，就傳來狺狺之聲。狗是李餘慶所飼，方銳鋒無法控制，爲了不被犬噬，只得竄了回來。

徐子文一臉沮喪之色，一見方銳鋒回來，就搖搖頭說：「刀中心臟，早就斷氣了。」

方銳鋒氣急敗壞地看手說：「快些去報警。」

徐子文連忙走至客廳打電話報警。李餘慶面色蒼白，似乎猶有餘悸。半晌，才聲音顫抖地說：「方……方先生！嚇……死我了！」

方銳鋒倒了一杯「白蘭地」給李餘慶喝下去，讓對方定了定神，這才和顏悅色地問道：「李先生！看清楚是怎麽一回事嗎？」

李餘慶的體型本來就很胖，因此說起話來氣喘吁吁：「我正在……半醒半睡，聽見羅……羅老闆發出一聲……大叫……我……睜眼一看，見到……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

「你看清楚了是一個女人？」

「頭髮長長的，那一……一定是個女人。」

「多大年紀？」

「我差不多已……嚇……昏了，那裏還……」

「好了！」方銳鋒拍着李餘慶的肩膀，撫慰地說：「從現在開始我和你寸步不離，儘管放心。」

「方先生！明晚就輪到……」

「放心！我會全力防範。李先生！你受驚過度，得好好休息一下。等會警方還要問你的話啊！」

方銳鋒安慰李餘慶之後，就去檢視被撬開的窗戶，又仔細地察看地上的痕跡。看了一陣，他彷彿若有所悟。就站在窗口托腮沉吟起來。

屋內傳來凌亂的脚步聲，方銳鋒知道是警務人員來了。那得好好地應付一番，於是他打起精神。

×　×　×

白倩欣睡得很熟，她心中非常踏實。一切去信賴洪英豪，自然她不知道李餘慶的家中已經發生了一件與她毫無關係的血案。

電話鈴聲響了一遍又一遍，好不容易將熟睡的白倩欣驚醒。她翻一個身，懶慵地抓起話筒。輕「喂」了一聲。

「倩欣嗎？」

這個陰冷而又急促的聲音使她完全清醒了，那是徐子文打來的。她先看看腕錶，凌晨三時，是什麽急事？

「我是。」她坐了起來。「你是徐子文嗎？」

「爲什麽不將那個姓李的去掉？」

「嗯——」她嬌聲嬌氣地嚶嚀一聲：「深更半夜打電話吵醒人家，怎麽儘說這些悶話？」

「當然也有好消息。」

「哦！」白倩欣抓着聽筒的手微微在發抖：「快說！」

「妳托我的事辦到了。」

「哦！是找到了嗎？」

「另有一件，」徐子文在電話聽筒裏慢吞吞地說：「就是那塊紅玉胸墜。不過我不太有把握。」

「快拿來我看。」

「爲什麽不能上這兒來？」

「你在那裏嘛？」

「老地方，龍江酒店一〇七室。」

「噯！先告訴我是在那兒發現的？」

「我得暫時賣個關子。」徐子文狡黠地說：「我再來告訴妳。別忘了帶來妳許可我的東西。」

「那是隨身攜帶的。少不了。」她故意輕佻地說。

白倩欣切斷電話，又開始撥號。洪英豪今晚睡在「方氏私家偵探社」那位女秘書譚愛麗的床上，倒楣而又愛睡的胖秘書却要拚命睜開眼睛守着電話機，以等待白倩欣這邊隨時都會發生的緊急情況。

連撥好幾次都不曾撥通，白倩欣連忙穿衣起床，匆匆走出房間，來到了樓下的「隔音電話間」。這一次非常順利，電話一撥就通了。

「這裏是『方氏私家偵探社』。」女人的聲音，極不帶勁，想必接電話的正是打瞌睡的譚愛麗。

「我姓白，請洪先生聽電話。」

「請等一等。」

約莫一分鐘，話筒裏傳來洪英豪急促的聲音：「倩欣！甚麽事？」

「徐子文又來了電話，要我去『龍江酒店』一〇七室。他說已找到了一塊紅玉胸墜要我去看。」

洪英豪沉吟了一下才說：「妳立刻就去，千萬不要動聲色。記住進門時不要鎖上門，需要我進來的時候以熄燈爲號。」

「好！你可要來啊！」

「放心！我是從不誤事的。」

「算了！上午你不是誤事了嗎？」

「不會再有一個吳雲香出現了呀！」

洪英豪倒是很輕鬆的。

白倩欣切斷電話，出了「香江酒店「，就在門口坐上出租汽車，往「龍江酒店」駛去。

凌晨三時許，乘搭早班飛機離埠旅客多已在接待室活動。白倩欣這次並未向櫃枱打招呼，就直接到一〇七室的房門口，她一旋門把，房門就開了。

徐子文意態悠閒地和衣躺在床上，面上掛着得意的笑。白倩欣想得到了洪英豪的交代，不能鎖門。可是徐子文會注意房門的呀，她私心盤算，不得不稍作一點犧牲了。她有些後悔，在此之前，應該讓洪英豪吻個痛快的。

「徐子文！」白倩欣興高采烈地撲過去壓倒在徐子文身上。「你眞行！現在可以給你親嘴了。」

說罷，主動地將紅唇壓上了徐子文那張尖嘴。

徐子文的確想不到白倩欣會這樣豪放，頓時有點措手不及。不過，女性的唇香立刻激起了他的本能反應。兩隻手摟住她的腰，一張尖嘴貪婪地在白倩欣那兩瓣誘人的紅唇上啃了起來。

白倩欣發覺對方已經意亂情迷了，這才支撐起身子，笑瞇瞇地問道：「那東西呢？」

徐子文向床頭上方指了一下道：「看吧！」

白倩欣抬頭觀看，果然看見有一方紅玉胸墜掛在一幅壁畫的鏡框上。紅玉光芒四射，絕不是贋品。式樣完全相同，想必錯不了。於是她追問道：「是在那裏找到的？李餘慶那兒嗎？」

徐子文搖搖頭說：「不忙，妳得先付妳許諾我的條件。」

白倩欣故意嬌媚無限地說：「人家方才不是讓你親嘴了麽？」

「倩欣，別賴！妳答應整個人都給我的。」

白倩欣暗暗咬牙，而臉上却嬌媚地笑着說：「想不到你這個人是如此現實，好吧……」

她一面說一面將右手向右腿處摸去。

徐子文左手飛快地揑住了她的右腕，獰笑着說：「倩欣！妳要幹什麽？」

「我總得先脫衣服呀！」

徐子文的右手一直摟在白倩欣的腰上，此時用右膝在她小腿上微微一頂，身子一翻，就將白倩欣的軀體壓在身下了。

「脫衣服解拉鍊應該由上到下，而妳却是由下到上。」徐子文說到這裏冷笑了一聲：「哼，妳是打算摸出妳藏在腿邊的七首，對吧？」

「你胡扯！」

「哼！」徐子文用膝蓋頂住她的小腹，右手撩起她的裙子，「嗤」地一聲拔出一把雪亮的七首。語氣陰冷地說：「白倩欣！妳少在我面前玩這一套，我徐子文見得太多了。」

白倩欣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但她仍然力持鎭定地說：「徐子文！你別冤枉人。你明明知道我隨時隨地都是身藏七首，又不是這回特別。你……」

「我不信你這一套！」

「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

「嘿嘿！」徐子文獰笑了一聲。「乖乖地躺着別動，由我剝光妳的衣服。如果妳一直都很馴服，那就證明了妳對我無異心。」

白倩欣眞想和他硬拚一場，即使能咬他一口也能出一口氣。可是她想到援兵在後，故而不敢妄動。語氣幽然地說：「本來是場好事，却想不到如此煞風景。你要動蠻就由你動吧，不過你得先關熄了燈，人家到底是第一回……」

幽幽的語氣，楚楚可憐的態度，滿足了徐子文的暴虐狂。不禁放聲大笑：「哈哈……熄燈就熄燈吧！反正妳今晚是跑不掉的啦！」

「拍達」一聲徐子文捺動了床頭開關。室內盡黑，只有在磨花玻璃上透進一絲走廊上的燈光。徐子文開始扯動白倩欣身上的衣服。

就在這個時候，電燈突然復明；同時也响起了洪英豪低沉的聲音：「徐子文，你栽了！」

徐子文緩緩地鬆開白倩欣，從床上下來，回頭向洪英豪一瞥，然後冷冷地說：「想不到妳還帶着保鑣！」

洪英豪持槍在手，氣勢百倍，冷笑了一聲說：「徐子文！你想不到我會突然出現吧？」

徐子文聳了聳肩頭說：「的確是想不到。」

白倩欣雖然事先在心理上早有準備，仍免不了神情狼狽。因此將怒火一古腦發在徐子文身上。從床上跳下，左右開弓地摑了徐子文幾個耳光。若非打痛了她的手，她還不會停下。

「打吧！」徐子文顯得毫不在乎。「

不然妳就沒有機會了。」

洪英豪沉聲說：「徐子文！你落進了自己挖掘的陷阱，應該口服心服，現在招供吧！」

「招什麽？」

洪英豪左手向牆壁上那方紅玉胸墜一指。「先說那件首飾是從那裏來的？」

徐子文陰冷地一笑：「嘿嘿！如果不說呢？」

「我代你說，」洪英豪低吼了一聲。「白倩欣小姐的父親是你謀害的，自然那幾件珍貴的首飾也到了你的手裏。事後你知道白小姐要爲父復仇，所以你來一手『瞞天過海』的手法……」

「哈哈……」徐子文不待洪英豪說完就放聲大笑。「姓洪的，你就好像親眼目睹似的。」

「說對了吧？」

「你一個人自說自話吧！」

白倩欣插嘴說：「英豪！不給他一點苦頭吃，他是不會吐實的。」

徐子文毫不在乎地說：「難道你們還想在這裏私設刑堂嗎？」

白倩欣和洪英豪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後者擺擺頭說：「倩欣，搜搜他。」

徐子文自動地敞開衣襟，神情平淡地說：「既不存心作奸犯科，又何必身懷兇器？」

白倩欣還是仔細地在他身上搜了一遍，結果是連一把修甲的小刀都沒有發現。

洪英豪收起了手裏的槍，沉聲說道：「徐子文！老老實實地跟我走，不管你要什麽花樣，也絕對不會有我的子彈快。走吧！」

徐子文很馴服地向門口走去，洪英豪和白倩欣緊緊地跟在他身後。

「不要動！」突然他們身後傳來一聲沉叱。

洪英豪不禁一楞，他萬萬想不到屋子裏還有埋伏。在情況未明瞭之前，他只得不敢妄動。

徐子文回過身來，沉聲說：「開一槍給他看看是眞槍還是假槍。」

「噗」地一槍，子彈射進了床墊。

「姓洪的！」徐子文獰笑着說：「這一次輪到你意外了吧？」

「嗯！」洪英豪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又算你贏了，打算怎麽辦？」

「要你的命！」徐子文陰狠地說。

「我不信你公然敢在酒店中殺人！」

「你說對了！」徐子文說：「不然方才那一槍就該射穿你的心臟，而不是射向床墊了。」

「那麽，是要去另外一個地方了？」洪英豪在施展嚇阻政策。「不過，我要警告你，我姓洪的做事不會不留餘地。這『龍江酒店』外面我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只要一出大門，你就會挨黑槍。」

「哈哈！」徐子文乾笑了一聲。「姓洪的別吹牛了，你的行動完全在我掌握之中。想不想知道你今天晚上這個觔斛是怎麽栽的？」

「倒要領教！」

徐子文冷笑連連地說：「嘿嘿！你聽着，凌晨一時半的時候，我去了『福隆公寓』，因爲你體內所注射的痲醉藥物大約在凌晨二時就要消失效用，我得爲你補一針，這才知道你已不見了……」

「嗯！」洪文豪接了一句：「再往下說！」

徐子文接着說：「我發覺你被人救走之後就立刻去找吳雲香，她也不在。當她那位日本女助手描述一位請她去作保鑣的闊太太的容貌時，我就想到了白倩欣。我巳直覺料到你和白倩欣巳經有聯手的可能了……」

白倩欣氣咻咻地插嘴說：「你吹牛！你那副腦袋瓜子也能作出這種判斷嗎？」

徐子文瞟了她一眼，冷冷地說：「小姐！我徐子文能混到今天既不是憑拳頭，也不是憑槍，憑的是我的心計。妳連殺四人，從未想到要追尋那幾件首飾。現在突然改變主意，我就知道是姓洪的在爲妳出鬼主意了。」

白倩欣神色不屑地說：「算了吧！少賣弄！」

「哼！」徐子文面上佈滿了得意的獰笑。「白小姐，我不說出箇中原委妳是不會服氣的。方才我打電話去『香江酒店』，叫妳到這兒來。妳切斷電話後立即就撥電話，殊不知我却沒有切斷，妳的電話不但打不出去，而且我還清晰地聽見妳撥號的聲音。從號碼盤轉動的長短，我聽出是『方氏私家偵探社』號碼。於是我知道我的推斷巳成事實。妳先來，姓洪的隨後。想不到我早巳佈好了羅網呢。」

洪英豪不禁暗暗吃驚，看起來徐子文是個詭計多端極端工心計的人，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容易對付。爲了瞭解對方的意圖，於是以試探的語氣問道：「徐子文，你到底在耍什麽陰謀？」

徐子文傲然地笑着說道：「你想知道嗎？」

洪英豪裝得神情沮喪地說：「一旦落在你這種人的手裏，活的機會似乎太少了。如果在死前能將情況弄清楚，死後的靈魂或許能够稍安。」

「哈哈！」徐子文獰笑了一聲。「老實告訴你，白倩欣只是一個劊子手。按照預訂計劃，當她將我預訂需要殺死的人一一殺死之後，她就要走上法庭的……」

洪英豪接口說：「這早在我意料之中。白老先生是你殺的，那幾件名貴首飾也在你手裏。你唯恐白倩欣找你報仇。所以你提供給她一點假資料，讓她去濫殺無辜，最後她必然因殺人入獄，使你了却心腹之患。」

徐子文冷笑着說：「姓洪的，別自作聰明，你這種說法似乎欠通。」

「怎麽欠通？」

「我如畏懼白倩欣查明眞象找我復仇，我只要找機會將她幹掉就行了，何必費這樣大的手脚？」

其實，洪英豪心中早有完整的答案。不過他却不一次說出來，否則很難印證自己的判斷是否完全屬實。

「徐子文，」洪英豪將目光盯在對方臉上，希望給予對方一種精神威脅。「我有令你感到滿意的答案。不過當我說出來後，你最好不要吃驚。」

「說！」徐子文低吼着。

「謀害白老先生，是另外六個人共同

設計的，不過是由你這個做槍手的去執行。想不到在分贓時却發生了問題，因爲首飾只有六件，而你們却一共有七個人。首飾又不能分割，這個問題拖了十年尚未解決，剛好你風聞白倩欣小姐要爲父尋仇。於是你向她透露他們六人是謀害白老先生的兇手，讓白小姐將他們一一殺掉。到最後那六件首飾就完全落在你手裏了。」

徐子文面色微微一變沉叱道：「說完了麽？」

「還有！」洪英豪很快地接口：「下午五點鐘白小姐才要你去追尋那批首飾的下落，只不過幾個小時，這方紅玉胸墜就到了你的手裏，可見得那批首飾一直都在你手裏。白老先生既是被你所殺，當然那批首飾是你最先得到。當分贓發生了問題時，全部首飾也就順理成章地暫時由你保管。他們六個人幾乎控制了整個遠東地區的珠寶黑市市場，你根本無法將那批飾物暗中脫手。」

徐子文楞了許久，才語氣森冷地說：「你也許猜對了，但是我不想將整個事實說得太清楚。讓你們死後再去動動腦筋，倒是令人開心的事。」

「你眞想殺死我們嗎？」洪英豪加以威脅，「我那位姓方的朋友可不是好對付哩！」

「哼！」徐子文流露出一絲鄙夷的冷笑，說道：「別替那個膿包的偵探吹牛，他有幾分本領，我清楚得很。」

白倩欣插嘴說：「徐子文！你殺我好像還不是時候，因爲還有兩個人沒死！」

「別洩氣，白小姐！」徐子文趾高氣揚，氣勢凌人。「在那位方大偵探嚴密的保護下，羅坤泰巳經被殺了。」

「噢！」洪英豪大吃一驚。「是你下手的？」

徐子文瞟了白倩欣一眼，獰笑着說：「自然是這位白小姐下手的。羅坤泰的死狀和以前四個死者完全相同，一刀自背後刺進心臟……」

白倩欣低吼道：「胡扯！我今晚沒有離開『香江酒店』的房間。」

「不錯！但是妳會向警方承認。」

「我永遠不會承認。」

「白小姐！」徐子文的語氣冷酷異常。「一個人絕對無法左右死後的事情，妳正是如此。明天早晨，酒店女侍會發現妳死在床上。妳服下強烈毒物氫化鉀，從妳遺書中知道妳是連殺五人的兇手。」

「我不會寫那種遺書。」

「我會找人代寫，妳不留下一個字跡，因此警方就無法核對妳的筆跡。妳是逃不過我的掌握的，乖乖認命吧！」

白倩欣楞住了，洪英豪也感到一陣心寒。從各種跡象中都可以看出徐子文的心狠手辣。如想活命，就非得用一番心智不可。沉吟再三，靈機一動。故意哈哈大笑說：「徐子文！目前你只不過犯了教唆殺人的罪，如果你要殺白小姐和我的話，你就非坐電椅不可了。」

「神不知，鬼不覺。」徐子文傲然地說。

洪英豪沉聲說：「徐子文！別太得意。午夜時，我那姓方的朋友曾接到一個電話，當時你也在旁邊。那個電話就是我打的，我巳經將你設計囚禁我的事告訴了他。而且我方才離開偵探社到這裏來時，也曾經將整個情況告訴了那個姓譚的女秘書。明天我和白小姐的死訊一出，我那位姓方的朋友就會想到是你下的毒手。你逃得了法律的制裁嗎？徐子文！你還是趁早放棄這個念頭吧！」

徐子文不禁楞住了，半晌之後，才語氣較爲緩和地說：「姓洪的！你是局外人，犯不上插進我們這個是非圈子裏來。」

洪英豪冷笑說：「別忘了是你找我來的。」

徐子文點點頭說：「不錯，這似乎是我的失策。殺你並不費事，也許眞會給我帶來麻煩。現在我打算給你一個機會。」

「聽你的口氣好像要和我談判了。」

「不錯！」

「希望條件不要太苛。」

「很簡單！一對一的交換。你告訴我吳雲香現在何處，我就放你。」

白倩欣連忙叫道：「英豪……」

洪英豪明白她的意思，是叫自己趕快答應。但他巳發覺徐子文又在施展新陰謀。唯一的證據就在吳雲香身上，其他方面根本沒有確切證據。所以徐子文打算鋌而走險。即使答應釋回吳雲香，徐子文也不會放過他。

他唯恐白倩欣說出吳雲香的藏匿之所，連忙喝阻：「倩欣！想活呢就閉上妳的嘴巴！」

徐子文不禁惱羞成怒地沉叱道：「姓洪的！你簡直不識好歹，白小姐是要救你的命。我沒有見到吳雲香，就絕對不會放過你。」

洪英豪冷笑道：「徐子文！你少來這一套。我們交出吳雲香，準死無疑；吳雲香在我們手裏，你才眞不敢殺我們。」

徐子文狂怒道：「姓洪的！你眞不想活了？」

洪英豪平靜地說：「徐子文！我巴不得再活一萬年哩！」

徐子文沉聲說：「姓洪的！你以爲我沒有法子教白倩欣交出吳雲香麽？」

「交出吳雲香就等於交出我們的性命，白小姐不會那樣儍！」洪英豪說話的時候目光緊緊地盯着白倩欣，這番話顯然是在向她提出警告。

「白倩欣！」徐子文冷冷地說：「我相信妳絕不忍心眼看洪英豪被殺，他是爲了妳才捲進這個漩渦裏來的。」

「徐子文！」白倩欣點一點頭說：「你說得不錯。」

「那麽妳就該立刻交出吳雲香來。」

白倩欣語氣平靜地說：「你絕不可能放走洪英豪。爲了使你一時不敢遽下毒手，我絕不會告訴你吳雲香現在何處。」

「你找苦頭吃！」徐子文加以威脅。

白倩欣強硬地說：「隨你的便！」

徐子文冷哼了一聲，接着緩緩地舉起了右手。洪英豪還沒有弄清楚徐子文那個手勢的用意，後腦上突然挨了一下重擊，在最後的意識中他猜想敲擊他後腦的必是一支槍柄。白倩欣也挨了一下。當他們兩人都昏倒在地上後，那兩個持槍大漢取出兩個預先準備好的帆布袋，將他們分別放了進去。

（未完・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在張小蘭——麗麗的房內找到了一具腐臭的屍體，他當時不認識到底是誰？只知道這死者是來殺她的，反而被她殺掉！從她的通訊地址册裏去找一個女郎叫蓮黛的，張小蘭參加梁家明的遊河會去了，而且還知道死者有一個拍檔叫「炸彈」，司馬洛從莫先生的組織知道「炸彈」這人跟踪梁家明的遊艇，便通知張家明作好準備，自己和莫先生的手下來到珍寶角海邊，以為可以將「炸彈」捉住，豈料他另派一個人去將遊艇炸毀，梁家明、張小蘭全艇的人都被炸死。而「炸彈」想再炸死蓮黛滅口時，反被司洒洛將他炸死……

借屍作案

司馬洛又說：「我不過是要替你解決屍體吧了，你不方便做這件事情，而我們替你做則是方便得多的。」

「多謝你，他就是殺死我的兒子的人嗎？」羅蔔問。

「照我所知就是的，」司馬洛說：「他留下了一把槍，」他舉舉手中取自那個死者的手槍，「檢驗一下這把槍，就可以知道了。」

「那很好，」羅蔔說：「我的兒子雖然不爭氣，但到底是我的兒子。現在，我總算為他做了最後一件事情！」

「也許你是為他做得太多……」司馬洛說：「不過，已經過去了的事，也就算了。」

犯人招供

「但是為什麼呢？」羅蔔說：「為什麼要派一個人來殺我，為什麼對付我？這是誰的主意？」

「這正是我要來問你的事情。」司馬洛說。

「我還以為你知道，」羅蔔說：「看來你知道得很多。你知道有一個人來殺我，又知道我在什麼地方，還打電話來找我，你比我知道得多。」

「是『炸彈』告訴我的。」司馬洛說道。

「炸彈？」羅蔔說，「噢，那個『炸彈』。」

「本來這工作是『炸彈』做的，」司馬洛說：「幸而他不能來！」

羅蔔聳聳肩：「假如來的是『炸彈』，那的確是很難對付的，我聽說，在某一個地方炸毀了一艘船，死了一船人，那可能乃是他所作的好事！」

司馬洛咬着牙：「是的，他是一個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人，不過，他已經不能做什麼了。」

「唔，」羅蔔說：「聽說那邊亦發生一次神秘的爆炸，死去了一個不知道身份的人。」

「你倒是消息靈通的。」司馬洛說。

「是的，」羅蔔說：「我還是盡量努力，不想給時代遺棄，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更必須小心翼翼，注意一切。不過，是不是『炸彈』死了？」

「是的，」司馬洛說：「他死了，他太不小心，而給自己的炸藥炸死了。」

「你知道？」羅蔔說：「一個死去了的人，怎麼可以告訴你這個呢？而且他是一個高手，他弄炸藥不會如此大意的。」

「我知道他不小心，」司馬洛說：「以及他是給自己的炸藥炸死了，我並不是說他不小心弄自己的炸藥而給自己的炸藥炸死了。」

「哦，」羅蔔說：「我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方便直接說明的，總之明白就是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連串的事情呢？」司馬洛問：「這是誰的主意？」

「我不知道。」羅蔔說。

「目前，」司馬洛說：「遭到開刀的都是當日黑蟬會所中作證的人。『炸彈』要殺的，其實祇是其中一個女人，你也是，假如你去主辦你的兒子的葬禮，那你可能亦活不到現在了，你是最清楚那些人的人，你還有許多事情沒有告訴我們的，我以為你應該知道。」

「假如我知道，」羅蔔說：「我也不會在這裏等着了，有人殺了我的兒子，假如我知道這是誰的主意，我早已不顧一切而去復仇了！我還會在這裏等着嗎？」

司馬洛沉吟着：「那麼，你認為會不會是金馬龍所主使的呢？」

「金馬龍？」羅蔔緊緊地皺着眉頭：「金馬龍現在是正在監獄裏呀。」金馬龍也是那些因為黑蟬會所事件而入獄的巨頭之一。

「他與及你們這一級的人，」司馬洛說：「雖然是身在監獄中，還是有他們一定的勢力的，他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把命令傳達出去。」

「『炸彈』——以前的確是替金馬龍做事的，」羅蔔說：「但是這種情況，可是『炸彈』告訴你的？」

「是的。」司馬洛說。

「但是——」羅蔔說：「為什麼等這樣久呢？」

「也許，」司馬洛說：「他們並不是等這樣久，他們是現在才找到了人，這些證人都已改變了身份，隱姓埋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到的！」

「但是他們在你們的手中，」羅蔔說：「這樣做未必就是聰明之舉吧？」

「也許這正是聰明之舉，」司馬洛說：「他們身在監獄之中，就大可以振振有辭，說此事是與他們無關的了。他們在我們的手中，跟別人在他們的手中不同，別人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可以用各種手段去對付，但是他們在獄裏，我們沒有證據，是不能奈何他們的。」

「不錯……」羅蔔說：「但是你有去問過金馬龍嗎？」

「別開玩笑吧，」司馬洛說：「我去問他幹什麼？他當然是什麼都不會承認的，他的反應，猜也可以猜得到了！『炸彈』說，是『炸彈』一面之辭，他大可以不承認。」

「但你可以——」羅蔔說。

司馬洛揮揮手：「別忘記，我們跟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不能用私刑的。」

「因為他是在監獄裏，有許多人知道。」羅蔔諷刺地說。

司馬洛也有點難為情，也許羅蔔是沒有講錯的，司馬洛就是因為沒有別人看着，就把「炸彈」處決了。司馬洛說：「我沒有問金馬龍，這樣起碼他暫時不知道我們知道。」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羅蔔說：「不過，我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監獄裏是可能發生打鬥事件的，常常會有人在惡鬥之中受傷而死，監犯是最不願意作證的人，因為自己身在監獄之中，無路可逃，假如開罪了惡人，那麼自己亦會有可能遭到相同的命運。」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們不能夠安排這種事情。」

「用不着你們安排，」羅蔔說道：「你希望這件事情發生，這件事情就會發生了。」

「你還有這種能力？」司馬洛說。

「我仍然可以使他們全部死去，」羅蔔說：「我有錢，他們雖然亦有錢，但到底他們是身在監獄之中，他們的錢沒有那麼方便運用，而我在監獄之外，我是自由的，我的錢很容易運用，有錢，就許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我就是不想你這樣做。」司馬洛說道。

「那你來找我幹什麼？」羅蔔問。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假如我們能找到充份的證據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這是金馬龍幹的。」羅蔔說。

「但是你不能肯定。」司馬洛說。

「你還要肯定什麼？」羅蔔說：「『炸彈』不是已經對你招供了嗎？假如他給你們捉住，現在仍然活着，他却未必肯招供的，你沒有告訴我他是怎麼死的，但我不是一個笨人，我知道，大概是怎樣的，你不可能找到太多證據。上一次，你們也是找不到理想中那麼多的證據，你雖然把他們抓起來了，但他們還是在監獄裏生活得很舒服，祇是失去了自由。」

「我還是希望能夠肯定。」司馬洛說道。

「告訴你，」羅蔔忽然顯得沉不住氣，聲音亦提高了：「我也是不贊成殺人的，但是有時却沒有別的辦法，你對付這種人，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他們殺掉，你居然要我來敎你怎樣做工作了，難道你要拿那些證人的生命來冒險，把他所派的兇手一個一個抓起來嗎？」

「我——祇是想肯定。」司馬洛這樣說着時，也略顯得有點難為情。

「那我就幫不了你什麼忙，」羅蔔說：「你亦不能叫我幫忙，我可以指證是金馬龍，即使是寃枉的也不要緊了，反正對付這種人也不必太老實。」

「這不是我心目中的辦法。」司馬洛說。

「那你心目中的辦法是什麼呢？」羅蔔沒好氣地道：「有什麼辦法是比這更好的呢？」

「我——」司馬洛深吸一口氣：「我也不是比你更少仇恨之心的，我，這邊也死了一個——很值得難過的人。」

「哦，那個女人。」羅蔔說。

「對了，」司馬洛說：「就是那個女人，唔……讓我把『炸彈』的錄音放給你聽一遍吧！」

他掏出一盒錄音帶，羅蔔這裏亦是有錄音機的。這個時代，卡式錄音帶最為方便，而且亦最普遍。羅蔔很容易就聽到了炸彈在爆炸之前的招供。

「唔……」羅蔔皺起眉頭：「『炸彈』說他相信這是金馬龍的命令？」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一個有疑問的地方，『炸彈』這個人一向是為金馬龍所用的。他却似乎不能肯定，指揮他的人說是金馬龍所指使，其實並不一定是的，假如『炸彈』說他相信是，那可能不是了，祇是因為這個人懂得與他聯絡，以及這個人出得起合理的錢，即使並非眞正金馬龍所主使，他為了那些錢也一樣肯做

，他做這種事情絕對是為了錢，而不是為了義氣的。」

「這個——」蘿蔔說：「金馬龍身在監獄裏，當然不能够親自與『炸彈』聯絡了，他是非要託另一個人不可的。」

「就是因為如此，」司馬洛說：「找到這個人更重要，這個人知道得太多，他知道那些證人在什麼地方，也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他居然比我們知道得更多。」

蘿蔔狐疑地看着他道：「你的意思不會是說，你懷疑你們自己人之中也有內奸吧？」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我祇是認為找到這個人是更重要的。」不過，雖然他在口頭上不肯承認，却亦等於是默認有這個可能性了。不錯這個人比他們自己知道得還要多，但這可能是因為這個是有心人，這個人假如有辦法從紀錄中取得有關這些證人的資料，而早就進行調查工作，那自然就會比他們自己更快一步了，假如他們有多一些時間，他們一樣是可以把每一個改名換姓的證人的下落都查出來的。

蘿蔔吸着香烟看着他。司馬洛說：「你明白嗎？假如是金馬龍，那金馬龍在外面是有一個人替他主持的，不單是受金馬龍指揮那麼簡單而已。這個人是有組織能力，可以獨當一面的。」

蘿蔔點點頭說：「也許你是講得對的，即使把金馬龍殺掉了，也未必能够制止這個人，而且，還要查出這個人的情報來源！」

司馬洛咬着牙點點頭，這個情報來源，似乎祇可能是莫先生那個組織的紀錄，但那些紀錄是秘密的，那麼容易洩漏嗎？

蘿蔔說：「你要我怎樣幫你呢？」

「對金馬龍的底細，」司馬洛說：「你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的，這個代他主持的人是誰呢？」

蘿蔔想了一陣，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別跟我來這一套吧，」司馬洛說：「你不可能連一點點概念都沒有的，你也不要忘記，這件事情對你也同樣重要的，這個人的最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殺死你，兩次失敗，還是會有第三次。逃走和躲藏都不是好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反擊！」

蘿蔔聳聳肩：「我是有一個概念的，金馬龍入獄之後，在外面代替他照應一切的人應該就是郭奇英。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沒有，」司馬洛說：「但是很好，現在你總算肯告訴我一個名字了。」

「問題却是，」蘿蔔說：「郭奇英並不是有那樣能力的人。他祇是一個走狗式的人物，守秘密是本領一流的——」

「但是沒有領導才能？」司馬洛說。

「正是！」蘿蔔說：「剛才我也已經講過了，郭奇英不是有領導才能的人，所以他才會聽金馬龍之命。有些人就是祇能爬到這一級為止，做一個大人物的傀儡，就已經很滿足了，不能够再進一步的。」

「也許主持的人不是郭奇英，」司馬洛說：「而是另有其人。不過，郭奇英極可能知道這另一個人是誰。」

「不錯！」蘿蔔點着頭說道：「因此你是可以密切注意着他的，你們有的是人手。」

「對了，」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郭奇英，以及你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讓我們去調查一下吧。」

蘿蔔到了這一個地步亦不打算再守什麼秘密了，他把他所知道的都講出來，講得簡略而扼要。司馬洛就用那錄音機及錄音帶錄下來。這樣做是方便得多了，用不着他再複述一次。他亦問了一些問題，補充蘿蔔講得他認為不够詳細的地方。

跟着，司馬洛又說：「我得打一個電話！」

他用的却不是屋中的電話，而是走到他的車子，用車上的無綫電話。是直接與那莫先生的人員聯絡的電話。他講出了他需要監視郭奇英這個人，並且把錄音放了一遍。他們那邊的人，自然很快就會着手辦理。他們做事的效率的確是高得很的。

他回到屋子裏時，蘿蔔那個女人已經替他們添了新鮮的熱咖啡。兩個人一起呷着咖啡，蘿蔔又說：「下一步，我又應該做一些什麼呢？」

「你這裏有一個女人……」司馬洛說道。

「不要把她牽涉在內！」蘿蔔勃然地說：「我不想她有什麼危險！」

「這正是我的意思！」司馬洛說：「我可以找一個地方安置她。」

「用不着了，」蘿蔔說：「我自己有辦法了。」

「你連自己都沒有地方安置，」司馬洛說：「還要安置她？」

「為什麼要把她交給你？」蘿蔔說：「你還要把她拿在手中來威脅我嗎？」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司馬洛說道：「你還是太多疑了吧。我還需要威脅你嗎？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作過這樣的表示。」

「那為什麼呢？」蘿蔔問：「為什麼要把我們分開？」

「她留在你的身邊，對你是很不利的，」司馬洛說：「你要照顧着她，行動不能自由。」

蘿蔔沉默着。他顯然是捨不得，因為這個女人已算是他最親近的人。沒有了這個女人，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司馬洛說：「將來是你可以再與她聚頭的。」

「將來？」蘿蔔狐疑地看着他。

「當我和你辦好了這件事情之後，」司馬洛說：「目前你是一個最大的目標，對方是不會放過你的，因此，我亦不打算離開你。但是，與你在一起等着人家來殺，這也不是一個好辦法。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先攻。我看你也並不太老，你把剛才那個殺手也解決了，這就是明證。」

「主動先攻？」蘿蔔說：「做一些什麼呢？」

「我其實也很贊成你所講的辦法，」司馬洛說：「對金馬龍那一類人，我們是不能够不用骯髒的手段的。祇是我不想做得像他那麼骯髒。我們有我們的限度！」

「你心目中有一個怎樣的計劃呢？」

蘿蔔狐疑地看着他。

「先把她安置好了，」司馬洛說：「然後我再跟你好好地商量吧！」

× × ×

那度大鐵門「格」的一聲關上了，便與外間隔絕。這間特殊的探問室之中，就祇有范耀生與莫先生兩個人了。范耀生皺起眉頭看着莫先生，莫先生淡淡地對他微笑：「這一次我沒有把司馬洛帶來，我認為他對你的刺激太大了！」

上一次莫先生是與司馬洛一起來探范耀生，但范耀生拒絕透露什麼，他認為祇要他行為良好，幾年之後就可以出去。但其實最刺激他的還是莫先生，莫先生說可以使他得不到假釋。

范耀生現在是沒有上次那麼傲氣高揚的了，而且顯得憔悴，也許並不是完全為了莫先生能使他得不到假釋。他是為了莫先生又來找他，單單是找他，這對他就有很不良影響。

「我……」他說：「實在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

他近來更加可以感覺得到其他的人那些特殊而又可怕的眼光，以及那種冰一般的冷淡。也許他還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正在如何發展，假如知道的話，很可能他會更加恐懼，因為這是可能令他有生命危險的事情。莫先生祇是坐在那裏看着他，沒有做聲。現在莫先生的沉默，比司馬洛的嘲笑和諷刺更加難受。

「我……你來找我是沒有用處的，」范耀生顯得六神無主地揮着手：「我——我又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為……為什麼你要來麻煩我呢？」

范耀生講得很吃力，莫先生却還是沒有反應，好像祇是在看着他表演似的。

「這——這是真的，」范耀生又吶吶着說，「我——的確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真的！」

「那你害怕什麼呢？」莫先生問。

「我——不是害怕！」范耀生吶吶着！更加顯得語無倫次的：「我祇是——我希望將來可以假釋出外！」

「你想清楚好了，」莫先生說：「有什麼可告訴我的。下一次我再來找你！」

莫先生說着就隨即站起身來，走到那鐵門前面，用手敲敲，鐵門上開了一隻小窗子，外面的守衞向裏面張望一下。

「等一等——」范耀生說：「你——」

但是他說不下去。他怎麼能拒絕莫先生再來找他呢？這裏又不是他的家。假如是他的親人，也許他還可以做主說不要接見。但莫先生不是他的親人，亦不是他的朋友，莫先生要來就來，他是沒有選擇的。鐵門打開，莫先生頭也不回地走了。

范耀生又給獄卒押出去。他說：「我……我要見獄長。」

「有什麼特別事情嗎？」獄卒問。

「我想申請調到另一個地方去。」范耀生說。

「為什麼呢？」獄卒問。

「我……」范耀生吶吶着，却說不出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他害怕與那些人繼續柘處下去會有危險，然而這個理由却是他不方便說出來的。「我……不喜歡這裏！」

「你已經是遠比別人活得風流快活的了，」獄卒輕蔑地說：「你却還是不滿足，難道你以為你現在是正在住酒店嗎？」

「我——」范耀生忍着心中的憤怒，假如是在獄外時，就是高官他亦視作等閑，獄卒更不放在眼內，不過現在他的情形已不同了，不再是以前的他，眼前這個乃是管他的人，所以他祇好仍以半懇求的態度說：「我祇是想申請，申請跟獄長談談，這也不行嗎？」

「你在浪費時間，」獄卒說：「這裏又不是酒店誰能够天天替你換房間？你可以浪費時間，獄長却沒有那麼多時間浪費，他不會因為這樣荒謬的理由而見你的。假如人人都這樣，他豈不是連睡覺都沒有時間了嗎？你知道這監獄裏有多少人？」

范耀生垂頭喪氣，他也明白獄卒講的是實情。即使他是有所投訴，也未能够馬上就可以見到獄長，除非是發生了嚴重事故，獄長親自來視察吧。平時，投訴亦是要輪候的，輪到了他才有開口的機會。

「我會找我的律師來。」范耀生說。

「這倒是可以的！」獄卒說：「這就是你們有錢人的好處了，分分鐘都可以找律師來出頭講話。不過，我勸你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吧，你又沒有充份的理由，即使由律師代替申請，亦不會獲准的。」

范耀生亦知道可能是如此。

他給押回監房之中，又是獨自一人了。不過他知道他單獨的時間也是不會很久的，當到了運動時間，他就非要出外不可，而那時，那些冷淡、那些懷疑和仇視的眼光……由於莫先生又來探了他一次，單單是來探他。外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他亦可以聽到，他如何能够解釋這是與他無關，他是什麼都沒有講呢？

范耀生仍然盡他的努力，涌知他的律師，申請給調走，自然這個要求是給監獄方面拒絕了。而事實上，他的申請亦是沒有充份的理由的。而且，他們給放在一起，本來就是莫先生這個組織的安排，他要脫離，當然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他在獄中受到冷酷對待的態度以及懷疑的眼光使他的精神受到更大的壓力。

× × ×

另一方面，在監獄之外，事情亦正在繼續發展。

那天晚上，那個相當美麗的少女正在與一個年輕男人在郊野中散步。他們所在的雖然是一個相當荒涼的地方，他們却認為是相當安全的，理由就是這裏離開市區很遠，亦距離任何居處很遠，平時都是沒有人來的地方，祇有開車才方便到達。這裏不是一個容易碰到人的地方，因此在道理上而言，亦是不應該會有什麼歹徒在此出沒了。假如在這裏混飯吃，可能等上幾天都等不到「客人」。

他們也是開車來的，他們下了車在附近散步。

車子是那個男人的車子，而到這裏來亦是那個男人的提議。這本來是一種追求女孩子的手段，假如女孩子是有意的，在黑暗之中，在僻靜而優美的環境裏，進一步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但是祇可惜這一次却是神女無心。

她祇是敷衍一下他，免得他那麼難堪，而散步了一陣之後，她便提議回家去。

這個男人亦看得出這一次是不成功了，而他亦是一個還算有風度的人，並不因為這裏的環境對他相當有利就來實行霸王開硬弓的卑鄙手段。他陪着她向車子走回去，却發覺車中有一個人坐着。

兩個人都吃驚地停了下來，在黑暗之中，他們亦看得不很清楚，祇是看到車中確有一個人的輪廓，而這個人是靠在司機位旁邊的座位上，一動也不動，就像睡着了或者怎麼似的。他們兩個都遲疑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接近車子似乎是不大安全的。然而，他們沒有車子，步行亦走不到什麼地方去。

而那個男人到底亦是要面子的，假如就此走避，那對於他的男兒氣概是大有損害。因此他說：「我過去看看好了，你留在這裏！」

但這裏是黑暗的荒野，本來是環境優美的，但是現在這樣攪一攪，就顯得並不優美，而是危機四伏了。因此那女郎不想留在那裏，認為無論如何，都是跟隨在她的男伴身邊比較安全一些。於是她亦跟着他過去。

他們到了車子的旁邊，發覺那人一如所料，並不是睡着了，而祇是坐在車中等着他們而已。那個男人吶吶着說道：「你——你在這裏幹什麼？這——這是我的車子！」

那個不速之客的樣子，還是未曾有機會看清楚，不過他開口時，聲綫則已經是不大好聽了，好像有意找麻煩似的說：「我知道，借我用一下不行嗎？」

這個車主並不是一個那種喜歡動武，習慣動武或者懂得動武的人，也因此他無論如何都是選擇以和為貴的宗旨。

他深吸一口氣，極力鎮靜着說：「哦，我是可以載你一程的，沒有問題。」

「我說，」那人說：「我要借用你的車子。」

「這——」那個車主大感為難。

那個女郎說：「既然這樣，那你為甚麼又不把車子開走呢？」

車中那個怪人吃吃笑起來：「我要問准物主才行呀，現在物主答應，就沒有問題了，不過，一個人開車沒有味道，我還要借這位小姐一用。」

「你瘋了，」那個車主的忍耐亦到了極限，憤怒地把車門拉開來。

但車中那個顯然並非等閒人物，車門一開他就已經跳了出來，那個車主還沒有機會採取什麼行動，便發覺自己已經雙腳離地，那是因為對方執住他的衣襟，把他整個人提了起來。

「你……你究竟想幹什麼？」他慌忙地問。

那人哈哈大笑，而那個女郎則反而是比較鎮靜，她冷冷地說：「朋友，你也許找錯對象了，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你是什麼人？」那人冷笑着：「算你是警察局長吧，現在也是拳頭在近，山高皇帝遠。」

「你也許聽過范耀生這個名字吧！」那女郎說。

「哦，范耀生，」那人說着，還是把她的男同伴提着，使之雙腳離地，好像毫不費力似的：「這個人不是正還在監獄裏嗎？」

「是的，」她說：「不過他在外面還是很有聲望的，所以，既然你聽過這個名字，那你就給我幾分薄面好了。」

「你——？」那人說：「你是范耀生的什麼人？」

「她是范耀生的女兒。」那個天不到地不到的男伴說道。

「哦？」那人忽然一放手。

那個男人跌回地上，却站不住腳，身子一軟，便在地上倒下來，縮作一團，動也不動。

「你——」那個女郎尖聲叫起來：「你殺了他。」

「沒有，」那人說：「他不過是暈了過去吧了，我看他是胆子太小了。」

「你——你——」那女郎深呼吸着：「你既然知道我是什麼人，那你還是不要麻煩我吧，即使你殺了我，我爸爸亦是有辦法查出是誰幹的，假如你放了我，那我就不會講出去，我是一向都不喜歡攪這種麻煩事情的。」

「多謝你，」那人說：「不過這一次，情形却是比較特別的，我來找你，就是因為你是范耀生的女兒！」他獰笑着，向她走前一步。

她尖聲大叫起來，但是沒有人會聽見，她的男朋友亦是聽不見，他已經失去了知覺，陷入了昏迷狀態。

當他醒過來時，天已經亮了，他就躺在草地上，車子還是在那裏，但是那個女郎已不知所踪。

他感到很迷惑。即使那個人打他一拳，他也不見得會失去知覺那麼久的，而且他亦記得那人並沒有打他，他清楚記得他給放下來時就馬上開始失去知覺。那人的手，則倒是曾經在他的鼻子前面經過，很可能是向他用過了一些迷藥之類吧？

因為他不覺得有什麼地方打痛，亦記得那個人並沒有打過他，他倒覺得像是昏睡過了一場，有點渾渾沌沌的。

他首先就是連忙開車回到他這位女朋友的家中，看看她的情形如何，因為假如她祇是受了侮辱而活着回家去了的話，那麼他相信她可能認為，而他亦是認為，他們還是不要張揚醜事的好。

但是她並沒有回家，而到了中午，仍然沒有她的消息，他就逼得報警了。警方調查，而且，她家的人亦運用范耀生仍然存在着的潛勢力調查。

范耀生也是仍然有潛在的勢力，尤其是這個女兒乃是范耀生老蚌生珠的掌上明珠，仍然効忠他的人，就更加盡力調查了。不過，一時之間還是沒有什麼綫索。

× × ×

另一方面，莫先生那個組織，亦是正在作着高度的努力。他們由於組織方面人手多，所以他們的工作進度是比較好的，他們已經查出了大部份的那些證人的所在。並不是全部都躲了起來，或失了踪，有很大部份都是接受他們自己的新的身份，而過着安靜的新生活，他們亦並沒有聽到蘿蔔及炸彈那件事情，因為新聞是並沒有公佈的，免得引起恐慌，除非他們有內幕消息才會知道，但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自己的新的身份，過正常正當的生活，因

而他們亦沒有什麼內幕消息了。

他們都受到了莫先生這組織的人員保護着。

還有兩個是不知去向的。

莫先生他們為兩個不知去向的人担心，他們沒有受到保護，生命的危險是更大的，而事實上，很可能他們是已經死了。假如死了而屍體不出現，那就連知道都沒有機會了。正在受着保護的那些人，則會比較好些。

然而他們這樣的推測，似乎還是不對的。

因為下一個受害的，就正是一個受着保護的人。

這個人叫阿尹，是一個高大的人，本來是在一家酒巴裏做打手的，他這種打手，倒不是那種做骯髒事情的打手，而是負責禁制那些醉酒鬧事的人，以及把他們送出門口的打手。

阿尹在酒巴中任職，雖然不做什麼骯髒的事情，但是他工作的這間酒巴是屬於其中一個巨頭的，那些人經常到那個地方來見面開會之類，因此他對於那些骯髒的內幕知道得不少，也因此他後來可以成為控方證人之一。

他在黑蟬會所那件案子審結了之後亦有一個新的身份，過新的生活，他是開設一間健康營。

他有的是強壯的身體和強大的氣力，因此這亦是一種最適合他的行業。

所謂「健康營」就是一個給人們到來做健身運動、蒸汽浴之類的地方，主要的目的就是減肥，這個時代，有許多人都是患太肥，怕太瘦的人則是比較少了。

因為生意很好，所以本來祇是為男性服務的，後來這個地方亦加建了一個部份，是專為女性服務的。

這個地方之所以稱為「營」，亦有另一個原因，乃是因為是設在市郊。這裏地方空曠，空氣很好，而且地價很便宜，可以在屋外兼設網球場，哥爾夫球場，草地保齡球場等等，祇是在白天營業，入夜就關門，而通常祇有阿尹一個人留下來，他是住在那裏的。

這天深夜，阿尹忽然給一種奇怪的感覺從夢中驚醒了，可能是一種感覺，亦可能是那種輕微的聲音。

他並沒有感到恐懼，而祇是感到奇怪，由於他還不知道自己是身處險境，而他正在接受保護，並沒有人通知他，他所受到的乃是秘密的保護，因此他好奇地爬起身，走出屋外，就聽到聲音是來自女客的那個部份，那建築物是單層的，夜間本來應該已經完全熄了燈，但現在却看見裏面仍有燈光，而且聽到有水聲。

阿尹好奇而又憤怒地進入那裏面。

水聲是來自那漩渦浴池的，他一聽就知道，那浴池的水，開動了機器時就是急轉着，據說人在其中，就等於接受水流的按摩，很有減肥及健美之效。究竟是否屬實就不知道，但總之不會有害，而既是流行的東西，就要設之以吸引顧客了。阿尹推開門踏入浴池室中時，就呆在那裏了。

有一個美麗的裸女，正在漩渦浴池之中。

池中水流正在急旋着，所以阿尹可以聽到聲音而聞聲到來視察。而由於水流正在轉着，本來是清的水，亦是看不透了，祇看到她的頸和肩是裸着的，而她的衣服搭在「岸上」的架子上，憑這些衣服看來，她的身子應該是一絲不掛的了。

果然，那急轉着的水流的表面是不平的，有些地方升高亦有些地方陷下去，當她胸前的水面陷下去時，乳房就一露，可以看見的確是毫無遮掩的。

她對他微笑着，毫不因他闖入就以為忤。

阿尹呆呆地看着她，一時不知道說什麼，他似乎不應該在一個女人裸浴的時候闖進來的，不過這是他的地方，他是有權進來，而她則沒有。

「對不起，尹先生，」那女郎說：「我一定是把你從夢中吵醒了。」

「我——認識你嗎？」阿尹吶吶着問道。

「你可能不認識我，」那女郎說：「但我却認識你，我是這裏的熟客。」

「對不起，」阿尹說：「女客的部份，不是由我管理的。」

「希望你不介意我在這裏洗澡。」那女郎說。她的乳房又現了一現，尖端是玫瑰色的，而水流的動盪亦使這雙乳房搖搖擺擺。

「現在——」阿尹說：「已經不是營業時間。」

「祇是非你的營業時間吧了，」那女郎輕鬆地說：「却不是犯法的事情，假如你有一位女朋友要在這裏洗一個澡，那你總會開給她的，是嗎？」

「呃——這個——」

「朋友是認識而成的，」那女郎說：「我們剛才不認識，現在却已經認識了，所以我們就是朋友了。」

「但是——」阿尹又吶吶着，他是不善辭令的。

「你想對我認識得更深嗎？」那女郎問。

「你——是誰？」阿尹問。

她咭地笑起來：「名字有什麼重要？你下來了解我的身體吧。」

阿尹更加目瞪口呆，而且不由自主地起了綺念。他是一個健康的男人，雖然生意做得不錯，但是不解溫柔亦不善辭令，一向得不到女人的歡心，在追求女人的方面他是一個失敗者。但是現在，却有一個如此可愛的美女自動送上門來。

「但是……」他又吶吶着說。

「我已經注意了你很久了，尹先生。」那個女郎又嬌俏地笑着說，而此時那旋轉着的水流好像配合她的誘惑似的，忽然降了一下，連腰部都露出來，不過祇是一愰眼間又再升上去了：「你有一具很健美的身體。我很欣賞你的身體，你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身體嗎？」

阿尹的心大跳起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弱點，阿尹的弱點就是認為自己唯一足以自豪的就是那具健碩的身軀，而他也常常覺得可惜，竟然沒有人欣賞他這具健碩的身軀。現在這個女郎却是欣賞的，這正好抓到了他的缺點。他忘記了恐懼，而且，有什麼好恐懼呢？她是一個女人，而他是一個男人，不會有什麼吃虧的地方的。

「下來呀！」那女郎說：「脫了衣服下來，我喜歡你的身體，脫掉衣服下來吧。讓我欣賞你的健美的身體，我要你抱我上去！」

阿尹的心又跳又癢，不可能再作什麼忍耐，便把身上的衣服都除下來了。他也不管這個女人是何來歷，怎麼會在這個時間出現在這裏了。他踏下池邊的梯級，進入了水中，向她走過去。

她是在最深的那一頭的。

那急旋着的水使他的身子擺動着。並不是他够氣够力就一定可以站得更穩。他的身軀龐大，受力的面積也大，所以他更受到水力推動的。

他終於到達了她的面前，她說：「你一定够氣力抱我上去！」

阿尹向她伸出兩臂。她的手在那看得不大清楚的水底動了一下，阿尹就尖聲大叫起來，連忙把兩手伸下去按住自己的下身，那裏一陣劇烈的刺痛，似乎有一件東西被割去了。

那急旋着的水馬上就湧現了一片鮮紅，是那些血噴出來而形成的顏色。而那個女郎在此時就迅速地扳住浴池的邊緣，一騰身爬了上去。她的手中還握着一把鋒利的刀子，刀鋒寒光閃閃，而因為給那急流洗過，所以上面沒有任何遺漬。她的身上果然是一絲不掛的。而離開了水中之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綫條亦更加動人了。

不過阿尹現在則是沒有心情去欣賞了，事實上他就是想看亦看不清楚了。他還在那水池中打着轉。那水是等於一個漩渦，假如人不站穩，就會給水推動了。阿尹此時就是沒有站穩的力氣，所以他的人也就在池中撞來撞去。

池中的水的紅色程度繼續增加。不過這顏色終於會淡下去的，因為並非老是同一些水在打轉，而是一直在換水的，當血開始減少流出，以至後來沒有血可流的時候，水就不會再是紅色了。

阿尹的眼睛凸出，就像要跳出眼眶似的，而咀雖然張開，亦不能再作尖叫，祇是能够發出一些哽塞的聲音，而且由於他已不再是站直，有時亦會有些水湧入他的咀巴。

無論如何，他是沒有氣力爬出這個陷入地面之下的浴池了。

那個女郎看了他幾秒鐘就轉身，走過去，不慌不忙地扳開一個掣，讓一具暖風機放出暖風，吹乾身上的水珠，然後又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

當她穿好了衣服再回到池邊時，阿尹已經不再掙扎了。他已經在那浴池之中隨波逐流打着轉，頭部有時是沉入了水底，有時冒出來。冒出來時眼睛是睜得圓圓大大的。看來即使他身上的傷口不使他死去，他亦會在池中淹死了。

那把鋒利而寒光逼人的刀子就給那個女郎棄在浴池旁邊的地上。現在，她看了阿尹一陣之後，就輕輕一腳把刀子踢進了池中。

刀子沉下去了。在旋水之中，刀柄上亦不會留下指紋。阿尹的頭部又浮出來，那圓睜着的眼睛好像十分痛恨地瞪着那個女郎，而那個女郎毫不動心地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留下阿尹在水中打着轉。

她並沒有熄燈，亦沒有把水池的旋渦掣關掉，因此阿尹在死了之後還是不停地在水中轉動着。

直至第二天，在這裏工作的人回來，發現了他。

阿尹死得很慘的，男性最重要的一個部份給利刀割去了。

但阿尹是受着保護的，負責保護他的人呢？

也已經死了。

那個莫先生手下的人員是坐在一部汽車中，遠遠監視着這個地方的。担任這工作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值夜班，一個是值日班，交替守候，由於一個人不能够廿四小時不停工作。而他們認為兩個人輪班已經够了，因為阿尹是一個重要性不算太大的證人，他遭到毒手的機會應該不會如其他人那麼大，但是又一次估計錯誤了。阿尹還是給殺掉了，而且他又是死得很慘。

他就死在車子裏，頭部給轟了一槍，這一槍還是在近距離之內轟的。

× × ×

而在同一天，范耀生那個女兒的屍體可能是出現了。有人在海中找到一具女性的屍體，身上所穿的衣服是與她失踪時一樣的，不過還不能絕對肯定。

「因為這具屍體的面目模糊不清，」莫先生說：「看來她是給捲到了一艘輪船的船槳那裏，給螺旋槳擊打過，而且手也找不到——」

「不要說！」范耀生掩着耳朵，嘶着聲音叫起來。

莫先生停止不再說下去。

他們現在又是在那間特別的房間裏，莫先生又來探他，向他解釋這件事情。范耀生大概亦用不着他講，他自己的綫報已把可以知道的告訴了他了。

范耀生發抖了一陣，然後整個身子都像沒有了骨頭似的，變得很軟似的。他頹喪地說：「你為什麼來找我？你來找我，就發生這件事情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莫先生說。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范耀生說：「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來找我，我並沒有對你講什麼，但你還是祇來找我一個人，不找別人。你是存心害我！你使人以為我對你講了很多事情，頻頻供應情報，所以你才會頻頻來找我。」

「假如你不是知道許多事情而不講，」莫先生說：「那你有什麼好怕呢？」

「我——我——」范耀生用兩手抹着自己的臉。

「其實，」莫先生說道：「假如你合作而招供的話，對你的假釋是有很大帮助的！」

范耀生忽然又激動地一躍而起，兇暴地叫道：「現在還談假釋？」

一時，他忘記了一切，而向莫先生一撲過去，但是莫先生輕輕把他接住，向旁一甩，他便跌開了，撞到那度鐵門上，發出刺耳的「砰」一聲。外面的獄卒聞聲，馬上就開門衝入，但是莫先生揮揮手說：「不要緊，讓我們在一起就行了！」於是那些獄卒們便又退回外面去了。

莫先生還是安靜地坐在那裏，范耀生慢慢地，呆呆地爬起身來，詫異地看着他。范耀生沒有想到像莫先生這樣一個人亦會有如此敏捷的身手。事實上，莫先生這個人雖然一向都不担任動武的工作，這却並不表示他是沒有動武的能力。他能够做到這個地位，當然是文武雙全的，祇不過他却是甚少會有機會動武。

范耀生回到他的座位，莫先生仍然溫和地說：「這樣衝動，對你的假釋是沒有什麼帮助的！」

「我……還談那個？」范耀生說：「我的女兒已經死了！」

「那具屍體還沒有證實是你的女兒。」莫先生說：「這是還要等待各方面的科學分析才能够證實的！」但他則是在還沒有肯定之前就衝動起來了。

「我用不着看科學方法，」范耀生說：「我知道，他們說沒有做這件事，但我知道是他們！」

「誰？」莫先生問：「他們是誰？」

范耀生搖頭：「現在還有什麼好講呢？現在講還有什麼用？」

「他們沒有警告過你嗎？」莫先生問道。

「他們……他們應該先警告我的！」范耀生又咬牙切齒地說：「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立即動手實行報復！」

「我還以為你們是義氣兒女呢！」莫先生說。

范耀生又是露出兇狠的神情，咬牙切齒的。

「眞對不起，」莫先生說：「我本來的作用，也祇是在離間你們吧了。却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在，我看，你亦是不會跟我合作的了？」嘆一口氣：「我還是走吧，我也不會再來麻煩你的了！」他站起來。

「等一等！」范耀生叫住他：「等一等！」

莫先生站住了，看着他。

「我告訴你好了，」范耀生說：「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告訴你好了。但是你得答應我，把我調開，獨立囚禁。」

「不，」莫先生搖着頭：「你還是留在這裏！」

「但他們會殺我的！」范耀生說。

「假如把你隔開來，」莫先生說：「你死亡的機會可能更高，因為把你隔開了就等於說你是終於向我全部透露了。你沒有告訴我什麼，我才會把你放回去，對你不加保護。而且，假如他們知道你招出來了，就會更加小心，那我們要制止這件事情又會困難得多了。你沒有受到特別優待，他們就會以為你實在並未招供！」

范耀生再考慮了一會，然後長長地嘆一口氣，說：「好吧！」

× × ×

司馬洛與蘿蔔一起在那屋子裏，這已經不是上次那屋子，而是另一間屋子了。他們一直都在移動，使任何人都是很難跟踪和監視。而這一次，却是司馬洛煩躁不安地在屋中走來走去，就像快要爆炸似的。他在吸着的那根香烟也像並非在吸，而是在咬似的。他剛接過了一個電話。

「范耀生招供了！」他說：「但是却沒有供出什麼來。他所供的，都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事情！」

蘿蔔詫異地看着他：「范耀生供出了什麼？」

「他說這件事情是金馬龍的主意！」司馬洛說。

「起碼多一個人證實了。」蘿蔔說：「范耀生這樣講，應該不是假的！」

「他也說他知道金馬龍最近與郭奇英的接觸密切起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顯然是郭奇英在監獄外面代為主持，這個我們也知道了。我們也知道郭奇英這個人並沒有做出這一切驚天動地的事情的才能，他祇不過是一個傀儡，推一推就動一動吧了，這是你講的。」

「我仍然不改變我對郭奇英的看法。」蘿蔔說。

「范耀生也說，金馬龍是通過他的律師向郭奇英發出指令。」司馬洛說：「這一點我們亦是已經知道了的，用不着證明，猜也可以猜得出來了。律師可以常常進去看他及與他作秘密的談話，由於案子已經審結了，我們更加不能够制止律師常常探他以及秘密談話了。」

「起碼已經肯定了是金馬龍做主的。」蘿蔔說。

「但是我們還是對那個代替郭奇英策劃的人毫無所知。」司馬洛說：「范耀生在這一點上也是完全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他說想不出有這樣一個人。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應該可以相信范耀生是把他所知的一切都講出來了。」

「這就是范耀生所講的一切了？」蘿蔔也露出一個啼笑皆非的表情。

「是的，」司馬洛又咬牙切齒地說：「講了却等於沒有講。范耀生提議我們密切注意郭奇英，但是我們早就已經這樣做了，我們並沒有看出什麼來。郭奇英祇是代替金馬龍處理外面的產業，以及維持着其他一切人事方面的聯絡！」

「那麼，」蘿蔔說：「我們弄范耀生的女兒，是白費氣力，毫無作用的了！」

司馬洛慚愧地苦笑，因為范耀生的女兒那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金馬龍的手下做的，而是司馬洛與蘿蔔做的。這就是司馬洛所講的骯髒手段，而這亦祇是有限度的骯髒，因為范耀生的女兒根本並未死去，那死者祇是另一個無人認領的女屍。他們剛好發現了有這樣一具屍體出現，就向范耀生的女兒動手，借用她的衣服，她的人是仍然安好的。

她也是給安置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就是莫先生為什麼說未曾證實死者就是她了，因為死者根本就不是她，莫先生不能够對范耀生承認，而祇是利用這個似是而非的情形逼使范耀生屈服。

范耀生雖然是屈服了，却並沒有什麼用處。

「現在。」蘿蔔說：「你怎樣把人還給范耀生呢？明明沒有死，你却說死了。倒不是我同情范耀生，他這個人其實也是好事多為，應該有此報的，這樣的報復，依我看來，也還是一點不算太過份！」

「可以拖一拖的。」司馬洛說：「下一步，科學方法鑑定死者並不是她，范耀生就可以放心一點了。不過他的女兒還是

沒有回來，生死未卜。」

「他的女兒也眞可憐。」蘿蔔說：「她不是壞人，而且相當美麗。許多年以前我也打過她的屁股，現在却那麼大了。不過，她要怪的話也是祗能怪自己的老頭子好事多爲吧了。其實這個方法很好，假如用在金馬龍的女兒身上就更好，可惜金馬龍沒有女兒。」

金馬龍這個人幾乎是舉目無親的，他有一位老妻，多年前已經離婚，而並沒有兒女。他可能已經忘記了他這位老妻了，所以在她的身上做手脚也是沒有什麼用處。假如能找到一個可以在感情上威脅金馬龍的人，那是很有用處的，但是就可惜並沒有這樣一個人。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司馬洛說：「其實像范耀生那樣打主意是適合的，規規矩矩過幾年，希望假釋出外，還可以享受一段日子，現在這樣做，金馬龍想假釋出來就難了。他年紀亦不很輕，他也未必就能活到坐滿刑期的。」

「你不了解這個人，」蘿蔔說：「我就是了解他，所以才與他發生意見。他這個人太殘忍，仇恨心亦太重。他不肯原諒背叛他的人，總之非死不可。他也許不爲將來打算，也許他認爲他反正是不能够活着出去了。也許我們可以利用他這種性格而再想一個辦法——」他忽然注意到司馬洛已經心不在焉似的，便問：「你在想什麼？」

「開健康營的那個阿尹。」司馬洛說道。

「哦。」蘿蔔說：「他是死得無辜一點了，其實他是沒有選擇的，警方傳他做證人，他也非要作證不可。他們又沒有給他什麼特別的好處，不過是給他一份打手的職位，待遇普普通通，他到別處去也一樣可以得到同樣的待遇，如此他是更加沒有理由爲他們說謊了。但金馬龍就是這樣不講道理的……」

但是，司馬洛仍然是顯得心不在焉的樣子。

蘿蔔不說下去了，他看着司馬洛把沒有吸完的香烟丟掉，而煩躁地坐了下來。他說：「你跟這個阿尹，有什麼特別交情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連他的本人都沒有見過。」

「你不是爲了他的死而煩惱，」蘿蔔說：「雖然他這樣被殺，任何人都是應該感到憤怒的——呀，我明白了，你是因爲你們有一個人員也被殺。你跟那個人交情很好嗎？」

「普普通通吧了。」司馬洛說。

「看來你這個人的感情作用似乎特別强。」蘿蔔說：「其實這個世界上，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給無辜殺掉，我們是不能够爲那麼多人傷心的，我們祗能够爲那些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人傷心。這樣講也許是自私一點，不過這却是人之常情——」跟着他又似乎因爲司馬洛的反應呆滯而不滿，憤然地說：「媽的，你有什麼心事，不可以說出來嗎？」

「有許多關於我們組織的秘密，是不適宜向你透露的。」司馬洛說。

蘿蔔猛的站了起來，輪到他煩躁地在那裏走來走去了。

蘿蔔說道：「現在不單是你在帮我而已，也是我在帮你。許多地方你也是需要我的帮忙的！假如你有什麼地方是可以讓我帮忙的話，你大可以坦白講出來，怕什麼呢？難道我還有空把你們的秘密加以向外宣傳嗎？」

司馬洛如夢初醒似地抬起了頭來看着蘿蔔，似乎也認爲蘿蔔是講得很對的。他說：「就是關於這個阿尹，他死得也很離奇。」

「是呀。」蘿蔔說：「不過，你要管多少件事情呢？阿尹那件事情，你們不是已經有人在處理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這並不是另一件事情，這許多事情，合起來都是一件事情，都是金馬龍做的。我們不能够完全分開來處理，而是必須要綜合起來加以分析的，對嗎？」

「唔。」蘿蔔點點頭：「這也是講得不錯的。綜合起來分析，你又想到了一些什麼呢？」

「阿尹是一個强壯的人，他是做打手的，沒有人能够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割下這件東西，丟進浴池裏，而身上沒有留下搏鬥的痕跡。但他却正是如此。」司馬洛說。

「那裏是女賓的部份。」蘿蔔說：「假如他要洗這種澡的話，他在男賓那邊亦一樣可以洗的。但他是在女賓的那個部份，照這樣看來，就應該是有一個女人在場了。一個女人，就可以使一個男人很願意自動把衣服脫下來了。」

「但是阿尹並沒有女朋友。」司馬洛說。

「用不着女朋友。」蘿蔔說：「祗要是一個够美麗的女人，祗要自動送上門來，即使是我，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很可能亦是會受不住誘惑的。兩個人一起在水裏，這個女人祗要用刀一割——這種事情，也是祗有一個女人用肉誘的方法才能够做到。」

「我們的推測也是一樣，」司馬洛說：「但我們是有一個人員監視着那個地方的。我們那個人員決不會讓這樣一件事情發生。」

「事情可以發生在你那個人員死了之後。」蔔蘿說：「你們那個人員不是被殺了嗎？爲什麼你認爲阿尹的事情不能發生在他被殺之後呢？」

「我們也是認爲事情是發生在他被殺之後。」司馬洛說：「但是他怎可能被殺？開槍的人是在近距離發射的，他怎可以讓兇手走得那麼近？」

「也許你們對你們自己的人是有偏袒的感情作用的。」蘿蔔說：「但我不認識他，我祗是照事論事，我認爲這件事情有一個很簡單的解釋，那就是，兇手是他認識的人。」

司馬洛一咬牙齒，臉頰兩旁的肌肉便動了一動。

「當然。」蘿蔔說：「假如這樣講的話，等於又提起了這個你一直想避免的疑問了：你們自己的人之中，是不是有些問題？」

司馬洛還是咬着牙沒有做聲。

蘿蔔說：「當然是一個認識你們這個人員的人走上前去他才會不提防的。而這個人忽然拔槍轟死了他。本來暗殺在遠處放槍亦是可以的，但是他却是在近處中槍。不管你如何否認，這個開槍的人，一定是認識他的。你們自己的人，却是與兇手認識的！」

司馬洛却實在並不打算否認，而且事實上，蘿蔔所知道的秘密，他可能會不知道，但是，蘿蔔能够猜到的事情，他則是很少會猜不到的。他說：「我就是正在想着這件事情。」

「假如你問我的意見。」蘿蔔說道：「我認爲你是應該查清楚這個死去了的同事！」

「我們正是在這樣做。」司馬洛說：「這個死去了的人員是何德，他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人。何德，你似乎應該認識他的。」

「何德？」蘿蔔說：「就是那一個何德？」

「是的。」司馬洛說：「就是那個何德。」

這個何德就是負責安排蘿蔔在那件黑蟬會所事件之後有一個新的生活與新的身份的人員，蘿蔔當然是認識他了。不過在此之前，蘿蔔祗是知道有一個人員死了，而不知道這個人員叫什麼名字，亦沒有到現場去看過。現在他聽到了名字，才知道是誰。

「唔。」蘿蔔緊皺着眉頭：「也許我是多疑一點，不過，他安排我的事情，他知道關於我的身份的細節，而我也是第一個被開刀的人。」

「是的。」司馬洛說：「這祗是你所知道的部份而已。另一個部份——我不是對你提過一個女人嗎？那個被『炸彈』炸死了的女人，她也是由何德安排的。」

蘿蔔的眼睛突了出來。

他慢慢地說：「是何德安排的，而她是第二個遭殃的人。那麼，難道這個阿尹亦是何德安排的嗎？」

「不是，」司馬洛說：「但是，也是與他有關的，他死在阿尹遇害的現場！」

司馬洛臉上的表情已很明顯地表示出，他的心情是已經因爲這件事情而很差了，因此蘿蔔認爲是應該小心一點說話的。蘿蔔說：「現在，我並不是指控什麼，而祗是根據很簡單的人類本性來推理吧了。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何德洩露了我與你那位女朋友的資料，所以我與她都先後遭殃了。而現在，何德負責保護阿尹，因此雖然阿尹的安置不是由他負責的，他亦可以洩露阿尹的所在，那個兇手又可以來殺阿尹了。但是殺死了阿尹之後，何德是很難作出一個圓滿的解釋的，因此何德亦要死了。也許兇手根本沒有告訴何德要做這件事情，因爲知道何德是必然反對的，因此就索性把何德也解決了。何德已經沒有利用價值，而且亦對安全有威脅。」

「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司馬洛說：「而且我也認爲正是如此。」

「但——」蘿蔔說：「假如是這樣的話，這就是很嚴重的內奸事件了，你還敢信任誰？」

「人到底不是機器，」司馬洛說：「人都是有缺點的，找到缺點就可以乘虛而入。這種事情，是間中會發生的。」

「那你打算怎辦？」蘿蔔問。

「我們正在密切調查關於何德生前的一切事情。」司馬洛說：「我們祗能够如此。」

「那麼，」蘿蔔說：「目前的情形就是，我們有了一個叛徒，亦有了一個女殺手，可能是很美麗的，而無論如何是心狠手辣的。」

「是的，」司馬洛淡淡地苦笑着說：「看來我們面臨的困難是相當之多的！」

「我仍然可以對付金馬龍的。」蘿蔔說。

司馬洛固執地搖搖頭：「不要！」

「媽的！」蘿蔔又暴躁地叫道：「難道你不明白目前的情形是如何的嗎？」

「你告訴我目前的情形是如何吧。」司馬洛說。

「你拖下去可能使這些證人全部死掉了。」蘿蔔說：「以前何德並不知道全部證人的新身份及他們的所在，現在他已經知道了——」

「他並不知道，」司馬洛說：「祗有莫先生全部知道，以及那些個別去負責保護的人知道自己所保護的證人們的所在，連我也不是全部知道。」

「假如你去查問一下呢？」蘿蔔問。

「那是可以問出來的。」司馬洛說：「我是不同的，何德不能回去問這個。」

「你怎麼知道何德沒有設法調查呢？」蘿蔔說：「我不知道你們的內部組織是如何的，但我認爲，在此之前，要查出來並不容易。但是發生了我的事情之後，你們要保護每一個人，所有的資料都拿出來集中在一起了，而你們並沒有提防內部的人會去調查，在這種情形之下何德要調查未必會很難。也許他已經查出來了，對方已經得到了一份詳細的資料，對方就不需要何德了，所以何德首先死掉！」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他。

「你認爲我這一個推測怎樣？」蘿蔔問。

「我認爲，」司馬洛慢慢地說道：「你果然是已想到了一件我並沒有想到的事情！」

「我認爲這是一個陰謀，」蘿蔔說：「在此之前，何德祗是知道我和你那個女朋友的所在，但是事情一發生，你們把每一個人的資料都翻出來，何德就有機會查出一切了。假如你們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那對方祗是能够對付兩個而已，其他的還是無從入手的。」

「也許你是講得對的，」司馬洛說：「假如這是眞的，那我們是已經中計了。現在收回已經太遲了！」

「我們對付金馬龍並不太遲！」蘿蔔說。

「不，」司馬洛搖頭：「卽使我們已經中計了，對付金馬龍也是沒有用的。外面還有一個比金馬龍危險得多的人，這個人才是最重要的。金馬龍本人的手段也沒有這樣毒辣！」

蘿蔔咬牙切齒地看着司馬洛：「假如金馬龍不存在，這個人也會收手了。」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夏振華在一座山林中又遇上了一尊子、墨竹君和江湖五惡中的個別魔頭，只向他們略施薄懲，把四毒的左耳都割掉，因爲還要破除五惡的寶塔圖案、風雷大陣，還有向陽峯危岩之戰。夏振華雖然離開他們，但仍在暗裏跟踪，看他們還有甚麼佈置，又見翠蓮觀主迎住他們，無意中洩漏了風雷大陣的秘密，還有他的霧海雲天。至此，夏振華心中有數，知己知彼，才操勝劵，他橫渡長江，又發現「天下歸心」的組織，都是這些魔頭們的旁系勢力。來到長江另一個地方，又發現荒蕪老人和武當眞人、少林百慧大師交手不敵，正想協助，幪面蔴衣俠趕至解圍……

鬼夫人詭計多端

夏振華此念電閃而逝，而蒙面蔴衣俠發出了一陣低沉而極其威嚴之聲，道：「猛虎相鬥，必有一傷，何況目下江湖混亂，羣魔亂舞，二位自相殘殺，豈不爲親者痛而仇者快嗎？」他的話，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百慧大師，能否賞我一個薄面……」

百慧大師聞言，忙合十稽首，道：「施主所命，百慧敢不遵命。」說完，扶杖而退。蒙面麻衣隱俠又向荒蕪老人笑道：「你不住在花廬，多飲幾杯百花釀，說是要趕返野人山去……」

荒蕪老人面色鐵青，「冷哼」一聲，打斷蒙面麻衣人未竟之言，說道：「我暫且不返野人山，而且請你立即離開少管閒事，哼！我如果不與百慧那禿頭分出勝負來……」

夏俠士絕招頻施

一陣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動，百慧大師豪氣如虹地朗笑着，顯然他與這個對手也有一拚的決心。

蒙面黑布微飄，那沉重之聲亦已響起：「我本野鶴閒雲，無拘無束，滴血傳書，也曾有你鼓勵……」

他十分感嘆地，又顫聲說道：「我們祇是一點私人之間的意氣，就如此置大局而不顧……」

「住口！再說下去，我們三十年友誼，一筆勾銷，今日連你也算上一份。」

這聲音，粗暴已極，荒蕪老人對那蒙面麻衣人，也似惱羞成怒。

蒙面黑布微微飄起，顯然十分激怒。

當下也就冷冷地笑道：「那很好，祇要你算上我，這裏的人所有恩怨都歸在我頭上。」

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又道：「祇是在場之人都該退出，我們的事都在此……」他的話，顯然有不得已的苦衷，故倏地止住。

荒蕪老人全身也微微一顫，好半晌才冷冷地說道：「其實我並非要找他們爲難，祇是他們欺人太甚。」

蒙面麻衣人，見他口氣頓時軟了下來，心下也不覺一寬。

這時崆峒觀主卻朗聲說道：「我們當初不過以九大門派掌門身份，邀請你參加『滴血傳書』之會……」

崑崙觀主也搶着說道：「我們私下裏都認爲天下第一劍武功高絕，足以武林天下。」

「哼！又是『天下第一劍』！」荒蕪老人打斷了他未盡之言。

蒙面麻衣人却淡淡地笑着道：「還是爲着這件事，你如果那日進入花廬，見過那孩子之後，如果你再找得出有他那種資質稟賦的人，尚且不談他的武功如何，我們……」

荒蕪老人竟暴起一聲長笑，道：「坐井觀天，誠不知宇宙之大，我說過十年之後，我將差遣一人，來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名號。」

蒙面麻衣人却淡笑道：「你且先見了那個集天地靈秀於一身的『天下第一劍』

再說如何？」

「哼！就是他來連磕上三百個響頭，我也不要見他。」

荒蕪老人之言，氣得在場諸人無不臉色大變。

夏振華聞言鋼牙咬得咯咯作響，本準備躍出，但終於忍住了。

一陣朗朗之聲，似天樂，似雷聲，震蕩在空際。

「巨無霸老前輩，這種人休與他饒舌，按說我本當藉百慧大師之掌力將他震死，但他要調教徒弟，欲與中原武林爭雄一番。」

話音一頓，羣雄臉色都微微一變，這是他寓風傳音之聲，却不知天下第一劍何時抵此。

朗朗一笑之後又繼續說道：「所謂狗嘴裏吐不出象牙，烏鴉窩裏出不了鳳凰，憑他那種德性，還能調教得什麼出色的人物來？」

他的聲音又特別提高了些，震得在場諸人，無不心頭微顫。「各位掌門人固然關心看未來武林大局，誠屬苦心孤詣，令人感佩，也未覺太小看了天下第一劍，難道就不敢讓他去作十載經營嗎？」

他故意一笑，又道：「野老兒，願你好自爲之，我天下第一劍祝你成功。」

荒蕪老人氣得鬚髮直豎，大喝一聲，一掌向一株合抱大樹劈落，轟隆之聲有如天崩地裂。

人也跟着向林中撲去，雖然發出了連聲怒喝，却愈去愈遠，祇有空際還有縷縷餘音在震蕩着。

衆人皆一陣愕然，也因爲天下第一劍的到達，臉上都綻開了笑意。

好半晌，才聽見蒙面黑布之內，發出了一連串的呼聲：「孩子，你過來罷！他們都想見你。」

再也沒有任何聲音，雖然他們確想見他，但他却是神龍一現，尤其這個海闊天空，那裏去找？

百慧大師也長長吐出一口氣來，道：「天下第一劍，誠爲一代人傑，不僅集天地靈秀於一身……」

他目露晶光，紅光滿面地笑道：「剛才貧僧與荒無老人對敵，百慧初一上來，就施展了少林絕技，而蠻荒絕學，絕非倖致，在荒蕪老人的週圍，立即撒出一層無形罡網，逼得我連連後退……」他微微一頓後，才繼續說道：「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我耳內竟響起一陣蚊語，我也不及細想，就按着耳邊聽到的招式，任意施爲，立即也施展了一道罡氣，破除了那層罡牆，更在一聲喝『打』之後，荒蕪老人竟負傷而退……」

他又長長嘆出一口氣來：「按說荒蕪老人的武功，確在我們衆人之上，我今日若無天下第一劍指點，不僅無法勝他，恐怕連性命也將不保。」

羣雄皆一縱寂然，他們都看見了一個非常的事實，以百慧大師之尊，以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地位，以一個掌門人，自不會太過滅自己銳氣。

尤其是臉上一片至誠，顯然無半絲假意。

蒙面黑布幾番掀動，但沒有說出話來，他也十分激動，更想到夏振華的武功近日來又有了驚人的進步。

當下淡淡地一笑道：「武林中興衰繼替，固繫於各大門派的精誠合作，顯然地天下第一劍，爲此中興亡所繫……」他轉向百慧大師，說道：「大師爲少林寺傑出人物，目下武林罕見高手之一，天下第一劍的用心，幸能竭力以赴。」

他的話，似乎不着邊際，却顯出了幾分玄奧。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今天大概不會出來與諸位相見了，不過，八月十五日嵩山之會，將成爲正邪分野，那裏對滴血傳書之會，或有淘汰作用。」

他朝着羣雄一笑，又繼續說道：「諸君有與，不妨先去參與這次盛會，在那裏，或可看到天下第一劍的眞實武功。」

說完，蒙面黑布微飄，人也霍地拔起，瞬息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崆峒觀主不由一聲長嘆，道：「宇宙之大，眞是無奇不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們空自作了一派掌門，何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之大……」

他當然不是憑空浩嘆、其實環立諸人，都有如此感觸，祇是都沒說出來罷了。

武當眞人經過一陣調息之後，已漸覺康復，緩緩坐起身來，望着這拚鬥後的陳跡，無限感嘆地問道：「那個荒蕪老怪物呢？」

百慧大師緩步過來：「道兄可痊癒了麼？」

武當眞人雙頰微紅，好半晌才淡淡笑道：「多謝大師關照，業已痊好，祇是那個老怪，對武林人中誠然是一大困擾，但不知他……」

「他現在走了，可能已在數十里之外，因爲天下第一劍已經來了……」崆峒觀主的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動。

百慧大師也朗聲道：「天下第一劍，誠爲一代人傑，他以傳音入密功夫指點了幾招秘式，貧僧不僅將其無形罡牆破除，也曾還過一掌，將其擊傷，後來還是巨無霸趕到，天下第一劍一激之後，老怪藉追趕天下第一劍爲名，借故逸去……」

武當眞人望着那些殘枝敗葉，撤滿一地，還有被攔腰折斷的古樹，肉綻皮開。顯然這一場拚鬥，稱得上驚心動魄。

任是這個武當掌門人，因爲遽遭挫折，故一時感慨萬端。

百慧大師等人都深悉他此種心情，但却找不出適當的說話來安慰這位平素眼高於頂的武當高手。

空氣也似凝固了似的，沒有人開口，顯然各人都有着沉重的心事。

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歌聲，十分悽惋，如訴如泣，但聽得：

天上月宮疑是夢，
巫山腸斷醒時遲。
看章台走馬，
問寒雁東歸。
何處是夢，何日是歸時。

× × ×

望斷雲山，
今夕是何年。
伊人一去永無還；
不知道春閨深遠。

胭缺脂殘。

迴望雲山斷，還憶舊時顏……」

歌聲雖嘹亮入雲，但却哀惋得令人泣下。接着又唱出了：

問君東渡何日，
看長劍歌聲。
貫日寒虹驚噩耗，
任卿消瘦任卿沉。
……

末了的歌聲，雖然響澈雲霄，但哀惋悲傷過甚，反倒失去那種豪壯雄邁之氣。環立羣雄都似被這歌聲所沉醉。

倏地百慧大師朗朗笑道：「諸位道兄，我看這唱歌之人有幾分可疑，咱們趕去瞧瞧如何？」

沒有人回答，但都如魅影一般，幾個起落就去得無影無踪。

他們竭力奔馳之後，却始終未尋得歌唱之人。終於聽得一陣朗笑之聲，說道：「哼！你祇管去參加嵩山之會，我管他什麼奇異設置，就是龍潭虎穴，又豈能奈我何？」

不知什麼人，忽然高聲驚呼道：「這是天下第一劍的聲音，我們迅速趕去……」語落，幾條人影又如風馳電掣一般迅即離去。

這時，又傳來一陣談話之聲：「我老實告訴你，祇要你不視人命如草芥，我決不管你的閒事。」

他似長長吐出一口氣來，又繼續說道：「如果你還長此殺人不厭，我也祇好，……」下面的話，他似十分費力說出，故倏然止住。

「你憑什麼都說我殺人殺人的，難道都是你親眼所見？」

這聲音，顯然嬌滴滴地，有如銀鈴一般。

那許多掌門人中，除武當眞人外其餘都未見過此人，雖然他有幾分懷疑，一時間也不能確定。因爲這女子的聲音，他們本來想趕上天下第一劍而去，也就祇好停了下來。

那個說話的人，眞是夏振華，另一個則是這歡喜冤家，背地相思見面就打的迎風女。

夏振華對迎風女表面却裝成冷漠不堪，其實在心坎上，對那個長髮紅裙的影子印象却十分顯明。

這當然有許多原因存在，這一對冤家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也有兩個顯然不同的個性。更可怕的就是誰也不會讓步，心裏雖有一再承認錯誤，表面上誰也不會承認，而且反會故意挑出對方的毛病。

當夏振華以口訣指示百慧大師，擊傷荒蕪老人之後，本擬立即離去。

却不知那個老怪，竟欲與百慧大師拚起命來，在這種情況下，百慧大師雖覺怦怦然，但總得硬上頭皮準備作孤注一擲。

不料那幪面麻衣的——巨無霸趕來，先分開了兩個拚鬥之人。

但荒蕪老人此時竟惱羞成怒，連巨無霸也惡語相加，夏振華在忍無可忍之下才出語制止。

荒蕪老人已借故離開，因爲目下情景對他顯然不利，這也是識時務者的俊傑。

但夏振華也早經隱去，因爲他此時確不顧與武林各派掌門會面，故迅即離去。

他走得並非想象中的快捷無倫，而且祇是朝着東北方走着。

因爲他已望見荒蕪老人是向正東而去，他也料到巨無霸和各派掌門，也勢必隨荒蕪老人之後追去。

夏振華是有心人，故另作了打算。當他走出二三里之後，這才加速脚步，因爲他憑那「天耳神通」絕技，已聽出了一縷縷管絃之樂聲。

這聲音，尤其那「似水流年」的曲子，在夏振華聽來十分熟悉，他的腦際立刻現出那長髮大紅衣裙，瓜子臉，兩個又深又圓的梨渦。手中拿着一枝銀笛，這一個麗影，好似嵌在他的心坎中一般。

此時一聽空際所震起的管絃之樂聲，夏振華自會想到，這裏又將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雖然不敢想象，但他却不能不管，因爲他對這個肇事的禍首，直接與間接仍可收制衡作用。當下一提氣，人如長空飛燕，瞬息間就失去踪跡。

但夏振華趕到一座古森林中，却發現了樹倒枝折，橫七豎八倒滿了一地，顯然這裏曾經展開過一場不平凡的格鬥。

夏振華心頭微慄，並且聞到一股血腥之味。頓時怒髮直衝，深深納氣，人即穿林而入。三個大漢併排兒躺在一塊，死狀十分安閑。

夏振華幾乎叫出聲來，檢視了一遍，三個大漢外表上並無任何傷痕，亦無特殊異象。

雖然眼角有血絲凝固，牙齒咬着嘴唇，但嘴角間仍然噙着半絲笑意，顯然十分愜意。

夏振華望着這三個死去不久的屍體說不出是感是嘆。不管這幾個人生前如何，但如此製造死因，視人命如草芥，却不是一個行俠仗義之人所應爲，故心中大不是味，但一股怨氣實在找不出發洩的對象，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却說不出一句話來。好半晌，他似乎聽出了異樣來，這才在林中又搜尋了一遍。

終於他騰身而起，踏着樹梢好似要捕捉一頭毒鳥般。他表面是那般寧靜，內心却有着無比的激動。身形一閃，停在那枝繁葉茂的樹梢頭，冷冷地喝道：「出來！難道躲得掉嗎？」

跟着他的喝聲，果然竄出一個大紅衣裙的絕色麗人來，一手揉着眼睛，顯然睡意正濃，但她見了天下第一劍，內心又掩飾不住一種無比的喜悅。

「我說是誰，如此大呼小叫，原來是你！」這銀鈴一般的聲音，好似一副清涼劑，却有令人如浴在春風中一般的舒服。

夏振華心中也爲之一動，但想到那三個大漢之死，一時又怒火中燒，冷冷地喝道：「迎風女！妳一雙殺人的血腥之手，何時才會停止。」

原來此人正是曾經弄得江湖中極度不安的女魔王，尤其她一枝魔笛，多少英雄豪傑，決難逃過她那看似柔情如水，面若芙蓉，心如蛇蝎之下。

當她聽得夏振華怒喝之聲，仍然裝做不解，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何事使你如此生氣？」她故意一停，又一

理被微風吹動的雲鬢，這一絕妙的姿態，却令人爲之神往，也爲之心醉。終於她又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你如果容不下我，就不妨殺死我，否則我的迎風三曲，終會成爲你的心腹之患。」

夏振華俊目微軒，兩道如烈焰一般的目光，冷冷地喝道：「妳若再如此視人命如草芥，我也就祇好先爲社會除害了。」

「哼！你少在我面前來裝模作樣，你殺的人難道比我少？」

迎風女的話也倏地微含怒意，微微一頓後又道：「西華山，殺人盈野，梅嶺關，鬼哭神嚎……」

她也似十分氣憤，好半晌才繼續說道：「不過你打着天下第一劍的美名兒，大家都因你的武功和丰神英姿，而忽略你的殺人面目，就單以幽冥宮而論，數十條性命難道都非父生母養不成？」她的話好似意猶未盡，但却氣得夏振華臉上變成豬肝色，怒髮根根直豎，鋼牙亂咬。好半晌才沉聲冷喝道：「血口噴人，居然栽到我頭上來。你倒很會爲江湖五惡解脫，這筆殺人賬，都變成我天下第一劍所爲了。」他似氣極，但一時又無法申辯。「哼！是非自有公論，你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道理。」

「本來我對這天下第一劍，也有幾分敬重，如今看來，也是一個是非不明，以耳代目的糊塗蟲。」

迎風女指着夏振華如此臭罵，再好的修養也會立時翻臉，何況夏振華武功絕代，不僅自己以天下第一劍自任，即武林各大門派，亦莫不以他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此時，竟聽這個被江湖中視作女魔王的迎風女罵自己以耳代目的糊塗蟲。

千百個念頭閃過，如果他出手之間，就可一掌結束這女魔性命，不僅免除社會屠戮，也爲自己除去一個無形的枷鎖。但他不能出手，因爲這個麗影，從第一次在泰山絕塵峯起，就深深地印在自己心坎之上。當下也就冷冷地問道：「我何事以耳代目，你且說來。」

一陣銀鈴之笑聲，連那些林中棲鳥，亦爲這笑聲跳躍狂歌。

夏振華雙頰微紅，冷冷地喝問：「你笑什麼？何事值得你如此好笑？」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好嗎？」迎風女笑聲一止，竟打斷了夏振華的問話。

「我不要聽故事，我祇問你還殺人不殺人？」夏振華臉上無半絲笑容，冷冷地喝問着。

迎風女也將笑容一斂面露凝霜，眼角眉梢間隱含着殺氣，冷冷地答道：「假使我答覆這是我自己的事，你管不着，怎樣辦？」

夏振華臉色陡變：「哼！你如再要殺人，我也祇有以殺止殺，你瞧着辦罷。」

迎風女又淡淡地一笑：「那很好，你同我殺人比賽，我倒要比賽出幾項特殺。第一不准流血，第二不准死人痛苦。第三要人死得甘心情願。第四要接二連三的殺人，毫不以爲厭……」末了的話，聽得夏振華汗毛直豎，沉聲喝出，震得四野皆動，枝葉飄落，迎風女也被震退三四步。

「好！這是你殺人的本來面目，眞是任我舌吐蓮花也黜不醒你這頑石……」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你不必再叫迎風女，乾脆就叫小魔女，因爲你是以殺人爲樂事。」

「不管小魔女或者是迎風女，總是不在你天下第一劍手下，以後如果你再管我的閒事，我殺不着你，必定要殺一百個與你同等年紀的少年人來洩忿！」

迎風女緩慢地說着，從她那不迫之態，惟有殺人才能平息她胸中忿怒一般。

夏振華聽得心頭一懍，暗忖道：「這女魔心毒手辣，說得到就做得到。在一個變態心理者，她的思想中，祇有一種『報復』。而且這報復的行爲，成了她一連串的生活中心，更因此而擴大……」

這朶武林奇葩平時果決堅毅，今日却難以處置，當然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迎風女立斃掌下。

但是夏振華一時間竟無法下手。因爲在他的心目中女人祇是弱者，如果對一個弱者下手，自己未免因懼怕弱者而殺害弱者。

尤其這個弱女是一尊子的女兒，若能將她勸醒，這對未來武林大事要省去許多麻煩。

夏振華的另一種心情，就是曾經一掌將她劈下絕塵峯，祇是算是僥倖未死，因爲絕塵峯高逾千尺，且怪石嶙峋，人跌下去怕不立時粉碎。

迎風女未曾死去，祇是其機緣而已。故夏振華却因此欠下了一筆感情之債。

此時聽迎風女竟已說出，如果自己再干涉她的行動，縱或找不到自己也將殺一百個少年人洩忿之言，心頭不由大急，但他並未立即露出，祇淡淡笑道：「迎風女！你可曾知道，祇要我出手，你決無生理。你應該相信罷……」

「不見得，我就是打不過你，不一定你出手之間就能要我的性命。」

迎風女截斷了夏振華未完之言，也顯示她那狂傲好强的本性。

夏振華雙目神光暴射，嘴角微掀，鼻中哼了一下，終於十分不屑地，冷冷說道：「迎風女！祇要你以後再不殺人，我決不管你。」

「哼！你開口殺人，閉口殺人，我究竟殺了誰，是你親眼看見，還是聽人說過。」迎風女面上無半絲笑容。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但想到林中那三個大漢，又立即血如潮湧，百脈賁漲。冷冷地喝出：「賊魔，滿口花言巧語，需知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啊。這活生生的事實還要別人說麼……」

他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林中三個大漢，死狀正與你自己親口所言，殺人方法一般無二，難道還會有假。」

又是一陣銀鈴般笑聲，但笑聲中却顯出幾分淒涼之味。

「天下第一劍，你可知那三個大漢是誰？他們爲何而死？」

夏振華被他一問，一時竟無言對答。好半晌，才冷冷地喝道：「不管是誰，你總不能視人命如兒戲。」

夏振華說得錚錚鏗鏗，面色十分嚴肅，「你爲什麼將江湖五惡毀去了臂，削掉了耳，挖出了眼睛，難道這些就不殘忍。」

這就是天下第一劍，所加諸於天下人的刑罰嗎？」迎風女也喝問着。

夏振華幾爲之語塞，終於又冷喝道：「女魔！殺惡人就是善念，我使江湖五惡失去臂、耳、眼，無疑地，還是想促其覺悟悔改……」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迎風女竟放聲一陣狂笑道：「好一個殺惡人就是善念，哼！難道這善念，就祇許你天下第一劍存着。」

夏振華一再爲之語塞，俊臉漲得通紅，半晌說不出話來。

迎風女的笑聲有如一柄利刃，刺入夏振華心中，但他却堅持對方嗜殺……

「好罷！就算我如你所言，我眞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這件事，要你天下第一劍相信，也是十分困難。」

迎風女說時雙目隱現淚珠，哽咽了好半晌才繼續說道：「你天下第一劍，有一篇血和淚的事跡，難道就不容許別人也有一篇血和淚所結成的史篇。現在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是一尊子的女兒，父親據說是被一尊子所殺害，我現在不過是欲找事實的根據，並欲尋找母親的下落。」

這些話有如晴天霹靂，夏振華萬未料到這些話由迎風女而出。

因爲他自己也一身是謎，故才對別人有同情之感，此時聽迎風女說出之後，直驚愕得不知所措。久久才吶吶地問道：「你竟不是一尊子的女兒？」

「嗯！那林間三個大漢親口對我說，我那傳我絕技的恩師也曾隱隱說出了我母親一生顛沛流離的事跡，祇是當我細問時，她總支吾過去，後來却在傳我迎風曲之後，竟不辭而走。」

夏振華此際竟找着了話柄，淡淡地笑道：「既然林中三個大漢能指出你不是一尊子女兒，爲什麼你反殺人滅口，不多尋找些綫索呢？」

「哼！天下第一劍，在武功上我承認你强，但心計上我却要勝過你。就以此事來說，我要不說你永遠要蒙在鼓裏……」

迎風女說時，又復淡淡地笑道：「按這三人曾說出了一尊子許多秘密，我似應另眼相看，但狠子狠心，他們的目的祇是在我美色之上，而且一尊子也正是以此來誘惑衆人，使他們好去賣命……」

她愈說愈爲激憤。淡淡一笑道：「如果一尊子知道這三人，洩漏了他的機密，又不知道再生出何種陰謀。我若不殺之以滅口，我的寃仇則永無報復之日。何況他們既然存心不良，祇是想從我的身上獲得些什麼。」她目露晶光，面含殺氣恨恨地繼續說道：「你還不知道他們的陰謀鬼計，聞之令人髮指。不過，我還不相信他們有如此胆力和智慧。」

迎風女說時從懷中取出一條白絹來，用勁擲到夏振華面前，冷冷地喝道：「你先看清楚後再問我何故殺人罷。」

她的話聲色俱厲，任是夏振華傲骨天生，也竟乖乖地接着那塊素絹，細細閱讀，但他愈看，則俊臉上愈有如朝霞初放，連耳根也紅了。

迎風女冷冷之聲，又響在耳際。「天下第一劍，請問這件事，落在你的身上，將作何處置？」

夏振華雙目晶光畢露，冷冷地答道：「既然你知道一尊子是你的仇人，就該找一尊子算賬，爲何要到處殺人，製造流血事件？」

「一尊子雖是我的仇人，但他表面上却僞裝我父，在我未獲得眞憑實據之前，誰肯相信？」

迎風女似有所思地又復微微嘆出一口氣來道：「况且我的武功尚未到達天下無敵的地步。如果一尊子一旦翻臉，他以江湖五惡爲臂助，又得翠蓮觀主等人，爲虎作倀，我豈不成爲衆矢之的？」

她的話倏然止住，但一雙俊目——却望着夏振華，似在請他作解答，也似在向他誇耀自己的智慧。

夏振華萬未料到這個姑娘，却是有迥異常人的智慧和思攷力。尤其她能思前顧後，任何事都能估算到恰到好處，眞是十分難得。

自己以一個天下第一劍自任的少年俠士，祇知道一味地責難別人。殊不知對方竟是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奇女子。當下將那方絹巾摺成小塊，正欲納入懷中。「迎風女，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這絹巾放在我這裏……」

夏振華英風飄逸豪氣干雲地說着。「祇要我在這次嵩山之會中，能平安出險，我想不僅我的一頁仇恨，我師傅的血海深仇，你的這一篇謎我總將設法揭開。但以後……」他倏地一停，目注着迎風女，好半晌才朗笑道：「迎風女，來日方長，希望妳好自爲之。我一定協助你尋找仇人，更將助你完成其宏願。」

他說完，正欲縱身而起，迎風女却冷冷地說道：「天下第一劍，我不要你帮忙，那塊白絹快還給我。」

迎風女左手伸着，臉上無半絲笑容。夏振華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半晌說不出話來。

迎風女又淡淡笑道：「天下第一劍，我的絹巾祇管給我，放在你的身上，有百害而無一利。」

夏振華嘴角掀動了一下，欲言又止。而迎風女那銀鈴之聲，此刻又已經響起。「天下第一劍，你且過來，我給你見識一下。」

夏振華還以爲她欲使自己見識一下武功，或欲見識一下她那迎風三曲的滋味。

當下胸脯微挺，朗朗地一笑道：「好罷！你有什麼驚世絕技，祇管對我使出來吧！」

迎風女也未作解釋，踏着樹梢，幾個起落，就沒入林中。

夏振華微一提氣也就跟踪而至。何消半盞熱茶工夫，他們又奔到那三個臥屍之處。

迎風女望着夏振華笑道：「天下第一劍，這是一尊子所煉的一種毒藥，要在什麼嵩山之會中，置於什麼危岩之下的惡潭中。」

夏振華一聽心頭一慄，但他表面却故作鎭靜，以微笑代答覆。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又已響起：「這玉瓶中，就是什麼分肌化骨藥粉，據說撒在人身上立時化作一團血水，如果放在水中，沾在身上立即潰爛，皮開肉綻而死…

…」她說時，又故意一笑，「那日我無意發現，替他將一瓶生肌藥粉換入，我却竊取了那瓶『分肌化骨散』。」

她雙目神光畢露，夏振華全身一慄，還以爲她會對自己下手。

迎風女却淡淡地笑道：「我現在當着你，試一下江湖五惡的厲害，免得你再目空一切，或者尋來找我的痲煩。」

夏振華正欲回答，迎風女却搶着說道：「我就以一尊子的手下爲試驗，既然他能以分肌化骨散，施之於別人，也要他們嚐嚐這種滋味。」一說完，揭開玉瓶，撒了些藥粉，在那三個大漢屍身之上。

立即冒出一縷縷綠烟，一股腥臭之味難聞之極，剎那間，三個屍體，都縮作一團作螺絲狀。

迎風女又撒了一些藥粉，這一次份量較多，一縷縷綠烟昇起，過後，三個屍身驟然不見，再仔細一看，地下剩下三堆血水。

夏振華全身一慄，暗忖道：「好厲害的毒粉。如果眞由老賊將藥粉放在危岩之下的惡潭中。萬一自己不愼，沾上毒水，豈不爲賊魔們所乘？」

他心中如是想，臉上的表情，也就有了顯著的變化。

迎風女又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裏面裝的是一般顏色的藥粉。

夏振華不知道她要耍什麼花樣，正睜着一雙俊目望着這個女羅剎一言不發。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又震蕩在空際。「凡毒物必有對尅之理，所謂以毒攻毒者，一尊子爲一代人魔，心術奸謀皆高人一等。他設計的毒物可能無藥可解，但我却在這三人口中聽說，唯有這『分肌化骨散』可以散百毒……」她微微一頓後，又淡淡笑道：「這事說來，未免令人失笑，但是我已試過幾次，都屢試不爽，而且立即見效。」

她面色沉凝喃喃地，似在對天自語，道：「如果我將殺父仇人擒獲，必用這分肌化骨散，活活將他治死，以報我心中怒氣……」

說完，竟遞過一個玉瓶交給夏振華，說道：「這是我用兩個玉瓶，所盛的一種毒粉，你可以留在身邊，他日或者能用得着。」

夏振華還待推辭，迎風女星目中隱含淚光，「我沒有什麼要你報答，祇要你多認識奸人的鬼謀罷了。」

她又不自禁地嘆出一口氣來，道：「我還要告訴你一句，這三個大漢就是一尊子有力的三鐵柱，特派在此間，把守嵩山的門戶，有許多武林高手，業經死在他們明爭暗害之下。如果我再不適時出手，恐怕天下第一劍，眞將成爲天下第一個死得最慘之人了……」她的話說完，不待夏振華答覆，紅影一幌瞬即失去。

夏振華想着自己今日所遇種種，眞是連額根也紅了。但他對迎風女雖不免仍有幾分懷疑，但她所說的，尤其對這「分肌化骨散」，所發生的功効，實在從心底裏冒出幾分寒意來。托着那個小玉瓶！一時間眞不知如何是好。本想丢掉，但想到自己行俠江湖，萬一遇上中毒之人，也可以立施援手，故將那個玉瓶放在懷中。

好半晌聽到他喃喃地說道：「你如果眞是如此面慈心軟，嫉惡如仇的話，我倒也不必再管你了。」說完，打量了林中一眼才閃身縱走。

因爲這時天色已黑，他更不担心驚世駭俗，故行動毫無顧慮，他時而起時而落，時而馭空飛起，時而施展出意會神功。似飛鳥似飄風，一幌而逝。他雖然沒有預定目標，但他選定了方向，甚至他避開了主要道路。

本來他祇是如期趕到嵩山就可以，但目下狀況，以及江湖傳言，顯然他非趕去瞧瞧不可。所謂有備無患，尤其魔頭們鬼詐百出，江湖五惡連手，已經做成了無可計算的罪惡是非。再加上一個墨竹君和翠蓮觀主，就更形猖了獗。尤其他們以「天下歸心會」來號召江湖高手，故顯得實力更形龐大。

夏振華眼看迎風女將「分肌化骨散」的威力試驗之後。倒也有幾分遲疑起來，也就想到巨無霸所言，「如果沒有滴血傳書，羣魔將全力，參加嵩山之會，但就目下情況，嵩山之會，不過是個幌子，或將利用以擊殺武林各派的高手。孩子！你應以大局着眼。」這些話，不斷在耳邊響起，夏振華幾次都想停止下來。

但是那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他豪氣大發。所謂入虎穴得虎子。五惡既以羣鬥爲主，就不妨以羣鬥解力來擊傷他們。免得他們再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再來擴大事端。

夏振華心中一作決定，精神立振，人如長空飛燕倏地拔起。但覺得樹木倒退，白霧在脚下飄飛。黎明時候，他已奔出二百里路。就體力而言，他實在需要休息一下，更要好好進點飲食。當他放緩脚步時，總覺得一個魅影般的人物，在腦際不斷出現。雖然他幾番提醒自己，却無法袪除那種自我擾遊的觀念。

倏地一陣婦人哭泣之聲傳來。夏振華初期猶以爲幻覺，但愈聽愈覺得那哭聲有異。不自覺地向那哭聲走去。一堆堆荒墳大小不一，一個素服的少年女子，正扶住一塊墓碑悲悲哭泣。

據常理而論，這少年女子新寡文君，自是悲憤莫名。但却引起了夏振華的懷疑、這也是他近日閱歷大增之故。當然在平時他不會多心，但此時天色微明，且四野無人，一個少年女子，能有好大胆量敢在這荒墳林立中哭泣。他愈想愈疑，也就愈覺得自己必須啓開這秘密。

再細聽那哭聲，顯然十分有節奏。這就更引起夏振華的疑心。當下走到那女子附近丈許之地，低低地問道：「大嫂何必如此傷心，人死不能復生，還是自家多多保重。」

那女子邊哭邊站起身來，但哭聲更爲提高，一面用右手抹着鼻涕，漫不經意地向外一撒。一股凌厲的勁道迫得夏振華微微邁退半步。心中正自一愕，陡聞一股異香直撲鼻端。

夏振華心中一動，頭上亦如受千斤重鎚一擊般，不自覺地向後跌倒。

一聲冷笑震蕩在空際，那少婦如幽靈一幌，出手如電，提起夏振華的身體推開墓碑直向墓中鑽去。

當夏振華的身體被那幽靈一般的女人提起時，雖覺得全身一軟，但他暗中凝聚了一口眞氣，故心中十分清楚。

因爲他欲探明這一件秘密，才故意裝作昏了過去，但聽一陣十分刺耳的怪笑之聲，震得四野皆動。

夏振華心中不覺一懍，暗忖道：「這女人有點邪門，因爲她的武功顯然非一般江湖高手可比。」此念電閃而逝。他的身體直隨那幽靈一般的女人向下落去。

既然他存了一種入虎穴，擒虎子的決心，也就一切皆置諸身外。表面上，仍然裝做昏去的樣子，更運氣將全身各大要穴閉住。

尤其他業經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普通刀劍之類倒也難得傷他。

倏地一陣嗡嗡之聲傳入耳際。漸漸才聽出另一個女人說話之聲：「姊姊！你回來了溜？有收獲嗎？」

「嗯！撈了一票，這個可能是一塊肥肉。」

夏振華聞到了一股極其腥臭之味，顯然是那女人口中發出來的。

在她話中所指的肥肉，當然是指夏振華而言。因爲他還要瞧瞧這魔穴中一切設置，也就只有先任其擺佈。

另一個聲音又已響起：「老不死的有無消息，他所需要的『保命丸』已從二十五個少年人，所取出的脊髓，現在已經熬了三個月，如果再不食用，恐怕又會前功盡棄。」

好半晌又繼續說道：「姊姊！老不死的對你雖然不錯，我看顯然有事求於我們姊妹，否則……」

「妹妹！你少嘮叨點，我心中十分煩悶，這三年來，我們只帮助老鬼練功，練藥，對我們自己却一無補益。」

那個抱住夏振華的女人，全身微抖，說話的神態，彷如喝醉了酒一般。

「嗤」的一聲怪笑，發自身後，「姊姊！你就少發點牢騷，難道你這多年來，還沒有滿足你的心意。眞是白的、黑的，胖的，瘦的，什麽男子沒有……」

夏振華聽這兩個無恥的女人，原來是兩個淫魔，他一面暗中稱慶，自己早有準備，也決心要爲社會除害。

「你大概又看中了我手中的貨色，老實告訴你，這個人怎麽我也不准你來伸一筷子。更不會讓你要作什麽藥引子……」

她未了的話，露出了無比的媚態。

「好姊姊！你怎麽今日會如此自私呢，我知道你會痛妹妹的。」

那人顯然用了另一種手段，想達到目的，故聲音特別柔媚。

「今日特別，或者我再不會作那些傷天害理之事了。妹妹！請不要來打擾我。」那幽靈一般的女人。說話形態之間，顯出了急不及待的樣子。

「哼！姊姊！你別太得意忘形了，如果你一意獨行，我想大家都吃不成，不信只管走着瞧。」那個女人顯然見軟求無效，改變了話鋒。

「你大概眞是不要命了，別以爲你替老鬼練成了『保命丹』，就敢在我面前目空一切。哼！這一次你若任意插手其間，看我不斬了你才怪。」

說完，怒氣衝衝地向着另一條甬道中走去。

夏振華暗想此設置，倒也令人稱絕，外面是一座荒林孤塚，裏面却是一個殺人的屠場。一陣陣腥血之味，不時飄出，在這地穴中，也就更顯得特別難聞。

夏振華的眼睛好似受了特別刺激，因爲此間光綫奇大，在這地穴中，顯然別有洞天。

一陣轟隆之聲傳自身後，那個幽靈一般的女人，小心翼翼將夏振華放在一張軟榻上，又復幌身而出。跟着是連聲喝罵，繼而有刀劍相觸之聲。

夏振華忙一掠此中設置，見是一個丈許居室，頂上一顆珍珠，散發出耀眼光華，但四週佈置，也頓使這個天下第一劍目瞪口呆，毛髮聳然。

因爲這丈許之內，却是由數以百計的骷髏頭骨而砌成，表面上雖然看不出什麽圖案，細細審視，這中間，竟按着五行生尅之變而砌成。

夏振華全身冒過一道寒氣，微微運氣，全身血氣運行自如，他更迅捷無倫地，從懷中摸出一顆藥丸塞入口中。

外面拚鬥之聲，有如狂風疾雨一般，金鐵交鳴之聲不絕于耳。

終於，一聲悽厲的慘呼聲，隱隱傳來：「姊姊！請看在我爲你費神耗功，煉成了『攝魂神丹』的份上，饒我這一招罷，我決不來干涉姊姊的行動……」

「攝魂神丹」，這兩個魔女究竟是何許人物，我好似在那裏聽過這個名詞，夏振華自忖着。

倏地，一聲清脆的聲音，似摑在臉上，「賤人！再不准你叫我姊姊。你以爲攝魂神丹就可以掌握住我的命運，我傳你『採陽術』。你就完全忘了……」

她微微一頓後，又怒喝道：「一百零八個男人給妳，二十顆『攝魂神丹』，你享受過無窮樂極，將那些剩餘生命煉丹，我還有什麽可貴的。」

這些話那裏是人說的，夏振華聽得全身汗毛直豎。因爲這兩個女人不僅無廉恥可言，居然敢以「採陽術」來渲染，更以男人性命來作煉丹之用。

這位武林俊彥，以天下事爲己任的天下第一劍，此際不由怒髮直豎，鋼牙緊咬，他更要一舉而掃清魔穴，除去這個危害社會的人魔。

本來他想破壁而出，但他還想要多聽她們自己攪出些東西，尤其她們口中老不死的，究竟是誰。

故不自覺地又回到榻上，這張軟榻上面舖着虎皮，與那珍珠所散發的華光相映，顯得陰森怕人，四週都似有幢幢鬼影一般，不停地幌動。

夏振華剛一閉雙目，就被一隻冰冷的手摸在臉上，心中一緊，不自覺地睜開眼來。

那幽靈一般的女人嬌媚地笑道：「我想你該醒來了，現在肚子餓嗎，我弄點食物你吃。」

夏振華微一搖頭，表示出懶得說話的樣子。

那女人倏地一轉身，竟將披在身上的綠色外衣脫掉，顯在面前的是一個飽滿的

玉體。雖然膚色顯出太白，臉上也太陰沉，但那高聳的玉峯，身上各部位隨着呼吸起伏着。

夏振華幾乎驚叫失聲，但他一接觸到四週的骷髏時，又不禁百脈賁張。他更想到這些人，當然都是在她此一傑作下的犧牲者。心中不由暗忖道：「我一定要你嘗足了人生的滋味再死。」

此念方落，不自覺地叫出了一聲：「姊姊！你快點穿起衣服來，眞羞死人。」

他的話倒是實話，因爲他生平還未接觸過這樣刺激的場面。

那幽靈一般的女人，雖然媚態百出，但臉上也閃出兩朵紅雲，尤其聽見俏寃家叫了一聲「姊姊」，更是連骨頭也酥了。

但她並未依言穿上衣服。相反地，嬌軀微擺，幌身間就向着軟榻上撲。

其勢甚猛，有如餓虎撲食之勢，因爲她正在做着軟玉溫香抱滿懷的夢，這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

夏振華仍然裝做極其驚恐之狀，雙手連搖，雙頰微紅，口中連連叫道：「快穿起衣服來，快穿起衣服來！」

那個女人顯然色迷心竅，嬌軀一撲直向夏振華抱到。

夏振華微微一挺身形頓失。那個幽靈般的女人正自一驚，還未回過身來，脚下一個蹌踉。

原來夏振華已施展出浮雲指法，並用遙空打穴，堪堪打在那人湧泉穴上。故身體立即失去平衡，幾乎跌倒。

但她誠非弱者，淡淡地一笑隨手拉過一件衣服，輕輕在那玉腿上一拂，身軀又復飄起。

這只是剎那之間的事，那女人取衣解穴飄起，發招，都是同出一式，此女武功，誠然不可忽視。

夏振華似早有警覺，出手如電，一掌印在那妖女背上。

以夏振華深厚功力，這一掌下去，不僅可置死命，或將其內腑完全震碎而不露絲毫痕跡。

但說也作怪，當夏振華的掌力接觸到那女人背上時，陡如觸在冰雪之上，寒氣森森。尤其掌力按實，如逢一團敗絮，其軟如綿。

夏振華心下大驚，正欲收掌，但那女人倏地旋身，兩個高聳的乳峯展現在面前，而且即將與夏振華的手掌相觸。

夏振華微微納氣，變掌爲推，身上無形罡力也陡然發出。

那女人似大吃一驚，雖然也散發出一種森森冷氣相抗衡，但却迅地轉開，閃退七八尺遠。跟着是一聲冷喝道：「小賊！你是何人！」

聲音奇冷，顯然臉上無半絲人色，尤其雙目中也閃出兩道烈焰，不知是慾火焚燒，還是驚懼，或者是憤怒之火。

夏振華也冷笑道：「我正要問你，魔女何人，竟以荒墳爲掩護，藉哭泣之聲來博取路人同情……」他微微一頓後，又咬牙切齒地罵道：「女魔，你不僅要藉此發洩獸慾，更以殺人爲樂事。」

他說時一指週圍的那些骷髏，冷喝道：「這些人何嘗不是父母所生，都成爲你手中的犧牲品……」

不待夏振華說完，那女人連聲浪笑，而且全身肌肉都爲笑聲所牽動，笑聲愈來愈高，有時似笑，有時又似哭一般。

夏振華雖覺女魔笑聲有異，却未將他放在心上。當然這是他藝高人胆大，也是他欲從這鬼域中引來更多魔頭。

故只是微微納氣，頓覺鼻中有一股似清涼，似酸辣的味道刺入。這才心中微懍，暗忖道：「原來這女魔的笑聲中，還隱藏有其他毒物……」此念陡轉，一陣陣嗤嗤連響，那些骷髏上也連續發出兩聲脆響來。

倏地，骷髏上現出兩個刺眼的字來：「冥宮」，是綠色透射出來。故顯得那些骷髏特別怕人。

夏振華心頭閃幌過千百種不同意念，他欲將這個魔女除去，他必須先查明眞相，否則，元兇他逸，將爲武林社會帶來更大不安。

右臂陡圈，一股勁風凌厲無儔地擊出，骷髏片片碎，立時現出一個月亮門來。

眨眼之間，如狂蜂混蝶一般，湧進十數個一絲不掛的裸女，形象與那一個幽魂一般的女人毫無二致。

夏振華倒抽一口涼氣，一句話尚未喝出，那些裸女却躬身向幽靈般的女人下拜。口稱：「夫人在上，婢女參見。」

夏振華驟聞夫人之名，也一陣愕然，那幽靈般的女人好似預知其意，陰惻惻地笑道：「她們稱我夫人，你覺得奇怪嗎？其實這是你孤陋寡聞，或未見過世面。」

夏振華俊自微張，兩道晶光齊射，冷冷地喝道：「你竟也配稱起夫人來，如果眞要稱夫人，也只能算是『鬼夫人』，因爲你自以爲這裏作爲『冥宮』……」

他的話，尚未說完，竟被一聲浪笑所打斷。

「算你聰明，既想猜出我是鬼夫人，那麽你準備如何？」

夏振華萬料不到自己信口開河地罵一句，却眞是她的名字，自己入道江湖，時日也已不短，倒眞還未聽說過有什麽鬼夫人其人。

他的心中所想，恰如鬼夫人所見一般，冷冷地笑道：「憑你這三尺小兒，當然不知道武林中的變幻，也不會曉得我這位鬼夫人了。」

她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一笑道：我就一切告訴你罷，所謂鬼夫人，一共有三人，即『陰』、『冥』、『黑』三位夫人，因其武功高強，性情古怪。她們以殺人，食人肉，飲人血爲樂事，三人共事一夫，爲武林有數人物，武功蓋世。心性險惡，黑白兩道，聞而喪胆，卑人即第一號鬼夫人……」

她又復一指環立身邊的裸體女人，陰惻惻地一陣怪笑道：「還有這十二金釵個個身手矯健，功力驚人，尤其每人都有一套對付男人的特殊本領……」

話未說完，她早笑得肌肉微抖，兩個高聳的玉峯，不斷地幌來幌去：「娃兒！不信只管一試，敢教你靈魂兒飛上九重天，再也不想離此一步……」

夏振華萬想不到，這些事，居然能由一個女人口中說出，眞是人世間不復有羞恥二字可言了，但他是個守禮的君子，竟

被這胭脂陣困住了，尤其她們都赤裸着身體，雖然並非天姿國色，女人的特性却未失去，女人的肉香也一縷縷散發出來。

夏振華因爲童子之身，又修習上乘罡氣。「定」、「靜」工夫，尚能勉強克制，無奈這羣魔女有特殊目的在，當然她們不會放鬆萬一的機會。

夏振華見那些裸女，仍不斷扭身作態，一股無名之火暴起，暗忖道：「我若不將這魔穴掃清，則人類的災禍將永無止息。如果就此下去，不僅無法掃清魔穴，自己恐怕也將葬身在這溫柔陷阱中。」此念電閃，臉上和全身，都火熱得無法忍受，雙臂微起，十指微微伸前，十數縷勁風，立時幻出朵朵浮雲，飄散而出，那些裸女立時如敗葉飄風向後暴倒。

夏振華無意殺害她們，只是欲逼退這些肉陣不能圍困住自己，故彈出的勁道，倏地收回，却萬未料到，就在他一收指力之間，那些裸體女人也同時迫進。她們有的站着，有的跪下，姿式雖然不一，但媚勁却是十足，而且口中都喝出那些靡靡之音。若不是夏振華功力深厚，任誰也無法經得起這色情的誘惑。

夏振華望着那個鬼夫人，神態悠閑，但却滿面露出疑慮之色來。

顯然這殺人如麻的女魔王，此時不僅對面前這個少年人發生了疑問，也因他見色不迷的性情而覺得無法下手。

但夏振華何嘗不也是冷汗盈盈，因爲他有生以來，還未曾遇上這個色情和人慾橫流的場面。當下眉頭一皺，暗中口問鼻鼻問心道：「我如果出手殺死這些人，是否爲以殺止殺，尤其這些女人，我若施以殺手，是否將遺話柄於人間……」這個意念有如一層重霧，實在難以啓開。

而那鬼夫人却連擊三掌，掌聲發出沙沙之響，隨着掌聲那號稱十二金釵的裸女，立即作翩翩之舞，手中更揮開了兩條絹巾，如似花蝴蝶，振翅飛翔。

夏振華陡覺壓力大增，因爲那十二金釵手中的絹巾，帶出一絲絲冷風，也有一縷縷檀香之味。所幸他身懷絕技而金剛不壞身法，固不懼於那種陰森森的寒風，却無法使呼吸氣管也能練成不聞不嗅，不吸不呼的境地，縱或他可閉住一段時間的呼吸，因爲並未防止那種絹巾中有特殊的異味。

故驟聞異香撲鼻，立即感到微顫，鬼夫人亦於此時相機出手，一招「萬樹桃花」，向夏振華胸際撲到。

夏振華直待鬼夫人的掌勢劈到時，才陡然警覺，身形既不便閃避，因爲那十二金釵，所佈成的肉陣僅及二三尺遠。如果他施展什麽「平地展翅」，或「金鯉穿波」一類招子，勢必爲那些裸女們抱住。故在情急之下，猛地一凝罡氣，右掌平胸，一招「推山塡海」，硬向鬼夫人的掌勢中迎去。

夏振華驟然發掌，而且只用了五成功力，但流雲掌乃武林絕學，功能拉枯摧朽，擊石開碑。

鬼夫人嬌軀不覺微幌，但那嬌不勝力之狀，使得夏振華劈出的凌厲無儔掌力，倏地一收，她却藉夏振華掌力頓收之際，整個嬌軀竟撲向夏振華的懷中。

夏振華不自覺向後邁退一大步，不僅未讓脫鬼夫人的糾纏，全身上下都被那些軟綿綿的東西所抱住。

尤其鬼夫人一雙玉臂摟住自己，兩個如綉球一般的乳峯，在前面幌來幌去。

夏振華陡被一股脂味薰得幾乎昏厥，但理智告訴他，千萬不能讓她們得手，否則天下第一劍之名就從此毀了。

想到天下第一劍之譽，不自覺地，將全身罡氣驟然暴發。那一種純罡陽之氣，在他金剛不壞身法中施展開來，有如長江激流，一如烈焰沸湯，逼得那些裸女，連聲怪叫疾滾而出。

只有那鬼天人身上發出一種森森寒氣，雖然抵禦那純罡奇熱，却也玉臂一鬆。

夏振華一招得手，全身汗毛直豎，雙掌運勢，流雲掌力連番揮出，脚下更是踢出幾股勁道。連聲嬌呼，織成一幅混亂而不可收拾之局面。因爲那些女人都是一絲不掛，雖然有的手中拿着兩條絹巾，更只有弄得人心旌搖動。

夏振華那裏見過這種情形，更無法觸及那些柔若無骨的身體，只得猛施全身罡氣，使她無法接近。復將流雲掌與浮雲指力，同時施展，但見一片指風掌影，有若浮雲飄散亦似片片落花。那個鬼夫人，也似爲夏振華凌厲的掌力迫退，連聲冷喝中，十二金釵的身體，更如脫弦疾弩，亦如巧燕穿雲一般，硬向那指風掌影中衝進。

夏振華以天下第一劍之譽，敗過江湖中第一號魔頭，甚至使他們無法存身。

却不料自己被困在這胭脂陣中，竟爾無法脫身，一種被羞辱之念，一種爲武林社會除害之心同時併發。心中不由暗忖：「我不殺人，人必殺我，今日之局，已是我天下第一劍無第二條道路可通融了。」

此念陡轉，那些裸女已翩翩作仙子之舞！一個個抖肌擺臀，作出了萬種風流、千般媚態。

夏振華心中雖覺一陣怦然，但雙臂早經運勁，一招「飛花落葉」，又一招「銀樹金花」，撒出了一片指影掌風。

連聲悶哼，那些裸女竟躺下了六七個，鬼夫人也被迫得退後，夏振華一愕之後，在他的內心，誠不願擊殺這些弱女子，但一接觸到四週的骷髏時，立時又怒髮直豎，流雲掌力，有若排山倒海一般湧出。

鬼夫人微微一愕之後，口中連發三聲怪嘯，那些倒在地下的裸女，竟又同時一躍而起。她們每人手中的絹巾，再不是輕飄飄，幽香縷縷的迷人之物，立時變成銳嘯盈耳，罡風砭膚的利器。

夏振華心中也不由一懍，想不到這些以色迷人的女子，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而鬼夫人也是一抖雙臂，兩條絹巾，長約丈許，有若兩道驚虹，向夏振華全身上下，各大要穴點到。她認穴之準，出手之辣，令人不敢置信，任是夏振華這天下第一劍，也驚出一身冷汗。這一間鬼屋，本不及二丈，如今不僅兩個人站在其中，更要動手相搏。

尤其十二金釵手中的絹巾，也不僅變成利器，更因她們的鬼謀，一定有迷魂毒物這類東西置於巾上。

夏振華置身在重重肉山之中，單憑一陣陣胭脂味和肉香，已令人無法忍受，何

況地區限制，無法移動。

十二金釵此番更一掃媚態，全貫罡力於絹巾之上，點、沾、帶、纏，二十四條絹巾有若出水金龍一般，呼呼之聲震耳欲聾。

夏振華空有一身驚人絕技，因爲初期他不願出手擊傷這些女流，又因爲他們太過迫近，神招施展不開。所處之地，更陷在重重包圍之下，以致主動全失，只站在挨打之局。

還幸是他，既有罡氣護住全身，使十二金釵，不能太過迫近。而夏振華所練成的金剛不壞身，就是刀劍之屬亦難傷他。

故任是十二金釵的凌厲招式，鬼天人的詭譎神招，雖然夏振華未與遊鬥，她們亦難得逞。連環攻逼之下，任由夏振華如何守禮自持，在長時間胭脂陣裏，尤其都是一絲不掛的裸體女人，極力賣弄着媚勁，也不禁心襟爲之搖動。

倏地，一聲樂聲有如劍嘯，震得這天下第一劍，靈台爲之一懍。

趕緊眼鼻，鼻觀心，又復用牙齒一咬舌頭，全身出過一身冷汗，暗道：「好險……」但隨即一種除惡人是善念的情懷油然而生，心說：「我不殺她，她必殺我，如果在她們一刀一劍之下被殺，倒也甘心，如果她們運用下流無恥手段，來破壞我天下第一劍的英名，那豈不被天下英雄而笑……」

此際正是衆女全力攻到，夏振華微一提氣，身形驟然拔高數尺。他人在空中，冷笑一聲，而嗆啷啷盈耳劍嘯，那柄華光耀目，斷金截玉的追雲劍已在握中。他一劍在握，立時豪氣萬千，羣女却因那劍上霞光紛紛後退。

室中本不及二丈，這些裸女一退，又讓出一塊空隙來，十二金釵却依着四象方位擧巾而立。

只有那鬼夫人仍然站在東北角上，顯然那裏是這室中要害，她守住那裏就可控制全局一般。

本來夏振華尚未十分注意，就在她們紛紛退避之間，竟使他體會了，心中一則早已存着秘訣，那就是「干雲甲子望，龍虎土中生」。這兩句，他曾費過許多心思，始終未獲解答。

誰知今日，竟被困在這胭脂陣裏而突然明瞭過來。當下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以拯救天下蒼生爲己任，妳們是與墨竹君同夥，還是另有主持人。」

羣女都微微震顫，十二金釵更向那鬼夫人望去。鬼夫人初時也微微一震，但她仍顯得十分鎭靜。怒喝之聲有如鬼哭神嚎，難聽之極。

十二金釵蓮步款擺，一面作飄飄仙子之舞，手中絹巾仍不斷帶起呼呼銳嘯，向夏振華捲到。

夏振華雙目如電，怒髮直豎，右手微微將劍一擧，一道劍虹似霞光眩耀，似怒馬奔騰。

一聲慘呼，一道血光，兩個白胖的身體，帶出了一道劍口，鮮血汨汨地流出。

這只是他的擧劍一勢，嶽峙淵停，劍高過額，劍虹環繞不竭，如彩虹萬道，似怒潮捲空。連聞慘呼，地上已倒下了七八人，都是皮開肉綻鮮血直流。

夏振華全神都貫注在馭劍之術上，對週遭所發生事故宛如未見。

鬼夫人萬料不到這個不及弱冠之年的少年，竟有如此神力，再欲出手相救，已是無及，尤其那劍虹更是向自己一陣陣逼來，使得欲罷手也是不能。冷哼聲中雙巾如「怒蛟破浪」帶起一串巾花，直向夏振華的劍虹捲到。

單以追雲劍而論，本屬太古神物，「追雲劍法」尤爲軒轅絕技。這個鬼天人也未免太自高自大，目中無人，或者是太過坐井觀天，眞不知宇宙之大萬物之無窮。當然她可以用本身眞力相與夏振華一搏。只是他此時施展出馭劍之術。任是鬼夫人有着陰功護身，也未免自投死路。

夏振華被鬼夫人的陰功一逼，劍招幾乎觸落，人也不自覺地，退後一步。右臂也微微一麻。他這才一驚，也才看清週遭的變化，因爲傷在他劍招之下者已是七八人之多。

但此時被人一逼，倒不僅是自己勝負問題，直接發生了生死相搏的問題，因爲對方已經死去了七八人。

如果自己再退，必被對方迫攻，那時主動再失，就只有生待滅己或甘心爲女魔所辱。一股好勝雄心，陡然昇起，手中神劍搖幌間，立時幻出數十朵金花。追雲劍以馭劍之術施展開來，端地驚天動地鬼神愁。

鬼夫人確非泛泛可比，兩條絹巾舞得風雨不透。甚至敢向夏振華摧金斷玉的寶劍磕去。

夏振華一時也被她那冒死攻勢懾住，猶以爲她尚有其他鬼謀，追雲寶劍反而不敢向那絹巾上迎去。

女魔一招得手，那還饒人，尤其高手相搏，都不過一招半式之間，爭得主動更是談何容易。

夏振華因不明女魔眞相，故女魔凌厲攻勢一起，反將這位天下第一劍的少年俠士怔住。

兩條絹巾上下翻騰，點咽喉，掃重穴，破空銳嘯，織成一片風雨交響曲。

夏振華緩緩納過一口氣來，但一好勝之念也陡然而起，當下一振手中劍，朗笑一聲，劍虹萬里，若驚虹似匹練。但聽得嗤嗤之聲落，夏振華的劍勢，竟將鬼夫人手中絹巾劃破。

鬼夫人立時花容失色，確未料到對方劍勢中，有如此潛勁，所幸自己還取了一段距離，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夏振華的攻勢却並不因此而止。除鬼夫人外，十二金釵中還有五人，正欲作勢出手。如讓她們再度連手，勢將被其所乘。尤其這些女魔中，更將施出下三濫手法，自己人單勢孤，將有防不勝防之苦。故一招得手，劍勢如浪蝶摧花排山倒海推出。女魔的絹巾雖舞得風雨不透，但嗤嗤連聲，許多碎片，更被兩人拚鬥的勁風，震得四處飛舞，有如穿花蝴蝶一般。這一場好鬥，夏振華雖然略佔先機，但若要在三數招之內，除去這個女魔，確非易事。

因爲鬼夫人不僅武功詭譎難測，兩條絹巾顯然藏有異香奇毒。而她更是一絲不掛。故使得這個平素守禮自持，大義凜然的『天下第一劍』實在不敢太過與這女魔

接近。

女魔也就因此而搶了一個便宜，才未能立刻暴屍當地血濺黃沙。不過她雖覺得對方武功甚高，但却也不信對方一定能勝過自己。也就因爲如此，才爲以後武林中留下無情災禍。

就在夏振華力戰女魔時，倏然一陣蟋蟋之聲，自四面傳來。

夏振華雖然忖知這魔穴，並非女魔及十二金釵等人。他曾在女魔口中，聽說有陰、冥、黑三鬼夫人在。

他曾聽說她自稱第一鬼夫人，按陰、冥、黑之順序，自爲陰夫人無疑。自然會有冥、黑二鬼天人出現。

當然這一陣蟋蟋之響，也就不會引以爲怪。

但鬼夫人自己却臉色大變，微微一愕之後，竟向十二金釵的兩個較瘦的裸女喝道：「妳們快，誰也不要放鬆。」

夏振華當然聽得出她話中之意，鬼夫人所謂不要放鬆，只不過是殺人的別名而已。

冷冷地喝道：「誰一移動，我將使她身首異處。」

他說得聲色俱厲，顯然十分激動。兩個裸女果然懾於夏振華的聲勢，不敢移動脚步。但鬼夫人却淡淡一笑道：「好大的口氣，小賊！你認爲老娘無制你之策……」說時，故意一頓，又望着那些嶙嶙枯骨，十分不屑地說道：「我只要在此停留兩個時辰，敢敎你也……」

她似故作玄虛，又向着兩個裸女喝道：「你們只管去，我倒要試試這小賊胆量。」說完，絹巾伸起，一縷勁風，直向兩個裸女逼去。

顯然，她欲借勢相助兩女離開。一聲冷哼，跟着是兩聲慘呼，夏振華已施展了浮雲指功力。他雖然原勢未動，但浮雲指絕技，此時在他施展時；尤其他以遙空打穴手法，故兩個裸女，也是她們作惡太多，在那雪白的皮膚上，綻開了數個洞口，鮮血如注。

故兩聲慘呼竟是同時發出，鮮血也立即成爲艷紅的花朵。

鬼夫人銀牙一咬，並未向夏振華出手，反是冷笑連聲，玉掌輕輕一揮，連聲脆響，壁上的三數具骷髏竟裂成數片。

夏振華回過身來，陡見那骷髏中冒出一陣黑烟。刹那間，這一間方圓兩丈的鬼屋，竟被一層淡烟所籠罩。

這時，忽然聽得一陣哀惋歌聲隱隱傳來。

夏振華雖被女魔困住，但他那「天耳神通」，仍可傾聽甚遠。這歌聲哀惋、傷神，也令人柔腸寸斷，顯然是女子之聲。

夏振華心頭一慄，暗忖道：「天下究竟有多少怨女，或者全落在淤泥中……」

此念未畢，那歌聲更是清晰可聞，且字字句句，都能聽得清清楚楚，更唱出了憂怨和懷念。

人生本是夢，夢裏寄相思。

恨人生如夢，如幻，如烟。

誰都道夕陽無限好；我却怒「晨曦太遲。」

啊……

倏地，歌聲一變，轉換了一種更悽惋的調子。連那鬼夫人也好似因歌聲而感染，不知道強敵當前。

望斷雲山，不復舊容顏。

海闊天空，夢裏去尋歡。

誰道是海可枯，石可爛。

然而浪子情，竟是夜半珊瀾。

歌聲竟又倏地提高，有似高山流水，亦似天馬行空，怒潮飛瀑，激昂慷慨，如勇士之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但願我此去不復還。

揮寶劍，問世人頭顱何處。

何須問，血雨腥風在，

啊！看海倒與江翻。

跟着是一聲長長的嘆息，爲歌聲作了結束。

夏振華緩緩吐出一口氣來，陡覺鼻中有一種十分辛辣之味。還來不及喝問。

那個鬼夫人，竟連番舞動絹巾，直向那過道中撲去。口中更喃喃，不知罵些甚麽。

「陰夫人，半月不見，連我也不認識了……」一陣銀鈴之聲傳來，令人神爲之清，氣爲之爽。

夏振華也精神一振，因爲這聲音好熟，雖然他們都拚過命，但背地裏確記下了一筆相思債。

本欲將寶劍入鞘，漫不經意地，劃出了一道劍虹。一聲驚呼之後，一個紅衣少女，竟與那鬼夫人相對而立。

當她那俊目與夏振華星目相接時，又掃了鬼夫人和十二金釵的醜態，雖然她是女人，仍覺得臉上一熱，不自覺地，驚呼而出。

夏振華見這位匆匆到來的紅衣少女，正是與自己數度以命相搏，也曾使得大江南北，神鬼不安的迎風女。

迎風女又掃過躺在地上的裸體女人時，望看夏振華冷笑道：「天下第一劍，這些人難道就不是父母所生，你這位仁慈的俠士，爲何今日也以殺人爲樂事？」

夏振華被她問得臉上一紅，好半晌才吶吶地說道：「哼！你既然出現此間，自然對此間的事事物物，瞭如指掌，這些人都是做些甚麽勾當，你也應該比我更爲清楚……」

他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笑道：「想不到迎風女竟與甚麽鬼夫人，拉上了瓜葛，怪得會對此間恁般熟悉。」

迎風女也微微一愕之後，又望了鬼夫人一眼，反向夏振華一瞪雙目，冷冷笑道：「你說甚麽鬼話，誰是鬼夫人？」

夏振華被她一頓笑弄，臉上不禁微紅，她就淡淡一笑，說道：「連你自己也成爲鬼屋中的一員，當然弄不清鬼夫人爲誰了嗎？」

他掃了四週一眼，鋼牙一咬，咯咯作聲，又復朗聲笑道：「殺人者不聞血腥之味，魔鬼自不識魔鬼面目，迎風女！你說對也不對。」

迎風女似被夏振華一陣冷諷熱嘲，氣得花容失色。本來當她一經發現這個俏寃家時，心中眞說不出是驚是喜。

因爲她那好強本性，尤因夏振華曾一再責其嗜殺，故一見面，她也就彷照夏振華的口吻責備起來。（未完．二十）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